普希金全集

4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肖　马　吴　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诗体长篇小说　戏剧

智　量　冀　刚　译

4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王雯雯
　　　　　舒建华　王晓乐
装帧设计：张妙夫
封面电脑制作：王海明

肖马　吴笛主编
普希金全集 4・诗体长篇小说 戏剧
智量　冀刚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桐庐县瑶琳镇新村路 3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375　插页 4　字数 483000　印数 0001－3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939-9/I・859　定价：30.00 元

目　　录

诗体长篇小说

戏　　剧

叶甫盖尼·奥涅金

智　量译

《叶甫盖尼·奥涅金》始作于1823年5月，结束于1830年9月。

这部长诗采取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奥涅金诗节"。它是普希金专为这部作品而制定的格律。吸收了流行于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的十四行诗体的格律，并按照俄语音节和重音的特点，创造了它。"奥涅金诗节"每节14行，每行中包括4个抑扬格音步。这十四行诗中，有的每行9个音节，用"阴韵"，有的每行8个音节，用"阳韵"。其押韵的规律是A B A B C C D D E F F E G G。各行音节数为9 8 9 8 9 9 8 8 9 8 8 9 8 8。这些严格的规定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奥涅金诗节"所特有的格律特征。全诗400余诗节以及数百节别稿，都一贯到底，其中只有两封书信和一首民歌采用的是一般四音步抑扬格。

译文努力做到保持原诗的押韵规律，同时每一诗行中也尽量做到四顿，以表现原诗行的4个音步。全诗均以每行10个汉字译出，以求更为接近原诗的严格的艺术形式，这项工作是余振与智量二人在智量原译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

Pétri de vanité il avait encore plus de cette espèce d'orgueil qui fait avouer avec la même indifférence les bonnes comme les mauvaises actions, suite d'un sentiment de supériorité, peut-être imaginaire.

Tiré d'une lettre particulière. ①

① 法语：他非常虚荣，不仅如此，还特别骄傲。由于这个特点，他对自己的善行和恶行都同样无动于衷地承认下来——这是一种可能是臆想的优越感造成的后果。
（录自一封私信）

为珍惜友人的亲切情意，[1]
不取悦傲慢的上流社会，
我本想献一件珍品给你，
并让它更能够和你媲美，
更配得上你美好的心灵：
你心中充满神圣的梦幻，
充满生动的明丽的诗情，
充满纯朴和崇高的思念；
但是就这样——请收下这份
杂乱的诗章，用偏爱的手；
有的章节可笑，有的伤感，
有的粗俗，有的显得浪漫，
这是我飘忽的灵感、交游、
我的失眠和早衰的年华、
我的心所看到的伤心事
和我头脑的冷静的观察
结出的一颗草率的果实。

① 这是普希金给他的朋友，诗人和批评家，积极参加普希金作品出版工作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的献辞。

第一章[1]

急匆匆地生活，来不及感受。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一

“我的最讲究规矩[2] 的伯父，
他不是开玩笑，已经病倒，
还要人家对他恭敬如故，
他想得真不能比这更妙。
他的榜样值得别人学习；
可是，天哪，这可真是闷气：
日日夜夜得把病人看望，

① 本章1823年5月9日开始写起，10月22日在敖德萨完成。后来又修改增删，1825年2月18日单独出版。第一章单独发表时，在“前言”（见“别稿”部分）之后，有一篇题为《书商与诗人的谈话》的诗。最后还有一个注释：“请注意，这篇文章中所有用虚点表示的空白，都是作者自己空出来的。”当时的检查制度禁止用虚点表示被检查官删去的地方，所以作者写了这个注释。后来有一段时期，根本不允许用虚点表示任何空白，因此在第四至第七章中，表示空白的虚点已经没有了。

② 最讲究规矩，这一行是仿克雷洛夫寓言《驴子和农夫》中的一句写成的，克雷洛夫的原句是：“这驴子是最讲究规矩的。”

一步也不离开他的身旁！
这是个多么狡诈的花招：
讨这半死不活的人高兴，
要给他把枕头摆好、扶正，
哭丧着脸给他端汤送药，
一边叹气一边心里算计：
哪一天鬼才能把你抓去！”

二

年轻浪子这样左思右想，
他正乘车在尘土中飞奔，
宙斯的意志是至高无上，
他是所有亲族的继承人。
柳德米拉，鲁斯兰[1] 的朋友！
请允许我，连序文也没有，
把小说主人公，开门见山，
马上介绍来和你们会面：
我这位好朋友，叶甫盖尼，
他正就诞生在涅瓦河畔，[2]，
那里您或许显耀过一番，
读者啊，你或许生在那里；
我也曾在那儿游荡散步：

① 柳德米拉、鲁斯兰，是普希金的第一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人物。
② 涅瓦河畔：指彼得堡。

但北方① 对于我却有害处。[1]

三

他父亲曾有过高官显位，
但却是一向靠借债为生，
他每年办三次家庭舞会，
终于把财产都挥霍干净。
叶甫盖尼总有命运保佑：
起初一位 Madame② 把他伺候，
后来一位 Monsieur③ 前来替代；
孩子虽是淘气，却也可爱。
Monsieur L'Abbē④，一个穷法国人，
他为了不让这孩子吃苦，
教他功课总是马马虎虎，
不用严厉说教惹他烦闷，
顽皮时只轻轻责备一下，
还常常带他去夏园⑤ 玩耍。

① 北方，暗示作者1820年被流放南方。这里句末标示的〔1〕以及以后出现的方括号数码，是普希金本人所加的注释，因篇幅较长，排在此篇篇末。

② 法语：太太。

③ 法语：先生。

④ 法语：阿贝先生。

⑤ 夏园，彼得堡的一处皇家园林。

四

然而已到了不安的青春，
到了希望和情愁的时候，
奥涅金他已经长大成人，
Monsieur 他便被从家里赶走。
我的奥涅金得到了解放；
头发剪成最时髦的式样；
衣着和伦敦的dandy[2]一般；
终于在社交界抛头露面。
他无论是写信或是说话，
法语都使用得非常纯熟；
他会灵巧地跳马祖卡舞：①，
鞠躬的姿态也颇为潇洒；
还缺什么？大家异口同声
说他非常可爱，而且聪明。

五

粗浅的、一知半解的教育，
我们大家全都受过一点，
因此，炫耀这个，感谢上帝，
在我们这儿并不觉困难。
奥涅金，按照众人的评议

① 马祖卡舞，一种波兰民族舞。

（这些评论家都果断严厉），
有点儿学问，但自命不凡，
他拥有一种幸运的才干，
善于侃侃而谈，从容不迫，
会不疼不痒地说天道地，
也会以专家博学的神气
在重大争论中保持沉默，
也会突然用警句的火花
把女士嫣然的笑意激发。

六

如今拉丁文早已经过时：
真的，如果对您实话实说，
用它来读点书前的题词，
他懂的拉丁文也还够多，
能把鲁维纳尔[1] 谈上一谈，
能写个 vale[2] 在信的后边，
长诗《埃涅阿斯纪》也背得几行，
虽则难免记错几个地方。
他不曾有过丝毫的兴致，
钻进编年史的故纸堆里，
去发掘地球生活的陈迹：
但过去时代的奇闻趣事，

① 鲁维纳尔，公元 1 世纪末 2 世纪初罗马帝国的讽刺诗人。
② 拉丁文：安好！

从罗姆勒[1] 开始直到如今，
全都记得，说来如数家珍。

七

吟哦推敲，生命在所不惜——
他没有这份崇高的激情，
不管我们花去多大气力，
扬抑格、抑扬格，还分不清。
咒骂荷马和费奥克利特，[2]
但读亚当·斯密[3] 还有心得，
像个经济学家，莫测高深，
就是说，他还好发发议论：
国家怎样才能生财有道，
靠什么生存，是什么理由，
它拥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黄金对于它也并无需要。
而父亲始终不能理解他，
总是要把田产送去抵押。

八

叶甫盖尼还懂其他学问，

① 罗姆勒，传说中的罗马第一个君主。
② 费奥克利特，古希腊田园诗人。
③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古典经济理论的鼻祖。

对于这我无暇一一缕述；
但他的最最拿手的一门，
他的真正的天才的表露，
他从少年时便为之操劳，
便为之欣慰，并为之苦恼，
把它整日里长挂在心头，
整天价懒洋洋满怀深忧、
念念不忘是柔情的学问。
这学问奥维德曾歌唱过，
他为之受尽人世的折磨，
度过他光辉多难的一生，
远远离开自己的意大利，
死在摩尔达维亚的草地。

九

……………………
……………………
……………………

十

他过早地学会以假当真，
会隐瞒希望，他也会忌妒，
会让你死心，会让你相信，
会装得憔悴，会显得愁苦，
有时会高傲，有时会顺从，

或全神贯注，或无动于衷！
沉默不响时，又多么惆怅，
花言巧语时，又热情奔放，
写情书时多么轻率随便！
为一件事活着，爱得专一，
他是多么善于忘却自己！
眼神多么急速，情意缠绵，
羞怯又大胆，并且有几回
竟然闪烁着顺从的热泪。

十一

他是多么善于花样翻新，
逗引无邪的心不胜惊异，
用现代的绝望来吓唬人，
用悦耳的奉承讨你欢喜，
善于运用那柔情和头脑，
去抓住含情脉脉的分秒，
去征服天真幼稚的偏见，
去取得情不自禁的爱怜，
恳求和索取爱情的吐露，
谛听心灵的最初的音律，
步步为营地把爱情猎取——
突然就达到幽会的程度，
随后便和她单独在一起
从容地教她懂一点事理！

十二

他很早就懂得怎样挑逗
老练的风流娘儿们的心！
一旦有意要把他的敌手
从情场上扫得干干净净，
他又会多么恶毒地诽谤！
为他们布下怎样的罗网！
而你们这些幸福的丈夫
却仍旧和他朋友般相处：
喜欢他的有多疑的老汉，
福布拉斯[1] 的多年的学徒，
还有个非常狡猾的丈夫，
有个戴绿帽的，神气活现，
他总是对自己非常满意，
满意自家的饭、自己的妻。

十三、十四

……………………
……………………
……………………

① 福布拉斯是法国作家库弗莱（1760—1797）的小说《福布拉斯骑士奇遇记》的主人公，一个轻浮浪荡的风流人物。

十五

往往，当他还在床上高卧：
已有人送来了一些短简。
是什么？是不是请帖？不错，
共有三家人请他去赴宴：
又是舞会，又是孩子生日，
这浪荡公子去哪里才是？
究竟先去谁家？这没关系：
每一家都走到也来得及。
这会儿，穿上清晨的便服，
戴一顶玻利瓦尔的小帽，[3]
奥涅金乘车去林阴大道，
且在那儿舒畅地散散步，
直到怀中不休息的闹表
把午餐的时刻向他报告。

十六

天已经昏黑：他乘上雪橇。
“让路！让路！”只听一阵叫喊；
寒霜的粉粒银光般闪耀，
把他的海狸皮衣领盖满。
他向着 Talon[4]驰去，他相信

卡维林[1] 已经在等他光临。
他来了：瓶塞飞向天花板，
彗星酒[2] 喷出如泉水一般；
带血的 roast-beef[3] 座前恭陈，
香菇，这青春年代的豪华，
法式大菜一朵最香的花，
新鲜的斯特拉斯堡肉饼，
林堡[4] 新鲜奶酪，金色菠萝，
山珍海味，满满摆了一桌。

十七

他们想再开怀痛饮几杯，
把烤牛排的油腻冲冲淡，
只听得闹表铃声声在催，
一场新的芭蕾已经开演。
这一位号令剧坛的煞神，
出入后台的可敬的公民，
见了漂亮女角便会陶醉，
可又朝三暮四，常换口味，
这时候他正向剧院奔来，

① 彼·帕·卡维林（1794—1855），革命组织“幸福同盟”的成员。普希金还在学生时代，就和他作了朋友。

② 彗星酒，1811 年法国南部葡萄丰收，同年秋天又出现一颗非常明亮的彗星，因此普希金时代 1811 年的法国南部葡萄酒以“彗星酒”的称号而闻名。

③ 英语：烤牛排。

④ 林堡，比利时城市，以产奶酪闻名。

剧院里，人人都享有自由，
高兴时，随着 entrechat[1] 拍拍手，
给费德[2]、埃及女皇[3] 喝倒彩，
喊莫伊娜[4] 出来谢幕（目的，
无非是让别人注意自己）。

十八[5]

诱人的地方！当年冯维辛，
自由之友，勇敢的讽刺师，
善于模仿的科尼雅什宁[6]，
都曾经在那里显赫一时；
奥泽罗夫[7] 也曾经在那里，
跟年轻的谢苗诺娃[8] 一起，
接受难禁的眼泪和掌声；

---

① 法语：舞蹈中的跳跃。

② 费德，法国悲剧作家让·拉辛（1639—1699）同名悲剧的女主人公。

③ 埃及女皇，古埃及女皇克利奥帕特拉，以美和淫荡著称。此处指何角色，不详。

④ 莫伊娜，奥泽罗夫的悲剧《芬加尔》的女主人公。当时著名的女演员A·M·科洛索娃常演这个戏。

⑤ 这一节和下一节是1824年以后作者补写的。

⑥ 科尼雅什宁·雅柯夫·玻利索维奇（1742—1791），俄国剧作家，写过一些悲剧和喜剧，多为西欧作品的模仿。

⑦ 费拉基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泽罗夫（1769—1816），俄国剧作家，他的《狄米特里·顿斯科伊》等悲剧曾轰动一时。

⑧ 叶卡捷林娜·谢苗诺芙娜·谢苗诺娃（1786—1849），俄国著名的女悲剧演员，农奴出身，普希金曾热情地评论过她的演出。

也在那里，我们的卡杰宁[①]
使高乃依[②] 雄伟天才复活；
那尖刻的沙霍夫斯科伊[③]
上演过他的热闹的喜剧，
扬过名的还有那狄德罗[④]；
在那里，那舞台的侧幕边，
我的青春啊，已一去不返。

十九

我的女神们！你们在何方？
你们好？听我悲哀的声音：
你们依然如故？别的姑娘
已前来接班，代替了你们？
我能再听到你们的合唱？
能不能再一次亲眼欣赏
俄罗斯舞神[⑤] 美妙的飞旋？
沉闷的台上，我抑郁的眼
也许再找不到熟悉面庞，
当我举起失望的观剧镜

---

①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杰宁（1792—1853），俄国诗人，高乃依许多作品的译者。

②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

③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霍夫斯科伊（1777—1846），一位多产的俄国喜剧作家，普希金时常参加他家的戏剧界人士聚会。

④ 夏尔勒·路易·狄德罗（1767—1837），当时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导演。曾把普希金的一些作品搬上舞台。

⑤ 舞神，原文为忒耳西科瑞，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之一，主管舞蹈。

对准眼前这陌生的人群，
独自把欢乐冷漠地观望，
我只能无言地打个呵欠，
心里头暗自缅怀着当年。

二十

剧场客满，包厢灯火辉煌；
正厅和池座中一片沸腾；
楼座里正不耐烦地鼓掌，
帷幕在咝咝地缓缓上升。
伊丝托米娜[1] 伫立在中间；
她容光焕发，似飘飘欲仙，
和着乐队的神奇的琴弓，
被围在一大群仙女当中，
一只小脚儿慢慢在旋转，
另一只小脚儿轻轻点地，
忽纵身跳跃，忽腾空飞起，
飞啊，似羽毛在风神[2] 嘴边；
轻盈的细腰弓下又伸起，
敏捷的秀足在互相碰击。

① 阿芙托吉亚·伊里依尼奇娜·伊丝托米娜（1799—1848），当时俄国著名的芭蕾舞女演员，狄德罗的学生。

② 风神，即埃俄罗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

二十一

掌声阵阵。奥涅金走进来，
擦过别人膝盖挤进池座，
包厢里是不认识的太太，
他拿着观剧镜斜眼看过；
再把各层席位横扫一遍，
都看见了；这些面孔、打扮，
他感到非常地不能满足；
他跟四面男人打过招呼，
目光才懒懒地落在台上，
显得十分冷淡、心不在焉，
又转过身去——打了个呵欠。
并且说："全都该换换花样，
芭蕾舞我早已不想再看，
狄德罗也让我感到厌倦。"[5]

二十二

舞台上魔鬼、恶龙和爱神，
还在跳跳蹦蹦，吵吵嚷嚷；
门廊里疲惫不堪的仆人
裹在皮大衣里睡得正香，
舞台下观众不停地咳嗽、
嘘演员、擤鼻涕、跺脚、拍手，
剧场里剧场外，各个地方

还是灯火通明一片辉煌；
冻僵的马在拚命地挣扎，
要把那讨厌的缰绳甩脱，
车夫们围坐成一圈烤火，
一边搓着手，把老爷咒骂，——
奥涅金却已经退出剧场；
他正要回家去更换衣装。

二十三

我是否用枝忠实的画笔
来描绘他那深居的房间？
这讲究衣装的模范子弟，
那儿穿了又脱、脱了又穿。
伦敦会做服装、脂粉生意，
为迎合各式各样的怪癖，
把商品由波罗的海运来，
换走我们的油脂和木材。
巴黎有一股贪婪的风气，
为满足时髦、奢华和消遣，
又事先看准了可以赚钱，
发明出五花八门的东西——
现在这全都被用来装点
这十八岁哲学家的房间。

二十四

桌上摆着青铜器和瓷瓶，
琥珀烟斗是在皇堡[①] 出产，
雕花水晶瓶里的香水精，
最讨那娇嫩的感官喜欢；
小梳子、小锉子，应有尽有，
小剪刀有直头，也有弯头，
小刷子总共有三十来种，
刷牙齿、刷指甲，用处不同。
卢梭[②]（只是顺便提一提他）
他不了解庄重的格里姆[③]
怎敢当着这雄辩的狂夫
洗刷和修饰自己的指甲。[6]
他虽捍卫过自由的权利，
对这件小事却毫无道理。

二十五

一个人即使是严肃认真，
也不妨关心指甲的美观：

---

① 皇堡，萨尔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② 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思想家，启蒙时代民主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③ 格里姆（1723—1807），法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者之一。18 世纪后半叶的著名政界人物。

习惯本是个人间的暴君，
何必跟时代无益地争辩？
叶甫盖尼也像恰达耶夫①，
他最怕人家挑剔和嫉妒，
他很讲究衣着，不厌其烦，
是一个所谓的纨袴少年。
他至少要用掉三个时辰，
来照那大大小小的镜子，
等到他走出他的化妆室，
飘飘然恰像维纳斯女神
为赴化装舞会换了衣裳，
穿上了一套男子的服装。

二十六

我已请你们好奇的视线
欣赏过他最时髦的衣服，
想在博学的上流人面前，
再来描绘他是怎样装束；
当然，这需要有点儿胆量，
不过写作原是我的本行：
但是长裤、燕尾服和坎肩②，
全都不是俄语里的字眼；

① 恰达耶夫，又译恰阿达耶夫（1794—1856），普希金的朋友，进步思想家，《哲学书简》的作者。他非常讲究穿着。

② 长裤、燕尾服、坎肩，这些服装都是西欧传来的，因此他们的名称也是外来语，俄国科学院编的《俄国科学院辞典》（1789—1794年间出版）中没有这些词。

而对不起诸位，我很知道，
即使如此，我这可怜的诗
已夹杂不少外国的语词，
它们本来应该比这更少，
虽然我早先曾不止一遍
翻查过那部科学院辞典。

二十七

而这都不是当前的话题：
我们最好快去参加舞会，
我的奥涅金坐在马车里，
正向那儿奔去，急驰如飞。
在那昏昏欲睡的大街上，
一家家房舍都漆黑无光，
只有两盏灯挂在马车边，
射出快活的光，流水一般，
灯光映照白雪，如像彩虹；
庄严的府第中火烛辉煌；
从窗内向四周射出光芒；
高大的窗户上人影浮动，
人头的侧影晃去又晃来，
有时髦怪物，有小姐太太。

二十八

我们主人公停车在门旁；

一个箭步穿过门卫身边，
沿大理石台阶飞步而上，
伸出手把头发整理一番，
跨进门去。大厅非常拥挤；
音乐的轰鸣已显得无力，
人们正忙着在跳玛祖卡；
到处拥挤不堪，一片喧哗；
近卫军官马刺锵锵作响；
美女们的小脚不停飞舞；
跟踪着她们醉人的芳步，
飞动着双双火辣的目光，
琴声淹没了时髦妻子们①
那些忌妒的窃窃的议论。

二十九

在充满欢乐希望的往年，
我也曾爱舞会爱得发狂：
表白心意或是传递信件，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
哦，你们呀，可敬的丈夫们，
我向你们表示我的忠忱；
请务必记住我的这句话：
我是想把你们提醒一下。

① 时髦妻子，俄国18世纪起用来泛指上流社会不忠实的妻子的用语。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曾写过一篇具有这样内容的同名小故事。

还有你们，妈妈，可要留意，
把你们的女儿牢牢盯紧：
手中观剧镜要时刻拿稳！
要不……要不啊，我的上帝！
我所以这里要这样地写，
因为我早不犯这种罪孽。

三十

唉！只因一味地寻欢作乐，
我曾把几多的生命浪费！
但假如世风不如此败落，
我会直到今天仍爱舞会。
我爱那如癫似狂的青春、
华丽、欢乐和拥挤的人群，
也爱太太们经心的打扮；
爱她们的小脚儿；依我看，
走遍俄罗斯您未必找出
三双漂亮的女人的脚来。
啊！我很久、很久不能忘怀
那两只脚……尽管冷漠、愁苦，
我却总是记得它们，它们
即使梦中也搅动我的心。

三十一

何时何地，在哪一片洪荒，

狂人啊，你才会忘掉了它？
那小脚啊，如今你在何方？
你在哪儿践踏春天的花？
你们在东方安逸中娇养，
在那北国凄凉的雪原上，
你们不曾留下一点印迹：
你们喜欢有软氍毹铺地，
喜欢踩在上面，气派十足。
早已为了你们，我把荣耀、
对赞扬的渴求全都忘掉，
忘掉故乡和身受的放逐！
青春的幸福已悄然逝去，
像你草地上轻轻的足迹。

三十二

我的爱友！福罗拉① 的面容，
狄安娜② 的酥胸实在迷人，
可是忒耳西科瑞③ 的小脚
却使得我更为销魂失神。
它，能给我的贪婪的目光
送来那无可衡量的报偿，
以它的合乎规范的美丽

① 福罗拉，罗马神话的女花神和花园女神。
② 狄安娜，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
③ 忒耳西科瑞，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之一，主管舞蹈。

勾起我心头蜂拥的希冀。
我爱它啊，朋友爱尔维纳[①]，
春天它踏上如茵的草原，
冬天它贴着壁炉的铁板，
席间它放在餐桌台布下，
踏着镶木地板步入大厅，
踩着花岗岩伫立在海滨。

三十三[②]

我记得暴风雨前的大海：
我多么羡慕滚滚的波澜，
一浪接一浪地汹涌澎湃，
满怀着恋情停在她脚边！
那时我多么想跟随波浪
嘴唇贴在她可爱的脚上！
不呵，当那沸腾的少年时，
当过着热情奔放的日子，
我不曾渴望得这样苦痛，

① 爱尔维纳，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诗歌中时常遇见的一个假设的名字。曾在普希金作品中出现过几次。

② 这一节诗是1824年6月在敖德萨写的，同年10月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改定，准备付印。写这节诗时，诗人利用了他的另一篇诗稿：《塔夫利达》(1823)。这节诗中有几行，据M·H·拉耶夫斯卡娅一沃尔康斯卡娅（H·H·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女儿）在她的一本札记中说，是写关于她的事。

和年轻的阿尔·米达[1] 亲嘴，
吻吻她的面颊上的玫瑰，
吻吻她满怀愁思的酥胸；
不，任何时候冲动的激情
不曾这样折磨我的心灵！

三十四

有一段时间我永远难忘！
我把那幸福的马镫抓住，
心头激荡起珍贵的幻想……
我感到手中有一只秀足，
我的想象又在开始沸腾，
又一次我的枯萎的心灵
由于触到它而热血奔流，
又一次恋爱，又一次烦愁……
够啦，再别用絮絮的琴弦
去歌颂那些高傲的美人；
他们不值得我如此倾心，
也配不上我写下的诗篇：
这些迷人精的许诺、目光
都是欺骗，像那小脚一样。

① 阿尔·米达，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的长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女主人公，这个名字曾作为一个年轻、美丽而放纵不羁的女郎的形象普遍采用于当时俄国的诗歌中。

三十五

我的奥涅金呢？半睡半醒，
舞会归来便爬上了床铺；
这时候一阵冬冬的鼓声
唤醒熙熙攘攘的彼得堡。
商人起身了，小贩上街头，
车夫慢腾腾向停车场走，
奥荷塔[①] 的女孩正在奔忙，
早晨的雪在她脚下作响，
开始了清晨愉快的喧闹；
百叶窗打开；青色的炊烟
如同圆柱一般升上蓝天；
德国面包商戴着白布帽
一如往常准时地开了张，
已打开了他售货的小窗。

三十六

但经过一夜舞会的喧嚣，
这位欢乐和奢华的孩童
已精疲力竭，把昼夜颠倒，
在安逸的地方静静入梦。
睡到午后，便又周而复始，

① 奥荷塔，彼得堡附近一个产牛奶的地区。

直到清晨过着同样日子，
同样地单调，同样地多变，
明天还是那样，一如昨天。
但我的奥涅金无拘无束，
享受这美好的青春时光，
尽管情场得意，战果辉煌，
是不是真正地感到幸福？
他竟花天酒地，纵情饮宴，
是否依然故我，身体康健？

三十七

不：情感在心中早已僵冷；
他早厌弃社交界的喧嚷；
美人儿会让他一时钟情，
不是他长期思念的对象，
一次次的变心使他厌倦；
朋友和友谊也令他心烦，
因为他也不能一年到头
总是这样喝喝香槟美酒，
吃吃 beef-steaks 和法国大馅饼，[①]
每当自己喝得昏头涨脑，
就来发一发满腹的牢骚。
尽管他赋有如火的性情，
可是对斗殴、佩剑和铅弹，

① beef-steaks 为英语“牛排”。法国大馅饼原文为斯特拉斯堡大馅饼。

到头来他已经不再喜欢。

三十八

得了这种病是什么缘故，
早就应该去查一个究竟，
有点像英国的肝气不舒，
简单说：是俄国的忧郁病
慢慢地逐渐地控制了他；
真该谢天谢地，至于自杀
他还没打算去试一试看，
但他对生活已完全冷淡。
像 Child—Harold① 那样阴沉，
当他在人家客厅里出现，
波士顿纸牌，人们的流言，
多情的顾盼，傲慢的悲愤，
也都打动不了他的心弦，
眼前一切他都看不上眼。

三十九、四十、四十一

……………………
……………………
……………………

① 英语：恰尔德·哈罗尔德，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主人公。

四十二

上流社会的这群女妖怪！
他最先抛开的就是你们；
说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
高尚的谈吐真叫人烦闷；
虽然或许另有一些才女
也会谈点儿边沁① 或沙伊②，
但一般来说，她们的言谈
虽天真无邪，却叫人难堪；
何况她们显得那样清白，
那样庄重，那样伶俐聪明，
那样笃信上帝，满怀虔诚，
那样小心谨慎，那样正派，
那样让男人不敢去亲近，
面孔就使你害上忧郁病。[7]

四十三

还有你们啊，漂亮的姑娘，
你们一直到夜深人静时

① 边沁（1748—1832），英国法学家，工业资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说他是“布尔乔亚狭小意识的学究样清醒的、多嘴的辩士”。

② 沙伊（1767—1832），法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时俄国先进的青年们（主要是后来的十二月党人）都读他们的作品，这些上流社会的轻浮女性也拿谈论他们当作时髦。

依然在彼得堡的大街上
驾一辆马车飞快地奔驰，
我的奥涅金把你们抛弃。
他如今已退出花天酒地，
闭门坐在家中，深居简出，
一面打呵欠，一面在著书，
他想写一点儿东西——只是
不懈的劳动他感到难挨；
他笔下什么也写不出来，
他没进入闹哄哄的班子①，
对他们我不敢妄加品评，
因为我也属于他们一群。

四十四②

于是这个无所事事的人，
又感到自己灵魂的空寂，
坐下来——学点别人的聪明，
这是个值得夸奖的目的；
书架上摆满了成排的书，
读来读去，什么也读不出：
或枯燥乏味，或胡诌骗人；
或毫无意义，或诛心之论；

① 班子，原字是цех（行会），这是作者对当时作家们的戏谑说法。

② 这一节对奥涅金的描写和诗人另一篇作品《恶魔》（1823）接近，难怪在第八章十二节中作者曾提到这篇作品，有人说《恶魔》中的原型是他的朋友A·H·拉耶夫斯基，普希金曾经否认这一点。

每本书都有各自的锁链；
古旧的东西早已经衰老，
新东西也哼着旧的腔调。
抛开书像抛开女人一般，
书架和尘封的书的家族
蒙上一块丝织的遮尸布。

四十五

像他一样避开浮华人生，
摆脱社交界规约的重担，
我那时和他建立了友情。
我爱他身上的种种特点：
对幻想的不自主的忠诚、
他那无法仿效的怪性情
和他锐利而冷静的智慧。
那时我愤激，他紧皱双眉，
两人都尝过激情的味道；
两人都受过生活的折磨；
两人都燃尽了心头的火；
在我们两人生命的清早，
盲目的福耳图那[①] 和世人
已心怀恶意等待着我们。

① 福耳图那，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堤喀。

四十六

谁生活、思想过，谁就不能
不在灵魂深处傲视人寰；
谁有知觉，那逝去的幽灵
就会不时拨动他的心弦：
他已不再为任何事着迷，
回忆的蛇蝎不让他休息，
悔恨在不停地噬咬着他。
这一切却往往能使谈话
变得非常美妙，非常动人。
最初奥涅金的那根舌头
使我很惶惑；但天长日久，
我对他出口不逊的争论，
半辛酸而半诙谐的笑谈，
恶毒的警句也逐渐习惯。

四十七

夏日里往往有这种情景：
涅瓦河上空那夜晚的天
那样地光辉，那样地透明，[8]
就连河水那愉快的镜面
也映不出狄安娜的玉容，
回忆起昔日的艳遇种种，
回忆起当年的一段恋爱，

我们感到淡漠，忧伤满怀，
夏夜以它那善良的呼吸
令我们默默地悠然忘情！
仿佛囚徒在迷茫的梦境，
被送出牢狱，送进森林里，
幻想就这样地带领我们
回到了青春生命的早晨。

四十八

叶甫盖尼站在那儿冥想，
倚着花岗石砌就的河堤，
他心头充满种种的怅惘，
恰像是诗人笔下的自己。[9]
四周静悄悄；只有值夜人
彼此间遥相呼应的声音；
远处的车轮响声会突然
从密利翁大街① 传到耳边；
只有一只小船，挥动双桨，
在昏睡的河上轻轻划行：
号角的长鸣、豪迈的歌声
远方传来，令人心神荡漾……
而置身于这夜间的闲适，
我更迷恋塔索② 的八行诗！

---

① 密利翁大街，彼得堡冬宫区的一条大街。
②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八行诗是源于意大利的一种欧洲诗律。

四十九

布伦塔、亚德里亚的波澜![1]
我一定要去把你们看望,
我心头将重新充满灵感,
当谛听你们动人的声响!
阿波罗子孙认为它神圣;
我借助阿尔庇翁的竖琴[2]
熟悉了它,如像亲人一般。
在意大利的金色的夜晚,
我自由自在地享受柔情,
身边有位威尼斯的少女,
或喋喋不休,或默默无语,
我和她共乘神秘的游艇;
我的双唇由于有她作伴,
获得爱情和诗人[3] 的语言。

五十

它会来吗,我自由的时机?

---

① 布伦塔、亚德里亚,布伦塔河是意大利的一条河流,亚德里亚海是意大利所在的海域,这几行诗表现出普希金希望离开俄国到外国去呼吸自由空气的心情。

② 阿尔庇翁:英国的古称(原意为"高高的海岛")。"阿尔庇翁骄傲的竖琴"指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四章而言。

③ 诗人,这里指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以其十四行诗而闻名。普希金在这部作品中曾三次提到他。其他两次见本章第五十八节和第六章题词。

是时候了！——我在向它呼唤；
我徘徊海滨[10]，等待好天气，
我招呼那些过往的船帆。
何日我才能自由地航行，
与海浪争论以风暴裹身，
在大海坦途上随意奔跑？
这里的元素① 不对我友好，
我早该抛弃沉闷的海岸，
面对南大洋静静的波动，
望着我阿非利加② 的晴空，[11]
为阴晦的俄罗斯而悲叹，
那儿有过痛苦，有过爱情，
那儿我埋葬了我的心灵。

五十一

奥涅金原打算和我一起
去周游异邦，好见见世面；
而不久命运使我们分离，
分离之后，很久没有再见。
那时他父亲便一命呜呼，
一大群贪得无厌的债主
全都跑来把奥涅金寻找。

① 元素，指大海。普希金曾不止一次用“元素”这个词表示大海所表现的自然力。

② 我阿非利加，普希金祖上有非洲人的血统，因此他把非洲称为“我阿非利加”。

他们有一套本领和头脑：
他很讨厌打官司的麻烦，
他随遇而安，他乐天知足，
把遗产都交给他们算数，
遭受多大损失他也不管，
或者是这之前他已知情：
老伯父即将要寿终正寝。

五十二

突然间他当真收到一封
领地的管家送来的报告，
伯父卧床不起，眼看寿终，
为了诀别，盼他快点来到。
读过了这封悲哀的来书，
叶甫盖尼即乘驿车上路，
快马加鞭地要赶去会面，
然而他半路就打起呵欠，
为了钱他准备叹息几声，
忍受一下无聊，欺骗一番
（我们的小说从这里开端）；
但是当赶到伯父的乡村，
发现他——呈给大地的贡献
已经放在一张台子上面。

五十三

他发现，庭院里奴仆成群；
死者生前的朋友和仇敌
也都从四下里赶来送殡，
这些人对丧事都有兴趣。
大家齐动手把死人埋掉。
僧侣、宾客个个酒足饭饱，
然后郑重其事作鸟兽散；
似乎一件大事已经办完。
我们奥涅金成了乡下人，
工厂、森林、土地以及河流，
一切全都归他全权所有，
而他仇视秩序、挥霍成性，
不过也好，旧的生活路线，
到如今总可以改变改变。

五十四

一处偏僻的冷清的田庄，
静静的溪流的水声潺潺，
阴郁的橡树林一派清凉，
头一两天他真感到新鲜；
第三天上山岗、田野、丛林，
已经不能再占住他的心；
再过几天只能给他催眠；

再过几天他清楚地看见，
同样地烦闷，即使在乡下
这里虽没有大街和宫殿，
没有扑克牌、舞会和诗篇，
忧郁病仍忠实地守住他，
紧紧地跟随他，寸步不离，
像影子，像一位忠实的妻。

五十五

我是为了这安谧的生活、
乡村的幽静而生在世上：
这里创作的梦更为活泼，
竖琴的声音也更为响亮。
完全醉心于坦然的闲散，
悠然地踏上荒僻的湖岸，
far niente① 就是我的法令。
每天清晨我从梦中苏醒，
只为了享受自由和安闲：
我读书很少，睡觉却很多，
空幻的虚名我不去捕捉。
不是这样吗？过去这些年，
生活在浓阴下，无所事事，
混过我的最幸福的时日。

---

① 意大利语：游手好闲。

五十六

鲜花，爱情，乡村，悠闲生活，
田野！我对你们真诚效忠。
但我要指出，奥涅金和我
两人之间是怎样地不同，
以免某位好嘲笑的读者，
或是某位先生喜欢饶舌，
便去散布些巧妙的流言，
说这儿发现了我的特点，
过后昧良心地反复宣称，
说我在给自己涂抹肖像，
跟骄傲的诗人拜伦一样——
仿佛是我们就没有可能
写几部关于别人的长诗，
要写就得写自己的故事。

五十七

所有的诗人——顺便说一声——
都和幻想的爱情是好友。
往往有些我所爱的身影
来到我的梦中，而我心头
便藏着它们隐秘的形象；
缪斯又使它们活在纸上，
就这样啊，我就无忧无虑

歌唱我的理想、山中少女，[1]
沙里吉尔河畔的女囚徒。[2]
而今，我经常，我的朋友们，
听见你们这样向我发问：
“你的竖琴在为谁而怨诉？
在这群妒妇中，对哪一个
献出你的竖琴所唱的歌？”

五十八

“谁的顾盼激动你的灵感，
用柔情来酬答你的歌声？
你的歌声那样抑郁缠绵，
你的诗又把谁奉若神灵？”
真的，谁也不是，我的朋友！
我曾悲戚地在我的心头
体验过爱情疯狂的不安。
有福人能把热烈的诗篇
和这种不安糅合在一处：
他踏着彼特拉克的足迹，
倍增了诗中神圣的梦呓，
而心头痛苦也得以平复，
同时还借此博得了名声：

---

① 山中少女：指作者长诗《高加索的俘虏》中的切尔克斯女郎。

② 女囚徒，指作者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中的女主人公玛丽雅和莎莱玛，在普希金的用语中，沙里吉尔河畔是泛指克里木地区。

而我呢，恋爱时又哑又蠢。

五十九

爱情逝去了，缪斯已出现，
我昏迷的头脑开始清醒。
我自由了，重又设法缀联
迷人的音韵、思想和感情；
我写着，心情已不再悲伤；
忘情地写，再不只写半行，
便用笔在稿上乱涂人像，
或画上女人的秀足一双；
熄灭的灰烬已不会复燃，
我仍将悲伤，但不再哭泣，
很快很快地，风暴的痕迹，
将在我心灵中烟消云散：
待到那时候，我便要开始
写一部二十五章的长诗。

六十

我已经想过结构的模样，
想过主人公该怎样称呼；
我的小说的起首第一章
到这里暂且要告一结束；
我严格地把它从头读过；
这里边的矛盾确实很多；

然而我不想去再做修改；
我要还欠检查官的宿债，
也要把我的劳动的果实
奉献给评论家咀嚼一番。
我的这部新诞生的诗篇，
你且去涅瓦河岸走一次
去为我赢来应得的名声——
曲解、咒骂和阵阵的喧腾！

第二章[1]

O rus!
——Hor.[2]
啊，罗斯![3]
——贺拉斯

一

叶甫盖尼已住厌的乡村
是一处景色秀丽的所在；
爱好天然乐趣的朋友们，
来此会感谢上帝的安排。
一座幽静的地主的庄园，

① 普希金写完第一章后，立即开始写第二章，1823年12月8日写完。1824年又补充增删过。这章单独付印是在1826年（10月出版）。作者当时注明："写于1823年"。1830年5月第2次印刷。

② 第一个题词引自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前8）的《讽刺诗》第二部第六节。"O rus!"（"啊，乡村!"）和"啊，罗斯!"在发音上的巧合，是在痛苦地暗示作者于1824年8月9日至1826年9月4日这段被流放农村的时期中，在生活里的所见所闻。

③ 罗斯，俄罗斯的古称。

它的屏风就是一座大山，
门前一溪清流。眺望远方，
色彩斑驳，一片繁荣景象，
那是牧场和金色的农田，
和几处疏疏落落的村庄；
牧场上四处游荡着牛羊，
一座巨大的荒芜的花园，
绿树铺展开宽阔的浓阴，
遮蔽着沉思的森林女神[①]。

二

这是一座很高贵的府第，
建造得像一切府第一样：
它出色地牢固而又静谧，
表现出古代的匠心、风尚。
到处是高大宽敞的住室，
客厅裱糊着绢制的壁纸，
墙上挂满历代祖宗肖像，[②]
各色瓷砖镶在壁炉两旁。
我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
这一切如今已不再行时；
不过对这些陈设和装饰，

① 森林女神，原文是德律阿得斯，希腊神话中的树仙，森林仙女。
② 手稿中对这一行诗有一个附注："供检查官使用，应为'墙上挂满历代祖宗肖像'。"结果检查官真的采用了这一行。

我的朋友一点都不关心，
因为他总归是呵欠不止，
无论大厅是新式或老式。

三

他就在那间屋子里住下，
在那儿村居多年的老人①，
四十年来和女管家吵架，
打打苍蝇或是对窗出神。
一切都朴素：地板是橡木，
桌子、羽毛沙发、两张大橱，
满屋找不到个墨水污点。
奥涅金把橱门打开看看：
在一只橱里发现本账簿，
另一只橱里许多果子酒，
有几罐苹果汁，此外还有
一本一八〇八年的历书：②
老头子有许多事情要管，
别的书他不曾望过一眼。

四

独自住在自己的领地上，

① 老人，指奥涅金死去的伯父。
② 故事发生在1820年（全书结束是在1825年春天），此人还在读12年前的历书。

只不过为了要消磨时间，
我们的奥涅金首先便想
要制定出一套新的条款。
隐居圣人在这片荒村里①
采用轻的地租制以代替
古老的徭役制度② 的重负；
农奴们因此为命运祝福。
但他有个会盘算的邻居
认为这样将会带来害处，
暗地里对他是又气又怒。
有人微微一笑，心怀狡计；
于是大家就一致地承认，
他是个极其危险的怪人。

五

起初大家也常常来拜访；
然而每当路上传来他们
乡下马车的辚辚的声响，
他通常总是单独一个人
牵来一匹顿河种的坐骑，
从后门悄悄地溜之大吉：——
这种行为大家感到难堪，

① 这一行草稿中是：隐居的自由播种者在自己的荒村里。
② 徭役制即农奴为地主服役，地租制是向地主交付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金以减免劳役。但后者使农奴可以稍有自由。

和他的交情便就此中断。
“我们的邻居无知而狂妄；
他参加了个什么共齐会①；
他只会喝红酒，使用大杯；
他不吻在太太们的手上；
说‘是’‘不是’，连‘阁下’都不加，”
这便是大家对他的看法。

六

就在这时候另一位地主、
马蹄答答来到自己乡村，
邻居们习惯于评头品足，
也给他同样严格的评论。
他叫弗拉基米尔·连斯基，
一副十足的哥廷根② 神气，
正当青春年少，相貌英俊，
是康德③ 的崇拜者和诗人。

① 共齐会，应该是共济会。这些土地主把它无知地误读了。此处译作“共齐会”，以示音误，也表示它的毫无意义。这种“共齐会”的说法不是普希金的创造，格里鲍耶多夫在他的《智慧的痛苦》中首先使用过，那是出于一位莫斯科贵族之口，用来评论剧中的正面主人公恰茨基的。共济会是一种西欧的宗教秘密组织，传入俄国后，曾为当时先进青年利用来宣传反沙皇思想。因此一般人认为共济会员是危险人物。1821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禁止了这种组织。

② 哥廷根，德国城市，1737年哥廷根大学成立，从此闻名欧洲。

③ 康德（1724—180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奠基人之一，对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很大影响，当时的俄国留学生也通过这些教授受到了他的影响。

是他从烟雾弥漫的德国[1]
把学问的果实带回家乡：
爱好自由的一切的幻想，
热烈又相当古怪的性格，
永远洋溢着热情的谈话，
直垂到双肩的黑色鬈发。

七

上流社会中冷酷的淫乱
还不曾使得他心灰意冷，
他心头依然热烈地充满
友谊的温暖、姑娘的爱情；
他的心依然是纯洁无瑕，
希望在亲切地抚爱着他，
世上声色犬马、新奇巧妙，
仍在诱惑他年轻的头脑。
对胸中时而涌现的怀疑，
用甜美的梦把它们打消；
我们活着为了什么目标？
这对他是个诱惑性的谜，
他曾绞尽脑汁思索再三，
揣测着奇迹或许会出现。

① 德国，指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潮。

八

他相信有一颗亲爱的心
必定要与他结合在一起，
这颗心正时时忧思如焚，
期待着他，而伤心地叹息；
他相信他的朋友都甘愿
为他的荣誉去承受锁链，
需要敲碎诽谤者的狗头，
他们的手也决不会发抖；
他相信命运选定一些人
作为人类的神圣的朋友，
他们的家族将永生不朽，
他们的光辉将照耀我们，
迷人的光辉啊，总有一天
一定把幸福赏赐给人间。

九

对于幸福的纯洁的爱慕、
心头的义愤、满腔的同情、
为荣誉所受的甜蜜痛苦，
早使他的热血不能平静。
他怀抱竖琴在世上游荡；
来到席勒和歌德的故乡，
他们诗篇中的熊熊火焰，

将他的一颗心立即点燃；
崇高的女神掌管的艺术①，
从不曾被这幸运儿辱没：
他骄傲地唱着自己的歌，
无比美妙的庄严的纯朴、
纯贞梦幻对心灵的激荡、
崇高的情感，他永怀不忘。

十

他歌唱爱情，他效忠爱情，
他的歌声那么清澈明朗，
好比是婴儿枕边的甜梦，
好比天真的姑娘的遐想，
好比澄静的天际的月轮——
专司隐秘和叹息的女神；
他也歌唱过离别和悲伤，
某个什么和迷雾的远方，
也歌唱浪漫主义的玫瑰；
他还歌唱那遥远的国度，
在那儿他曾长久地居住，
寂静的怀抱中流过热泪；
他歌唱生命退色的花朵，
这时他十八岁还未度过。

---

① 指诗歌。

十一

在这地方，唯有叶甫盖尼
一个人能赏识他的才华，
邻近村子里乡绅的宴席，
丝毫也不能够取悦于他；
他避开他们嘈杂的谈论。
他们谈论得非常之高深，
他们又谈割草，又谈喝酒，
谈自家的亲戚，又谈养狗，
自然闪耀不出诗的火花，
也不会闪耀出什么感情，
既没有机智，也没有聪明，
更没有交际场中的典雅；
但他们娇妻之间的言谈
和他们相比，还差得很远。

十二

连斯基既漂亮而且有钱，
到处都待他像娇客一样；
这是那种乡下人的习惯；
人们都想把待嫁的姑娘
许给这位半俄国的邻人；
只要他一踏进某家大门——
大家便立刻改变了话题，

谈起独身生活多么孤寂；
请这位邻居坐到茶炊旁，
杜尼娅便过来为他斟茶；
有人说："当心点儿，杜尼娅！"
然后有人把六弦琴送上，
她便唱了起来（我的上帝！）：
请到我的金色的殿堂里！……[12]

十三

可是连斯基当然是无心
跟他们搞什么婚姻关系，
他却真心愿意和奥涅金
建立起更为亲密的友谊。
他们碰头了。水浪与顽石，
冰与火，或者说散文与诗，
没有他们这样大的差异。
起初由于相互间的距离，
他们两人都感觉到烦闷；
后来彼此逐渐有了好感；
每天都骑着马来往会面，
于是很快地便亲密难分。
人们就（我承认，首先是我）
交上朋友——由于无可奈何。

十四

但我们也没有这种友谊。
我们把一切人当作零看，
能够算作壹的只有自己，
我这话不包含一丝偏见；
我们都在向拿破仑看齐；
成千上万两只脚的东西，
对于我们只是工具一件，
我们认为感情滑稽、野蛮。
叶甫盖尼不比许多人坏；
虽然他，当然啰，非常了解人，
而一般说也瞧不起他们，——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有些人他还是颇为垂青，
虽冷眼旁观，也尊重感情。

十五

他微笑着听连斯基讲话，
诗人的谈吐是热情奔放，
他的思绪判断摇摆很大，
还有那闪烁灵感的目光，——
奥涅金一切都感到新鲜，
他尽量设法在自己嘴边
压住冷言冷语，不吐出来，

他想：我何必愚蠢地妨碍
他享受一时之间的欢乐；
没有我也有清醒的一天；
让他且相信世界的美满，
且这样在世上生活生活；
应该原谅年轻时的狂热、
年轻的冲动、年轻的胡扯。

十六

一切都会使他们俩吵架，
一切都引起他们的思索：
过去的种族之间的约法①，
科学的成果，什么善与恶，
以及多年来相传的偏见，
以及坟墓中宿命的疑难，
紧接着便是人生和命运② ——
一切都遭到他们的议论。
有时候，当诗人忘乎所以，
他会在兴奋的议论中间
还朗诵几段北国③ 的诗篇；
这时候宽宏的叶甫盖尼
总是对年轻人洗耳恭听，

① 约法，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② 人生和命运，在草稿中是“沙皇的命运”。
③ 北国，普希金时常把俄国称作“北国”。

尽管有许多他不知所云。

十七

但是对人的情欲的问题
更常占据隐士们的思想。
奥涅金躲开狂暴的权力，
因此一谈到它们他往往
不由地发出惆怅的慨叹。
幸福的是，经过情海波澜，
到头来终于把它们甩开，
更幸福的是，不知何为爱，
或者用别离来冷却爱情，
或者用咒骂来排遣仇怨，
陪朋友、陪老婆打打呵欠，
而不为嫉妒的痛苦烦神，
不把祖宗的可靠的本钱，
在诡谲的纸牌上冒风险。

十八

当我们逃脱情欲的威胁，
投身理智宁静的大旗下，
当情欲的烈火终于熄灭，
它们任性也罢、冲动也罢，
还是这之后的飞短流长，
对我们显得滑稽而荒唐。——

我们总算做到温顺沉静，
可我们间或也喜欢听听
别人激情的狂乱的话语，
它们也会打动我们的心。
好像是退伍的残废老兵
被人遗忘在一间茅舍里，
爱听年轻人翘着小胡子
大谈其驰骋疆场的故事。

十九

然而那烈火一般的青年
无论什么事都隐藏不住：
悲伤、欢乐、仇恨以及爱恋，
他们都准备对别人倾吐。
自认为是个情场的伤兵，
奥涅金神色庄重地聆听
爱作心灵表白的连斯基
倾吐他内心忏悔的隐秘；
他把自己的轻信的良知
也天真坦率地表露无遗。
奥涅金轻易地便已知悉
这位年轻人的恋爱故事，
他的叙述虽然充满情感，
但我们却早已不觉新鲜。

二十

啊，他在爱，在我们的年龄
人们早已经把爱情抛开；
只有诗人的疯狂的灵魂
注定了还要去谈情说爱：
随时随地只有一种幻想，
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愿望，
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哀怨。
无论是渐渐淡忘的遥远，
无论是成年累月的别离，
无论是献给缪斯的时刻，
无论是他乡异域的景色，
无论是学问、喧哗的嬉戏，
都无法使他的心灵改变，
他心中燃烧童贞的火焰。

二十一

他年轻，没尝过爱的痛苦，
但他已经满怀柔情蜜意
做了奥尔加裙下的俘虏；
欣赏着她的稚气的游戏；
在浓阴如盖的橡树林间，
伴随她一道愉快地游玩，
他们的邻居、朋友和父亲

早已谈妥孩子们的婚姻。
偏僻的地方、宁静的乡间，
她的天真烂漫大放异彩，
在自己双亲的眼前绽开，
好似一朵幽谷中的铃兰
隐藏在茂密的青草丛中，
瞒过了蝴蝶、瞒过了蜜蜂。

二十二

是她把青春欢乐的梦幻
生平第一次带给了诗人，
他的芦笛的第一声咏叹，
由于思念她带上了灵性。
永别了，黄金时代的游戏！
他爱上茂密丛林的绿意，
爱上了寂静，爱上了孤单，
也爱上月亮、星星和夜晚——
月亮啊，那盏天际的明灯，
为了它我们曾经奉献出
夜色苍茫时多少次漫步、
眼泪和隐秘痛苦的欢欣……
但如今我们却只把月亮
来代替街头昏暗的灯光。

二十三

她总是那样地温和柔顺，
总是快乐得像早晨一般，
纯朴得像是诗人的生命，
又像爱神的吻那样香甜，
一双眼睛蓝得恰似天空，
棕色的鬈发、微微的笑容、
举止、声音和窈窕的细腰——
奥尔加的一切……不过只要
顺手拈来任何一部长篇，
你一准能找到她的肖像：
非常可爱；从前我也欣赏；
但现在我对它极其厌倦，
我的读者，还是请您同意
我把她的姐姐来提一提。

二十四

她的姐姐名叫达吉雅娜……[13]
随意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使小说的篇章出神入化，
在我们这里还是头一次。
有什么关系？它悦耳、响亮，
但，我知道，它会令人联想
丫头、使女，或者老一代人！

我们大家都不能不承认：
我们的身上很少有雅兴，
甚至于连姓名也是如此
（我们就更不必谈什么诗）；
教化跟我们还不大相称，
我们只学到点矫揉造作——
除此之外，没有学到更多。

二十五

总而言之她叫达吉雅娜。
她没有妹妹那样的美丽，
没有她红润鲜艳的面颊，
她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
她忧郁、沉默，她孤傲不群，
像林中的小鹿，怕见生人，
她在自己的爹妈的身边，
仿佛是领来的养女一般。
无论是对爸爸或是妈妈
从不会表现得爱抚亲昵；
自己还是孩子，却不欢喜
在孩子群中蹦跳和玩耍，
她经常一个人整天、整天，
默默无声地呆坐在窗前。

二十六

沉思冥想作为她的友伴，
从她在摇篮中便已开始，
在她村居的闲暇的时间，
她用幻想点缀她的日子。
她的十指没有摸过针线，
也不曾俯身在绣架上面
用缕缕细丝刺绣出花纹，
使得一块素布栩栩如生。
她平素有种管辖的意愿：
好把听话的布娃娃抱起，
跟它逗着玩儿似地演习
那上流社会的礼仪规范，
把妈妈的教诲讲给它听，
态度十分庄重，一本正经。

二十七

但即使布娃娃，这几年里
达吉雅娜不再拿在手上；
不跟它谈城里来的消息，
也不跟它谈时髦的衣装。
她厌弃儿童淘气的游戏；
倒是那骇人听闻的传奇，
在那冬日的漆黑的夜间，

更能够打动了她的心弦。
奶妈为了使奥尔加欢喜，
把她的小朋友全都带上，
一同去游那广阔的牧场，
她不跟她们玩捉人游戏，
她厌烦她们响亮的欢笑
和她们轻浮、喧嚣的打闹。

二十八

她喜欢站在那小阳台上，
静静地等候朝霞的出现，
那时地平线上一片苍茫，
星星的圆舞正渐渐消散，
大地的边缘在悄悄转亮，
黎明的使者，微风在荡漾，
一个新的日子正在降临。
冬天当漫漫长夜的阴影
把半个宇宙捏在它手里，
天空迷雾朦胧，月色悠悠，
疏懒的寂静笼罩得更久，
怠惰的东方还沉睡未起，
而她却在那惯常的时辰，
燃上一支蜡烛，穿衣起身。

二十九

小说，很早以前她就迷恋；
取代了她心中一切东西；
理查逊[1] 的小说她喜欢看，
卢梭的小说她也很欢喜。
她父亲是一位好好先生，
一个落在上一世纪的人；
但不认为读书有害无益；
他本人却从来不读一句，
他认为书是空洞的玩物，
而且他也并不操心去管，
夜里他女儿的枕头下边，
藏着一本什么秘密的书。
至于他的妻子呢，她自己
就已经爱理查逊爱得入迷。

三十

这位太太很喜欢理查逊，
并非是因为读过他的书，
不是因为她对格兰狄生

① 理查逊（1689—1761），英国小说家，创造了家庭生活劝善小说。代表作为《帕美拉》、《克拉丽莎》、《格兰狄生》等。

比对勒甫雷斯① 更为倾慕；[14]
只由于阿林娜公爵夫人，
她的那位莫斯科的表亲，
常常对她提起这些人物。
那时她现在的这位丈夫
正求婚，嫁他是身不由己；
另一个人让她朝思暮想，
此人无论头脑、或是心肠，
都比她丈夫更讨她欢喜：
这格兰狄生是近卫军士，
是个赌徒和出名的浪子。

三十一

她跟他一个样，衣着打扮
一向是最时髦而且合身；
然而并没征求她的意见，
姑娘被带去跟别人结婚。
为了排遣她心头的悲哀，
聪明的丈夫便立即走开，
马上动身回自己的乡村，
那儿天知道有些什么人，
起初她也曾发怒、曾哭泣，
差点儿没有跟丈夫离婚；

① 勒甫雷斯，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的男主人公，一位专门玩弄女性的青年。

后来家务事占住她的心，
习惯了，于是就变得满意。
老天爷把习惯赐给我们：
让它来给幸福做个替身[15]。

三十二

她心头难以言喻的伤悲，
也在习惯中渐渐地消散；
很快地她完全得到安慰，
由于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在生活的忙碌和闲暇里，
她发现一个宝贵的秘密，
学会专横地把丈夫管紧，
于是一切就都如意称心。
她为了家务事四处奔跑，
亲手去腌制过冬的香菌，
管理账目，送农奴去充军，
每逢星期六洗上一次澡，
生了气把丫头痛打一顿；
这一切都不必丈夫过问。

三十三

她常常用血把字迹描画
在温柔姑娘的纪念册上，
叫普拉斯科菲为波林娜，

谈话的调子像唱歌一样；
腰带也给束得紧了再紧，
并且还学会了使用鼻音，
把俄语的“H”读得像法语；
但这些很快便成为过去：
束腰、纪念册、郡主波林娜；
满满一本小诗尽管伤感，
早已经全被她抛入忘川；
她把赛林娜叫做阿库加，
最后又重新戴上了睡帽，
又重新穿起了棉布长袍。

三十四

但丈夫爱她是一片虔诚，
从来不干预她出的主意，
一切他都放心，完全信任，
自己吃和喝都穿着睡衣。
他的生活在静静地流过；
有些日子，当那黄昏日落，
聚集起一伙左近的邻居，
大家互不见外，畅述心曲，
叹一叹气，说几句损人话，
找件事把某人嘲笑一顿。
就这样消磨着他的光阴；
这时，叫奥尔加沏一壶茶；
再吃顿晚饭，就该睡觉了，

于是客人们也就走掉了。

三十五

他们保持着古老的风习，
日子这样过得平平静静；
在那吃大荤的谢肉节[①] 里，
照例要吃点俄国的薄饼；
他们每年总要斋戒两遍；
他们爱打团团转的秋千，
爱圆舞、爱听圣诞节小调，
逢到降灵节[②] 谢主的祈祷，
一边打着呵欠想要睡觉，
这时候他俩也往草束上
洒几滴眼泪以表示感伤；
克瓦斯对他们不可缺少，
他们要在家里招待客人，
上菜的顺序依官阶为准。

三十六

就这样他们已双双年迈。
终于在这位丈夫的面前，

① 谢肉节，大斋节前的一周，俄国人习惯这时大吃荤腥，过了这段时间便要吃素。

② 降灵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俄国人这天用独活草给祖先扫墓。

坟墓的大门为他而敞开，
他接受了一顶新的花冠。
他在午餐前的时刻死去，
前来哭他的有他的邻居、
孩子和他的忠实的老伴，
她比别人哭得要为凄惨。
他是个纯朴善良的地主，
在安放他的尸骨的地方，
有这样几句话刻在碑上：
季米特里·拉林，上帝忠仆，
官衔是旅长，谦卑的罪人，
在这块墓石下永享安宁。

三十七

我们弗拉基米尔·连斯基
回到自己珀那忒斯① 身边，
便去看邻居卑微的墓地，
对死者的骨灰一声长叹；
心头悲伤久久不能平定。
“Poor Yorick[16]——他感叹一声，——
他曾把我抱在他的手上。
当我小的时候我还时常

① 珀那忒斯，罗马神话中的家神。

拿他的奥恰科夫奖章① 玩！
他把奥尔加许配给了我，
我能等到那一天吗？他说……”
心中充满了真诚的伤感，
弗拉基米尔便立即写下
一篇墓前挽歌呈献给他。

三十八

他写下一篇哀伤的碑铭，
献给他的双亲，热泪盈眶，
向尊长的尸骸默默致敬……
唉！在这些生命的田垄上，
禾苗似的人转瞬被刈去，
一代代按神的秘密旨意
萌芽、成熟，然后就被割倒；
而另一些人便接踵来到……
不停地激荡、生长和骚乱，
这样我们这无常的种族，
最后都挤向祖先的坟墓。
也会到来的，我们的时间，
到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
也把我们挤出世界以外！

① 奥恰科夫奖章，奥恰科夫是土耳其要塞，1788年苏沃洛夫攻克这座城市，为纪念胜利，颁发了这种奖章。

三十九

你们且陶醉于它吧，朋友，
且陶醉于这虚浮的人生！
然而我，深知它空无所有，
我对它很少留恋的心情；
面对幻景我把眼帘合上；
然而，有一些渺茫的希望
不时前来使我心乱如麻：
我会忧愁的，假如不留下
些微的脚印，便离开人间。
我活着，写诗，不为人夸奖；
然而，似乎我心中也希望
把可悲的命运宣扬一番，
我希望，有一个声音能够
让人们记起我，作为朋友。

四十

它会打动什么人的心弦；
也许，依靠着命运的保佑，
我所写下的这一些诗篇，
不会被勒忒河[1] 的水冲走；
也许（这真是迷人的希望！）

---

① 勒忒河，神话中的忘川。

将来会有这样一个文盲，
指着我著名肖像说一声：
这好像是一位什么诗人！
敬请接受我感激的心曲，
崇拜和平的缪斯们① 的人，
是你啊，肯在记忆中保存
我那些信笔涂抹的诗句，
我多么感谢你意厚恩宽，
伸手摸摸老年人的桂冠！②

① 缪斯们，原文是阿奥尼德，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们的别称。这里指诗人。

② 老年人的桂冠，普希金皇村学校的老师，А·И·加里奇教授（1783—1848）讲古典文学课时，开头总喜欢说："现在，我们来摸一摸老年人的桂冠。"

第 三 章①

Elle était fille, elle était amoureuse.

——Malfilâtre②

一

“你上哪儿去，我的好诗人！”
——“再见啦，我该走了，奥涅金。”——
“我不耽搁你，可是我想问，
你在哪儿消磨你的黄昏？”
——“在拉林家。”——“这真正是少见。
得了吧！你也不觉得难堪，
每个黄昏在那儿浪费掉？”

① 本章1824年2月8日开始写于敖德萨；月底写至达吉雅娜的信以前的地方，以下部分写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第三十二节后注有1824年9月5日的日期。全章写完于1824年10月2日。1827年10月10日左右出版。当时在章首印有这样几句话：“《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是1823年写的，1825年出版。两年之后才发表了第二章，这种缓慢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从此将不再中断地发表下去，一章紧接一章。”

② 法语：她是个年轻的姑娘，她堕入了情网。——玛尔菲拉特。

——“一点儿也不。”——“真不甚了了。
从你的话里，我看是这样：
首先（我说得对吗，你请听?），
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
对客人招待得殷勤周详，
果酱，永远老一套的谈天，
谈下雨，谈亚麻，再谈牛圈……”

二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
“问题是，太无聊，我的朋友。”
——“我讨厌你们时髦的社交，
家庭小圈子和我更相投，
在那儿我能够……”——“又是牧歌！
亲爱的，我请你，别往下说。
怎么，你这就走？真是可惜。
啊，我说，连斯基，可不可以
让我也有幸去认识认识
你这位菲丽达[①]，眼泪、思想、
文章、诗韵 et cetera[②] 的对象？
介绍一下。”——“你开玩笑。”——“不是。”
——“我很高兴。”——“什么时候？”——“现

① 菲丽达，古代牧歌的女主人公常用的名字，在俄国诗歌中也经常遇到。这里指奥尔加。

② 拉丁文：等等。

在。
她家很高兴将我们接待。”

三

“走吧。”
两位朋友驾车前往，
他们受到了殷勤的接待，
这是传统的好客的风尚，
有时叫人觉得很不自在。
待客的规矩到处都一样：
用小碟子端上几种果酱，
盛满红覆盆子露的瓦罐
捧到了打蜡的茶几上面。
……………………………
……………………………
……………………………
……………………………
……………………………
……………………………

四

选择了一条最近的路线，
他们俩尽快地奔回家去[17]。
我们主人公们正在交谈，
现在让我们来偷听几句：

"怎么，奥涅金！你在打呵欠？"——
"习惯，连斯基。"——"但你比原先
好像更烦闷。"——"不，还是那样。
田野里已没一丝儿光亮；
加劲儿！快跑，安得留什卡！
这种鬼地方多么讨人嫌！
我看，拉林娜头脑很简单，
倒是一位可爱的老妈妈；
我真怕：那种红覆盆子露
吃下去会让我不大舒服。"

五

"告诉我，哪个叫达吉雅娜？"——
"呵，就是那一个，一声不响，
面带愁容，像斯薇特兰娜[1]，
一进屋便独自坐在窗旁。"——
"你爱上的就是那个妹妹？"
"怎么？"——"要是我，就挑另一位，
假如我是诗人，好比是你。
奥尔加的容貌缺少生机。
跟梵·代克[2] 的圣母很相像：
她的那圆圆的、红红的脸，

① 斯薇特兰娜是茹科夫斯基的长诗《斯薇特兰娜》的女主人公，一位感伤、沉默、单纯而好幻想的少女。

② 梵·代克（1599—1641），法兰德斯画派的创始人。他的《玛冬娜与沙鸡》是一幅有名的画，其中玛冬娜（即圣母）的性格甜甜蜜蜜、感伤动人。

就像是毫无韵味的天边
这一轮毫无韵味的月亮。”
弗拉基米尔只哼了一声，
后来一路上便一声不吭。

六

奥涅金出现在拉林家里，
这件事惊动了所有的人，
所有人对这事都很注意，
邻居们都受到它的吸引。
有了各种猜测，众说不一。
又是取笑，又是窃窃私议，
有人甚至于武断地肯定，
达吉雅娜应准他的求婚；
还有人甚至一再地强调，
说婚礼都已经安排停当，
只是后来决定先放一放，
因为时新戒指还没打好。
至于说到连斯基的婚礼，
他们早已认为没有问题。

七

达吉雅娜听到流言蜚语
非常气恼；但是她在私下
却怀着说不出口的欢喜，

不自禁地把这事儿牵挂；
一个想法在她心头诞生；
是时候了，她已有了爱情。
仿佛一粒种子落在土里，
春天的火使它萌发生机，
很久以来，那柔情和苦痛
一直在燃烧着她的想象，
渴求那命中注定的食粮；
很久以来，她年轻的胸中，
一直深深地感觉到苦闷；
心儿在盼望……那么一个人，

八

终于盼到了……她睁开了眼；
那人就是他！——她说了一声。
唉！如今不论白天或夜晚，
或在灼热而孤独的梦境，
到处都有他；不论在哪里，
有种魔力对可爱的少女
一再提起他。她不愿再听
人们对她的亲切的话声，
厌烦仆人们关注的视线，
她整天整天地心乱如麻，
无心理会客人们的谈话，
怨他们有这许多的空闲，
埋怨他们来得不是时候，

而且一坐下来就不肯走。

九

如今她多么心领神会地
阅读着那些甜蜜的长篇，
她又是多么如痴似醉地
畅饮着那些诱人的欺骗！
那些被幻想的幸福力量
赋予了生命的人物形象，
那个朱丽·华尔玛① 的情人，
马列克-阿戴里②、林纳尔等，③
和维特④，尝尽烦恼的朋友，
和举世无双的格兰狄生[18]，
那位让人打瞌睡的先生——
他们在这女幻想家心头
体现为一个统一的形象，
融汇在奥涅金一人身上。

---

① 朱丽·华尔玛，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的男主人公圣·普乐。朱丽是个贵族小姐，爱上了她的教师圣·普乐。阶级偏见使他们不能结合。圣·普乐走开了。她嫁给了华尔玛，虽不爱他，却终身对他忠实。

② 马列克-阿戴里，法国女作家戈旦夫人的小说《马梯里达》的主人公。普希金在他所作的注释中说，这是一部“平庸”的作品。

③ 德·林纳尔，法国克留德纳男爵夫人（1764－1824）的一部小说《瓦列里亚》的男主人公。

④ 维特，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男主人公。

十

想象自己是心爱的作家
所描绘的书中的主人公，
是苔尔芬[1]、朱丽、克拉丽莎，[2]
达吉雅娜在寂静的林中
带本危险的书独自漫游，
她在书中寻找，她也能够
找到自己的热情和幻想、
心头的企求带来的希望，
她叹息着，把别人的痛苦
和欢乐，都当自己的一般，
她忘情地口中喃喃诵念
给心爱的主人公的情书……
但无论如何我们主人公
却跟格兰狄生全然不同。

十一

早先火焰般热烈的作家[3]

① 苔尔芬，法国斯塔尔夫人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她爱上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庸人，这个人不能理解她的深情，她终于入了修道院，后来对方因罪被判死刑，她又冒险前去拯救，未成，服毒自杀。

② 克拉丽莎，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中的女主人公。一位家长制资产阶级家庭的少女，被荒淫的贵族勒甫雷斯所玩弄，终于死去。

③ 热烈的作家，这里指18世纪欧洲那些道德教诲小说的作者。

用庄严调子写他的诗篇，
往往主人公在他的笔下，
都成为完美无缺的模范。
他描写的人物都很可爱，
总是遭受不公正的迫害，
赋予他多情善感的心肠、
聪明和讨人喜爱的面庞。
主人公永远是洋洋得意，
心怀热烈的纯洁的爱情，
准备着献出自己的生命，
而在作品的最后一章里，
恶总是最终受到了惩罚，
善总要戴上应得的鲜花。

十二

如今的人个个头脑昏迷，
道德只能让我们打瞌睡，
小说里做坏事讨人欢喜，
坏人在那里也耀武扬威。[1]
不列颠缪斯的荒诞不经[2]
惊扰着年轻姑娘的梦境，
或深沉的万皮尔[3] 的故事，

① 前四行指的是19世纪初叶欧洲小说中的另一倾向。

② 指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拜伦及其同时代人）的作品。

③ 万皮尔，波利托里医生所写的一部同名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这部小说是他跟随拜伦一同在瑞士旅行，听拜伦口述记录整理而成的。

或阴郁的漫游者缪莫斯①，
或神秘的斯波加② 或海盗③，
或是漂泊终生的老犹太[19]④，
都变成了偶像，受她崇拜。
拜伦爵士的想法真巧妙，
他把无出路的自私自利，
装扮成忧郁的浪漫主义。

十三

朋友们呀，这有什么意思？
也许有朝一日顺从天意，
我会停下笔来不再写诗，
新魔鬼将附上我的身体，
我将不顾福玻斯的凶狠，
降格去写写温顺的散文；
那时一部老调子的长篇
将耗去我的愉快的晚年。
我不用故作惊人的笔墨
描写恶人的内心的痛苦，

① 缪莫斯，英国小说家梅图林（1782－1824）所写的一部小说《漫游者缪莫斯》的主人公。是一部典型的风行一时的恐怖小说，其中神乎其神地写了许多荒唐的东西。

② 斯波加，法国作家查理·诺第埃（1780－1844）一部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③ 海盗，指拜伦的长诗《海盗》（又译《珂尔沙》）的主人公康拉德。这是一个阴郁的强盗，憎恨人类，认为善是恶的根源。

④ 老犹太，据说指英国人梅丘·路易斯的小说《阿姆伏罗吉欧或修士》的主人公。这部小说描写一个行踪神秘的人的种种奇特行径。

我只是想要对诸位叙述
一个俄罗斯家庭的传说，
描绘诱人的爱情的美梦，
以及我们的古老的民风。

十四

我还要给诸位再谈一谈，
父亲或伯父纯朴的话语，
描写两个孩子在小溪边，
老菩提树下的约会游戏；
写不幸的嫉妒令人心碎，
写别离，写和好时的眼泪，
又使他们重新争吵，终于
我带他们俩去举行婚礼……
现在我不禁地回想以往
匍伏在美丽的爱人脚下
我讲过多少甜蜜的情话，
这些话如今已不惯再讲，
那是热烈的温柔的细语，
是一些痴情的爱的词句。

十五

达吉雅娜，可爱的达尼娅！
我不禁随你两眼泪双流；
你把你的命运轻易掷下，

交到个时髦的暴君之手。
你将被毁掉，而在这之前，
希望正使得你眼花缭乱
你在呼唤着渺茫的幸福，
你正品尝着人生的满足，
你饮下欲望诱人的毒浆，
你在被幻想不停地追逐：
你总是在那儿想象，到处
都是幸福地幽会的地方；
到处，到处，就在你的眼前
致命的诱惑者都会出现。

十六

爱之痛苦追逐达吉雅娜，
她走进了花园排遣忧愁，
她凝滞的目光突然垂下，
她已实在懒得再往前走：
她的胸部阵阵起伏，面孔
顷刻间变得火一样鲜红，
呼吸在她的嘴角上停顿，
她两眼昏花，两耳在嗡鸣……
黑夜降临，月亮出来巡行，
远方是一望无际的苍穹，
夜莺也在昏暗的树林中
扬起了它的响亮的歌声，
夜里，达吉雅娜不能入眠，

她在跟奶妈低声地交谈：

十七

“睡不着，奶妈：这儿憋死人！
打开窗子，来我身边坐坐。”
“达尼娅！怎么啦？”——“心里发闷，
你跟我谈谈早先的生活。”
“叫我说什么，我的达尼娅？
早先那些真真假假的话
从前哪我倒是记得好多，
有的讲美女，有的讲恶魔；
可现在我糊涂了，达尼娅：
从前知道的，现在忘掉了。
那倒霉的时辰快要到了！
我老糊涂了……”——“你讲讲，奶妈，
讲一讲你们早先的年头：
那时候你谈过恋爱没有？”

十八

“唉，得了吧，达尼娅！那些年
我们没听说过啥叫做爱；
要不我那个婆婆她真敢
把我弄死，不让我活下来。”——
“那你怎么出嫁的呢，奶妈？”——
“上帝的旨意。我的万尼亚

比我还小着呢，我的宝贝，
我那时也只有十三周岁。
媒婆来回跑了两三星期，
来找我的爹妈嘀嘀咕咕，
最后我爹就给我祝了福。
我怕得厉害，伤心地哭泣；
一边哭，给我把辫子解开，
唱着歌把我往教堂里带。”

十九

“就这样被带到别人家里……
可你并没有听我讲话呀……”
“嗳呀，奶妈，奶妈，我好闷气，
我难受，我的亲爱的奶妈：
我想哭，我真想痛哭一阵……”——
“我的孩子呀，你是生了病，
老天爷大慈大悲保佑你！
你要什么？你说，我给你取……
我给你把圣水洒几滴吧，
你全身滚烫哟……”——“我没生病；
我……你晓得吗……爱上一个人。”——
“我的孩子，上帝保佑你吧！”——
于是奶妈用她衰弱的手
给姑娘划十字祈求保佑。

二十

“我爱上一个人，”——她又一回
痛苦地对老婆婆低声说。
“你确实生了病，心肝宝贝。”——
“我爱上一个人，别打扰我。”
这时候月亮在天空高照，
而一片幽暗的微光恰好
照出达尼娅的苍白面颊，
和她一绺绺散乱的头发，
大滴的眼泪在不停地流，
照着穿棉坎肩的老婆婆，
她在姑娘前长凳上坐着，
头巾包着她的白发的头，
一切在寂静中进入睡乡，
沐浴着触发灵感的月光。

二十一

达吉雅娜在凝望着月华，
她的心已经远远地飞去……
突然间她有了一个想法……
“去吧，让我一人呆在这里。
给我把纸和笔拿来，奶妈，
把桌子移过来；我就躺下；
再见吧。”于是剩下她自己。

月光照耀着她，万籁俱寂。
达吉雅娜在桌子上写信，
她心想的只有叶甫盖尼，
在这封考虑欠周的信里，
流露出天真少女的爱情。
信写好了，折得像张纸片……
达吉雅娜！信是写给谁看？

二十二

我认识些难接近的女郎，
她们像冬天样清白、冰冷，
她们心如铁石，脸若冰霜，
让别人实在是莫测高深。
我赞叹她们时髦的骄傲，
和她们天生的高尚情操，
然而，我承认，我躲避她们，
她们眉头刻的地狱碑文，
我似曾战战兢兢读到过：
永远地放弃掉你的希望！[20]
动了爱对她们就是遭殃，
吓跑人成了她们的快乐。
或许诸位就在涅瓦河旁，
也曾遇到过这类的女郎。

二十三

在驯服的崇拜者包围中，
我见过另一些古怪女人，
对于热情的叹赏和赞颂，
她们总报以矜持的冷峻。
可是我发现了什么？奇怪，
原来她们故作严厉姿态
来吓唬你的羞怯的爱情，
同时却又重新把它勾引，
至少要对你说一句抱歉，
或者至少她们的语调里
会带上一点儿柔情蜜意，
于是那些年轻的痴心汉，
便会沉醉于轻信的迷惘，
重新为心爱的空虚奔忙。

二十四

达吉雅娜何以该受责难？
因为她出于可爱的纯真，
竟不知道什么叫做欺骗，
对选定的幻想非常忠心？
因为她对恋爱不耍手腕，
因为她全心意服从情感，
因为她如此地轻信人家？

难道因为上帝赐给了她
生气勃勃的意志和聪明，
赐给她难以平静的想象，
以及那别具一格的思想，
和一颗热烈温柔的心灵？
难道你们偏偏不能饶恕
她这次感情冲动的轻浮？

二十五

风情女子全都心计多端，
达吉雅娜只会真诚地爱；
她献身于爱情毫无条件，
就好像一个可爱的婴孩。
她不会如此说：拖它一下——
这样能抬高爱情的身价，
能让他更深地堕入情网；
开始的时候，我们用希望
刺激他的虚荣，再用疑难
折磨他的心，然后再使用
忌妒的烈火使得他激动；
要不然呀，一旦玩得厌烦，
狡猾的俘虏会随时随地
挣脱了枷锁，而溜之大吉。

二十六

早就预见到这件事难办：
为挽回祖国荣誉的缘故，
我毫无疑问，也理所当然，
要翻译达吉雅娜的情书。
她的俄语学得实在不好，
她不读我们的杂志书报，
表达思想时用祖国语言
对于她还有一定的困难——
正因此她用的是法国话……
该怎么办呢！我再说一声
直到如今女士们的爱情
还都不能够用俄语表达，
到如今我们骄傲的语言
还不惯写散文体的信函。

二十七

有人想强迫我们的闺秀
读俄语，我知道，可怕已极！
我真难以想象，一本《良友》[21]
怎能出现在她们的手里！
诗人朋友们，请你们作证，
你们为了奉上自己的心，
难道不也曾一时间冒失，

偷偷地书写过一些情诗，
去献给这些可爱的娇娃？
不是这些美人们的俄语
全都使用得非常之吃力，
都那么可爱地歪曲了它？
难道外国话在她们嘴边
不是已变成自己的语言？

二十八

上帝，可别叫我在舞会中，
或在门廊里和谁道别时，
与围黄披肩的女生相逢，
或遇见戴网巾的女院士！
那没有语法错误的俄文
恰像是没有笑意的红唇，
我是一向都不怎么喜爱。
也许，这正就是我的悲哀，
新近出现的这一代美人
会应杂志上哀求的呼吁，
要我们去关心语法规律；
说不定还会大作其诗文；
可是我——这与我什么相干？
我们要信守古老的习惯。

二十九

那些字音咬不清的语音、
不合语法的随意私房话，
还像过去一样让我动心，
引起我心中颤栗和惧怕；
我没有力量去为此后悔，
我仍然喜爱那高卢① 风味，
像喜爱少年时代的过失、
喜爱波格丹诺维奇② 的诗。
得了，这些我们暂且不讲。
我要译我的美人的书信，
有什么办法，我已经应承？
说实话我现在真想赖账。
我也知道：帕尔尼的笔调，③
在我们今天可并不时髦。

三十

《酒宴》的作者④，哀伤的歌手[22]，

① 高卢，指法国。高卢为古地区名，分内外两部，外高卢即今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

② 伊波里特·费德罗维奇·波格丹诺维奇（1743—1803），俄国诗人和戏剧家，写过一部诙谐长诗《宝贝儿》，普希金即指这部作品。

③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

④ 《酒宴》的作者巴拉丁斯基（1800—1844），是普希金的朋友和同时代的诗人。

假如你仍然和我在一起，
我就以毫不客气的请求，
我亲爱的朋友，来打扰你：
请你把这位热情的少女
以异国语言写下的话语，
用令人迷醉的诗句翻译，
你在哪儿？来吧：把这权利
我恭恭敬敬地向你奉献……
然而，在那悲戚的山崖上，
他的心不习惯听人赞扬。
他一人头顶芬兰的苍天
在到处流浪，因此他的心
听不见我的痛苦的呻吟。

三十一

达吉雅娜的信在我面前：
我一直神圣地把它守护，
一遍又一遍地百读不厌，
我读它，心怀隐秘的痛苦。
谁教会她这种温柔情意，
这种可爱而疏忽的文句？
谁教会她这动人的胡诌，
心灵的狂言乱语的倾流，
这些有害又诱人的东西？
我不能理解。这就是一份
我的不完备的拙劣译文，

像生动图画的减色摹拟，
或胆怯的小学生的指头
演奏出的一曲《魔弹射手》[1]。

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信

我给您写信——难道还不够？
我还能再说一些什么话？
现在我知道，您是有理由
用轻蔑来对我加以惩罚。
但您，对我这不幸的命运
如果还保有点滴的爱怜，
我求您别把我抛在一边。
最初我并不想对您明讲；
请相信：那样您就不可能
知道我是多么难以为情，
如果说我可能有个希望
村里见到您，哪怕很少见，
哪怕一礼拜只见您一面，
只要让我听听您的声音，
跟您讲句话，然后就去想，
想啊想，直到再跟您遇上，
日日夜夜惦着这桩事情。
但人家说，您不愿意交往；
穷乡僻壤到处惹您厌烦，

① 《魔弹射手》，德国音乐家韦伯（1786—1826）作曲的一部三幕浪漫主义歌剧。

我们……没有可夸耀的地方，
虽然对您是真心地喜欢。

为什么您要来拜访我们？
在这个人所遗忘的荒村，
如果我不知道您这个人，
就不会尝到这样的苦痛。
我幼稚的心的一时激动
会渐渐地平息（也说不定?），
我会找到个称心的伴侣，
会成为一个忠实的贤妻，
会成为一个善良的母亲。

另外的人！……不，我的这颗心
世界上谁也不能够拿去！
我是你的——这是命中注定，
这是老天爷发下的旨意……
我之所以需要这样活着：
就为了保证能和你相见；
我知道，上帝派你来给我
做保护人，直到坟墓边缘……
你曾经在我的梦中显露，
虽然没看清，已感到可亲，
你的目光让我心神不宁，
声音早响彻我灵魂深处……
不啊，这并不是一场梦幻！
你刚一进门，我马上看出，

我全身燃烧，我全身麻木，
心里暗暗说：这就是他，看！
不是吗？我听过你的声音：
可是你悄悄地跟我倾谈，
当我在周济着那些穷人，
或者当我在祈求着神灵
宽慰我激动的心的熬煎？
在眼前这个短短的一瞬，
不就是你吗，亲爱的幻影，
在透明的暗夜闪闪发光，
轻轻地贴近了我的枕边？
不是你吗，带着抚慰、爱怜，
悄悄地对我在显示希望？
你是什么？保护我的天神，
还是个来诱惑我的奸人？
你应该来解除我的疑难。
也许，这一切全都是泡影，
全是幼稚的心灵的欺骗！
命定的都是另一回事情……
但是，那么就算它是这样！
我从此把命运向你托付；
站在你面前，泪珠在脸上，
我恳求能得到你的保护……
你想想，我在家孤孤零零，
没有一个能了解我的人，
无分昼夜头脑昏昏沉沉，
我只有默默地了此一生。

我等你：用唯你才有的眼
把我的心头的希望复活，
或把这沉重的噩梦捅破，
唉，用我应该受到的责难！

写完了！我真怕重读一遍……
木然地感到羞惭和惧怕……
但是您高贵品格是靠山，
我大胆把自己托付给它……

三十二

达吉雅娜不时呻吟、叹息；
这封信在她的手里发颤；
玫瑰色封缄条[①] 含在嘴里，
火热的舌头已把它烤干。
她歪着头兀自呆呆坐着，
任凭那薄薄的衬裙滑落，
露出了她那动人的肩膀……
这时候月亮已黯淡无光。
山谷正冲破稀薄的雾霭，
渐渐地显出自己的轮廓，
小溪流也开始银光闪烁，
牧人的号角唤村民醒来。
清晨来临；人们早已起床；

① 封缄条，一种涂有胶水的小纸片，封信口用。

可达吉雅娜却无心去想。

三十三

她没注意到窗外的霞光，
只顾低着头呆坐在一边，
也没把自己精雕的图章
盖在那写好的情书后面。
这时房门被轻轻地推开，
老菲利普耶芙娜走进来，
用茶盘端来了一杯红茶：
“你该起床啦，我的小娃娃，
啊你！美人，已经穿衣起身！
我的早早地起来的小鸟！
昨晚上可把我吓了一跳！
你哟，谢天谢地，没有生病！
昨晚的忧愁早烟消云散，
你现在已经是红光满面。”

三十四

“哎哟，奶妈，你给办件事情……”——
“好呀，亲爱的，你就尽管说。”——
“你可别……真的……可别犯疑心……
不过你瞧……哟！可别拒绝我。”——
“我的好人，上帝给你担保。”——
“好，派你孙子，别叫人知道，

把这信送给奥……送给那个……
那个邻居……要对你孙子说——
让他一个字儿也别提起，
让他千万可不要提起我……”——
“我的亲爱的，送给哪一个？
我如今一点儿也没出息，
左邻右舍的人有好些个；
我怎能把他们一一数过。”

三十五

“你瞧你多么地笨呀！奶妈！”——
“我的心肝，我已老得不行，
老啦，脑子糊涂啦，达尼娅；
可在早先呀，我也挺机灵：
早先老爷们吩咐我的话……”——
“哎呀，奶妈！快别扯这扯那，
我管你脑子机灵不机灵？
你明白吗，我这儿有封信，
送给奥涅金。”——“啊，好办，好办。
我的宝贝，你可别气嘟嘟，
你要知道，我搞不大清楚……
你的脸色怎么又很难看？”——
“奶妈，什么事儿也没有呀。
快打发你的小孙子走吧！”

三十六

但一天过去了，没有回音，
又是一天，没有还是没有。
达吉雅娜脸发白，像幽灵，
一早就等候，还得等多久？
奥尔加的崇拜者又来访，
“你的朋友哪儿去了，你讲。”——
女主人这样地向他问道，——
“他简直把我们都要忘掉。”
达吉雅娜绯红着脸，在哆嗦。
“今天他答应了说他要来——
连斯基回答这位老太太——
显然是等邮件有了耽搁。”
达吉雅娜把眼帘低垂下，
像是挨一顿狠狠的责骂。

三十七

天色已转黑，晚茶的茶炊
闪闪发亮，在桌上咝咝响，
它烫热着磁壶里的茶水；
薄薄的水雾在四周荡漾。
这时已从奥尔加的手下，
斟出一杯又一杯的香茶，
浓酽的茶汁不停地流淌，

一个小仆人把奶酪送上；
达吉雅娜独自站在窗旁，
她在对冰冷的玻璃呵气，
我的宝贝，心头思虑万千，
在蒙着水雾的窗玻璃上
用她纤细的手指在书写
两个心爱的字母：E和O。

三十八

这时她的心正阵阵作痛，
她幽怨的眼睛含泪欲滴，
突然，马蹄声！……血不再流动。
更近了！马在跑……叶甫盖尼
进了院！“呀！”——比影子还轻巧，
达吉雅娜跳进另一过道，
从门廊跳进院，直奔花园，
飞跑呀，飞跑呀，连看一眼
她也不敢；转瞬间她已经
越过花坛、草地、几座小桥、
小树林、通向湖岸林阴道，
横穿过一簇丁香花丛林，
沿着花池子向河边奔去，
终于，在长椅上，气喘吁吁。

三十九

倒下了……
“来了，他！叶甫盖尼！
呵，上帝哪！他究竟怎么想！”
在她那充满痛苦的心里
还有希望的梦，尽管渺茫。
她浑身发热，四肢在打颤，
她在等：他没来？但听不见。
只有一群女仆爬上山坡，
正在小树丛里采摘浆果，
她们奉命齐声唱支歌子
（定下这样的命令是因为
不能让那些狡猾的馋嘴，
偷偷地吃掉老爷的果子，
唱歌能占住她们的嘴巴；
真是乡下人的聪明想法！）

姑娘们的歌

姑娘们呀，好美人儿，
心肝们呀，一大群儿，
快玩起来呀，大姑娘，
亲爱的人儿，乐一场！
唱啊唱啊唱起歌儿，
心中的歌儿唱一个，

跳起舞来逗小伙儿，
让他们来呀看咱乐，
小伙子呀，你受骗了，
远远地呀，你看见了，
亲爱的呀，快快地跑，
用樱桃呀，去打他们，
用覆盆子呀，用樱桃，
还有红色的醋栗果。
谁让你呀跑来偷听
听我们心爱的歌曲，
谁让你呀跑来偷看
看大姑娘们做游戏。

四十

她们的歌声是多么嘹亮，
达吉雅娜却无心去倾听，
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盼望，
想叫她颤抖的心儿平静，
想让脸上红晕快快消散。
但是胸口仍不停地震颤，
她那面颊上的两团火光，
反而倒燃烧得更亮更亮……
像可怜的粉蝶，躲躲闪闪、
挣扎着，扇动彩虹般的翼，
被顽皮的小孩捏在手里；
像小兔惴惴地躲进麦田，

当它突然间惊慌地看清，
远处一支羽箭射入丛林。

四十一

但终于只听她长叹一声，
便离开了坐椅站起身来，
她走了，可是刚转入小径，
在她的眼前，躲也躲不开，
叶甫盖尼目光炯炯有神，
恰好似一位威严的精灵，
这时仿佛是被烈火灼烧，
她立刻停住，再抬不动脚。
但这次的邂逅结果怎样，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
再也没力气给诸位详谈，
说了这许多话，现在应当
休息休息，出去散一会步；
往后找个时间再来结束。

第 四 章[1]

La morale est dans la
nature des choses.
——Necker[2]

一、二、三、四、五、六

七

对于女人我们越是不爱，
越容易讨得她们的欢喜，
也更有把握把她们毁在
一张张的诱惑的罗网里。

① 普希金于1824年10月末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开始写第四章，1826年1月6日写完全章。1826年底又对全章重新作了修改。第四章与第五章一起于1828年1月31日出版。

② 法语："道德在事物的本性中。——内克。"本章题词引自斯塔尔夫人所写的《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一书。这是斯塔尔夫人的父亲内克和米拉波谈话中所说的一句话。

往常荒淫无耻的冷血人
被认为懂得恋爱的学问，
自己给自己到处去吹牛，
他从来不爱，而只是享受。
但是这种了不起的娱乐，
只是被颂扬的祖宗时代
那群老猴子们觉得可爱：
勒甫雷斯的美名已衰落，
连同红色鞋后跟的名声；
雄威的假发[①] 已无人问津。

八

谁不厌烦那些虚情假意，
那花样翻新的滥调陈词？
竭力像煞有介事地使你
相信人人早已相信的事，
老听见千篇一律的责难，
他们所力图清除的偏见
是哪怕十三岁的小姑娘
也决不会有的胡思乱想！
谁不厌倦啊，对那些欺骗、
伪装的惧怕、誓言和恳请、
洋洋洒洒六大页的书信、

① 假发，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中轻浮淫靡之风盛行，崇尚奇装异服，贵族出入宫廷，都要头戴假发，脚踏一双红色高跟靴。

恐吓、造谣、眼泪以及指环，
姑妈、母亲老是监视着你，
还有丈夫们沉重的友谊！

九

这正是叶甫盖尼的心境。
他在自己的生命的初春，
已经成为那奔放的激情
和狂热的迷恋的牺牲品。
他听凭生活习惯的纵容，
某一时对某事十分热衷，
对另一事则已感到扫兴。
希望在慢慢折磨他的心，
轻易的成功也使他苦恼，
喧闹和寂静中他都听出
无休无止的心灵的怨诉，
为了压住呵欠，只好用笑：
他这样葬送了八年光阴，
浪费掉一生美好的青春。

十

他已经不再爱那些美人，
只不过无心地追求追求；
拒绝了——顷刻间心情平静；
变心了——正是他休息时候。

他找女人时并不觉甜蜜，
丢开她们时也毫不可惜，
不去记她们的爱和狠毒。
好像是一个淡漠的赌徒
黄昏时走过来赌上一场，
坐下来，玩它一局“威斯特”；
赌完了，便起身告别、上车，
一回家便安然进入梦乡，
每天早晨自己也很难说，
这天夜晚将在何处消磨。

十一

但是收到达尼娅的来信，
奥涅金也曾经深深感动：
少女的梦使他思绪不宁，
搅得他心头像一窝蜜蜂；
他想起可爱的达吉雅娜，
忧郁的容颜、苍白的面颊；
这时候他的整个的心灵
沉没于甜美、无邪的梦境。
或许，大约有一分钟光景，
他燃起昔日感情的火焰；
但是他并不存心去欺骗
那天真的心对他的轻信。
现在让我们快飞往花园，
那里达吉雅娜和他会面。

十二

几分钟两人都保持沉默，
终于奥涅金向她走过去，
对她说："您写了封信给我，
请不必否认。在这封信里，
我读到信赖的心的倾诉，
也读到无邪的爱的流露；
我很喜欢您的一片真诚；
它使我早已消沉的感情
又重新掀起了层层波澜；
可是我并不想把您夸奖；
正像您对我的真诚一样，
我也报以坦率，毫无遮掩；
请您听听我内心的表白：
我把我自己交给您决裁。

十三

"假如我想用家庭的圈子
来把我的生活加以约束；
假如出于幸福命运所赐，
要我做一个父亲和丈夫；
假如那家庭生活的画面
哪怕只一分钟让我迷恋，——
那么只有您才最为理想，

我不会去另找别的新娘。
我这话决非漂亮的恋歌：
如果按照我当年的心愿，
我只有选您做终身侣伴，
同我度过我悲哀的生活，
一切美的有您都能满足，
我要多幸福……就能多幸福！

十四

“但我却不是为幸福而生；
我的心和幸福了无因缘；
我配不上您完美的天性，
您的美对于我只是徒然。
请您相信（良心可以担保），
我们结婚只会带来苦恼。
我不管怎样地和您相爱，
一旦生厌，就会把您丢开；
您会哭泣：然而您的眼泪
也决不能够打动我的心，
只能激怒它、更惹它气愤。
想想吧，许门为我们两位
准备下什么样的玫瑰花，
也许，要我们长久守着它！

十五

“世界上有什么比这更坏：
在一个家庭里可怜的妻，
日夜孤单单地忧思满怀，
为不相称的丈夫而悲戚；
烦闷的丈夫明知她可贵
（却又诅咒命运，自叹倒霉），
老是两眉紧锁，沉默不言，
冷冷地嫉妒着，怒气冲天！
我就是这样。凭您的纯洁、
凭您的聪明，您给我写信，
您那颗朴实的火热的心
要寻求的难道就是这些？
难道说严厉的命运之神
给你准备好这样的一生？

十六

“幻想和年华一去不再来，
我无法复活我死去的心……
我爱您用一种兄长的爱，
而且也许还更温柔深沉。
请您别生气，再听我来讲：
年轻姑娘的轻浮的幻想
都会一时时地更替变换；

正如同每一年到了春天，
树木都要更换一次新绿。
这显然都是上天的安排。
将来您一定会重新恋爱：
但是……掌握自己，这很必须；
并非人人像我似了解您，
缺乏经验可能造成不幸。”

十七

叶甫盖尼这样教训一番，
达吉雅娜在静听着他说，
泪眼模糊，什么都看不见，
她屏住气息，毫不加辩驳。
他伸手给她。她一声不响，
(机械地，像人们说的那样)
悲戚地、轻轻地偎依着他，
昏沉沉的头低低地垂下；
他们绕过菜园往家中走；
两个人一同回到了房里，
并没有人对此表示非议：
乡下有乡下的一套自由，
这自由有它幸福的地方，
也与高傲的莫斯科一样。

十八

我的读者，您一定会赞成，
说在伤心的达尼娅面前，
我们朋友有可爱的言行；
并非在这里才初次表现
他的心灵中正直的高尚，
尽管人们由于存心不良，
对于他丝毫也不肯宽宥：
他所有的仇人以及朋友
（也许两者原来就难区分），
都对他百般地恶意攻击，
人生在世难免树些仇敌，
但从朋友手里救救我们。
天哪！我的这些朋友、朋友！
想起他们决非毫无来由。

十九

怎么？没什么！我是想打消
一些空洞的、阴郁的幻想；
我不过在这里顺便提到，
所有那卑鄙龌龊的诽谤，

撒谎专家阁楼[1] 里制造的，
市井之辈所津津乐道的，
诸如此类一些流言蜚语，
以及泼妇骂街似的警句，
都被您的朋友，出于失言，
毫无恶意、不耍任何花样，
在那正派人士的集会上，
面带微笑地重复一百遍；
此外，他对您是忠实如山：
他那么爱您……如亲人一般！

二十

嗯！嗯！我的可尊敬的读者，
您的亲戚是否全都健在？
我请您原谅：在此时此刻
您或许也愿意再听我来
谈谈亲戚是怎么回事情。
所谓亲戚，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有义务对他们亲密，
爱他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而且按照民族风俗习惯，

① 撒谎专家，指一个美籍俄国人费·伊·托尔斯泰。普希金曾一度把他当朋友看待，可是他却在社会上那些“市井之辈”当中造谣说，普希金因为写了自由思想的诗，被秘密机关抓去打过一顿，普希金对此颇为气愤，甚至想跟他决斗。阁楼：指沙霍夫斯科伊家的晚会。普希金 1822 年 9 月 1 日写给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一封信可以证明以上两点。

圣诞节还要去拜望他们，
或者是写一封祝贺的信，
以便一年中其余的时间
他们不要再想起了我们……
好，愿上帝赐予他们永生！

二十一

温柔美人儿的爱，看起来，
比友谊和亲缘更为可靠：
即使遇上狂风暴雨破坏，
对它的权利也不会失掉。
这是当然。但时髦的旋风，
但那天生的任性与放纵，
但交际场上舆论的洪流……
可女性又像羽毛一样轻柔。
再说嘛，还有丈夫的意见，
对一位贤德的妻子来讲，
也应该永远地不加违抗；
于是乎您的忠实的侣伴
往往转瞬间就变了心意：
爱情原本是魔鬼的把戏。

二十二

谁值得去爱？谁值得相信？
只有谁不会把我们背弃？

谁衡量一切话、一切事情，
用我们的尺度，真心诚意？
谁不用流言把我们诋毁？
谁能殷切关怀、体贴入微？
谁能够容忍我们的缺陷？
谁永远不会对我们厌烦？
幻影的徒劳的追逐者啊，
别再去白白地浪费精力，
我劝您还是去爱您自己，
我的应受尊敬的读者啊！
这是值得爱的对象：大概
没有谁比自己更为可爱。

二十三

花园的相会有什么结果？
唉！这结果并不难以猜想！
爱情的种种昏庸的折磨
并没有从此就不再激荡
沉湎于悲伤的年轻心灵；
不啊，那无可慰藉的激情
更常来把达吉雅娜煎熬；
睡神已从她的床上逃掉；
生活的花朵与甜蜜、健康，
以及处女的平静和笑颜，
都像空谷之音似地消散，
达尼娅的青春失去光芒：

恰似一个白昼刚刚出现，
便被风暴打得阴沉暗淡。

二十四

唉，达吉雅娜一天天凋萎；
她苍白、黯然，她沉默无言！
一切事她都不感到兴味，
都不能够打动她的心弦。
邻居们郑重地把头摇摇，
背地里嘀嘀咕咕地说道：
是时候了，该给她找个婆家！……
但够了。幸福的爱情图画
才能够愉悦诸位的想象，
我应该赶快谈这些事情。
我亲切可爱的读者诸君，
我心头不由地感到惆怅；
请原谅：我是这样地爱她——
我的那可爱的达吉雅娜！

二十五

奥尔加既美丽而且年轻，
连斯基越来越沉醉、迷惘；
弗拉基米尔整个的心灵
不由得跌入甜蜜的罗网。
他俩形影不离。在她房里，

他们在黑暗中相互偎依；
走进了花园，他俩手牵手，
迎着晨光在一块儿漫游；
还能怎样？他陶醉于爱情，
心灵在温柔羞怯中骚动，
只有奥尔加偶尔用笑容
鼓励他，才敢吻她的衣襟，
或是伸过手去抚弄一下
她的蓬松的鬈曲的美发。

二十六

他有时读书给奥丽雅[①] 听，
读一本劝谕道德的长篇，
小说作者深谙人的本性，
甚至超过了夏多布里昂[②]，
可是遇到那么两页三页，
(一些无聊的臆造和胡扯，
对女孩子的心没有益处)
他却红着脸，翻过去不读。
有时远远躲开所有的人
他们俩摆开国际象棋局，
手肘撑在桌上，沉思不语，
就这样面对面坐上一阵，

① 奥丽雅，奥尔加的一种爱称。
②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心不在焉的连斯基竟会
用他的卒吃自己的堡垒。

二十七

即使回到家里也是一样，
他心中只有一个奥尔加，
她的纪念册拿在他手上，
他殷勤地为她赋诗作画：
有时候画一幅农村风光，
画块墓石或爱神的庙堂，
或是轻轻地用笔和彩色，
画只歇在竖琴上的白鸽；
有时在纪念册的篇页上，
在别人题写的词句下面，
给幻想留下无声的纪念，
他写上一些悱恻的诗行，
让瞬息的思绪永留痕迹，
多年后依然保存在那里。

二十八

乡下小姐的那种纪念册，
您自然不止一次地见过，
她的女友们用笔和彩色，
将它上下左右全给涂抹。
在这里正字法全属多余，

民间习惯写诗不讲韵律，
诗行有时缩短，有时拖长，
表示友情，聊志终生不忘。
在第一页上你就会看见：
Qu'écrirez-vous sur ces tablettes？①
签名是：t. à v. Annette；②
而在那最后的一页上面：
"谁如果是爱你更为深切，
就请他接着我往下书写。"

二十九

这里面您一定能够发现
两颗心、几朵花、一支火炬；
您想必会读到这种誓言；
你我终生相爱，至死不渝：
某一位诗兴大发的兵士
在其中乱涂了几行歪诗。
我的朋友们，在纪念册里，
老实说，我也高兴写几句，
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相信，
尽管我随意地信口雌黄，
仍受到她们善意的欣赏，
过后也没人认真地评论，

① 法语：您将在这纸上写什么话？
② 法语：您的忠贞不渝的安耐塔。

没有人面带阴险的微笑，
分析我的撒谎是否巧妙。

三十

但是纪念册，豪华而堂皇，
你们这些杂乱的厚书本，
曾叫蹩脚诗人搜索枯肠，
只配在魔鬼书库中保存，
托尔斯泰[①] 用神奇的画笔，
巴拉丁斯基用他的诗句
一挥而就地装饰过你们，
愿天火把你们烧成灰烬！
每遇到一位豪华的贵妇
将她的 in-quarto[②] 交到我手里，
我不由得发火，浑身颤栗，
这时候，在我的内心深处
真想写首警句挖苦一下，
结果只得写首颂诗给她！

三十一

在那奥尔加的纪念册里，
连斯基写的却并非颂诗；

① 费·彼·托尔斯泰（1783—1873），当时著名的画家、雕刻师、雕塑家。
② 法语：四开本（纪念册）。

他笔下倾吐火热的情意，
并非在冷冰冰炫耀才思；
奥尔加的一切，看到一点、
听到一点，都在笔下重现：
于是哀歌像流水样奔腾，
充满着发自肺腑的真情。
你富于灵感的雅济科夫，①
每当心血来潮，感情激荡，
天知道你是在为谁歌唱，
你写下的哀歌，收拢一处
将来集成一部珍贵小说，
叙述你命运的全部经过。

三十二

但请你安静！你可曾听见？
严厉的批评家② 命令我们
丢开哀歌的寒碜的花冠，
对我们这些蹩脚的诗人
大喊大叫地说：别再哭号，
你们不要一味唱些老调，

①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雅济科夫（1803—1846），普希金的同学和朋友。当时首先以写哀歌和学生歌曲闻名。

② 批评家，指维·加·丘赫尔别凯（1797—1846），当时著名的诗人之一，普希金的朋友。他在1824年出版的文集《姆涅摩辛纳》第二卷中写了一篇题为《论近数十年我国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歌的发展方向》的文章，其中严厉批判当时的哀歌倾向而主张多写颂诗。普希金对这篇文章印象很深，但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不要老是哀伤从前、过去：
够受了，唱点儿别的东西！
“你说得对，你大概要我们
将号角、面具和短剑拿起，
你是要我们去千方百计
复活思想的死去的资本①。
不是吗，朋友？”——哪里！决不是。
“先生们，应该写点儿颂诗，

三十三

“像在过去的强盛的日子，
像古代诗人那样地去写……”——
老是那一套庄严的颂诗！
得了吧！朋友；有什么差别？
想想，讽刺家② 说过什么话！
写《洋腔洋调》的俏皮作家，
比我们哀伤的蹩脚诗人
难道就更能够让你容忍？——
“但哀歌中一切都无意义；
只有可怜而空虚的目标；
颂诗的目标庄严而崇高……”——
这里我们大可讲讲道理，

① 死去的资本，指过去的历史事件。号角、面具、短剑等等都是当时一些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东西。这段议论针对古典主义。

② 讽刺家，指伊·伊·德米特里耶夫。他在1795年写过一篇讽刺诗《洋腔洋调》，其中嘲笑了一个低能的颂诗作家。

不过我再也不想多说话：
我不愿让两个时代[①] 吵架。

三十四

连斯基崇拜光荣和自由，
汹涌的思潮如滚滚海浪，
他也能把颂诗写上几首，
但是奥尔加却并不欣赏。
可曾有诗人对自己情人
噙着眼泪朗读自己作品？
据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得不到比这更高的奖赏。
的确，谦卑的情人很幸福，
当他把自己心头的梦想
对他讴歌和爱恋的对象——
快乐又惆怅的美人倾吐！
他多么幸福啊……虽然这时
她或许正想着别的心事。

① 18世纪末叶俄国贵族作家中写颂诗的居多，而19世纪初，则大兴哀歌之风，颂诗与哀歌之争，几乎形成诗歌领域内的两个时代的争吵。

三十五

但我只对我年迈的奶娘[①] ——
她伴我度过青春的日子——
朗读我心头的种种幻想、
和谐的才思所结的果实。
再就是乏味的午餐之后，
扯住串门的邻居的衣袖，[②]
将他拉到那房间的一隅，
逼着他听我念一段悲剧。
或者，（这倒不是在说笑话）
有时为忧思和韵脚所苦，
我便去湖边散一会儿步，
去惊动那一群群的野鸭：
它们听过我悦耳的诗句，
才从湖岸边纷纷地飞去。

三十六、三十七

可是奥涅金现在怎么样？
诸位兄弟，请耐心地等待：

① 奶娘指普希金的奶娘阿林娜·罗季翁诺夫娜，她是一位有才能的俄罗斯妇女，曾经讲过许多民间故事，唱过许多民歌给普希金听。作家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居住的这段时间里，的确曾经把许多作品首先朗读给她听。

② 邻居指A·H·武尔弗，П·A·奥西波娃的儿子，住在三山村。1826年夏天，普希金曾朗读《鲍里斯·戈都诺夫》给他听。

他每天在如何打发时光，
我正要对你们一一道来。
奥涅金真像个隐士一般，
夏天里要一觉睡到七点，
起床以后，身穿一件内衣，
走向山下那奔腾的小溪；
模仿歌颂古丽纳的诗人①
把赫里斯庞特游个来回，
然后才回去喝他的咖啡，
把粗俗的杂志看上一阵，
然后穿衣理装……

三十八、三十九

溪水的潺潺，树林的阴凉，
散步、读书、美美睡上一阵，
间或找个黑眼睛的姑娘，
来个火热的新鲜的亲吻，
驯服的骏马鞴上了鞍鞯，
一顿够苛求挑剔的午餐，
深居独处，安静而又自由，
另外是一瓶醇厚的美酒：
这是奥涅金神圣的生活；

① 诗人，指拜伦。古丽纳是拜伦的长诗《海盗》的女主人公。拜伦在《唐璜》的第二章第105节的注释中曾经描写过他自己怎样横游赫里斯庞特（即达达尼尔海峡），时间是在1810年5月3日。

他也醉心于这样的日子，
因为生活过得清静舒适，
任美好的夏天匆匆飞过，
忘掉了城市，忘掉了友人，
也忘掉节日带来的烦闷。

四十

但是，我们的北方的夏天，
只是南方冬天的模拟画，
谁都知道，它只昙花一现，
虽然不想承认这种说法。
天空中已经弥漫着秋意，
很少有阳光灿烂的天气，
白昼一天比一天地短促，
树林中发出凄凉的哀呼，
不忍将神秘的绿阴退掉，
一层薄雾笼罩在田野上，
大雁已经开始飞向南方，
排成了长阵呱呱地啼叫；
眼下已是十一月的天气，
开始了十分枯燥的冬季。

四十一

朝霞披一层寒雾的帏幔；
田野中渺无劳动的声响；

公狼陪着它饥饿的女伴，
走上了大路，到处去游荡；
赶路的马嗅到狼的味道，
打起响鼻——旅人发现不妙，
连忙打着马朝山里飞奔；
牧童不再趁着朝霞上升
把牛一只只地赶出牛栏，
也不在每天的中午时分
吹起号角召唤它们归群；
姑娘在茅屋中一边纺线，[23]
一边唱歌，面前那枝松明——
冬夜的良伴，在爆响不停。

四十二

已是严冬时节，寒气肃杀，
田野里到处都白得好像……
(读者以为我们押——“玫瑰花”；①
那也好吧，那就算是这样！)
小河闪着银光，裹着坚冰，
比新式嵌花地板还平整；
孩子们结成快乐的一伙[24]，
冰刀嚓嚓地把坚冰划破；
一只笨鹅拖着它红蹼掌，

① 第一行结尾的词原文是морозы(严寒)，一般诗歌中最常和它押韵的词是розы(玫瑰花)。作者一面嘲笑了那些“押韵诗人”，一面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对韵脚。

想到水的怀抱中去游玩，
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冰面，
一歪一滑就跌倒在冰上；
欢快的初雪在闪烁、飞旋，
落在湖岸上若寒星点点。

四十三

这时节荒村里能做什么？
去野外游玩？这时的乡间
到处都光秃秃、冷冷落落，
这不免令眼睛感到厌倦。
去寒冷的草原纵马奔腾？
然而马掌已经磨得很钝，
踩在薄冰上是极不牢靠，
随时随地可能跌上一跤。
就坐在空荡荡的小屋里，
拿本普拉特[①]、或者Scott[②] 来读，
读厌了，——那就翻一翻账目，
或喝点儿酒，或发发脾气，
胡乱将漫长的黄昏消磨，
这样冬天也还过得不错。

---

① 普拉特，法国政论家，以言辞犀利著称。
② 司各特，苏格兰著名作家，普希金曾经誉他为心灵的食粮。

四十四

真像恰尔德·哈德罗那样，
奥涅金陷入深沉的懒散；
一梦醒来，先走进洗澡房，
冲个冰水浴，然后一整天
埋头去盘算，深闭着家门，
手执一根光秃的台球棍，
在那球案上，一大清早起
便把两枚台球打来打去。
直打到乡村里已是黄昏：
他抛下球棍，才离开球案，
壁炉前已为他备好晚餐，
他在候客；瞧，连斯基光临，
三匹灰马驾车来到门前，
快点儿摆出待客的酒宴！

四十五

克利科寡妇牌、摩爱特牌，①
美酒的瓶上还挂着冰凌，
一瓶一瓶地端上了桌来，
以表示款待诗人的盛情。

① 都是当时法国的名牌香槟酒。

美酒闪着灵泉水① 的光彩，[25]
那泡沫跳跃得多么欢快，
一见（像这个和那个一样）②
我便陶醉。想当年我常常
为贪杯花光最后一文钱。
你们可记得吗，我的朋友？
它的那富有魔力的清流
曾经引出过我多少痴癫、
多少争吵、落下多少笑柄，
给我多少甜梦、多少诗情！

四十六

但这种酒的喧腾的泡沫
早已经不适合我的胃口，
如今早已明白事理的我
宁愿只喝一种波尔多酒③。
阿逸酒④ 我对它更不欣赏；
它好像一位轻浮的女郎，
外表虽美丽，却轻如飞絮，

① 希腊神话中说，飞马珀伽索斯从九位缪斯居住的赫利孔山上跑下来，蹄子踏上干燥的土地，地上便立即迸出喷泉来，这种泉名希波克瑞涅，即“灵泉”，诗人们从这种泉水中汲取灵感。

② 从普希金本人所作的注释第25条来看，显然是指“爱情”和“不理智的青春”二者。

③ 波尔多酒，法国葡萄酒名。

④ 阿逸酒，当时法国的一种名牌香槟酒。

活泼而任性，而且又空虚……
但你，波尔多，却像个挚友，
当我遇到不幸的伤心事，
你随时随地是我的同志，
总愿意伸出你支援的手，
或陪我把安闲时光消磨，
万岁！我们的朋友，波尔多！

四十七

炉火将熄；那金色的火炭
已几乎被煤灰全部遮掩；
一缕缕水蒸气隐约可辨，
正袅袅上升，在轻轻盘旋，
壁炉微微地散发着热气，
煤烟从管道流入烟囱里，
闪亮的酒杯在嗞嗞作响。
黄昏的迷蒙笼罩着世上
（我常常就是在这种时候，
在这狼与狗之间的时辰[1]
——为何这样叫，不晓得原因，——
喜欢和朋友们一块喝酒，
和朋友们天南地北闲谈），
现在两位朋友正在聊天：

---

① 意即黄昏。

四十八

“喂，那两位芳邻近况如何？
达吉雅娜？活泼的奥尔加？”
“请你再给我斟半杯酒喝……
喝够啦，亲爱的……她们全家
都挺好的；让我向你问候。
啊，亲爱的，奥尔加的肩头
可真够迷人，还有那胸脯！
还有那颗心！咱们有工夫
去拜访；她们会感到荣幸，
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看，
在人家那儿露过两次面，
往后就再也看不见踪影。
你看……我真正是个糊涂蛋！
人家请你这星期去吃饭。”

四十九

“请我？”“对，达吉雅娜礼拜六
要过命名日，奥莲卡[①] 和妈妈
让我请你去，你可没理由
接到了邀请也不去一下。”
“可是那儿会有一大堆人，

① 奥莲卡，奥尔加的又一个爱称。

那么乌七八糟的一大群……"
"没有外人啊，我敢这么说！
都是自家人。还会有哪个？
咱们去去吧，你要赏个光！
喂，怎么样？""可以去。""你真好！"
一边说，一边就把酒干掉，
算是祝贺芳邻的健康，
然后便又大谈其奥尔加！
爱情就是这样，真没办法！

五十

他很快乐。再过两周时间
便是择定的幸福的日期。
那顶爱情的甜蜜的冠冕，
洞房花烛夜床帏的奥秘，
正等待他去纵情地享受。
许门带来的悲哀与烦忧
和打呵欠的冰冷的生活
他连做梦也不曾梦见过。
但我们这些许门的仇敌
在家庭生活中仅仅看见
一连串令人厌倦的画面，
仿佛出自拉封丹的手笔……[26]
可怜的连斯基，他从内心，
是为了这种生活而降生。

五十一

有人在爱他……至少他自己
这样相信，他便幸福无穷。
谁能自始至终深信不疑，
谁能使得心智无动于衷，
像一个醉眠的旅人，或者，
像只春花上吮蜜的蝴蝶，
谁能够安然地心满意足，
那他就是一百倍地幸福。
有些人凡事都能够预见，
他的头脑从来不会发昏，
一切的行动，一切的言论，
他都能看到可憎的一面，
阅历使他的心变得寒冷，
要他去忘情已决不可能！

第五章[①]

啊，但愿你没做过这些可怕的梦，
你，我的斯薇特兰娜！
——茹科夫斯基

一

在那一年里，这儿的秋天
滞留的时间特别地长些，
大自然等呀等，等待天寒。
直到正月才第一次落雪，
那是在大年初二的夜晚。
清晨醒来，达吉雅娜望见
晨曦中院里一片白茫茫，
白色的屋顶、花坛和篱墙，
树木都披上冬天的银装，
玻璃上一层薄薄的冰花，

① 这一章是在1826年1月4日，即前章结束前2日开始写作的。时断时续。1826年11月22日全章写完誊清。1828年与第四章合并一册出版。

快活的喜鹊儿叽叽喳喳，
冬天的地毯铺在山坡上，
闪着耀眼银光，又松又软，
周围的一切都洁白、灿烂。

二

冬天！……有个农民兴高采烈，
乘一辆雪橇去清扫道路；
他的马儿嗅着冰冷的雪，
弯弯绕绕地迈开了大步；
勇猛的雪橇在向前飞奔，
划出了两条蓬松的沟痕。
赶车的农民稳坐在橇台，
穿件羊皮袄，系条红腰带。
奴仆的孩子跑在雪地上，
雪橇里放着小狗茹其卡，
他自己就来充当一匹马；
小顽皮的指头已经冻僵：
他感到又是痛、又是好玩，
母亲却在窗口向他高喊……

三

但是也许这一类的画面
完全引不起诸位的兴趣；
这一切都是低级的自然；

并没有多少高雅的东西。
一位诗人以华丽的文笔，
再加以灵感之神的激励，
曾经生动地描绘过初雪，
对冬日有过细腻的描写。[27]
他描写乘雪橇秘密出行，
那样的诗句真令人着迷，
这一点我实在深信不疑；
可是我并无意跟他竞争，
你曾将芬兰的少女歌唱，
我一时也无心和你较量！[28]

四

达尼娅（灵魂上的俄国人，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那么热爱俄罗斯的冬景，
热爱它美丽的寒冷风光，
爱太阳下的凛冽的霜冻，
爱乘雪橇滑行，爱晚霞中
闪闪发光的玫瑰色雪片，
也爱主显节夜间的黑暗。①
她们在节日的每个夜晚，
都要按古风来举行庆祝；

① 主显节，即耶稣受洗节，1月6日。它前后的一周，是俄国一年中最冷、夜晚最黑的一段时间。

全家的女仆为小姐占卜，
她们每年都为小姐抽签，
算定小姐的夫婿要从军，
而她们也将随夫去出征。

五

达吉雅娜一向就很相信
民间的古老的传说故事，
相信梦、相信用纸牌算命，
相信月亮的预兆和暗示，
有些兆头让她感到害怕；
似乎一切东西都在向她
神秘地宣告着什么事情，
许多预感使她胆战心惊。
炉台上装模作样的小猫，
在打着呼噜，用爪子洗脸；
她觉得就是无疑的预言，
表示有客来访。抬头一瞧，
看见新月两只角的面庞
恰好悬挂在左边的天上。

六

她便面色苍白，直打哆嗦。
有时候，天际的一颗流星
打从黑夜的太空中掠过

又碎裂开来，——看到这情景
达吉雅娜吓得惴惴不安，
连忙对着流星默诉心愿，
一直到流星消失了踪影。
如果不巧有一个黑袍僧
在什么地方让她给碰到，
或是田野里飞奔的野兔
横越过她正走着的道路——
她会吓得不知怎样才好，
心头会充满不祥的预感，
她便等待着灾难的出现。

七

结果怎样？通过害怕本身
她发现一种暗藏的美妙；
当大自然最初创造我们，
它就对矛盾非常之偏好。
圣诞节周[1]到了。多么高兴！
浮躁的年轻人都来算命，
他们对一切都满不在乎，
他们面前是遥远的道路，
前程无量，一片光辉灿烂；
老头儿戴着眼镜来占卜，
虽然一只脚已跨进坟墓，

① 圣诞节周，圣诞节后的一个星期。

他们的一切已一去不返；
但希望同样在他们耳旁
用那孩子般的呓语撒谎。

八

达吉雅娜用好奇的目光
凝视着浸入水中的蜡滴；
熔蜡凝聚成奇妙的花样，
正对她显示出某种奇迹；
一只盛满着清水的大盘，
每人依次水中捞个指环；
轮到她捞出那枚指环时，
正唱着一支古老的歌子；
“那儿庄稼汉呀个个儿阔；
他们用铁锹呀铲金堆银；
这支歌对谁唱，谁就走运，
谁就光荣！”然而这一支歌
悲怆的调子常带来晦气；
姑娘们爱听**母猫的歌曲**[29]。

九

寒冷的夜；苍穹明丽洁净；
一群奇妙的星星在天上
流动得多么和谐而安宁……
达吉雅娜披件贴身衣裳

从睡房走出，走进了院落，
拿一面镜子把月光捕捉；
但在她的黯淡的镜面上
颤抖着一个悲哀的月亮……
听，雪在沙沙响……有人走过，
她踮起脚飞快奔向行人，
她的声音是那样地温存，
比芦笛的音调好听得多；
您叫什么名字?[30]行人望望，
然后回答她说：叫阿卡方。

十

达吉雅娜照奶妈的主意，
准备在夜深时算上一卦，
她悄悄吩咐，给她浴室里
铺一张餐桌，摆两份刀叉；
但是达吉雅娜感到恐惧……
我也——也有点怕，当我想起
那位斯薇特兰娜① ——就这样……
且把卜卦的事放下不讲。
达吉雅娜解开丝织腰带，
脱掉了衣裳，就上床入眠。

① 在茹科夫斯基的《斯薇特兰娜》中，女主人公斯薇特兰娜就是这样算卦的。

列里[1] 在她的头顶上盘旋，
把姑娘家的梳妆镜藏在
她那松软的羽毛枕头下。
万籁俱寂，达吉雅娜睡啦。

十一[2]

达尼娅做了个奇怪的梦。
她梦见，仿佛她独自一人
走在一片茫茫的雪原中，
周围凄冷，黑压压、雾沉沉；
她面前，穿过许多大雪堆
是严冬未能锁住的河水，
它不停地翻滚、奔腾、喧嚷，
幽暗的水流泛起了白浪；
两根冻结在一起的木杆，
搭成一座颤巍巍的小桥，
横跨过这条奔腾的河道；
面对滚滚喧嚣着的深渊，
她犹豫不决，她充满疑虑，
她停住脚，不敢向前走去。

---

① 列里是古斯拉夫人婚姻与爱情之神，只见于一些书写材料中，口头流传不广。普希金曾在《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用过两次这个形象。

② 从这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关于达吉雅娜的梦的描写和普希金另一首民歌体的童话诗《新郎倌》中娜达莎的梦相似，可参看。

十二

达吉雅娜埋怨这条河流，
怪它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看不见对岸有人伸出手
来帮助她渡河，将她搀扶；
可是突然，一堆雪在摇摆，
是谁要从雪堆下钻出来？
原来是只大熊，满身长毛；
达吉雅娜“呀！”的一声惊叫，
熊咆哮着，长着利爪的掌
朝她伸来；她把勇气鼓足，
迈着那战战兢兢的脚步，
哆嗦的手儿撑在小桥上，
过了河去，继续着朝前走——
谁知，狗熊紧跟在她身后。

十三

她慌慌张张快步向前行，
真不敢回过头望上一眼；
可是后面这长毛的仆人
要想摆脱掉也实在困难；
讨厌的熊哼唧着往前奔；
前面出现一座大的森林；
高大的松树有苍郁的美；

一条条枝丫低低地下垂，
枝梢上压着厚厚的雪花；
透过桦树、白杨、菩提树冠，
只见夜空星群银光闪闪；
无路可走了；树丛和悬崖，
全被暴风雪严严地遮盖，
全都被白雪深深地掩埋。

十四

她走进了森林，熊也跟着她；
松软的雪有膝盖那样深；
有时候，一条长长的枝丫
突然间勾住了她的头颈，
有时候又拂过她的鬓边，
猛地揪去了她的金耳环；
秀足陷进了松松的积雪，
拔不出她湿漉漉的皮靴；
手帕落掉，想拾无暇俯身，
她害怕，听见熊跟在身后，
不好意思伸出发抖的手
往上提一提自己的衣襟；
她继续跑，熊也寸步不离，
她已经跑得没一点气力。

十五

她倒在雪地里；那只黑熊
敏捷地抓起她，把她拖走；
她停住呼吸，一动也不动，
她毫无反抗，知觉也没有；
熊带她顺小道奔跑；忽然
一间草棚在树丛中出现；
无边无际的雪四面八方
包围着它，四周一片荒凉，
小窗口射出明亮的灯火，
草棚中不断喊叫和喧哗；
狗熊说：这是我的干亲家，
你就在他这儿暖和暖和！
于是它一直走进了门廊，
顺手把她放在了门槛上。

十六

达吉雅娜苏醒了，她一看；
狗熊不见了；她在门廊里；
屋内又是碰杯，又是叫喊，
像举行盛大的葬礼筵席；
这时候，她因为莫名其妙，
便悄悄从门缝往屋里瞧；
她看见了什么？……只见桌旁

坐满妖魔鬼怪，各式各样；
一个长着犄角，嘴像只狗，
另一个脑袋像公鸡一样，
这边是女巫，胡子像山羊，
那边是骷髅，傲慢又丑陋，
那儿是个长尾巴的矮人，
这儿一个怪物：鹤腿，猫身。

十七

有些东西更可怕、更奇怪：
瞧，一只龙虾骑着蜘蛛跑，
瞧，鹅颈上是死人天灵盖，
天灵盖打转，戴顶小红帽，
瞧，一架风磨蹲下来舞蹈，
在哗啦啦地响，不停地摇；
狗叫、哄笑、唱歌以及拍手、
人声和马蹄声，无奇不有！[31]
但是达吉雅娜该怎样想，
当她在这群宾客中认出
那个她又爱又怕的人物——
小说的主人公他也在场！
奥涅金正坐在餐桌一边，
并且正向门口偷偷地看。

十八

他手一动：个个都去奔跑；
他喝酒：个个喝酒并叫喊；
他一发笑：全都哈哈大笑；
他一皱眉：全都沉默不言。
显然那儿的主人就是他：
达吉雅娜便不那么害怕，
这时她出于一种好奇心，
微微地推开一点儿房门……
突然间刮起了一阵狂风，
吹熄了这些夜晚的灯光；
这伙妖魔鬼怪大为惊慌；
但是奥涅金却目光炯炯，
从桌边站起来，一声狂吼；
大家都站起：他走向门口。

十九

达吉雅娜害怕了；于是她
匆匆忙忙地极力想逃跑：
可逃不掉，不管怎样挣扎；
急得四处乱转，直想呼叫；
叫不出，奥涅金把门推开；
于是这位姑娘便出现在
这一群地狱幽灵的眼前；

一阵野性狂笑；所有的眼、
蹄子、弯弯曲曲的长鼻子、
长胡须、蓬松的长毛尾巴、
血淋淋的舌头、长的獠牙、
犄角和枯骨裸露的手指——
一个个全都指着她的脸，
她是我的！我的！——齐声叫喊。

二十

我的！——叶甫盖尼大喝一声，
这一群鬼怪便突然消隐；
严寒的黑暗中这时只剩
年轻的姑娘和他两个人；
奥涅金手拉着达吉雅娜，[32]
引她到一个角落里坐下，
让她坐在晃动的长凳上，
自己把头倚着她的肩膀；
这时奥尔加走进了屋里，
连斯基跟着她；闪过亮光；
只看见奥涅金把手一扬，
目光粗野地飘来又飘去，
对这不速之客破口大骂；
达尼娅气息奄奄地倒下。

二十一

争吵愈来愈凶，叶甫盖尼
抓起一柄长刀，转瞬之间
连斯基被刺死；四周涌起
可怖的阴影、刺耳的呼喊……
小茅棚一直在晃动不停……
达尼娅也在恐惧中惊醒……
睁眼一看，室里已经大亮；
透过结满冰花的玻璃窗
闪耀着朝霞紫色的光彩
门开了。奥尔加走向门边，
她比北极的曙光还鲜艳，
比燕子还轻；她飞了进来。
"喂——她说——请你快快告诉我，
你在梦里见到了哪一个？"

二十二

然而她对妹妹睬也不睬，
拿起一本书躺到了床上，
便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
对妹妹一个字也不肯讲。
虽然这本书中实在没有
诗人们那些甜美的虚构，
既不含哲理，又不写风景；

然而无论是维吉尔、拉辛，
还是司各特、拜伦、塞涅卡①
甚至《妇女时装》② 这种刊物
都不曾像这样把人迷住；
朋友们，这是马丁·沙德加，[33]
这位星象圣人们的头目，
算卦先生详梦家写的书。

二十三

有一次，一个串乡的货郎
把这部内容深奥的奇书
带到了她们偏僻的村上，
讨的价钱是三个半卢布，
连一部残缺的《玛尔维纳》③
一齐都让给了达吉雅娜。
他不仅讨去了书的价钱，
还拿走一部粗俗的寓言、
两本《彼得颂》④、一部语法书，
和马尔蒙特尔⑤ 的第三卷。
马丁·沙德加，自从这一天，

① 塞涅卡（公元前4年—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和戏剧家，斯多噶学派的奉行者。参见别稿八章第十节。

② 《妇女时装》可能是指1823年П·И·沙利科夫公爵发行的《妇女杂志》。

③ 《玛尔维纳》法国戈旦夫人（参见第三章九节注）的长篇小说。

④ 《彼得颂》，俄国诗人阿·格鲁金采夫的长诗。

⑤ 马尔蒙特尔，法国作家。

成为达尼娅心爱的人物……
在她悲哀时给她以安慰，
形影不离地陪伴她入睡。

二十四

这个梦使得她心情激动，
她不知该怎样解释才好，
可怕的幻象是吉还是凶，
达尼娅想在这书中找到。
达吉雅娜按照字母顺序
在索引中前后查来查去；
松林、狂风、刺猬、还有女巫，
黑暗、小桥、风雪、熊和枞树，
以及其他。对于解除疑虑
马丁·沙德加也丝毫无用；
而她感到这不吉利的梦
预示着许多悲哀的遭遇。
自从这以后她一连几天，
总是为这个梦心神不安。

二十五

而从清晨的峡谷里，这时，
朝霞伸出它绛紫色的手，
送来一个愉快的命名日，
太阳也紧跟在她的身后。[34]

拉林家一早便挤满客人；
左邻右舍家家阖第光临，
轿车、篷车、敞车、以及雪橇，
人们四面八方纷纷来到。
前厅一片嘈杂，碰来撞去；
客厅里有新识者的寒暄、
孩子的哭泣、奶妈的叫喊、
喧哗、哄笑、门槛边的拥挤、
狗的吠声、姑娘们的接吻、
客人们相互的鞠躬致敬。

二十六

脑满肠肥的普斯佳可夫
带来了他的大块头夫人；
葛沃斯金，顶呱呱的地主，
掌管着许多穷苦的农民；
白发的斯考青宁老夫妻
带来些各种年岁的儿女，
从三十岁起，到两三岁止；
彼杜什科夫，县城的浪子；①
以及我的堂兄布雅诺夫②
穿件细绒衣，戴顶鸭舌帽〔35〕

---

① 普斯佳可夫、葛沃斯金、斯考青宁、彼杜什科夫等姓氏直译是：草包、钉子、畜生、公鸡。有一个并且是从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中借用来的。

② 布雅诺夫，普希金的叔父В·Л·普希金所写的一部戏谑长诗《危险的邻居》的主人公，因此作家称他为“堂兄”。这个姓氏意译为暴徒。

（他，当然啰，你们都已知道），
退职的参事福里雅诺夫，
粗鄙的造谣家，老骗子手，
又是贪吃鬼、赃官和小丑。

二十七

随同潘菲·哈里科夫一家
麦歇[1] 特里凯也一道光临，
戴着眼镜和红色的假发，
刚从唐波夫来，人很机敏。
道地的法国人，这位特里凯
给达尼娅带了一支歌来；
这曲调孩子们都很熟悉：
Réveillez vous，belle endormie。[2]
这支歌子原先是编印在
一本老朽的歌曲集子里，
特里凯这诗人聪明伶俐，
把它从古董里翻了出来，
大胆地改过——不写 belle Nina[3]，
而写上了 belle Tatiana[4]。

① 法语：先生。这是位法国人，所以这样称呼他。
② 法语：你醒一醒吧，沉睡的美女。
③ 法语：美丽的尼娜。
④ 法语：美丽的达吉雅娜。

二十八

恰当此时从邻近市镇上
来了位军官，管一个连队，
他是待嫁姑娘们的偶像，
是本县许多母亲的安慰；
他进屋了……啊，多好的消息！
团部的军乐队也要出席！
派他们来的，是团长本人，
可以跳舞了，多令人兴奋！
丫头们预先在手舞足蹈；[36]
但是开饭了。这时候大家
依次手拉手去桌边坐下。
达尼娅同她们挤在一道，
男宾在对面：把十字画过，
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入座。

二十九

谈话声立刻就转入沉寂；
嘴在开始咀嚼。四面八方
全都是杯盘刀叉的敲击，
还有那酒杯清脆的碰撞。
但是不多久在场的客人
又开始喧哗，到处是声音。
谁也不听别人，都在吵闹，

全都在哄笑、争论和尖叫。
忽然门开了。连斯基进来，
奥涅金和他一起。“啊！上帝！”——
女主人喊道——“来了呀，到底！”
客人挤来挤去，大家赶快
移动自己的刀叉和座椅；
把这两位朋友安排入席。

三十

正好安排在达尼娅对面，
她比清晨的月亮还苍白，
像受惊的小鹿心惊胆战，
发黑的眼睛不敢抬起来：
心头热情的火猛烈涌起；
她已头昏目眩，吐不出气；
朋友的祝贺她也没听见，
泪水直想冲出她的眼帘；
我们的可怜的女主人公
眼看她就要昏倒在地上；
但是意志和理性的力量
终于战胜了。她透过牙缝
用两个字轻轻作了答复，
勉强支撑着在桌边坐住。

三十一

眼泪和年轻姑娘的昏晕，
这神经质的悲剧的表现，
叶甫盖尼早已不能容忍：
他早就受够了，感到厌烦。
见到这十分丰盛的筵席，
这位怪人早已没有好气。
再加上这位忧伤的女郎，
一副颤栗的激动的模样，
他气恼地眯起他的眼睛，
发誓要激怒一下连斯基，
好好出一出心头的闷气。
此刻以预祝胜利的心情，
他开始在心中默默描下
每一位客人的肖像漫画。

三十二

当然并非叶甫盖尼一人
看出达尼娅的这副窘相，
不过全部的目光和议论
都聚在油腻的馅儿饼上
（可惜这馅儿饼味道太咸）；
烤肉来了，没上甜食以前，
已经送上一瓶树脂封口、

齐姆良出产的香槟美酒；
接着送上一排排的酒盅，
细长的酒盅，像你的腰身，
啊！姬姬[1]，我的灵魂的结晶，
我用真情的诗把你歌颂，
你啊，爱情的迷人的大杯，
你曾经多少次把我灌醉！

三十三

拔掉瓶上湿漉漉的瓶塞，
酒瓶突然发出“砰”的声响；
酒咝咝地流；这时特里凯
早已为他的歌憋得发慌，
便郑重起立，整个的大厅
顿时静了下来，鸦雀无声。
达尼娅几乎透不过气来；
手持歌谱对着她，特里凯
不成腔调地唱。鼓掌、喊叫
向他致敬。而她出于礼节
不得不对歌手表示感谢；
这诗人虽伟大却不高傲，
第一个举起杯祝她健康，

① 姬姬，即叶夫普拉克西亚·尼古拉耶夫娜·武尔弗（1810—1883），普希金的朋友A·H·武尔弗的姐姐，奥西波夫家族的一位小姐，当年在三山村住，与普希金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靠近，那时这两处每次酒筵，都由她主持。她非常会做俄国烧糖酒，普希金一首有名的小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就是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下的。

并且把歌词也向她献上。

三十四

大家也都跟着祝贺、敬礼；
达尼娅对客人感谢一番。
然而当轮到了叶甫盖尼，
这位女郎那憔悴的容颜，
还有她困窘、倦怠的神情，
不由得勾起了他的怜悯；
他对她默默地鞠了一躬；
但是不知怎的，在他眼中
显出特别温柔。什么道理，
难道他内心真有所触动，
抑或逢场作戏，卖弄风情？
是情不自禁，是出于善意？
反正目光中流露着柔情；
它活跃了达尼娅的心灵。

三十五

听！一阵移动座椅的喧响；
人们成群地往客厅里拥：
像蜜蜂飞出甜蜜的蜡房，
闹嚷嚷乱纷纷飞向田垄。
很满意这命名日的筵席，
邻居促膝而坐，大声喘气，

太太们围绕在火炉旁边；
姑娘们角落里低声倾谈；
桌上的绿台布已经铺开：
老人们的罗别尔[1]、波斯顿[2]
正把急切的赌客们招引。
还有那流行的威斯特牌[3]，
这玩意儿出自一个家门，
贪婪的无聊养出的子孙。

三十六

打威斯特牌的英雄好汉
已经玩过了整整的八局；
已八次重新把座位交换；
仆人送茶了。我喜欢根据
午餐、茶和晚餐判断时间。
在乡下如果要知道时间，
我们不必要费多少辛劳：
肚子是我们可靠的闹表；
我想要在这儿顺便指出，
我在我写的这些诗节里，
有不少地方谈到了筵席，
谈到了各种瓶塞和食物，
神圣的荷马啊，像你一样，
你这个三千年来的偶像！

①②③ 扑克牌的几种不同赌法。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

但是茶来了：那一些姑娘，
斯文地把茶碟接在手里，
忽然间客厅里笛管悠扬，
穿过了房门传入了耳际。
附近市镇上的帕里斯①，他——
彼杜什科夫来邀奥尔加，
雷鸣般的音乐使他快乐，
宁肯把甜酒茶丢开不喝。
连斯基邀请了达吉雅娜；
哈尔利科娃这位老姑娘，
被唐波夫诗人抓住不放，
布雅诺夫奔向布佳可娃，
于是全都拥入大厅之中，
舞会已开始了，兴致正浓。

四十

我希望像阿尔巴尼② 那样，
在我的小说的头几页内，
（请你们先去读读第一章）
描写一下彼得堡的舞会；

① 帕里斯，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拐走海伦的美男子。
② 阿尔巴尼（1578—1660），意大利画家，以画神话题材著名。

但胡思乱想使心神不定，
我在回忆着过去的事情，
想起熟识的太太们的脚。
小脚，我不能再神魂颠倒，
只顾跟踪你纤巧的足印！
我的青春已经和我告别，
我应该变得更聪明一些，
处世、写诗，都要改掉邪心，
并且在这个第五章诗里
再不写那些离题的东西。

四十一

像年轻生命形成的旋风，
华尔兹喧嚣的旋风飞转，
单调无味，仿佛是发了疯；
一对又一对闪过了眼前。
报复的时机已逐渐临近，
心中暗暗地一笑，奥涅金，
走向奥尔加。而且就马上
和她飞舞在客人们身旁，
舞罢又带她去桌旁坐下。
跟她谈这个，跟她谈那个；
几分钟的时间匆匆混过，
继续跳华尔兹，还是跟她，
大家很诧异。连斯基本人
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四十二

马祖卡的乐曲响起。过去
马祖卡乐曲雷鸣般轰响，
大厅中的一切都会战栗，
地板喀喀响，要垮掉一样，
窗棂也会颤动，甚至裂开；
如今不然：我们也像太太，
只是在地板上轻轻地滑。
但在小市镇或是在乡下，
马祖卡舞都还依然保存
它的那些初兴时的风采：
跳跃、脚跟、胡子，依然存在；
邪恶的时髦，我们的暴君，
当代俄国人的不治之症——
也无法将这些加以变更。

四十三、四十四

布雅诺夫，我冒失的堂兄，
把奥尔加，连同达吉雅娜，
引来见我们这位主人公；
奥涅金又带走了奥尔加，
就漫不经心地一闪而去，
并弯下腰对她柔声低语，
还说几句庸俗的恭维话，

捏捏她的小手儿——使得她
自尊的圆圆的脸蛋儿上，
燃起鲜亮的红霞。连斯基
全看见了：无法控制自己；
嫉妒的愤怒在心中激荡，
一等到这场马祖卡曲终，
便去招呼她同跳卡吉隆①。

四十五

但她不奉陪。不？什么道理？
原来奥尔加在他来之前
已答应了奥涅金。啊，上帝！
他听见了什么话？她居然……
这可能吗？乳臭未干的她，
轻浮的幼儿，竟水性杨花！
她已在玩弄狡猾的手段，
她已学会了变心和背叛！
连斯基受不了这种打击；
他一边诅咒女人的奸诈，
一边出门去，要来他的马，
纵身疾驰而去。子弹两粒，
手枪一对——用不着多费劲——
就立即能决定他的命运。

① 卡吉隆，一种八人两两对跳的法国舞。

第六章[1]

La, Sotto i giorni nubilosi e brevi,
Nasce una gente a cui l' morir non dol'e.
——Petr.[2]

一

发现连斯基已经不在场，
奥涅金又感到烦闷不已，
在奥尔加身边暗自思量，
对自己的报复很是得意。
奥莲卡接着也打起呵欠，
她在找连斯基，大睁着眼，
这场没完没了的卡吉隆

① 本章1826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写完。准确的日期不详，因为这一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在最初的末节（即现在的第四十五节）之后注有1827年8月10日的日期。这一节显然是在全章结束之后很久补写的。后来大约又过了一段时期，又写了两节补上去，在最后定稿时，作者又把这两节并为一节，并把它们原样抄在注释里。这一章1828年3月23日在彼得堡出版，章末注明："第一部完。"

② 意大利语："在那岁月阴暗而短促的地方，生长着一个不以死为苦的种族。——彼特拉克。"题词取自彼特拉克的情诗《贾珂摩·珂隆纳》的第一节。

让她苦恼，像场沉重的梦。
终于结束了。都去进晚餐。
床铺已为客人准备停当；
安排客人们过夜的地方，
从走廊直到女仆的门前。
静静的梦大家都很需要。
只有奥涅金回家去睡觉。

二

全都安静下来：客厅里边，
打鼾的是那布斯佳可夫，
由他那肥壮的夫人相伴。
“钉子”、“公鸡”，还有那位“暴徒”，
福里雅诺夫——身体不健康，——
在餐厅睡下，拿椅子当床，
麦歇特里凯地板上睡觉，
穿件绒线衫，戴顶旧睡帽。
姑娘们都已在达吉雅娜
和奥尔加的闺房里入眠。
独一人郁郁地伫立窗前，
在沐浴着狄安娜的光华，
达吉雅娜她还没有安歇，
正在凝望着漆黑的田野。

三

他目光中刹那间的柔情，
他这次突如其来的造访，
他对奥尔加的奇特行径，
都深深地印在她心坎上；
怎样也不理解他这个人，
嫉妒的痛苦搅扰她的心，
仿佛有一只冰冷的大手
紧紧地压抑在她的心头，
仿佛她脚下是无底深渊，
黑沉沉不见底，水声喧嚣……
“我要毁掉了——达尼娅说道——
但为他毁掉也心甘情愿。
我不抱怨：何必怨天尤人？
把幸福给我，他决不可能。”

四

我的故事啊，讲吧，往下讲！
一位新人物向我们召唤。
离开连斯基所住的地方——
红山头村，大约五里路远，
在那富于哲理的荒野里，
有一位健康的扎列茨基，
他曾是个不安分的暴徒，

是赌棍党里的一个头目，
酒店的喉舌，浪子的领袖，
如今则是既朴实、又善良，
是整个家族的独身家长，
和气的地主，可靠的朋友，
甚至还是个忠诚老实人：
我们的时代这样在改进！

五

往常社交界阿谀的声音
大肆赞扬他浑身的蛮勇：
的确，他用手枪瞄准红心，
即使隔五沙绳① 也能命中，
因为有一次和敌人作战，
他真兴高采烈，非同一般，
从卡尔梅克战马的背上，
勇敢地一跤跌进了泥塘，
又喝得酩酊大醉，便只好
俯首就擒：高贵的抵押品！
当代的拉古尔②，荣誉之神，
甘愿再一次置身于镣铐，
好每天清早去维拉酒店，[37]

① 沙绳：俄丈，相当于2.134米。

② 拉古尔（公元前250年左右逝世），罗马名将。为了争夺地中海的霸权，罗马和迦太基屡次交战，拉古尔某次战败被俘。他保证不私自逃跑，后来迦太基派他出使罗马，事情办完后他仍重新回迦太基去作俘虏。

喝上三大瓶，不必掏现钱。

六

他常爱戏弄人来寻开心，
他善于愚弄那些傻瓜蛋，
也会巧妙地捉弄聪明人，
或是暗地里，或明目张胆，
虽然有时候他捉弄别人，
也不免受到别人的教训，
虽然有时自已难免上当，
表现得真像个蠢货一样。
善于兴致勃勃与人争论，
应答又是愚笨，又是灵巧，
有时他精明地和人争吵，
有时又精明地守口如瓶，
他会去挑拨年轻的朋友，
唆使他们互相进行决斗。

七

或者又设法使他们和解，
以便三人共享一顿早餐，
事后又背地里造谣污蔑，
把他们当笑料糟蹋一番。

Sed alia tempora![1] 他的豪勇
(一种恶作剧——爱情的美梦)
随活泼的青春一同逝去。
如前所述,我的扎列茨基,
躲进野樱桃、洋槐的阴凉,
终于把人世的风险摆脱,
过着真正的圣贤的生活,
像古罗马的贺拉斯那样,
种种白菜并养养鸭和鹅,
给孩子们教几堂启蒙课。

八

他不愚蠢,我的叶甫盖尼
虽然对他的心并无好感,
喜欢他各种见解的精辟、
对各种事物的明智判断。
平时他总是高兴见到他,
因此今天也不感到惊讶,
当他发现了他已经来到,
虽然这还是一个大清早。
彼此问过好,刚开始谈话,
这位先生停住不往下讲,
两眼含笑对奥涅金望望,
把诗人一封信交给了他。

① 拉丁文:然而韶华易逝!

奥涅金接过信走到窗前，
他默默无声地读了一遍。

九

是一封战书，也叫做战表，
和气、高贵和简短的请求，
措词冰冷、明确、很有礼貌；
连斯基邀他的朋友决斗。
奥涅金一点也没有犹豫，
向着这位使者转过身去，
回答得既简短而又干脆，
他说，他随时准备着奉陪。
扎列茨基听罢，立即起立；
他也不打算在这里久坐，
家里要办的事还有很多，
他马上走了；但叶甫盖尼
他和自己的心面面相觑，
他对于他自己很不满意。

十

自作自受！暗暗审判自己，
进行了十分严格的反省，
他认为自己很没有道理：
首先，对羞怯、温柔的爱情
他昨夜戏弄得那样轻率，

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应该；
其次就算诗人做得不对，
但是他才只有十八周岁，
可以原谅。叶甫盖尼既然
衷心地欢喜这个年轻人，
就不该如此地好斗成性，
不该像冒失的孩子一般，
不该给偏见当一个玩物，
应该做个光明的大丈夫。

十一

他本来可以表露出真情，
不必毛发竖立，像只野兽；
他本该使这颗年轻心灵
解除武装。“然而，到这时候
已经晚了；时间飞逝而去……
再说——他想着——在这件事里
插进个老练的决斗专家；
他恶毒，善造谣，爱说废话……
当然，他只是为博人一哂，
本可以用轻蔑给予回报，
但那蠢货们的嘀咕、哄笑……”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舆论！[38]
荣誉的动力，我们的偶像！
整个世界转在这根轴上！

十二

难忍的仇恨在心头沸腾，
诗人在家中等待着回答，
恰巧这时候，饶舌的邻人
带来了郑重的回信给他。
嫉妒的人这时多么高兴！
他一直担心，害怕这恶棍
又来随意开上一个玩笑。
又想出了另外一套花招，
便从枪口下躲开了胸膛。
如今这种顾虑已经打消：
他们二人将在明天清早，
黎明之前，去到磨房近旁，
扳起枪机来，要怒目相对，
瞄准对方的额角或大腿。

十三

愤怒的连斯基本来不想
决斗之前和奥尔加见面，
他憎恨这个轻薄的姑娘，
然而看看太阳，看看钟点，
他终于还是把手摆一摆——
又走到女邻居的家里来。
他想来窘一窘这奥莲卡。

以为她会因此感到惊讶；
而事实不然：和往常一样，
看见可怜的歌手，奥莲卡
便跳出门廊台阶来迎他，
她仿佛飘忽不定的希望，
活泼，愉快，仍然若无其事，
她毫无变化，还是老样子。

十四

“干吗昨晚那么早不见了？”
是奥莲卡的第一个问题。
连斯基的感情完全乱了，
他只能默默地低下头去。
面对这温柔含情的单纯，
面对这生动活泼的灵魂，
面对这晶莹明亮的目光，
嫉妒和不满已不知去向！……
在绵绵柔情中向她凝望；
他看出：他仍是她的情人；
他感到一阵痛苦的悔恨，
他已准备请求她的原谅，
他颤栗，不知怎样把口开，
他幸福，他几乎无病无灾……

十五、十六、十七

他重新陷入沉思和忧郁，
在他可爱的奥尔加面前，
连斯基感觉到懦弱无力，
简直不敢对她提到昨天；
他暗想："我要做救她的人。
不能容忍这淫乱的恶棍
用那叹息和奉承的烈火
来把这年轻的心灵诱惑；
这只虫豸，它恶毒而卑劣，
不能让他碰百合的嫩芽，
不能让刚开两天的小花
还没有怒放，便枯萎凋谢。"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朋友，
我要和我的知己去决斗。

十八

假如他知道，怎样的创伤
正灼烧达吉雅娜的心灵！
假如达吉雅娜这位姑娘
有可能晓得了这些事情，
连斯基和叶甫盖尼明晨
将要争夺那坟墓的大门；
啊，也许她可以凭她的爱

把两位朋友重新联起来！
然而偏不巧，这一次激情
至今不曾被任何人识破。
奥涅金什么话也没说过，
达吉雅娜在暗暗地伤心；
唯有奶妈一人可能知道，
而她却是那么笨头笨脑。

十九

连斯基一晚上心神不宁，
他时而沉默，时而又快乐；
但是，迷醉于缪斯的人们
都一向如此；他两眉紧锁，
坐下来弹了一会儿钢琴，
总是弹奏出同一组和音；
他凝视奥尔加，全神贯注，
低声说：难道不是？我幸福。
然而该回家了，天色已晚。
他的心紧压着，充满悲切；
当他向年轻的姑娘告别，
这颗心真像要裂成碎片。
她全神凝视着他的面庞。
“怎么啦？”“没啥。”他踏上门廊。

二十

回到自己家里，他把手枪
从盒中取出检查了一遍，
又放回盒中，再脱掉衣裳，
打开席勒诗集，把灯点燃；
但一种思想盘据在心间：
他的忧伤的心不能成眠；
他看见面前站着奥尔加，
她的美无法用言词表达。
弗拉基米尔又合上了书，
拿起了一支笔；他的诗句
满载着爱情的胡言乱语，
铿锵地倾流，他高声朗读，
胸中燃烧起抒情的烈火，
好像吃醉酒的杰尔维格。

二十一

这首诗意外地保存下来；
我保有这首诗，这儿便是：
“你远远逝去了，而今何在，
我的春天的金色的日子？
明天啊，为我准备下什么？
我的眼徒劳地将它捕捉，
它在茫茫的黑暗中消隐。

不必了；命运的法则公正。
我将被一支箭射中倒毙，
或是这箭只掠过我的身，
都同样好：无论是睡是醒，
预定的时辰都不可逃避；
也是幸福，那白昼的烦扰，
也是幸福，那黑夜的来到！

二十二

“清晨，当旭日的朝晖显露，
晴朗的白昼在开始闪亮；
而我——也许，已进入了坟墓，
进入了一片神秘的阴凉，
缓缓的勒忒河将会吞去
人们对年轻诗人的记忆，
世界会忘掉我，但你可会，
美丽的姑娘，把几滴清泪
洒在我的夭折的尸骨上，
并且想到：他曾经爱过我，
他曾经对我一人奉献过
他动荡生涯的惨淡曙光！……
亲爱的朋友，心中的知己，
来吧，来吧：我是你的伴侣！”

二十三

他写得这样地萎靡、晦涩，[1]
（我们把这叫做浪漫主义，
虽然这里我没找见什么
浪漫主义；这有什么关系？）
终于在那朝霞露面之前，
写到“理想”这时髦的字眼，
困倦的头便不由得低垂，
连斯基静静地昏沉入睡；
但是当他刚刚踏进梦里，
梦的魅力能够使人遗忘，
邻人已走进寂静的卧房，
他大声地喊醒了连斯基：
“您该起床了：已经到七点。
奥涅金一定早等在那边。”

二十四

但是他弄错了：叶甫盖尼
这时还在深沉的睡梦中。
夜的暗影已经逐渐疏稀，
雄鸡和启明星已经相逢；
奥涅金依然在沉睡不起。

① 这里诗人暗讽丘赫尔别凯对哀歌的评论。

太阳已高高地挂在天际，
一阵阵的风雪飘忽而过。
正在空中飞旋，闪闪烁烁；
叶甫盖尼还高卧在床上，
梦神还飞舞在他的头顶。
终于他忽然间一梦初醒，
伸手拉开了两旁的床帐；
一瞧——才知道，天色已不早，
出发的时刻早已经来到。

二十五

他连忙打铃把佣人召唤。
法国佣人吉罗跑进屋里，
给他递过他的便鞋、长衫，
又给他送上了一件衬衣。
匆匆地穿起衣服，奥涅金
吩咐仆人也准备好动身，
随同他一起乘车子前往，
带上了装在盒里的手枪。
已经备好了快速的雪橇。
他坐上去，便向水磨飞奔。
到达那地方。他命令仆人
把他的凶器列帕萨[39]拿牢
跟在他身后，将驾车的马
牵往地头的两棵橡树下。

二十六

连斯基侧身靠在堤坝上，
早已经等待得很不耐烦；
这时我们的乡下机器匠——
扎列茨基正端详着磨盘。
奥涅金走过来表示歉意。
“可是老兄的证人在哪里？”——
扎列茨基问道，他很奇怪，
这决斗的学究和古典派，
他讲求方式是出于情感。
他可以允许你把人杀死——
但却不允许你草率从事。
要遵守艺术的严格条款，
按全部古老的传统做法
(凭这点我们就该赞扬他)。

二十七

“我的证人吗？——叶甫盖尼讲：——
是他，我的朋友 monsieur Guillot ①，
我提议请他来陪我出场，
我想您不反对我这样做：
他虽然没有高贵的身份，

① 法语：吉罗先生。

不过却是个正直的好人。”
扎列茨基只咬了咬嘴皮。
奥涅金转过身问连斯基：
“怎么样，开始吧？”“开始吧，好！”
弗拉基米尔回答道。于是
两人向磨房后走去。这时，
扎列茨基正和好人一道
在远处进行重要的谈判，
仇人们站着，低垂着眼睑。

二十八

仇人！曾几何时，血的渴望
竟使他们两人互相背叛？
曾几何时，他们交谈思想、
事业，共度闲暇，共进晚餐？
他们曾经是一对好朋友，
现在竟好像世代的冤仇，
仿佛是恐怖的难解的梦，
他们彼此在不声不响中
冷酷地为对方准备着死……
他们该笑一笑，和和气气，
趁两人手上未染上血迹，
大家各自东西，分手了事？……
怪的是，上流人彼此反目
只为怕遭受虚假的羞辱。

二十九

瞧吧，手枪在闪闪地发光。
用榔头敲通条，铿铿有声。
子弹已装进磨光的枪膛，
枪机发出第一次咔嚓声。
瞧，水流似的淡灰色火药
洒进了枪膛一旁的药槽。
齿状的打火石已经拧紧，
翘在枪上。吉罗心神不宁，
在附近树桩后兀立不动。
扎列茨基以出色的精密，
丈量出三十二步的距离，
两位仇人扔下自己斗篷，
他把他们分别引向一方，
两位朋友拿起自己的枪。

三十

“现在开始前进。”
　　　　　　　两个仇人
尚未举枪瞄准，神色冷酷、
步履坚定，沉静而又平稳，
他们各走过最初的四步，
这四级通向死亡的阶梯。
恰在这个时候，叶甫盖尼，

一边不停步地走向前方，
一边静静地先举起了枪。
他们又走过了五步路程，
于是连斯基，眯起了左眼，
在瞄准——奥涅金这一瞬间
开了枪……敲响宿命的钟声：
诗人松开了他手中的枪，
什么也没讲，枪落在地上。

三十一

他用手轻轻地捂住胸部，
便倒下了，他蒙眬的目光
描绘的是死亡，不是痛苦。
仿佛是，沿着倾斜的山岗，
雪球在缓缓地向下滚落，
太阳照耀着它，银光闪烁。
奥涅金感觉到浑身冰冷，
连忙奔向这个年轻诗人，
看着他，呼唤他……毫无办法：
他已经死了。年轻的歌手
过早地走到生命的尽头！
狂风陡起，一朵美丽的花
竟在清晨的朝霞中凋谢，
一盏神坛明灯从此熄灭！……

三十二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额头
显出奇异的倦怠的平静。
子弹正好打穿他的胸口；
鲜血冒着热气涌流不停。
仅仅只是在一刹那之前，
这颗心里还跳动着灵感，
跳动着仇恨、希望和爱情，
生命在闪耀，血液在沸腾：
而今像座空荡荡的房屋，
里面的一切都幽暗、寂静；
这颗心从此便沉默无声。
心房的百叶窗已经关住，
玻璃涂了粉。没有了主人。
哪去了？不知道，杳无音信。

三十三

开心的是，写首挑衅短诗
逗粗心的仇人，激他生气；
开心的是，见他尽管固执，
也把好斗的犄角垂下去，
仍禁不住还要去照照镜，
这就是自己？还耻于承认；
更开心的是，朋友们，如果

他愚蠢地咆哮：这就是我！
尤其开心的事还有一件：
为他把光荣的棺材备好，
偷偷瞄准他苍白的鬓角，
在一段高尚的距离中间；
但送别人泉下去见先人，
这种事未必会让您开心。

三十四

您怎样想呢，如果您的枪
将您的年轻的朋友打死，
只因为傲慢的回答、目光，
或是为一件无聊的小事
他在酒后失言惹您生气，
或者是，甚至就是他自己
一时激愤，傲然向您挑战？
请告诉我：怎样一种情感
将会来占据着您的心灵，
当他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躺在您面前，面带着死相，
身体在渐渐地变得僵冷，
您对他怎样绝望地叫喊，
他都不会听见，沉默无言？

三十五

叶甫盖尼眼望着连斯基，
一只手把手枪握得很紧，
陷入内心负疚的痛苦里。
“喂，怎么。打死了。”——邻居断定。
打死了！……这声恐怖的惊叹
使他丧魂落魄、心惊胆颤，
他立刻走开去喊叫别人，
扎列茨基把发冷的尸身
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雪橇；
把这可怕的宝物运回去。
马儿嗅到了死尸的气息，
喷响鼻，挣扎着乱蹦乱跳。
白色的唾沫把马勒浸湿，
马儿箭一般地向前飞驰。

三十六

我的朋友，你们哀怜诗人：
他心中充满欢乐的希望，
却未能为世人实现它们，
刚刚脱下孩提时的衣裳，
便枯萎了！他灼热的激情，
和他心头的高贵的憧憬，
年轻、崇高、温柔、大胆无比，

这思想、情感，如今在哪里？
哪是他风暴般爱的欲望、
他对劳动和知识的渴慕、
他对羞耻和罪恶的恐怖！
还有你们啊，珍贵的想象，
和你们，天堂生活的幻影，
和你们，神圣的诗的梦境！

三十七

他生来或许为造福人间，
或只为猎取自己的美名；
他的竖琴该铿锵几千年，
如今这竖琴已哑然失声。
他在社会的阶梯上，或许，
本应该占有高高的一级。
或许，他的魂灵饱尝痛苦。
将神圣的秘密随身带走，
因此，他鼓舞人心的声息
对于我们早已杳无踪影，
千秋万代对于他的歌颂，
各族人对他的赞扬、感激，
隔着层渺茫的坟墓界线，
永远不能传到他的耳边，

三十八、三十九

或者，也许有可能是如此：
等待诗人的是平凡命运。
青春的年华会匆匆飞逝：
心灵的火焰会变得冰冷。
他可能会发生许多变化，
和缪斯分了手，娶妻成家，
他很幸福，戴上顶绿帽子，
住在乡下，穿一件棉袍子；
会实实在在地了解人生，
四十岁上，他得了关节炎，
吃喝、发胖、衰弱以及心烦，
到头来他还会安安静静
死在床上，身边一群子女，
几个哭丧婆和几位庸医。

四十

但是这一切都是些空谈，
唉！读者啊，沉思的幻想家，
这位诗人和多情的少年，
已经死在他朋友的手下！
村子左边添了一座新坟，
住着这位灵感养大的人，
附近两株青松根须交错；

树下几条溪水蜿蜒流过；
溪水源头在邻近峡谷间。
农人爱来这儿休息一阵，
来这儿取水的割草女人
把清脆的瓦罐浸入清泉；
那儿，浓阴深处，临着溪水，
立着块平平常常的墓碑。

四十一

一个牧人（每当绵绵春雨
滴进了长满禾苗的田野）
唱着伏尔加船夫的歌曲，
在墓前将那树皮鞋编结；
有一位城里的年轻女士，
来到乡间消度她的夏日，
当她独自一人骑马出游，
穿过这田野疾驰的时候，
她可能勒马停在墓碑前，
拉紧她手中皮制的马缰，
顺手将那面纱撩向一旁，
对朴素的碑文扫上一眼——
这时她一双柔情的眼睛
会被泪水浸得迷蒙不清。

四十二

她缓缓离去，走上了旷野，
沉浸于一片幻想的梦境；
对连斯基的命运的关切
不禁长久占满她的心灵，
她想着："奥尔加后来怎样？
她的心是否会长久悲伤？
或者眼泪很快便会止住？
她的姐姐如今又在何处？
那逃避人群和社会的人，
时髦美人们的时髦仇敌，
阴郁的怪人，如今在哪里？
杀人的凶手在哪儿藏身？"
我将会把一切详详细细、
毫无遗漏地全交待给你。

四十三

但不是现在。对男主人公，
我的热爱虽是出于真诚，
虽然我无疑要和他重逢，
但此刻我没有这份心情。
年岁趋向那严肃的散文，
年岁厌弃那戏谑的诗韵，
而我——我承认，也有些惋惜——

更懒于去追求诗情画意。
我的笔也已经不像早先，
已不想飞速地涂抹纸张；
另一些幻想，冷静的幻想，
另一些忧患，严峻的忧患，
在尘世的喧嚣和寂静中
不断地惊扰我心灵的梦。

四十四

领略到其他心愿的声息，
我也领略到了新的忧愁；
对新的心愿，我毫无希冀，
而旧的忧愁却令我勾留。
幻想，幻想！何处是你甘甜、
和永远与它押韵的华年[①]？
难道华年的花冠到头来
当真是早已经衰败，衰败？
难道我美好的青春时光，
不曾有一点哀歌的奇趣，
便真正、确实地飞逝而去
(像我开玩笑时说的那样)？
难道它真是一去不复回？
难道我真是快到三十岁？

① 华年，指青春。俄语"青春"是 младость"，"甘甜"是 сладость，二字在诗中常互相为韵，所以这里说"青春"与"永远甘甜"押韵。

四十五

就这样我的中午已到来，
我知道这个我必须承认。
好吧：咱俩就友好地分开，
青春啊，我的飘忽的青春！
我感谢你，为了那些享乐、
那些哀伤和甜蜜的折磨、
那些喧哗、风暴以及筵席，
为一切、一切给我的赠礼；
感谢你。无论我心情安宁
或是纷扰，你曾给我快乐……
你曾让我充分地享受过；
够了！我怀着明朗的心情，
要向一条新的道路走去，
抛开旧的生活，休息休息。

四十六

我回首一顾。再见吧，浓阴，
我的岁月流逝在荒野中，
充满懒散的日子和激情，
也充满沉郁的心灵的梦。
然而，你，我的年轻的灵感，
要把我的想象激为波澜。
要活跃昏沉欲睡的心怀，

你要常常向我这儿飞来，
我求你，不要让诗人的心，
变得冷酷、无情、甚至僵死，
到头来竟化作一块顽石，
人们寻欢作乐、麻木不仁，
堕落的深渊本是无底洞，
朋友啊，你我都浮游其中！[40]

第七章[①]

莫斯科，俄罗斯宠爱的女儿，
上哪儿去找比得上你的城？
——德米特里耶夫

怎能不爱亲爱的莫斯科？
——巴拉丁斯基

说莫斯科不好！就是说你见识广！
哪儿更好呢？
没有我们的地方。
——格里鲍耶多夫

一

春天的阳光从邻近山头
开始把积雪往山下驱赶，

① 第六章结束后普希金便开始写第七章，时断时续，1828年11月4日在马林尼卡写完。1830年3月18日出单行本。题词引自伊·伊·德米特里耶夫的诗《莫斯科的解放》(1795) 和叶·阿·巴拉丁斯基的《酒宴》(1820)。第三个题词引自著名的喜剧《智慧的痛苦》。

雪水汇成了混浊的溪流
注入那已被淹没的草原。
大自然面带明丽的笑容
迎接一年之晨，睡眼惺忪；
天空泛出蔚蓝，闪着光芒。
树林里依然是稀疏透亮，
呈现出毛茸茸一片绿意。
蜡制的禅房里飞出蜜蜂，
飞去征收那田野的贡奉。
山谷雪水退尽，斑驳绚丽；
牲畜在田野上阵阵叫嚷，
夜莺在夜静时纵情歌唱。

二

你的来临勾起多少忧怨，
春天啊，春天，恋爱的季节！
是怎样一种慵倦的波澜
侵入我的心田、我的血液！
我在乡村寂静怀抱之中，
心头的情思却十分沉重，
我尽情领略荡漾的春光，
习习春风吹在我的脸上！
或许这一切我无缘享受，
使人愉快和振奋的一切，
欢腾的光辉灿烂的一切，
来到我早已死去的心头，

只徒然引起痛苦和厌倦，
我的心对一切感到暗淡？

三

或许是，我们不怎么高兴
去年秋天的落叶又重返，
一听到树林中新的喧声，
便想起它们逝去的心酸；
或许是，出于心头的惶惑，
面对大自然的生气勃勃，
不禁地联想起年华凋残，
青春逝去，永远不再回还？
可能，透过诗一般的梦境，
心中浮起对往事的思念，
想起另一个逝去的春天，
出于对遥远他乡的憧憬，
梦想奇妙的夜，月色悠悠，
心头便涌起了一阵颤抖……

四

这正是时候：善良的懒汉，
无忧无虑的有福气的人，

你们，伊壁鸠鲁① 式的圣贤，
你们，莱夫辛学派的儿孙，[41]
你们，乡村中的普利姆② 们，
还有你们，那多情的夫人，
春天召唤你们到农村去，
是春暖花开劳动的时机，
是乘着令人销魂的夜色
聚众游乐欢宴的好时间。
到田野去，朋友！切莫迟延，
快驾上你们满载的轿车，
套上自家或是驿站的马，
悠悠然驰出城镇的关卡。

五

还有您，高雅的读者先生，
请坐上国外定制的车辆，
离开这座骚乱不宁的城——
您冬季寻欢作乐的地方；
和我的任性的缪斯一道，
去乡下听听树林的喧闹，

---

① 伊壁鸠鲁，古罗马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大约生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说伊壁鸠鲁是“感觉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普希金这里便是借用这种当时通行的观念，用“伊壁鸠鲁式的贤者”来称呼那些喜欢游玩的人们。

② 普利姆，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特洛伊的国王，帕里斯的父亲。这里指俄国的外省地主老爷们，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也是俨若君王。

那儿有一条无名的小溪，
溪边村里，我的叶甫盖尼，
那阴郁的隐士，懒懒散散，
不久前和年轻的达尼娅，
我那位可爱的女幻想家，
结邻而居，过了一个冬天；
而今他已不知去了哪里……
那儿留下他忧伤的痕迹。

六

在那半圆形的群山之中，
我们且走向那条小溪旁，
它蜿蜒地穿过菩提树丛
流向大河，流经绿色牧场。
在那儿夜莺，春天的情郎，
整夜歌唱，野蔷薇正开放，
听得见清泉的细语淙淙——
那儿两株老松的浓阴中，
还可以看见有一块石碑。
碑文告诉给外来的人们：
“弗拉基米尔·连斯基的坟，
他某年某月，正当多少岁，
不幸夭折，像勇士般死去。
年轻的诗人啊，愿你安息！”

七

在这座卑微的坟墓上空，
在松树低垂的枝丫中间，
往常，每当吹起一阵晨风，
会摇动一支隐秘的花环，
往常，每当那闲暇的傍晚，
会有两个姑娘来到坟前，
两人在坟头上，在月光里，
互相拥抱着在痛哭流涕。
而今……墓碑早已无人过问，
往常来的脚印已经不见，
再见不到那枝头的花环，
只有个白发的牧羊老人，
依然常常来这墓前停歇，
唱着歌儿编他的树皮鞋。

八、九、十

我可怜的连斯基！为了你，
她也曾憔悴，但没哭多久。
唉！你那位年轻的未婚妻，
她并不忠于自己的哀愁。
另有人引动了她的芳心，
另有人使她的痛苦平定，
用几句情场中谄媚的话，

一位骁骑兵[1] 便俘虏了她，
她也由衷地爱上骁骑兵……
于是她跟他来到神坛前，
羞答答地戴上一顶花冠，
低垂着头和他并肩站定，
两眼望着地板，目光闪闪，
轻盈的笑容挂在她唇边。

十一

我可怜的连斯基！坟墓里，
隔着冥冥的永恒的界限，
听到这负心的不幸消息，
忧郁的歌手，你可曾伤感？
或许，他在勒忒河畔沉睡，
享受着无知的幸福滋味，
任何事都不能令他烦恼，
人世同他隔绝，声息渺渺？……
如此而已！而无情的忘却
正在坟墓中等候着我们，
仇敌、朋友和情人的声音
都将在顷刻间沉寂、消灭，
而继承人争遗产的吵嚷
将谱成一曲激昂的合唱。

① 骁骑兵，当时一种以长枪为武器的轻骑兵，又译枪骑兵。

十二

在不久之后，拉林的家里，
再不闻奥尔加清脆声音，
这位骁骑兵是身不由己，
不得不带上她返回军营。
老太太因为和女儿分手，
伤心得禁不住老泪横流，
那神气已经是奄奄一息，
然而达尼娅却无力哭泣，
只有一种死一般的苍白
笼罩着她那张愁苦的脸。
全家人都出来围在车前，
大家挤作一团，立在门外，
挥手送别这一对年轻人，
达吉雅娜也给他们送行。

十三

宛如透过迷雾，伫立凝神，
她目送着他们渐行渐远……
只剩下达吉雅娜一个人！
唉，走了，她多少年的同伴！
她的小鸽子呀，她的知心，
她年轻的妹妹，她的亲人，
已被命运带往他乡异地，

她和她将从此永远分离。
她像幽灵似地信步漫游，
偶尔向荒凉的花园望望……
一切都不能够令她欢畅，
她尽力忍住泪不往外流，
胸中的郁闷啊，无法排遣——
痛苦的心像要裂成两半。

十四

在那残酷无情的孤独里，
激情猛烈地灼烧她的心，
她的心大声地向她提起
那个远在天边的奥涅金。
她和他将永远不会再见；
他是杀死她妹夫的凶犯，
她原本是应该对他憎恨；
诗人死了……竟然没一个人
再记起他，女友见异思迁
也嫁给了另外一个男子，
对诗人的怀念已经飞逝，
仿佛蓝天中的一缕轻烟；
或许悲伤的心还有两颗……
但是悲伤啊，又为了什么？……

十五

一天傍晚，天色渐渐昏暗。
甲虫鸣叫，小溪静静流过。
跳圆舞的人群已经走散；
河对岸燃起了点点渔火。
火堆烟气腾腾。在旷野上
达尼娅踏着银色的月光，
一心沉浸于自己的幻想，
独自一个人长久地游荡。
走啊走，突然在她的眼前，
呈现出一幢地主的房屋，
一座村落，山下一丛小树，
明亮的河边是一座花园。
她望了一眼——于是她的心
便立刻跳动得更急更紧。

十六

她迟疑不决，不知怎样做：
“往前走呢，还是就往回转？……
他不在这儿，都不认识我……
我要看看房子和这花园。”
达吉雅娜便走下了山岗，
她呼吸急促；而她的目光
充满疑虑，四处扫过一遍……

然后走进了荒凉的庭院，
一群狗嚎叫着向她猛扑。
她的一大声骇怕的惊叫，
让仆人家的孩子们听到，
他们闹哄哄从屋里奔出，
连踢带打地把狗儿赶开，
他们把小姐给保护起来。

十七

“老爷的家能不能看一下？”——
达尼娅问。于是这群孩子
急忙跑去找到安妮西娅，
向她去讨那房门的钥匙，
安妮西娅马上走了出来，
房门便在她们面前敞开，
走进空空的房屋，不久前，
我们主人公就住在里面。
她四下张望：只见大厅上
一根球棍丢在台球案边，
沙发上还放着一条马鞭。
达尼娅往前走，边走边望；
“这是壁炉，”老婆婆对她说，
“老爷经常一人这儿静坐。

十八

这是连斯基，我们的邻居，
冬天陪着他吃饭的地方。
请您过来，跟我往这边去，
这儿是我们老爷的书房；
他在这喝咖啡，在这睡觉，
在这儿听管家向他报告，
每天早晨他在这儿读书……
老太爷在世时在这儿住；
回想那时他每逢礼拜天，
总是戴上眼镜，坐在窗下，
叫我陪他玩一阵‘捉傻瓜’①。
愿上帝保佑他灵魂平安，
愿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坟墓中的遗骨得到安息！”

十九

达吉雅娜怀着无限情意，
将周围的一切全都看遍；
她觉得一切都珍贵无比，
不管是桌上熄灭的灯盏，
还是那堆书，那窗下的床，

① 捉傻瓜，一种扑克牌游戏。

有一条毛毯盖在那床上，
还有那个交叉着两只手、
头戴三角帽、双眉紧蹙皱、
放在桌上的铁铸的人像①，
墙上的画像是拜伦勋爵，
窗外那苍茫的朦胧的月，
室内这幽暗、昏沉的微光，
一切使她的心得到生机，
觉得半是痛苦，半是欢喜。

二十

在时髦的禅房里，达尼娅
仿佛是入了迷，如痴如醉，
天色已经不早。冷风飒飒。
峡谷里早已是一片漆黑。
丛林熟睡在迷雾的河岸；
月亮躲藏到山巅的后面，
年轻的女游客你该走了，
早就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于是，把激情隐藏在心头，
不由得长长地叹息一声，
达吉雅娜这才踏上归程。
但却又事先向人家请求，
让她再来看望这所空屋，

① 人像，当时流行的拿破仑半身塑像。

让她一个人来这里读书。

二十一

达吉雅娜跨出他家大门，
和女管家告别。过了一天，
天色刚刚放亮，她又重新
在这无人的房屋里出现。
这时候书房中寂静无声，
她暂时把一切全忘干净，
到后来只剩下了她自己，
于是她长久、长久地哭泣。
哭过了一阵，她开始翻书。
起初她只随便看看，后来，
她对书的选择感到奇怪，
达吉雅娜便用心地细读，
她贪婪地读着，一页一页，
眼前展现出另一个世界。

二十二

虽然我们知道叶甫盖尼
早已把书本远远地抛开，
但还有些书，虽寥寥无几，
却仍然受到了他的青睐：
《异教徒》和《唐璜》仍然喜欢，
另外还喜欢两三部长篇，

这些作品反映出了时代，
将当代人如实刻画出来，
他们那卑鄙龌龊的灵魂，
他们的自私自利的冷酷，
他们对幻想无限的追逐，
他们虽然有愤世的精神，
到头来却只是空忙一场，
这一切都写得跃然纸上。

二十三

在许多书页上仍能看见
手指甲留下的明显印记；
这位细心的姑娘的慧眼
对它们更是非常地注意。
达吉雅娜看着，心情激荡，
她看出是哪些见解、思想，
常触动着奥涅金的心灵，
他默许的又是什么事情。
她发现，在书页上的空白，
他用铅笔留下许多痕迹。
奥涅金的心灵在这书里，
不知不觉处处流露出来，
有时打个叉，有时写个字，
为表示疑问，画个小钩子。

二十四

于是渐渐地，我的达尼娅，
开始对那人了解得更深，
——谢天谢地——她正在了解他，
了解那她为之叹息的人，
这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
他是个怪人，危险而阴抑，
创造他的是地狱？是天堂？
他是天使？是傲慢的魔王？
他到底是什么？依样仿造？
是篇异邦奇谈的说明文，
还是不值得一顾的幻影？
俄国人穿了哈罗尔德外套？
是堆满时髦语句的辞典？……
还是本滑稽书，戏语连篇？

二十五

难道说那答案已经找到？
难道说她的谜已经解开？
时钟不停走，她已经忘掉
家里人早就在等她回来，
那儿两位邻居聚在一起，
他们正在拿她当作话题。
“怎么办？达尼娅已经不小。”——

老太太叹息着，这样说道：
“要知道，奥莲卡比她年轻。
安顿这姑娘，说句老实话，
是时候了，拿她有啥办法？
不管哪一个，她都回一声：
我不嫁。可她又老在发愁，
老是一人在树林里转悠。”

二十六

“不是在恋爱吧?”——“爱上谁了?
布雅诺夫曾求过婚；不行。
伊凡·彼杜什科夫——也吹了。
住我家的骠骑兵斐合金[①],
为达尼娅简直神魂颠倒，
小殷勤就不知献过多少！
我捉摸这下子兴许成了；
哪儿呀！事情可又不行了。”——
“大娘，你怎么啦？去莫斯科，
莫斯科是未婚妻的集市！
那儿，听说，有的是空位子。”——
咦，老爹呀！我家进项不多。”——
“可是总还够过一个冬天，
要不我可以借给您点钱。”

① 骠骑兵，当时俄国按照匈牙利骑兵的形式建立的一种轻骑兵。

二十七

老太太心中倒非常欢喜
这个聪明的好心的意见；
她一盘算——马上拿定主意：
去莫斯科，就在今年冬天——
达尼娅也听到这个消息。
要去那挑剔的社交界里，
让那儿的人去妄加评议
她显眼的外地人的乡气，
还有自己不时兴的衣衫、
自己不时兴的言语谈吐；
花花公子和喀耳刻[1] 之徒
会向她投来嘲笑的视线……
啊，可怕，留在这林中荒村，
她觉得更舒畅，也更安心。

二十八

曙光刚露面，她立即起床，
便急匆匆地向田间走去，
用含情的两眼四处张望，
并且对大地亲切地低语：

① 喀耳刻，希腊神话中的女巫，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女儿。这里指上流社会中的那些小姐们。本书中还有其他地方有这样的用法。

“我的宁静的山谷啊，再见，
再见，你们，我熟悉的峰峦，
再见，你们，我熟悉的丛林，
再见，这天堂一般的美景，
再见，欢欣愉快的大自然，
丢下这可爱、清静的地方，
换取那耀眼的喧嚣闹嚷……
我的自由呀，跟你也再见！
我要寻求什么？奔向何处？
命运安排我怎样的前途？”

二十九

她漫游的时间越来越长。
如今一条小河，一座小山，
都会以自己美妙的风光，
可以使达尼娅流连忘返。
她跟自己的草原和丛林；
仿佛跟多年的老朋友们，
絮谈不休，生怕光阴难留，
而夏天却在急速地飞走。
金黄色的秋天已经来到。
大地面色灰暗，抖抖索索，
像盛装的牺牲等待宰割……
瞧，北风吹起了，喘息、呼啸，
追逐着天边的阵阵乌云——
冬天这巫婆已亲自驾临。

三十

来了，无处不在，漫天纷飞；
挂在橡树梢上，大片大片；
她在田野四处，山岗周围，
铺展开起伏不平的地毯；
冰封的河流与两岸齐高，
蓬松的被单把一切覆罩；
严寒闪着银光。我们欢喜
冬天妈妈的这一些把戏。
只有达吉雅娜不喜欢它。
达尼娅不出去迎接冬季，
也不去闻闻寒霜的粉粒，
不将浴室屋顶的雪取下，
擦自己的脸、肩头和胸脯：
达尼娅害怕冬天的旅途。

三十一

出发的日期一延又再延，
新定的日子也转眼来到；
轿车多时来被丢在一边，
如今重新检查，补固加牢。
几辆普通货车装载行李——
三辆篷车是家用的东西，
锅子、椅子、各式大小衣箱，

几床褥子和成桶的果酱，
羽毛的垫子，好几笼公鸡，
还有坛坛罐罐，et cetera[①]，
呶，乱七八糟的，还多着哪。
仆人们在他们的小屋里，
开始告别哭泣，一片喧哗：
院子里牵来十八匹瘦马。

三十二

马匹被套上主人的雪橇，
厨子们正在准备着早餐，
车夫和女仆在互相争吵，
车辆上的行李堆积如山，
赶头马的大胡子牵一匹[②]
瘦骨嶙峋的马当作坐骑。
下人们成群地拥到门前，
来和主人家说一声再见。
她们上了车，尊贵的车辆
开始滑动，走出了庭院去。
“别了，你僻静的世外天地！
别了啊，这片安谧的地方！
我能不能够再见到你们？……”

① 拉丁文：等等。
② 按照俄国的习惯，三驾以上的马车，坐在车上的驾车人对前排役马鞭长莫及，指挥不便，于是专门有一个人骑在前排的一匹役马上来赶它们。

达尼娅眼泪如流水滚滚。

三十三

我们让更为广阔的地盘
受到良好的教化，那时候
（据哲学上的图表的计算，
还得要再过五百年左右），
我们的这些道路就必然
将会有不可估量的改善：
一条条的公路纵横交叉，
将整个俄罗斯联成一家；
河面上将有一座座铁桥，
像宽阔的彩虹，拦腰横跨，
将开山辟路，还要在水下，
凿出许多条艰险的隧道，
受洗的世界在每个驿站
为旅客们开设一家饭店。

三十四

而现在我们的道路很糟[42]，
桥梁无人过问，任其腐烂，
驿站处处是臭虫和跳蚤，
让你一分钟也无法安眠；
没有饭店，只有间破草房，
里面贴张菜单供你欣赏，

有名无实，虽然颇有派头，
白白地那儿吊你的胃口，
同时乡下的塞克洛普① 们
燃起一炉悠悠然的火苗，
用俄罗斯的锄头来治疗
你的灵巧的欧罗巴产品②，
他们一边干活，一边感谢
祖国大地的水沟和车辙。

三十五

不过冬天虽是非常寒冷，
旅行倒也还轻松而欢愉，
冬天的道路是又光又平，
好像时髦歌曲中的诗句。
我们的欧妥米东③ 很勇敢，
我们的三驾车不知疲倦，
路标栅栏似地闪现不停[43]，
愉悦你无所事事的眼睛。
不幸的是拉林娜老拖延，
租用驿站马怕开销太大，
宁愿用自家瘦弱的老马，
因此整整走了七夜七天，

① 塞克洛普，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铁匠，曾为宙斯铸造雷电。这里指乡下铁匠。

② 指那些高级的进口马车。

③ 欧妥米东，《伊利昂纪》中的英雄阿奚里的车夫。

这样子，我们的姑娘只好
饱尝一顿旅途上的无聊。

三十六

但你瞧，目的地已经不远，
白壁的莫斯科已经在望，
金色的十字架亮光闪闪，
矗立在教堂的圆屋顶上。
钟楼、教堂、花园以及宫殿
突然间在我的眼前展现，
看到这一切构成的弧形，
啊，弟兄们，我是多么高兴！
当我因别离而忧伤悲哀，
当我迫于命运，颠沛流离，
莫斯科啊，我总想念着你！
莫斯科……对俄国人心说来，
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
得到反响，并交融成一体！

三十七

这是彼得罗夫斯基王宫，
一片密林中它面色阴沉。
仍在炫耀不久前的光荣。
拿破仑陶醉于末次幸运，
曾经徒然在这儿等待过

一个卑躬屈膝的莫斯科
把克里姆林宫钥匙献出；
不，我的莫斯科没有屈服，
她没向拿破仑低头认错。
她没为性急的英雄备下
见面礼，也没准备庆贺他，
只为他准备下一把大火。
从这儿，他在沉沉忧思里，
望见可怕的火腾空而起。

三十八

败落的英名的见证，再见，
你啊，彼得罗夫斯基王宫。
喂！不要停留，一直奔向前！
关卡白柱石已跃入眼中；
轿车在特维尔大街奔腾，
驰过坑洼和警察的岗亭。
两旁掠过街灯、店铺、儿童、
几个乡下女人、寺院、皇宫、
布哈拉族人、雪橇和菜园，
掠过商贩、茅舍、几个农夫、
宝塔、哥萨克人和林阴路，
掠过药房，掠过时装商店、
阳台和画着狮子的大门，
及歇在十字架上的鸦群。

三十九、四十

这一场令人厌倦的巡游
费去了一两个小时，最终
轿车停在一家公馆门口，
在哈利顿旁的一条胡同①，
这儿住着个年老的姨妈，
她们这次正是前来找她，
她在家害痨病已经四年。
开门的是一个白发老汉，②
戴副眼镜，穿件破旧长衣，
一只袜子捏在他的手上。
客厅里郡主靠着沙发床，
惊喊着将她们迎进屋里。
两位老太哭着抱成一团，
一声连一声叹息个没完。

四十一

"郡主，mon ange!"③ ——
"Pachette!"④ "阿林娜!" ——
"谁想得到啊?" —— "一晃多少年!"

① 莫斯科一座大教堂。
② 原文为："一个卡尔梅克族的白发老汉。"
③ 法语：我的天使。
④ 法语：巴西特（人名）。

“亲爱的！表妹！住些日子吧？
你先坐下——这可多么稀罕！
小说中的场面，说实在话……”——
“这就是我女儿达吉雅娜。”——
“啊！达尼娅！快来让我看看！
我真是好像说梦话一般……
表妹呀！可记得格兰狄生？”——
“怎么？格兰狄生？……啊，是他呀！
对，记得，记得。可他在哪呀！”——
“就在莫斯科，圣西蒙[①] 附近；
圣诞节头天还来看过我，
不久前给儿子讨了老婆。

四十二

“而那个……啊，以后慢慢再谈。
可不是吗？明天我们就要
带达尼娅跟亲戚们见面。
可惜我没力气到处去跑，
几乎、几乎都拖不动腿了。
啊，你们一路上也够累了；
咱们一块儿来歇息歇息……
啊，胸口真闷啊……又没力气……
我如今高兴一会儿也累，
我亲爱的，更别提发愁了……

① 莫斯科一座大教堂。

我已经没一点儿用处了……
人老了，活着简直是受罪……”
说到这，她已经精疲力竭，
眼泪汪汪地流，咳个不歇。

四十三

病人的这种抚爱和欢喜
令达吉雅娜感动；可是她
对新居并不觉称心如意，
她已经住惯了自己的家。
虽有丝织帐幔，新褥新被，
到夜晚她却是不能安睡，
黎明的钟声在阵阵地敲，
报告一日之晨姗姗来到，
这钟声将她从床上唤起。
达尼娅独自个坐在窗前。
天空的晨曦正渐渐消散，
而她的田野呢，又在哪里？——
面前是陌生的庭院，厨房，
一间马棚还有一带篱墙。

四十四

于是她们把达尼娅带上
每天去亲戚们家里赴宴——
把她神不守舍的疏懒相

摆到老太太老太爷面前。
对几位远道而来的亲人，
家家都欢迎，态度很殷勤，
他们又是惊叹，又是款待。
“瞧呀，达尼娅长得多么快！
好像不久前才给你施洗？
刚不久前我还把你抱过！
不久前我还扭过你耳朵！
不久前我还拿甜饼喂你！”
于是老太太们同声感慨：
“我们的年岁呀过得多快！”

四十五

但她们自己却没有变化；
她们的一切还是老一套：
那一位郡主伊林娜姨妈
还是戴着一顶网纱小帽，
卢凯丽·李沃娜还爱抹粉，
彼得罗芙娜[1] 还是好骗人，
彼得罗维奇[2] 还是傻瓜蛋，
他兄弟西蒙还是很爱钱，
在尼古拉耶夫娜[3] 的身边，

① 此人全名为“柳波夫·彼得罗夫娜”。
② 此人全名为“伊凡·彼得罗维奇”。
③ 此人全名为“别拉格亚·尼古拉耶夫娜”。

还是麦歇菲牧什做朋友，
还是那个丈夫，和那条狗，
他还是俱乐部忠实会员，
还是耳聋，还是那么温顺，
论吃喝还是能顶两个人。

四十六

各家的女儿拥抱达尼娅。
莫斯科城的美惠三女神[1]
先把达吉雅娜从上到下、
从头到脚默默打量一阵；
发现她呀，总有点儿古怪，
有点儿乡下气，不大自在，
有点儿苍白，也不够丰满，
不过嘛，倒也还不算难看，
然后，她们便顺从着天性，
带她到房里，跟她交朋友，
吻她，温存地握住她的手，
给她梳时髦的蓬松发型，
还拖长着调子跟她谈起
心头的秘密，姑娘的秘密。

---

① 希腊神话中妩媚、优雅、美丽三位女神的总称。

四十七

谈起别人和自己的胜利，
希望、淘气的把戏和幻想。
她们坦然交谈，说东道西，
带点不怎么顶真的诽谤。
然后她们婉转地要求她
也对她们说说心里的话，
算是对这私情话的报偿。
而达尼娅像在做梦一样，
这些话她全没放在心上，
她一点儿也不了解她们，
自己心头的秘密和泪痕，
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宝藏，
她全都保存着，不声不响，
跟她们哪一个也不分享。

四十八

达吉雅娜也想仔细听听
人们的对话，一般的谈吐；
而所有的人，整个的客厅，
都在胡拉乱扯，非常庸俗；
他们的一切都平淡、无聊，
即使诽谤人，也那么枯燥；
这无益的干瘪的话语里，

这些飞短流长的新闻里，
即使偶然，即使无意之中，
也整天迸不出一点道理；
疲惫的思想显不出笑意，
即使诙谐，也难令人心动。
哪怕是引人一笑的愚昧
也难得！空虚的上流社会！

四十九

一群档案处供职的青年[1]，
一本正经地盯着达尼娅，
而且还在他们彼此之间
不以为然地来议论着她。
有那么个小丑，满怀忧伤，
发现她合乎自己的理想，
于是，他便去斜倚在门边
写一首哀歌来向她奉献。
维亚泽姆斯基在姨妈家
一见达尼娅，坐在她身旁，
便被她占领了整个心房。
一位老年人正好靠近她，
注意到她，把假发整了整，
向左右的人不住地打听。

① 指外交部档案处的青年公务人员，当时贵族青年在这里供职者甚多。

五十

而在那狂暴的悲剧之神[1]
拖长着嗓音嘶叫的地方，
盯着前台的冷酷的人群，
看她挥舞披风，闪闪发光，
那儿塔利亚[2] 正进入梦境，
听不到人们善意的掌声，
在那儿只有忒耳西科瑞[3]
才会使年轻的观众惊异，
(回想早些年也是这情景，
在你我的时代，) 那种地方，
老太太眼中嫉妒的目光
或时髦鉴赏家的望远镜，
都不从楼上楼下座位上
转向她所在的那个方向。

五十一

她们也带她去晚会观光。
那儿一片拥挤、闷热、骚动，
音乐震耳欲聋，灯烛辉煌，

① 即墨尔波墨涅，缪斯之一，主管悲剧。
② 塔利亚，缪斯之一，主管喜剧。
③ 舞神在此泛指舞蹈。

舞伴对对闪过，如同旋风。
美人儿身上轻盈的时装，
挤满着各色看客的环廊，
年轻姑娘围成的半圆形，
这一切都使她感到震惊。
在这儿，知名的花花公子，
炫耀着厚脸皮、西装背心，
用手中观剧镜随便照人。
那些骠骑兵，每逢休假日，
也匆匆跑来，大声价吵闹，
出风头，献殷勤，然后飞掉。

五十二

莫斯科有许多漂亮小姐，
夜空里有许多美丽星星，
而蓝色太空中一轮明月，
比天上同伴们都更晶莹。
可是她啊——我不敢去拨动
我的竖琴惊扰她的玉容，
只有她像那雍容的月亮，
在这群女士中独具辉光。[①]
她如今虽然已降临凡尘，
却带来何等天庭的骄姿！

① 维亚泽姆斯基曾两次谈到第5—8行指的是亚历山德琳娜·科尔萨科娃。1826—1828年间，普希金的确与她很接近。

她心中充满怎样的矜持！
她美妙的顾盼多么深沉！……
够了，够了，赶快就此打住；
你已给癫狂缴够了贡赋。

五十三

哄笑和奔跑，鞠躬和喧哗，
踏步舞、马祖卡和华尔兹……
这时节，谁也不去注意她，
她陪着两位姨妈，靠近柱子，
达吉雅娜望着，视而不见，
她厌倦上流社会的纷乱；
她在这儿气闷……通过幻想，
她正奔向田野，奔向家乡，
奔向穷苦庄稼人的身边，
那远离尘嚣的僻静角落，
流淌着一条清亮的小河；
奔向自己的小说和花园，
回到浓阴覆盖的小路上：
他在她面前出现的地方。

五十四

她的思绪正在远方游荡：
忘记了社交舞会的喧声，
一位显赫的将军在一旁

正瞅着她，瞅得目不转睛。
两位姨妈彼此眨了眨眼，
用肘把达尼娅点了一点，
每一位都对她悄悄说道：
“赶快转过身往左边瞧瞧。”——
“左边？哪儿呀？那儿有什么？”——
“喏，不管怎么，你就快点看……
那堆人里，瞧见了？再往前，
那儿，两个穿军装的站着……
瞧，他走开了……他正侧着身……”——
“谁呀，那个胖乎乎的将军？”

五十五

然而，这里且让我们庆祝
我亲爱的达尼娅的胜利，
同时我们要换一个题目，
别把为之而歌的人忘记……
碰巧有几句关于他的话：
我歌唱年轻的朋友，唱他
许多的稀奇古怪的念头。
我长久的劳作祈求保佑，
啊，你呀，请你，史诗的缪斯！
请给我一根结实的拐杖，
别让我歧路上东游西荡。
够了，我该卸下这副担子！
我向古典主义表了敬意：

虽然晚了，总算有段序曲。[1]

① 本节从第 6 行起，是作家戏仿古典主义这种已被时代淘汰的思潮。

第八章[1]

Fare thee well, and if for ever
Still for ever fare thee well.
——Byron[2]

一

那些日子，在学校花园里
我安怡地绽开，像一朵花，
那时候我爱读阿普列尤斯[3]，
而西塞罗[4] 我却不爱读他，
那些日子里，当春天来到，
神秘的峡谷中，天鹅啼叫，

① 《奥涅金的旅行》最初是放在这章之前的，因此这应该是第九章，1829年12月24日开始写作，1830年9月25日结束于鲍尔金诺。后来又曾修改。决定抽掉原先的第八章（即《旅行》）之后，普希金又把其中的第9—13节移入本章，奥涅金给达吉雅娜的信则是在1831年10月5日于皇村补写。

1832年1月在彼得堡出版时，封面注明“《叶甫盖尼·奥涅金》最末一章”。

② 英语：别了，如果是永别，那就永别了。——拜伦。

③ 阿普列尤斯，公元2世纪罗马诗人，长篇小说《金驴记》的作者。

④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罗马国务活动家，散文家、讲演家。

看水波闪烁，我伫立湖边，
缪斯便在我的眼前出现。
我那间学生时代的禅房[①]
突然被照亮。缪斯在那里
摆开年轻人才思的筵席，
为童年的欢乐放声歌唱，
也歌唱我们古老的光荣，
歌唱那心头忐忑的迷梦。

二

世界面带微笑欢迎了她[②]，
最初的成就把我们鼓舞；
垂暮的杰尔查文老人家
发现了我们，为我们祝福。
………………………………
………………………………
………………………………
………………………………
………………………………
………………………………
………………………………
………………………………

① 寺院里修士住的小屋，普希金用它表示一个安静舒适的居处。这部作品中用过四次。

② “她”，指缪斯，指社会欢迎诗人最初的作品。

……………………………………

……………………………………

三

而我，只是把热情的任性
看作我自己生活的规条，
当我和人群分享着感情，
我也让活泼的缪斯一道
去听酒宴和争论的喧声，
去吓唬那些夜班的岗警；
缪斯每参加疯狂的筵席，
都会带上她自己的赠礼，
她酒后为客人放声而歌，
像酒神祭司[1] 样活泼放任，
过去时代的那群年轻人
都曾狂热地把她追求过，——
在朋友当中，我感到骄傲，
有这轻狂女友和我一道。

四

而我，离开了这一群友人，
奔向了远方……她伴随着我。
时常啊，温存的缪斯女神

① 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又称巴科斯的狂女。

为了安慰我旅途的寂寞，
给我讲神奇奥秘的故事！
时常，踏着高加索的崖石，
她好像列诺娜[①]，在月光下
和我同骑上飞驰的骏马！
时常，在那塔夫利达海滨，
她带领我，在夜色昏暗中
一同倾听那大海的汹涌，
去听涅瑞伊得斯[②] 的低吟，
听那永恒的波涛合唱队
用颂歌把宇宙之父赞美。

五

她忘掉了那远方的京城，
和它那豪华喧闹的筵席，
来到莫尔达维亚的荒村，
来拜访各族游牧的兄弟，
拜访他们的寒微的篷帐，
在他们中她也变得粗犷，
那些简陋而奇特的话语，
那些她所爱的草原歌曲，
竟使她忘却了神的语言[③]……

① 列诺娜，德国诗人布尔格（1747—1794）同名短篇故事诗的女主人公。
② 涅瑞伊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海中仙女。
③ 指诗歌。

突然周围一切都变了样：[①]
她竟变成一个乡下姑娘，
又在我们的花园里出现。
眼含着忧郁的沉思冥想，
一本法文小书拿在手上。

六

现在我初次把缪斯女神
带进一个社交界的盛会[44]，
我怀着嫉妒而胆怯的心
凝望她草原风格的美丽。
高傲的女士、外交家、贵族、
和浪荡军官们挤满一屋，
她静静地坐下，冷眼旁观，
她轻轻走过这些人身边；
看人群喧嚣着挤成一团，
欣赏衣衫和言词的闪耀，
欣赏客人怎样徐徐来到
那位年轻的女主人面前，
男人怎样围在太太身旁
围成黑色的圈，如同镜框。

① 这一行原稿中是："而狂风骤起，雷声连天响。"

七

她喜欢权威人士的倾谈
表现出的有条理的顺序，
喜欢那安然傲岸的冷淡
和官职与年龄的混合体。
然而他是谁呀，沉默不言，
面色阴沉，站在贵人中间？
他似乎是跟谁都不相容。
他眼前闪过的种种面孔
对他像一串可憎的鬼魂。
他的脸上是痛苦的骄傲，
还是忧郁呢？他为何来到？
他是谁？难道会是奥涅金？
难道是他？……不错，恰恰是他，
——他到我们这儿很久了吗？

八

他依旧当年，或已经温驯？
仍然冒充怪人，一如往常？
他回到这来是什么原因？
目前他给我们什么印象？
以什么姿态出现？爱国者，
缪莫斯，或是世界主义者，

或哈罗尔德，伪君子，教友派[①]，
或者还有其他面具可戴，
或者只是一位好好先生，
如同你和我，和整个社会？
而至少，至少，我奉劝诸位：
把陈腐的时髦抛弃干净
他把社会已戏弄得够瞧……
——你知道他？——知道也不知道。

九

——为什么一提起他的名字，
你们便如此不表示好感？
是因为我们都好管闲事，
忙于对一切皆妄加褒贬？
是因为热心而容易疏忽，
见到自命不凡的小人物
便去侮辱或取笑他一阵？
因为智慧爱宽畅的环境？
因为我们说到就算做到，
而且乐意这样待人接物？
因为蠢才们轻浮而恶毒？
因为大人物胡扯也重要？
因为只有平庸这种东西
对我们才适宜而不稀奇？

① 教友会：一种教会的派别。流行于英、美，当时传入俄国。

十

谁在年轻时候便很年轻，
谁能够不迟不早地成熟，
逐渐对生活的冷酷不幸
学会了忍受，谁就算幸福；
谁不沉溺于荒唐的迷梦，
谁不躲避社交界的俗众，
谁二十岁是个浪子、光棍，
而三十岁合算地结了婚，
谁能把公私的一切欠款
到五十岁上全都摆脱掉，
谁能够按部就班地得到
名誉、官职、地位以及金钱，
整个世纪人们都会承认：
某某某真是个出色的人。

十一

然而想起来真令人悲苦，
我们白白地辜负了青春，
我们往往是青春的叛徒，
而青春它也欺骗了我们：
我们许多最美好的愿望，
和我们许多新鲜的梦想，
在倏忽之间，便烟消云散，

像秋天腐烂的落叶一般。
真难容忍啊，你面前只有
长长一串餐饭，吃过又吃，
对生活，如同对一种仪式，
尾随着循规蹈矩的人流
向前走，而你和他们之间
既无激情，也无共同观点。

十二

你变成嚣杂评论的对象，
难容忍（你也说难以容忍），
你与一群明智之士交往，
却号称装模作样的怪人，
或者说是个可悲的狂夫，
或者说是撒旦似的怪物，
或甚至是我的恶魔[①] 再生。
奥涅金（我又来谈奥涅金）
自从在决斗中杀了朋友，
无目的、不劳动直到今天，
他已经活足了二十六年，
无聊的闲散中他很难受，
没有个妻室、事业、或职位，
无论干什么事，他都不会。

① 指普希金一首同名短诗中的形象。参见第一章第四十五节。

十三

他心头盘踞着烦躁不宁，
总是想把环境变换一下
（这是种令人苦恼的特性，
却有人甘愿背这十字架）。
他便离开了自己的田庄，
那森林、田野的幽静地方，
那儿有个血淋淋的阴影，
每天都在他的眼前现形，
他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
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情感；
终于，对旅行他也已厌倦，
像他对世上的一切一样；
他又重返家乡，刚一下船，
就像恰茨基①，在舞会出现，

十四

一阵私语在大厅中传开，
瞧，人群显得动荡而不宁……
一位贵妇向女主人走来
后面跟着个显赫的将军。
你看她一点儿不显冷淡，

① 恰茨基是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的主人公。

不显慌张，也不唠叨多言，
对谁都不用傲慢的目光，
也不怀哗众取宠的奢望，
她毫无小户人家的做作，
和鹦鹉学舌之类的花样……
她的一切都纯朴而安详，
她像这句话的忠实描摹：
Du comme il faut[①] ……（希什科夫[②]，对不
  起，
我不知应该怎样来翻译。）

十五

夫人们都向她身边聚拢；
老太太都对她微微含笑；
男子们都对她深深鞠躬，
都想要把她的视线捉到；
在她面前，大厅的姑娘们
悄然而过；随她来的将军
把他自己的鼻头和两肩
翘得比别人要更高一点。
或许很难说她美貌出众，
然而，即使从头到脚寻找，

① 法语：仪态端庄。
② 希什科夫，俄国当时的国务活动家，海军军官，保守的作家。反对将外国的语汇引进俄国语言。

谁也不能从她身上找到
那种在伦敦上流社会中
被专横独断的所谓摩登
称作 vulgar[①] 的东西。(我不能……)

十六

(我非常喜欢这一个字眼,
但我不能把它译成俄文;
它对我们暂时还很新鲜,
并且也难望能受到尊敬。
它用在警句中或许相称……)
然而,且回到我们的夫人。
坦然的美让她讨人喜欢,
她坐在沃隆斯卡娅[②] 身边,
这女人浑身是珠光宝气,
涅瓦河的克利奥帕特拉。
您大概会同意我的看法:
尼娜以大理石般的美丽
无法把她这位女邻遮住,
尽管她的确是光彩夺目。

① 英语:俗气。
② 全名为"尼娜·沃隆斯卡娅"。

十七

“难道会是，”叶甫盖尼在想：
“会是她？然而真像……不可能……
怎么！从偏僻的草原村庄……”
于是他用讨厌的观剧镜
不停地朝那个人儿望去，
这面孔令他模糊地想起
一副早已经淡忘的容貌。
“请告诉我，公爵，你可知道，
她是谁呀，戴顶紫红小帽，
正在跟西班牙大使交谈？”
公爵冲奥涅金望了一眼。
“啊哈！你已很久没有社交。
等会我介绍你认识认识。”
“她到底是谁呢？”“我的妻子。”

十八

“你结婚啦！我还不知道呀！
很久了吗？”“大约两年光景。”
“娶的谁？”“拉林娜。”“达吉雅娜！”
“你认识？”“我是她家的近邻。”
“啊，那么请过来，”公爵立即
找到妻子，把自己的亲戚
兼朋友带到了她的面前。

公爵夫人对他望了一眼……
无论她心头是多么困惑，
无论她感到怎样地惊奇，
无论她感到怎样地诧异，
她却是丝毫也不露声色：
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度，
她弯腰鞠躬时，娴雅如故。

十九

真的！她并没有颤栗心跳，
没有突然间脸红或苍白……
她连嘴唇也没有咬一咬，
甚至连眉眼也没抬一抬。
尽管他望得不能再仔细，
而昔日达吉雅娜的痕迹
奥涅金一点也没法发现。
他很希望能够跟她攀谈，
然而，然而办不到哟。她问，
他来了很久吗，来自何方，
他是否来自他们的家乡？
接着便把她困倦的眼神
转向她丈夫；轻轻地走开……
只留他独自在那儿发呆。

二十

难道会是那个达吉雅娜？
在我们这部小说的开端，
在那个远方偏僻的乡下，
他曾经向着她，面对着面，
以一种高尚的劝善热忱
宣讲过一篇道德的教训；
难道是那姑娘？他还保存
一封她向他诉衷情的信，
写得那么直率，那么坦荡，
会是那个姑娘……或者是梦？
会是她在卑微的处境中，
他当时没把她放在心上，
然而现在，她在他的面前
竟会是如此地冷漠，大胆？

二十一

他离开熙熙攘攘的晚会，
忧思深沉地回到了家中；
幻想时而悲苦、时而优美，
搅扰着他姗姗来迟的梦。
醒来时，仆人送上一封信；
N 公爵特意恭敬地邀请
他参加晚会。"天哪，去见她！……

哦，我去，我去！”他立即坐下
涂封客气的信作为答复。
他怎么啦？在做什么怪梦？
有什么东西正蠢蠢欲动，
在他那疏懒的心灵深处？
是懊丧？是虚荣？或是重新
又出现青春的烦恼——爱情？

二十二

奥涅金又感到时日难挨，
又重新焦急地等候天黑。
终于十点了；他走出门外，
他跨进走廊，他简直在飞，
忐忑跨进公爵夫人房门；
只发现达吉雅娜一个人，
他们坐几分钟，面面相觑，
然而，这时从奥涅金嘴里
吐不出一句话。他很别扭，
只能郁郁不乐地面对她，
勉强地应答着她的问话。
头脑中充满固执的念头。
他盯着她：她在对面静坐，
神态安详，而且从容自若。

二十三

这时她的丈夫走进屋里。
尴尬的 tête-à-tête① 被他打断；
他便和奥涅金一同回忆
早年怎样一起胡闹、游玩。
他们笑着。客人陆续来到。
上流社会的尖刻的言笑
使谈话进行得生动活泼；
当女主人面轻松地胡扯，
毫不装腔作势，谈笑风生。
有时也插进些既不俗气，
也没学究味的高明话题，
不谈永恒真理，却也正经，
这种谈话是自由而生动，
不会让任何人耳朵惊恐。

二十四

然而，这是首都精华所在，
名门贵胄和时髦的楷模，
都是些抛头露面的人才，
是一群不可缺少的蠢货；
那一些年过半百的夫人，

① 法语：面对面（谈话）。

戴小帽，生疮疤，面目可憎；
这儿还有几位年轻姑娘，
是几张绝无笑容的面庞；
有位公使先生也在这里，
他高谈阔论着国家大事；
有个说老笑话的老头子，
一头白发散发着香水气：
他的谈吐颇为聪明、精细，
只是如今多少有点滑稽。

二十五

这有位爱说警句的先生，
他对一切事都爱发脾气：
茶里放糖多点他不高兴，
男人声调太响，女人俗气，
认为对一本书评论不当，①
厌恨赐给两姐妹的花章，②
诅咒杂志上的谎言、战火，
诅咒下雪和自己的老婆。
……………………………
……………………………
……………………………

① 原文为“一本内容糊涂的小说”。
② 指当时少女们爱佩戴的一种装饰品，是把皇后的姓名缩写拼在一起组成的图案。

……………………………
……………………………
……………………………

二十六

普洛拉索夫他也在这里，
说他心灵卑劣一点不错，
St. -Priest[①]，你画他画秃了笔，
画遍了所有人的纪念册；
另有一位跳舞会的导演，
像杂志插图般站在门边，
像柳树节[②] 红脸的赫鲁宾[③]，
穿紧身衣，不动，也没声音，
还有位旅客也偶然来到，
他是个衣着时髦的无赖，
他那副装腔作势的姿态，
在客人中引起微微一笑，
人们默默地交换的视线，
便是对他的共同的评判。

二十七

而我的奥涅金整个晚上

① 法语：圣-普里（1806—1828），当时一位讽刺画家。
② 柳树节，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③ 赫鲁宾，柳树节的小天使。

心里只有一个达吉雅娜，
不是那个羞怯的小姑娘，
可怜又单纯的钟情的她，
是一位冷漠的公爵夫人，
是一位不可侵犯的女神，
涅瓦河雍容华贵的女皇。
啊，人们啊，你们全都好像
你们那位祖先夏娃一般：
给你的东西你不感兴趣；
一条蛇不停地召唤着你，
把你叫到那神秘的树前：
摘一枚禁果来给你尝尝，
否则天堂对你也非天堂。

二十八

达吉雅娜有了多大改变！
她扮演那角色多有信心！
她多么快地就已经习惯
这束缚人心的高贵身份！
这是一位客厅的立法人，
威严堂皇，而又漫不经心，
岂知她曾是个柔情姑娘？
他还曾经使她心神激荡！
为了他，那时候每天黑夜，

当梦神[1] 不飞来跟她作伴，
她曾有多少春闺的幽怨，
常把哀怨的眼对着明月，
幻想能跟随他在某一天
把人生平静的路程走完！

二十九

各种年纪，人都顺从爱情；
但如春日骤雨之于土地，
只是对年轻少女的心灵
爱情的冲动它才有意义：
经过那激情雨露的滋润，
年轻的心苗壮、成熟、清新——
强壮的生命向它们赏赐
鲜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
而在不会结果实的晚年，
在我们年岁的转折点上，
激情死的足迹实在凄凉：
恰似在寒气袭人的秋天，
风暴把草原变成了泥沼，
把林中的树叶统统吹掉。

① 梦神，原文是“摩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梦神。

三十

毫无疑问啊：唉！叶甫盖尼
孩子般爱上了达吉雅娜，
他在爱情思索的痛苦里
日日夜夜度着他的生涯。
他不顾理智严峻的责难，
每天要来到她家的门前，
要走进她家的玻璃厅堂；
他追逐着她，像影子一样；
只要能把蓬松的海狸皮
让他亲手给她披上肩头，
或是热热地碰碰她的手，
或是为她把手绢儿拾起，
或是驱散她身前的奴仆，
在他啊，全都是一种幸福。

三十一

任他怎样殷勤，拼命也罢，
她对他却丝毫也不留意。
在家里，她坦然地接待他，
做客相遇，跟他寒暄两句，
间或只是微微把腰一弯，
有时甚至望也不望一眼：
她丝毫也不会卖弄风情——

上流社会对这不能容忍。
于是奥涅金开始脸发青：
她是没看见，或是不可怜；
奥涅金憔悴了，并且差一点
他呀就要害上了肺痨病。
大家劝奥涅金快去治疗，
医生主张他去洗温泉澡。

三十二

可是他没有去；他要事先
给祖宗写封信通知通知，
存心不久便和他们相见；
而达吉雅娜却若无其事
（这就是女人）；他坚定不移，
他还抱着希望，还在努力；
比健康人更勇敢，冒着病，
用虚弱的手，给公爵夫人
他写了热烈奔放的情书。
尽管写信大约用处很小，
他已经并非徒然地料到；
然而，要知道，心头的痛苦，
他已经没力量再忍受它。
这就是他的信，一字不差。

奥涅金给达吉雅娜的信

说出我心头悲哀的隐痛
您会不快；我预见到一切。
将有怎样的痛苦的轻蔑
表现在您高傲的目光中！
我企求什么？怀什么目的，
现在来向您剖开我的心？
会引起怎样恶毒的快意，
也许，由于我做的这事情！

我曾经偶然地和您相逢，
在您心头见到情的火种，
那时候，相信它，我没勇气：
我没让可爱的习性发展；
那时候，我的确很不情愿
把自己可厌的自由抛弃。
还有一件事使我们分别……
不幸的连斯基死得真惨……
我使我心中珍爱的一切
全都和我的心一刀两断；
那时，孑然一身、无牵无挂，
我想我愿用幸福去换取
自由和安逸。但我的上帝！
我怎样错了，又怎样受罚。

不，只要能时刻和您见面，
跟随在您身后寸步不离，
用我的热爱着您的两眼
捕捉嘴的微笑，眼的游移，
用心灵去领略您的完美，
久久地倾听着您的声息，
当您的面在痛苦中憔悴，
苍白、熄灭……那就幸福无比！

而我的幸福已经被夺去：
为您奔命，怀着侥幸的心，
每小时、每天我都该珍惜：
我却把命定的有数时辰
在徒劳的苦闷中浪费掉。
这些日子也确实是难熬。
我知道：我的时日已有限；
而为了能延续我的生命，
每天清晨必须有个信念：
这一天将见到您的身影……

我怕：在我恭顺的祈求里，
您那双严厉无情的眼睛
会找出什么卑鄙的奸计——
于是您会把我怒斥一顿。
但愿有一天您可能知道，
爱的渴求怎样在折磨人，
爱情像火样把我心燃烧——

要用理性压住血的激奋；
希望能够抱住您的膝头，
痛哭一场，俯在您的脚下，
倾吐我的怨诉、表白、恳求，
说出一切所能说出的话，
而我必须用假装的清醒
武装起自己的言语、视线，
去跟您平心静气地交谈，
望着您啊，用愉快的眼睛！……
　　然而随它去吧：我已经
再没有力量抗拒我自己；
一切都已决定：随您处理，
我决心一切都听天由命。

三十三

没有回答。他又写了一封，
他的第二封和第三封信
仍不见回答。一次宴会中
他去参加，当他刚跨进门……
她迎面走过来。多么严厉！
眼不瞧他，话也不说一句；
啊哟！如今呀，在她的周身
正包围着主显节的严寒！
她的两片固执的嘴唇上
怎样极力地抑制着愤怒！
奥涅金炯炯地把她盯住：

哪儿，哪儿有着怜悯、慌张？
哪儿有泪痕？……没有、全没有！
从脸上只见她怒在心头……

三十四

还有，或许，是暗自的恐惧，
怕丈夫或社会竟会猜透，
那偶然的弱点、那些儿戏……
奥涅金知道的一切情由……
毫无希望了！他只好退场，
独自去诅咒自己的疯狂——
并且，深深沉陷在疯狂里，
他又和社交界断绝关系。
钻进了悄然无声的小屋，
去独自回想那时的情形，
当时，残酷无情的忧郁病
在喧嚣的社会把他追逐，
它捉住他，提着他的衣领，
在一个角落里把他囚禁。

三十五

他又不加选择地来读书。

他读吉本[1]、孟佐尼[2] 的著作，
卢梭、赫尔德[3]、尚佛[4] 的著述，
还有 Madame de Staël[5]、毕夏[6]、狄索[7]、
怀疑主义者培尔[8] 的论文，
他还读冯泰纳尔[9] 的作品，
读我们中某些人的大作，
什么都读，什么都不放过：
也读诗文选集，也读杂志，[10]
这些杂志都在教训我们，
最近还将我痛骂过一顿，
但其中也把多好的情诗
献给我，我间或读到它们：
E sempre bene[11]，读者诸君。

---

①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

② 孟佐尼（1785—1873），意大利诗人，浪漫主义的领袖人物，奥涅金可能读到的是他的悲剧《阿德尔吉斯》(1823)。

③ 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诗人和民俗学家，著有《歌谣中人民的声音》(1767）等。

④ 尚佛（1741—1794），法国警句作家。

⑤ 法语：斯塔尔夫人。

⑥ 毕夏（1771—1802），法国名医。

⑦ 狄索（1728—1797），瑞士医生。

⑧ 培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

⑨ 冯泰纳尔（1657—1757），法国哲学家、历史家，培尔的战友。

⑩ 一种非期刊性的诗歌、散文或论文的结集，往往代表某一文学集团的观点和倾向。

⑪ 意大利语：写得实在是美。

三十六

可是怎么啦？他眼睛在读，
而思想却是远远在天边；
许多的幻想、希望和痛苦，
深深地挤在他心灵中间。
尽管白纸黑字印得分明，
他精神上的另一双眼睛
却读出了其他一些词句。
他全心沉在这些词句里。
那是些隐藏心头的故事，
属于亲切又朦胧的往昔，
是一些毫无关联的梦呓、
要挟、流言蜚语以及预示，
或长篇童话的荒诞不经。
或妙龄女郎的封封书信。

三十七

于是，奥涅金便逐渐逐渐
沉入情感、思想的昏迷中，
而想象力便在他的眼前
玩着色彩缤纷的法拉翁[①]。
时而他看见：溶化的雪里

① 一种纸牌的玩法，此处形容思路恍惚，捉摸不定。

有一个年轻人静卧不起，
仿佛在旅店的床上安息，
有人说话：怎么？已经断气。
时而看见已遗忘的宿仇，
诽谤者和恶毒的胆小鬼，
和那群另有新欢的娥眉，
那些曾被他蔑视的朋友，
时而一座乡村宅邸——窗下
坐着她……于是便全都是她！……

三十八

他已经习惯于这样出神，
差点儿没有因此而疯掉，
或者差点没变成个诗人。
老实说，那样还会要更糟！
的确：仿佛是被磁力吸住，
我的这个没出息的门徒，
那时只差点儿没有学好
俄罗斯诗歌的一套规条。
当他独自个坐在角落里，
面前燃起一炉熊熊的火，
低吟着 Benedetta[①] 或是 Idol mio[②]，
一会儿一只鞋落进火里，

① 意大利语：最美好的人儿。意大利歌曲名。
② 意大利语：我的偶像。意大利歌曲名。

一会儿又落进一本杂志，
他多么像个诗人的样子。

三十九

光阴飞逝；气温渐渐上升，
冬天的寿命已经告终；
诗人他到底没有做成，
他没有死掉，也没有发疯。
春天又使他振作起精神：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他初次走出深居的斗室，
他在那蛰伏着，像只耗子，
他离开那些双层窗、壁炉，
乘雪橇沿着涅瓦河飞奔。
蓝色的冰上布满了车痕，
冰上阳光闪耀，街上到处
都是积雪掘开后的泥泞。
泥泞中奥涅金急速行进。

四十

奥涅金去哪里？大概你们
早猜到了；实在一点不差：
我的这禀性难移的怪人
去找她，找他的达吉雅娜，
他像具僵尸样直往前走。

那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
进大厅；往前：还不见有谁。
他伸出手来把房门一推。
他大吃一惊，是什么原因？
公爵夫人独自坐在眼前，
她面色苍白，未梳洗打扮，
正读一封不知什么书信，
泪水小河般静静地流下，
一只手伸出来托住面颊。

四十一

啊，在这迅速飞逝的瞬间，
谁对她的苦不一目洞察！
谁在她的身上不会发现
那当年的可怜的达尼娅！
他沉浸在疯狂的痛悔里，
叶甫盖尼向她脚边俯去；
她微微地一颤，默默无言；
只是抬眼把奥涅金看看，
她既没有愤怒，也不诧异……
他的病容的、黯淡的两眼、
祈求的神情、无声的责难，
她都懂。一位纯真的少女
连同她昔日的梦幻、心灵，
这时又在她的身上苏醒。

四十二

她并不伸手去扶他起来，
不挪动凝望着他的眼睛，
也不把没知觉的手抽开，
任他去贪婪地一吻再吻……
此刻她心头想望些什么？……
经过了一段长久的沉默，
终于，她低声地说起话来：
“够了，请您站起来。我应该
坦率地向您说明。奥涅金，
您是不是还记得那一天，
那时，花园里，在林阴道边。
我们俩相遇，对您的教训
我当时多么顺从地听过？
那么，今天呢，该轮到了我。

四十三

“奥涅金，那时候我更年轻，
好像，那时，我还漂亮得多，
奥涅金，我那时爱上了您，
可我在您心里找到什么？
您怎样回答我？一本正经。
一个温顺的小姑娘的爱情
——不是吗？——那时您不觉新鲜。

如今，想起您冰冷的两眼，
还有您那套谆谆的教诲，
天哪，——真让人血液都发冷……
我不怪您：那可怕的时辰，
您的所作所为非常高贵，
您在我面前没做错事情：
我感谢您！用我整个心灵……

四十四

“那时——不是吗？在偏僻乡村，
远离开人们虚荣的言谈，
我不讨您喜欢……可是如今
为什么您对我这般热恋？
为什么您苦苦将我紧追？
是否因为，在这上流社会，
如今我不得不抛头露面？
因为我如今有名又有钱？
因为我的丈夫作战受伤，
我们为此有宫廷的宠幸？
是否因为，如今我的不贞
可能引来所有人的目光，
因此，可能为您在社会中
赢得那声名狼藉的光荣？

四十五

“我在哭……如果您直到如今
还没把您的达尼娅忘记，
您该知道：和这眼泪、书信，
这令人羞辱的激情相比，
我更喜欢您尖刻的责骂
和那次冷酷、严厉的谈话，
假如能够任随我来挑选。
那时候，您至少也还可怜
我那些天真幼稚的梦想，
至少也还尊重我的年华……
而现在！——您跪在我的脚下，
多渺小！是什么让您这样？
为什么凭您的心灵、才气，
竟成为浅薄感情的奴隶？

四十六

“对我，奥涅金，这豪华富丽，
这令人厌恶的生活光辉，
我在社交旋风中的名气，
我时髦的家和这些晚会，
有什么意思？我情愿马上
抛弃这假面舞会的衣裳，
这乌烟瘴气、奢华、纷乱，

换一架书，和荒芜的花园，
换我们当年简陋的住处，
奥涅金啊，换回那个地点，
那儿，我第一次和您见面，
再换回那座卑微的坟墓，
那儿，十字架和一片阴凉，
正覆盖着我可怜的奶娘……

四十七

“而幸福曾经是伸手可及，
那么可能！……但是，我的命运
已经全部都注定了。也许，
这件事我做得不够审慎；
母亲流着泪苦苦哀求我，
对于可怜的达尼娅来说，
随便吧，她听从命运摆布……
我便嫁给了我这个丈夫。
求您离开我，您应该这样；
我十分了解：您拥有骄傲，
而且也拥有真正的荣耀。
我爱您（我何必对您说谎?），
但现在我已经嫁给别人；
我将要一辈子对他忠贞。”

四十八

她走了。奥涅金木然不动，
他仿佛被一声霹雳惊倒。
此时此刻啊，在他的心中，
有怎样万感交集的风暴！
然而却传来马刺的声响，
达尼娅的丈夫随即出场，
在这里，在我这位主人公
处境最狼狈的这一分钟，
读者啊，让我们和他分手。
和他长久地……永远地别离。
我们大家已跟他在一起
在这世界上游荡了很久。
让我们祝贺靠岸吧，乌啦！
早就是时候了（可不是吗?)!

四十九

啊，我的读者，是敌或是友，
无论你属于哪一类，现在，
我都想和你友好地分手。
再见了。无论你上我这来，
是想从这潦草的诗节里，
寻找那激荡不安的回忆、
活跃的画面、工余的休息，

寻找些聪明机智的话语，
或寻找些语法上的毛病，
但愿你能在我这本书中，
为了消遣，或是为了幻梦，
为心灵，为杂志上的争论，
能找到什么，哪怕一小点，
让我们就此分手吧。再见！

五十

也和你告别，古怪的旅伴①，
还有你，我的忠实的理想②，
和你，生动的、占很长时间、
却卑微的劳作③，你们身旁，
我尝到诗人羡慕的一切：
尘世风暴中将人生忘却，
朋友间甜蜜的促膝谈心。
从那时，我在朦胧的梦境，
初见到年轻的达吉雅娜，
当时有奥涅金和她一起，

① 古怪的旅伴，指奥涅金。

② 忠实的理想，指达吉雅娜。

③ 《叶甫盖尼·奥涅金》整整写了8年，1833年，当普希金把这部作品最后汇成一册，整理付印之后，又曾经写过一首六音步抑扬格的无韵短诗《劳作》，表现了与此处相似的心情："渴望的时刻来到了，我多年的劳作结束了。为什么无名的忧愁在暗中搅动我的心？或者，我像一个无用的苦力，完成了一件自己的功绩，拿到工资，垂手站着，再没工作可做？或者是舍不下我的劳作，这夜晚沉默的伴侣，金色的黎明的朋友，神圣家神的朋友？"

许多的日子都已经逝去——
那时，透过水晶球的魔法，
我还不能很明白地看清
一部自由体小说的远景。

五十一

那些我曾在朋友集会上
对他们朗诵过开篇的人……
恰如萨迪当年说的那样，
都远在天涯，或已成鬼魂。①
奥涅金有了，他们② 已消失。
她呢，我曾比着她的模样，
把我的可爱的理想描摹……③
噢！多少东西被命运剥夺！
这样的人啊才真算有福：
他能及早离开人生华筵，
不去把满杯的美酒饮干，
不等把人生的故事通读，
便突然离开它，毫不动心，
好似我离开我的奥涅金。

① 引自波斯13世纪的大诗人萨迪的作品《果园》。
② 指被流放西伯利亚和已被处死刑的十二月党人。
③ 当代人曾经指出过许多达吉雅娜的原型，并且为此争论不休，普希金很可能从某些真实人物身上描绘过达吉雅娜的某些特点。

普希金原注

〔1〕作于比萨拉比亚①。

〔2〕dandy，花花公子。

〔3〕帽子，à la Bolivar②。

〔4〕一家有名的餐馆。

〔5〕这种冷淡的感情特征，真配得上恰尔德·哈罗尔德。狄德罗先生的芭蕾富有生动的想象和非凡的美。我们的一位浪漫派作家③在其中找到的诗意，比在整个法国文学中都多得多。

〔6〕Tout le monde sut qu'il mettait du blanc; et moi, qui n'en croyais rien, je commenç ais de le croire, non seulement par l'embellissement de son teint et pour avoir trouvé des tasses de blanc sur sa toiltette, mais sur ce qu'entrant un matin dans sa chambre, je le trouvai brossant ses ongles avec une petite vergette faìte exprès, ouvrage qu'il continua fièrement devant moi. Je jugeai qu'un homme gui passe deux heures tous les matins à brosser ses ongles, peut bien passer quelques instants à remplir de blanc les creux de sa peau.

---

① 多瑙河北岸沿黑海的一个地区。

② 法语："玻利瓦尔式"帽——指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所戴的一种宽边帽子。他是南美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建立者，19世纪初叶世界政治事件中的风云人物。

③ 指作者自己。

(Confessions de J. J. Rousseau)[1]

格里姆超越了他的时代，如今整个文明的欧洲都用特制的小刷子清洗指甲。

〔7〕整个这个讽刺的诗节只不过是对我们美丽的女同胞们的巧妙赞美而已。布瓦洛[2] 也是这样貌似谴责而实则赞美过路易十四[3] 的。我们的女士们把教养和献殷勤、把严格的道德清白和这种令斯塔尔夫人如此迷恋的东方魅力结合在一起了。(参见 Dix années d'exil[4])

〔8〕读者们都还记得格涅基奇的牧歌中对于彼得堡夜晚的优美描绘：

夜来了；然而一缕缕金色的云并未变暗。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光，远方却仍然明亮。
隐约可见的海船仿佛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
它们银光闪闪的风帆显现在远远的海边上。
夜晚的天空闪耀着毫不黯淡的光辉，
落日的绛紫和日出的金红混融在一起；
好似朝露跟随黄昏的足迹又引来了
胭红的早晨。——这是那种金色的时光，
夏天的白昼夺取了黑夜的统治权；
北国天空中阴影和甜美的光的神妙的融合
正在诱惑着异乡人的视线，
正午的天空从来没有像这样被装点过；
那明朗，像是北方姑娘美丽的容颜，
她蓝蓝的眼睛、红红的面颊

---

① 法语：谁都知道他搽粉；起初不相信，可是后来也渐渐倾向于这个看法，不仅因为他的脸色变漂亮了，而且因为在他的妆台上放着几盒粉，还因为，有一次我清早去他屋里，见他正用一把特制的小刷子在修饰他的指甲，而且傲然当我面不停地修。我断定：一个人能够每天早晨花两小时去修饰指甲，也就可能花几分钟用粉填平他脸上的坑洼。(卢梭：《忏悔录》)

②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和古典主义理论家。

③ 法国皇帝（1643—1715）。

④ 法语：流亡10年。

稍稍被波浪般下垂着的棕色鬈发覆盖。
这时在涅瓦河边、在豪华的彼得城上空
是不带暮色的黄昏和不带暗影的迅速的夜；
这时夜莺刚刚唱完她夜半的歌，
便立即唱起另一支歌来迎接初升的一天。
然而不早了，新鲜的气息在荡漾；涅瓦河的沼泽上，
露珠点点……
午夜了：黄昏时千万支桨声造成喧浪的
涅瓦河不再动荡了；城市的客人星散了，
岸上没有人声，水面没有涟漪，万籁俱寂；
唯有偶然间桥上的一声轰响从水面掠过，
唯有远方乡村驰来的拖长的喊叫声，
那是夜班站岗的哨兵在互相呼应。
一切都沉睡了……

〔9〕 为了排遣不眠的夜晚，
倚着花岗石堤伫立河滨，
情绪激动的诗人分明看见，
一位亲切美丽的女神。

（穆拉维约夫①：《致涅瓦女神》）

〔10〕作于敖德萨。

〔11〕参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版②。

〔12〕录自《第聂伯河的水妖》第一部。

〔13〕那些最响亮悦耳的希腊名字。例如：阿卡芳、菲拉特、菲多拉、菲克拉及其他等等，在我们这里，只有普通老百姓才用。

〔14〕格兰狄生和勒甫雷斯，两部著名的小说的主人公。

〔15〕Si j'avais la folie de croire encore au bonheur, je le chercherais dans

① 米·尼·穆拉维约夫（1757—1807），俄国诗人。

② 第1版中这里有安尼巴的传记，后移至第50节的附注中。

l'habitude.①

（夏多布里昂）②

〔16〕“可怜的郁利克！”——哈姆雷特对一个弄人的骷髅这样叹息过。

（见莎士比亚和斯特恩的书）③

〔17〕前一版中把奔回家去误刊为奔向冬天（这毫无意义）。批评家们没有看出这一点，却在以下的诗节中寻找年代的差误。我敢说这部小说中时间全是按照日历计算的。

〔18〕尤丽亚·伏尔玛尔——“新爱洛绮丝”。马列克-阿戴里——M-me cottin④的一部平庸小说的主人公。古斯达夫·德·林纳尔——克留德纳男爵夫人一部美妙的中篇的主人公。

〔19〕万皮尔——误传为拜伦爵士所写的一部中篇小说。缪莫斯——梅图林的一部天才作品。斯波加（Jean Sbogar⑤）——查理·诺第埃的著名小说。

〔20〕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⑥我们谦虚的作者只译出了这行名诗的前半。

〔21〕已故的阿·伊斯玛伊诺夫刊行的一种杂志，相当不准期。某次出版人曾在刊物上向读者致歉，因为他在节日出去游玩去了。

〔22〕叶·阿·巴拉丁斯基。

〔23〕杂志上都表示惊奇，怎么能把一个普通乡下女孩子叫作姑娘，而把高贵的小姐却称呼得更低级些，叫做丫头们⑦。

〔24〕“这就是说”——我们的一位批评家指出——“小孩子们穿冰鞋溜

① 法语：如果我还胡涂地相信幸福，我就会去在习惯中找寻它。

② 引自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勒内》（1812）。

③ 参阅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斯特恩的《项狄传》。

④ 法语：戈旦夫人。

⑤ 法语：让·斯波加。

⑥ 意大利语：永远放弃你的希望，你们，每个走进来的人（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

⑦ 指勃·费多罗夫（1798—1875）在《圣彼得堡观察家》杂志上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评论。

冰”。完全正确[①]。

〔25〕 当我在春花般的年纪，
充满诗意的美酒阿逸，
以它喧嚣的泡沫令我高兴，
也因为它和爱情相差无几，
或者，因为它像不理智的青春，等等。

（《寄列·普[②]》）。

〔26〕奥夫古斯特·拉封丹，许多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的作者。

〔27〕参见维亚泽姆斯基的诗《初雪》。

〔28〕参见巴拉登斯基在《爱达》中对芬兰冬天的描写。

〔29〕公猫叫唤母猫
睡到炉台上去。
这是结婚的预兆；第一支歌预言死亡。

〔30〕用这种办法可以得知未来新郎的名字。

〔31〕杂志上责难这几个词：拍手，话音和蹄声，认为是一种不成功的新花样。这些都是俄语中根深蒂固的词。“波瓦出营乘凉，忽听田野中传来人的话音和马的蹄声”（《波瓦王子的故事》）。拍手一词在口语中是用来代替鼓掌的，正如同咝咝叫一词代替咝鸣一样：

它像蛇样咝咝叫

（俄罗斯古诗）

不应该妨碍我们丰富而美丽的语言的自由。[③]

〔32〕我们的一位批评家似乎从这几行诗中找到什么我们所不理解的、见不得人的东西。[④]

〔33〕占卜书是马丁·沙德加所经营的企业出版的，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从

① 作家是在答复《阿登涅伊》杂志上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四、五章的评论。

② 作家的兄弟列夫·普希金（1805—1852）。

③ 也是答复《阿登涅伊》的。

④ 也是答复勃·费多罗夫的。

不写作占卜书，正像勃·费多罗夫指出的那样。①

〔34〕戏仿罗蒙诺索夫的名诗：

朝霞以绛紫色的手
从清晨宁静的海上
把太阳从身后带了出来——等等。

〔35〕 布雅诺夫，我的邻居，
……
他昨天没刮胡子来到我家，
头发稀乱，穿件细绒衣，戴顶鸭舌帽……

（《危险的邻居》）

〔36〕我们的批评家，女性的忠实崇拜者们，对这句诗之有失体统大加谴责。②

〔37〕一家巴黎餐馆。

〔38〕格里鲍耶多夫的诗句。

〔39〕出名的制枪技师。

〔40〕第一版中，第六章结尾如下：

然而你，我的年轻的灵感，
请把我的想象激为波澜，
活跃我昏沉欲睡的心怀，
更勤快地向我这儿飞来，
我求你，别让诗人一颗心
变是冷酷、无情，甚至僵死，
到头来竟化作一块顽石，
社交界的欢乐，麻木不仁，
到处是没灵魂的骄傲汉，
到处是飞黄腾达的混蛋，

①② 也是答复勃·费多罗夫的。

四十七

到处都是那些狡猾、低能、
放肆和娇生惯养的少年，
都是可笑又无聊的恶棍，
都是愚蠢、好纠缠的法官，
都是虔信着上帝的荡妇，
都是甘心于投靠的奴仆，
都是见惯了的时髦场景，
有礼貌的甜言蜜语、变心，
到处都有那残忍的虚荣
对人们做出冷酷的裁判，
都在计算农奴数和聊天，
构成了一片恼人的空洞，
这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好朋友，我们都漂浮其间。

〔41〕莱夫辛，许多经济方面著作的作者。

〔42〕 我们的花园一样的路只满足了眼睛，
树阴、排水沟、铺上草皮的土冈，
工作值得大大地加以赞扬，
可惜有一点：眼下尚不能通行。
尽管一排排绿树俨若岗哨，
对于走路的人却少有用处，
据说，道路修得真是挺好——
令人想起一句古诗：为行人造福！
对于在俄罗斯行路的人，
道路只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通行：

当我们的马克-亚当[①] 或马克-夏娃
也就是冬天，噼里啪啦，脾气大发，
来一次横扫一切的攻击，
用冰冻的盔甲蒙住道路，
初雪再以细蒙蒙的砂粒
把它留下的脚印一一盖住。
或者，当那酷热的干旱
把田野晒得像龟背一般，
甚至于苍蝇半闭着眼
也能涉过洼地，穿过浅滩。

（《驿站》，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43〕这个譬喻是借用K[②] 的，他因擅长诙谐的想象而非常闻名。K说，有一次波将金公爵[③] 派他专程给女皇送信，他的车走得真快，甚至他佩剑的一头伸出车外，敲打着路标，就像敲打着一排栅栏似的。

〔44〕Rout，一种不跳舞的晚会，特别的意思是人群。

① 马克·亚当是英国的马路工程师。

② 指一位善于吹牛的德·叶·基基安诺夫。

③ 波将金公爵（1739—1791），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宠臣。

奥涅金的旅行断片[①]

《叶甫盖尼·奥涅金》末章是单独出版的，前言如下：

“省略掉的诗节曾不止一次引起责难和嘲笑（不过，都很公正而且高明）。作者坦率承认，他从他的小说中抽掉了描写奥涅金在俄罗斯各地旅行的整整一章。略去部分本该用虚线或数字表示；但，为免给人口实，他决定最好还是不将末章标为‘第九章’而标为‘第八章’，并且也牺牲了结尾几节诗中的这一节：

是时候了，我的笔要休息；
一共九支歌，已全部写完；
第九级巨浪把小船托起，
把它送到了欢乐的彼岸——
赞美你们呵，九位嘉米娜[②]，等等

① 奥涅金的旅行片段中一部分诗节1825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已经写成（关于敖德萨的描写）。原先准备放进第七章，并曾以七章片断的名义在《莫斯科导报》（1827年3月）发表过。1830年1月1日的《文学报》上又刊出了另一些片断（关于克里米亚的描写），1830年秋，作家在鲍尔金诺把它们改为独立的第八章。考虑到其中许多过于尖锐的暴露不可能被检查官通过，诗人决定抽去这一章。整章原稿已经遗失。现在的第八章（原来应为第九章）中有几节诗是从这里移去的。

② 罗马神话中主管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女神。

帕·亚·卡杰宁（卓越的诗才并不妨碍他也是一位明察秋毫的批评家）曾给我们指出，这种省略也许对读者会有好处，但却有害于整个作品的结构；因为从乡下小姐的达吉雅娜到贵夫人的达吉雅娜之间的转变，显得过于突然和不可解释。——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艺术家提出的意见。作者本人感到这一意见的公正，然而，他决定抽去这章的原因，主要是为他自己而不是为读者着想。这一章的某些片断曾经付印；现抄录于此，并添上了几个诗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从莫斯科来到下诺夫哥罗德。

……………………他看到
马卡列夫集市[1] 一片忙乱，
沸腾般显示自己的丰饶。
印度人运来他们的珍珠，
欧洲人把假酒冒充仙露。
牧场的主人也从草原里
赶来了一群挑剩的马匹；
一副纸牌和听话的骰子，
是赌徒随身带来的工具；
地主带来他成熟的闺女，
闺女穿戴着去年的样式。
人人都在忙，撒双倍的谎，
斤斤计较之风四处飞扬。

① 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是1817年以后从马卡列也夫城移去的，因此得名。是俄国有名的每年一度的大集市。

*　　*　　*

苦闷！……

奥涅金去阿斯特拉罕，从这里再到高加索。

他见到、任性的捷列克河[1]
冲击着两旁峻峭的河岸；
小鹿伫立不动，低垂犄角，
一只雄鹰在他眼前飞旋；
骆驼躺在峭壁的阴影下，
草原上跑着切尔克斯[2] 马，
卡尔梅克人把自己的羊，
在游牧的篷帐周围牧放，
远处，高加索的巍巍群山：
一条大路通往那个方向。
战争冲破了天然的屏障，
越过了它们险峻的阻拦；
阿拉瓜河、库拉河[3] 的崖石
向俄罗斯人的帐篷凝视。

① 高加索北部的河流。
② 俄国一种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
③ 高加索南部的两条河。俄国军队长期在此驻防。

*　　*　　*

已望见别式图山[1] 的尖顶，
矗立在峰峦的簇拥之中，
它是荒原的永恒的卫兵，
它身旁马舒克[2] 绿阴葱浓，
马舒克施舍治病的泉水；
在它的神奇的溪流周围，
苍白的患病者挤来挤去；
有人病倒，为战争的荣誉，
有人为痔疮，为吉普里达[3]；
受苦人想用奇迹的水浪
把自己细细的生命增强，
风情女恨她恶劣的生涯，
想把它的羞辱留在水边，
老人想年轻——哪怕片刻间。

*　　*　　*

周围是这悲哀的一群人，
怀着心头的痛苦的思索，
奥涅金的眼中充满悔恨，

① 高加索南部的高山。
② 高加索南部的山，以温泉著名。
③ 即爱神维纳斯，相传她自海波中诞生以后，即居住在吉普里岛，因此又名吉普里达。

注视着烟雾蒸腾的小河，
他在想，思绪忧伤而迷蒙：
为什么不击伤我的前胸？
为什么我不是龙钟老汉，
就像这位可怜的包税官？
为何我不中风卧床不起，
和那土拉的陪审员一样？
为什么不感到我肩头上
哪怕有点风湿病——啊，上帝！
我年轻，我有强壮的生命；
我等待着什么？苦闷，苦闷！……

* * *

后来奥涅金又去访问塔夫利达：

人们想象中神圣的地方：
古希腊两神在那吵过架，[①]
米特里达特[②] 曾在那自杀，
密茨凯维支[③] 曾在那歌唱，
在岸边岩石中，满怀灵感，
他思念他的祖国立陶宛。

---

① 原句为："阿特里得斯在那儿和皮拉得斯吵过架。"两人皆为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人物。

② 米特里达特（公元前132—前63年），彭塔和波士佛尔的国王，著名的武将，自杀于此。

③ 密茨凯维支（1798—1855），波兰诗人。

*　　*　　*

你真美啊，塔夫利达海岸，
清晨在吉普里达[1] 微光中，
从船舷上望见你的容颜，
我仿佛第一次和你相逢；
我见你，浴着新婚的光华：
你一层层峰峦神采焕发，
衬托着蔚蓝色透明天空，
你点点溪谷、村落和树丛，
似一片锦绣，在面前展开。
而那边，鞑靼人的茅屋间……
我心头苏醒怎样的火焰！
怎样的富有魔力的愁怀
紧压着我的火热的胸膛！
而缪斯呵！请把过去遗忘。

*　　*　　*

那时藏在我心头的感情，
无论什么，都已云散烟消：
有的变了，有的已无踪影……
安息吧，过去年代的烦恼！
那时候，我好像需要荒凉，

① 启明星。

需要珍珠般波浪的地方，
需要群山和海洋的喧嚷，
及一位理想的骄傲姑娘
和那些不知来由的苦难……
如今岁月已改，魂梦更迭，
你们啊，也已经一一平息，
我的青春的高翔的梦幻，
我已经把许许多多的水，
羼进了我的诗歌的酒杯。

* * *

如今我需要另一些画面：
我爱一片铺沙的山坡地，
两株山梨树立在茅屋前，
一扇柴扉，和坍塌的樊篱，
天空中是淡灰色的浮云，
几堆干草垛堵住谷仓门——
浓密的树阴下一洼池塘，
鸭儿在池中自在地徜徉；
如今我爱看醉汉们跳舞①，
看他们酒店前跳个不停，
爱听那伴奏的三弦琴声。
如今我的理想是位主妇，
我的希望：日子过得安逸，

① 原文为“跳特列·巴矢舞”，一种乌克兰民间舞蹈。

一盆菜汤和自己管自己。

* * *

前两天连绵不断的阴雨，
我顺路走进牲口的院落……
呸！这些散文味儿的梦呓，
法兰德斯派① 杂乱的胡说！
我是这样吗，在青春年华？
啊，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你终年不绝的湍湍声响，
在我心头勾起这些思想？
默默地站立在你的面前，
心中想象着我的莎莱玛②，
那些大厅是荒凉而奢华……
在我之后，过了整整三年，
奥涅金也在这一带飘泊，
那时候，他曾经想到过我。

* * *

那时我在多尘的敖德萨……
而那里常有晴朗的天空，
那里条条大船扬帆出发，

①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一个画派。
② 普希金的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女主人公之一。

那里的贸易繁忙而兴隆；
处处像欧洲，是欧洲气派，
一切闪烁着南国的光彩，
到处是五光十色的画面。
金子般脆的意大利语言，
在愉快的街头到处可闻，
有斯拉夫人[1]，有来自希腊、
亚美尼亚、法兰西、西班牙，
还有笨重的莫尔达维亚人，
还有埃及的儿子摩拉里[2]，
那退隐的海盗，在这聚集。

*　　*　　*

杜曼斯基[3]，他，我们的友人，
用铿锵的诗写过敖德萨，
然而，他是用偏颇的眼睛
在那时对它进行了观察。
一下车，便以诗人的派头，
拿起了望远镜出外漫游，
一个人去海边立了一立——
然后便用他生花的妙笔，

① 原文为“有骄傲的斯拉夫人”。

② 普希金在敖德萨常和一个来历不明的阿拉伯人来往。据说此人曾经作过海盗，他就是这里所说的摩拉里。

③ 杜曼斯基，普希金在沃隆佐夫手下供职时的同僚，写过一首题为《敖德萨》的诗。

把敖德萨的花园来颂扬。
一切都不错；却有个问题：
那儿四边是光秃的草地；
仅仅不久前，在有些地方，
用劳动强迫幼嫩的枝丫
交出阴影来，在烈日之下。

* * *

不过，我扯到了什么地方？
噢，我说到多尘的敖德萨。
不妨说：敖德萨非常肮脏——
就这样，真的，也不算谎话。
敖德萨每年有五六星期，
按照狂暴的宙斯的心意，
用堤坝堵住，被洪水包围，
陷在了深深的泥泞之内。
房舍沾上一尺深的烂泥，
行人只有踩上一副高跷
才能踏进浅滩，走上街道；
轿车、人，被淹没，陷在泥里，
公牛代替了瘦弱的役马，
套在车上，累得犄角朝下。

* * *

然而铁锤已在砸碎石块，

这城市将很快获得拯救，
将会铺出响亮的马路来，
如同披上那铁铸的甲胄。
不过，在这潮湿的敖德萨
还有一个缺点仍很重大；
请你们想一想是什么？——水。
沉重的劳动在为它耗费……
这算得什么？不大的悲哀，
特别这时候，当各色美酒
可不必纳税地任意进口。
而那南方的太阳，而大海……
朋友，有什么更好的可想？
确是个幸福美好的地方！

* * *

当轮船为通报黎明来临，
刚刚响过它隆隆的大炮，
往往我已出发走向海滨，
从峻峭的岸上向下奔跑。
然后，咸水使我精神抖擞，
我燃起一支烧红的烟斗，
像回教徒在他的天国内，
以东方的浓度喝杯咖啡。
然后我去街头溜达一圈，

殷勤的Casino[1] 已经开门；
传出了杯盘碗盏的声音；
睡眼惺忪的台球记分员
拿扫帚走上阳台，大门边
谈生意的已经开始会面。

*　　*　　*

瞧呀，五光十色、熙熙攘攘，
广场上活跃了，这边，那边，
有事的没事的都在奔忙，
不过多数人还有事可干。
长于计算和冒险的商人，
这时也出了门，走向海滨，
远远地瞭望船上的旗幡，
盼老天送来熟悉的船帆。
看看是哪些新运到的货，
遭到了检疫，不能够运走！
盼望中的酒桶运到没有？
瘟疫情况如何？哪里失火？
看有没有关于饥荒、战争，
和诸如此类的新闻可听？

① 意大利语：俱乐部。

*　　*　　*

而我们，无忧无虑的孩子，
也挤在劳顿的商人堆里，
我们所等候的不过只是
君士坦丁堡的新鲜牡蛎。
牡蛎怎样？运到了！噢，真好！
馋嘴的年轻人飞快奔跑，
去剥开贝壳大口地吞吃
一只只鲜嫩肥美的隐士，
并且用柠檬汁略微一喷。
吵闹、争论——一瓶瓶的淡酒
从地下室送到餐厅桌头，
奥顿酒家[①] 待客一向殷勤；
时间在飞，而吓人的酒账
也在不知不觉一同增长。

*　　*　　*

而蓝色的黄昏已经转黑，
时间到了，赶快去看歌剧：
欧洲的骄子和俄耳甫斯[②] ——

① 当时敖德萨一家著名餐馆。
②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伟大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那位令人迷醉的罗西尼[1]。
他从不理会严厉的评论，
他永远是他，也永远清新，
他使歌声不断倾流而出，
歌声沸腾、奔泻，如火如荼，
好似一次次年轻的香吻，
一切在欢乐，燃着爱的火，
好似阿逸酒嗞嗞的泡沫，
金色的琼浆在飞溅、翻滚……
然而，诸位，你们是否同意
我拿 do-re-mi-sol[2] 和酒打比？

* * *

但是何止音乐令人入迷？
忘了四处搜索的观剧镜？
忘了 Prima donna[3]和芭蕾舞剧？
忘了怎样去后台会情人？
还有年轻美貌的商人妇
稳坐包厢内，簇拥着奴仆，
闪烁着光彩，矜持而慵困，
难道这景象不令你销魂？
对那些半带阿谀的笑谈，

① 罗西尼（1792—1866），意大利歌剧家。
② 即音乐中的1、2、3、5四个音。这里借指歌曲。
③ 意大利语：女主角。

对独唱、对向她提的恳请，
她都是一副淡漠的神情……
而丈夫——正在她背后打鼾，
梦中大叫：好哇，再来一个！
打个呵欠——重又鼾声大作。

*　　*　　*

终场曲响；大厅渐渐变空；
人声嘈杂，观众匆匆走散；
人群正奔跑在广场当中，
凭着那路灯和星光点点，
幸福的阿梭尼亚[①] 的子孙，
轻快地哼起活泼的歌声，
他们自然地记住了调子，
但我们只能吼几句台词，
不早了。敖德萨已经入梦；
沉默的夜晚已无声无息，
而且温暖。月亮已经升起，
透明的轻幔笼罩着天空。
万籁俱寂了，沉默而宁静；
只听见黑海的阵阵喧声……

① 意大利的一个古地名，这里泛指意大利。

*　　　*　　　*

就这样，我那时在敖德萨……

第十章[①]

一[②]

一个怯懦而狡猾的国君，
秃头纨袴子，劳动的仇敌，
意外地获得荣誉的垂青，
那时，是君临我们的皇帝。
……………………………

二[③]

他曾非常驯顺，我们知道，
那是波拿巴[④] 营帐中的事，

① 这一章只留下一些片断和未完成的草稿。普希金遗稿中留有一张1830年前后写的纸条。纸条上写着："10月19日烧毁第十支歌。"

② 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

③ 写1805和1806—1807年俄国受到挫折的俄法之战。

④ 拿破仑的姓。

那时，双头鹰[1] 被拔光了毛，
动手的却不是我们的厨师。
…………………………………

三

一八一二年的风暴来到——
谁此时帮我们战胜强敌？
是人民不可遏止的怒潮，
巴克莱[2]，冬天，俄国的上帝[3]？
…………………………………

四

还是上帝保佑——怨声渐减，
不久以后，由于大势所趋，
我们悄悄地在巴黎出现，
由沙皇领导别国的皇帝。
…………………………………

五

人愈是肥胖，就愈有分量；

① 俄国的帝徽图案，这里指俄国。

② 巴克莱，俄军将领。

③ 当时俄国诗文中惯用的一个名词，代表当时一种拥护反动政权的“官方爱国主义”思想。

我的愚笨的俄罗斯人民，
说呀，为何你们在事实上
…………………………

六[1]

也许，啊，这民间的口头禅，
为了你，我真想写诗赞扬，
然而，有人抢在我的前面！
他是位出身显贵的诗匠。
…………………………
阿尔庇翁他得到了大海。
…………………………

七

也许，伪君子[2] 忘了把租收，
自己跑去住进了修道院，
也许，尼古拉挥挥他的手，
西伯利亚便返回了家园，[3]

① 本节谈到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以颂诗形式写下的一首诗《也许》。普希金根据《圣经》的典故把“也许”称作“民间的口头禅”（原文是：“希波列”）。犹太人在打仗时彼此间凭当时的民间口头禅“希波列”（意为“麦穗”）这个字音互相辨识。作家是想表示，“也许”这个字眼已经是一种俄罗斯民族的标帜了。

紧接着在下一节时，作家便利用“也许”说出了一些他希望但又不可能在俄国最近将要实现的事情。

② 大家认为是指亚历山大一世的教育部长，笃信宗教的戈里曾。

③ 这两行诗是写对十二月党人的大赦。

……………………………

也许，会给我们把路修好

…………………………

八[1]

命运的主宰，好战的浪子，
皇帝们曾在他面前低头，
这曾由教皇加冕的骑士，
像朝露的影子，悄悄溜走。

…………………………

寂静的惩罚正在折磨他

…………………………

九[2]

比里牛斯震动，气势威武，
那坡利的火山燃烧不停，
断臂公爵[3] 已从基希涅夫
对莫雷亚[4] 朋友挤过眼睛。

① 这一节诗曾被改动后移入《英雄》这篇短诗中，因此，也可以推想以下这几行诗可能最初包括在这一节中："受尽英雄美名的嘲笑，他一动不动地死去，盖上一件征战的披风。"这一节诗是写拿破仑的晚年。

② 本节写 19 世纪 20 年代初期欧洲的革命运动（西班牙革命、那坡利革命、希腊起义等）。

③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希腊革命领袖，1813 年在德累斯顿城下参加俄国反拿破仑的战役时失去手臂。

④ 希腊南部的半岛。

……………………………

短剑 Л…………阴影 Б[1]

……………………………

十

“我要率臣民压服一切人，”——
我们沙皇在议会上说过，[2]

…………………………

至于你，是什么都不在乎

…………………………

你啊你，亚历山大的奴才[3]。

…………………………

十一

彼得巨人的少年近卫团[4]
已经变成了胡子老卫兵，
在一伙凶残的屠夫面前，
他们曾出卖过一个暴君。

……………………………

① 两个很难判定其含义的代号。

② 写亚历山大一世晚年，在组织神圣同盟时以欧洲宪兵自居的狂妄丑态。

③ 指当时的军政部长阿拉克切耶夫。

④ 即谢苗诺夫近卫军团，是由彼得大帝幼时一同做打仗游戏的同伴们长大后作为骨干组成的。后来彼得的孙子巴威尔一世被贵族刺杀，就是这些近卫军受贿干的。

十二[①]

俄罗斯重新又驯服听话，
沙皇巡游得比以往更勤，
而另一堆火焰上的火花，
也许早在很久之前已经
…………………………

十三

他们经常有自己的聚会，
他们用饮茶的大杯喝酒，
他们喝伏特加用小酒杯，
…………………………

十四

属于这一个家族的成员，
全都是著名的口齿锋利，
在不安的尼基塔[②] 家会面。
也在谨慎的伊里亚家里。

① 本节至第十四节显然是描写“救国同盟”、“幸福同盟”等革命组织活动的情况。

② 即穆拉维约夫，下一行中的伊里亚即多尔戈鲁科夫，两人都是十二月党人，属北社。

十五

玛斯[1]、酒神、维纳斯的朋友，
卢宁[2] 在会上大胆地建议，
要大家采纳坚决的步骤，
他并且兴奋地喃喃自语。
普希金朗诵了圣诞节歌，
雅库什金[3]一向郁郁不乐，
这时好像在悄悄往外抽
他那柄行刺沙皇的匕首。
跛子屠格涅夫[4]倾听发言，
他眼中只有俄罗斯，世上
他珍爱的是俄罗斯理想，
他憎恨奴隶制度的皮鞭，
他预见到这群贵族当中
将出现解放农民的英雄。

十六[5]

这是在冰封的涅瓦河滨，

① 罗马神话中的战争之神，希腊名称为阿瑞斯。

②③④ 卢宁，雅库什金，屠格涅夫（指Н·И·屠格涅夫），都是十二月党人。属北社。

⑤ 本节描写南俄军队总司令维特根什泰因辖区的革命情绪。杜尔钦、卡曼加是十二月党人南社的领导中心。

而那边，春天更早的地方，
浓阴覆盖的卡曼加山顶，
在杜尔钦的层层峰峦上，
在第聂伯河的冲积平原
和布卡河茫茫草滩中间，
维特根什泰因驻的地方，
发生的事情却不是这样。
那儿别斯捷里招兵买马，
聚集了……队伍来对付暴君，
还有另一位冷静的将军[1]，
穆拉维约夫[2] 来说服了他，
于是他充满力量和勇气，
在加速促成爆发的时机。

十七[3]

在拉菲特和克里科之间[4]
他们进行这秘密的议论，
最初只是朋友间的争辩，
还没让这种反叛的学问
深深地扎进他们的心坎，
还都只是烦闷时的消遣，

---

① 指尤什涅夫斯基——维特根什泰因手下的将领，南社成员之一。

② 全名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多尔，南社领袖。

③ 显然作家是要从本节起转入叙述1825年的事件，这以前的各节都是叙述十二月起义前的准备阶段，接下去当是直接描写起义。

④ 拉菲特、克里科，都是法国香槟酒名。

年轻的头脑是无事可做，
成年的淘气鬼借此作乐，
仿佛……………………
一环套一环……………
而逐渐，用一张秘密的网
俄罗斯…………………
我们的沙皇他在打瞌睡……
…………………………

《叶甫盖尼·奥涅金》别稿[①]

第一章

1825年出版第一章时有这样一篇前言：

这是一部大概不会写完的大部头诗作的开首部分。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几段，或者说几章，已经写成。

这些在顺利环境影响下写出的章节，略略带有《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作者在他最初几部作品中所表现的愉快色调。

第一章是个完整的东西。其中写1819年末彼得堡年轻人的社交生活，有点像是阴沉的拜伦所写的那部戏谑作品《别波》。

有远见的批评家当然会察觉到作品结构上的缺陷。每个人在他读完一部作品的第一章后，都可以随意对整部小说的结构发表意见。人们会指责主人公的非诗的性格，他令人联想到《高加索的俘虏》，也会指责其中几个以当代哀歌的沉闷调子写出的诗节（在这类哀歌中，忧郁的情感吞没其他一切②）。但是，也请容许我们有幸提醒读者注意几个一般讽刺作家笔下所罕有的优点，那就是：没有令人感到侮辱的人物个性，以及在作诙谐性风习描写时保持了严格的体统。

---

① 这份资料对于研究《叶甫盖尼·奥涅金》有重要参考价值。原作为附录刊在苏联科学院10卷本全集的第5卷中。

② 这是丘赫尔别凯的话。

在手稿中，这篇前言的最后一段是这样：

出版人的身份不允许我们对这部新作有所褒贬。我们的意见可能是偏颇的，然而，也请容许我们有幸提醒最尊贵的读者和办杂志的先生们注意一种对于讽刺作家尚属新鲜的优点，那就是：在作诙谐性风习描写时保持了严格的体统。尤维纳尔、加图尔、彼特龙、伏尔泰和拜伦等人对读者和女性尊重不足的情况是远非罕见的。据说我们的女士们已经开始用俄文读书了。我们大胆地把这部作品向她们推荐，这儿，在一层讽刺性的愉快的薄薄罩衣下，她们将会发现许多对生活的忠实而诱人的观察。

还有一种几乎是同样重要的优点，它给我们的作者所赋有的由衷的温良性格带来不少荣誉，那就是：完全没有令人感到侮辱的人物个性。要知道，不能把这一点全都归因于我们检查制度的严父般的警惕性，虽然这种制度是我们社会道德和国家安宁的维护者，它如此用心备至地捍卫着公民们，使他们免受好心的诽谤和讽刺的轻佻攻击。

第八节　第一版中对这一节有一段注释：

有人认为奥维德好像是被放逐在今日的阿凯尔曼，这种意见毫无根据。在哀歌集《Ex Ponto[①]》中，他曾明明指出他所居留过的地方多梅城是紧靠多瑙河口的。伏尔泰有种意见是同样地不公正，他认为他被放逐的原因是曾经暗中倾心于奥古斯都大帝的女儿尤丽亚。奥维德当时已年近五十，而淫乱的尤丽亚十年前就被她好猜忌的父母亲赶出家门了。其他一些学者们的猜测也都只是猜测而已。诗人忠于自己的诺言，他的秘密已随他一同死去：

Alterius facti culpa silenda mihi.[②]

作者注

① 拉丁语：《寄自庞图斯》。

② 拉丁语：关于我的另一项罪过，我理当沉默。

第九节　誊清的手稿中是：

衷情很早便折磨着我们。
爱情——那诱惑人心的欺骗，
我们学会它，不是靠天性，
是靠斯太尔，夏多布里安。
我们想尽早地了解人生，
我们从小说了解那真情，
我们了解到了一切，不过
我们并未得到任何享乐。
预先听见了自然的声音，
我们只给幸福带来磨难，
迟迟地、迟迟地在它后边
才飞来我们年轻的热情。
这一点奥涅金亲身经历，
因此他对女人多么熟悉。

第二十四节　这一节之后原有这样几行：

我们当时，在整个欧罗巴，
在有教养的人士们中间，
每天修修娇养的手指甲，
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负担。
而今——军官们和宫廷要人，
善于巧言的外交官先生，
诗人以及冲动的自由党
都准备……………………

第二十六节　第一版中对这一节有一段注释：

未免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们把《俄国科学院大辞典》翻查得太少。这部辞典将成为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关切心意和罗蒙诺索夫的后继者们，那些祖国语言的严格而忠实的保护人的启蒙工作所留下的永恒纪念。请听卡拉姆津在他的演说中是怎样讲的吧：

"俄国科学院用这部著作标志了它存在的最初开端，这是一部对于语言说来极为重要的著作，它是作家们所必需，也是任何一个想要明确表达思想、想要了解自己和别人的人所必需。有一些事件使俄罗斯在明察的异邦人士心中引起惊奇，科学院出版这部详尽的辞典这件事就属于这一类：我们的无疑是幸福的命运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为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我们的成熟不需要几个世纪，而只需要几十年。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在他们早已有了许多知名的伟大作家时，还不曾有一部辞典：我们也曾有过许多宗教的、神学的典籍，有过许多诗人、作家，但却只有过一个真正的经典作家（罗蒙诺索夫），而我们却已经提出一种语言体系，它可以和佛罗伦萨科学院以及巴黎科学院的各种名著相提并论。伟大的叶卡捷琳娜……在这亚历山大一世最繁荣的时代中，我们哪个人提起她的名字能不充满深刻的爱和感激心情呢？……叶卡捷琳娜爱俄国的荣誉，认为这是她自己的荣誉，爱胜利的荣誉，爱理性的和平的荣誉，她以一种赞扬的赏识接受过科学院这部幸运的劳动成果，对于一切应该受到褒奖的和一切对你们，敬爱的先生们，成为难忘的最珍贵的怀念的东西，她都是以这种赏识来作为奖励的。"①

作者注

第五十节　第一版中对这节有如下的注释：

作者从母亲方面说是非洲血统，外曾祖父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安尼巴 8 岁时被人从非洲海岸劫走，运到君士坦丁诺波里。俄国大使买下他，献给了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在维尔纳给他施了洗。他哥哥跟踪来到君士坦丁诺

① 引自卡拉姆津 1818 年 12 月 5 日在俄国科学院大会上的讲演。

波里，后来又到彼得堡来，要求为他赎身；可是彼得一世不同意他的教子回去。直到高龄的晚年，安尼巴还能记得非洲，记得他父亲的奢侈生活和他的19个兄弟，其中他是最小的一个；记得人们怎样带他们去见父亲，每个孩子都把手背绑着，只是他一个人没有绑，记得他在父亲住宅的喷泉下游水玩；还记得他可爱的姐姐拉乾，当他被乘船运走的时候，她曾经远远地游泳跟在船后面。

18岁上，皇帝把安尼巴派往法国，他在那边的摄政王①军队中开始服役；回到俄国时，他带着一颗受过伤的头和法国陆军中尉的军衔，从此便没有离开过皇帝身边。安娜统治时期，安尼巴作为毕隆的私敌，被用堂皇的借口派到西伯利亚去了。荒无人迹的西伯利亚和当地严酷的气候让他感到烦躁，他便自作主张回到彼得堡，去找他的朋友米辛赫。米辛赫大吃一惊，劝他立刻躲藏起来。安尼巴便去远远地躲在自己领地上，整个安娜统治时期一直住在那里，而人们还以为他是在西伯利亚供职呢。伊丽莎白女皇登基后恩赦了他。阿·彼·安尼巴直到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才死去，当时他已解除显要职位，仍保持大将军衔，享年92岁。

他的儿子伊·阿·安尼巴中将无疑是叶卡捷琳娜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死于1800年）。

在俄国，对于杰出人物的纪念是消失得很快的，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安尼巴奇特的一生只是根据家族的传说才被人知道。我们正期望能在将来出版他完整的传记。

作者注

第二章

第九节之后，誊清的手稿中是：

① 即奥尔良公爵，当时替法王路易十五摄政。

十

不歌唱卑鄙的赛尔西们，
不歌唱罪恶的寻欢作乐，
他厌恶以他心爱的竖琴，
去玷污人间的风俗道德；
他一心崇拜真正的幸福，
他不把可耻的喜悦流露，
又同时颂扬情欲的罗网，
像那种人，一副贪婪心肠，
失身于害人不浅的迷盲，
失身于渺小可怜的情感，
心头堆积着自己的苦难，
仍追求昔日的享乐景象，
并且还用那祸害的歌声，
疯狂地对世界宣扬它们。

十一

爱好盲目享乐的歌手们，
何必把幸福日子的印象
用动人哀歌唱给我们听。
这不过只是徒劳了一场；
那年轻的姑娘，她又何必
倾听你竖琴的甜蜜声息，
用柔情的目光对你凝望，
欲言又止。也是徒劳一场。
那轻浮的年轻的一群人，

满斟着美酒，头戴着花环，
在宴席上想起你的诗篇，
或贴近羞涩姑娘的耳根，
抑止住胆怯，吟这些诗行，
然而这也只是徒劳一场；

十二

不幸的人们啊，你们想想，
你们干下的是什么事情：
用一些空洞的话语、音响，
散播着伤风败俗的罪行。
将来临到帕拉斯的审判①，
不会赐你们奖赏和花冠，
不过我自己却也很知道
含笑的泪对你们很重要。
你们为女人的光荣而生，
人们的议论你们不理睬——
你们可怜……你们也很可爱，
骄傲的连斯基不像你们：
母亲当然会让她的闺女
去诵读他所写下的诗句。

原稿中末一节有一个注释：

La mère en prescrira la lecture à sa fille.

① 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城市、科学和一切文明的保护神。她曾经主持过神话中著名的那次俄瑞斯忒斯与复仇女神纠纷的审判。

Piron.①

这句诗已经成为谚语了。我们发现，庇隆（除开他的《密特罗玛尼》）只在那些即使稍稍提到也难不伤大雅的作品中才是好的。

还有一节诗是和上列几节连在一起的，只见于草稿：

然而，这是个善良的青年，
他正打算建立丰功伟绩，
他不会写些邪恶的诗篇，
严肃的骄傲驻在他心里，
而这规矩人正受尽磨难，
谎言给他套上一条铁链，
在自己的…………牢房，
手持明灯，黑暗中闪着光，
尽管四周是荒漠般死寂，
哨音不会牵动他的目光，
纯洁的手不在牢房墙上
涂写下你的自由的诗句，
作为无言的悲哀的祝福，
献给那未来年代的囚徒。

第十四节　誊清的手稿中这节诗的结尾是：

自我牺牲说来真是滑稽。
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人，

① 法语："母亲吩咐女儿去读它们。——庇隆。"庇隆这一行诗出自他的《密特罗玛尼》(1738) 第 3 幕第 7 场。这句话确已成为谚语，常被一些宣扬高尚道德的作品所引用。

高涨的热情还可以原谅；
诗人才这样地热情高涨，
或有人想对轻信的人群
表现一下他自己的技艺。
而我们算什么？……我的上帝！

下面接着是：

叶甫盖尼不如他人厉害；
他只不过是不喜爱众人，
他认为，并不需要由他来
任意地左右那社会舆论，
他不把朋友向侦探告密，
虽然他想，什么善良、法律，
什么爱祖国和什么人权——
只不过是些有限的字眼。
他知道什么东西叫必然，
因此即使一瞬间的安静
也不放弃，不管为任何人，
不过，他尊重别人的果断，
和众目所向的美丽光荣，
尊重天才和公正的心胸。

第十六节之后曾有这样几行：

有时候他们之间的谈心
也会由一些严肃的话题
转而扯到了俄国的诗人。
弗拉基米尔会叹一口气，
垂下眼睛，静听叶甫盖尼

把我们受人推崇的书籍，
把那些值得……夸奖的作品，
怎样恶毒地攻击个不停。

第十七节　誊清的手稿中第4—14行原是：

叶甫盖尼也谈这些话题，
就像谈到变了心的友人，
他们已沉入坟墓的梦境，
人世上没有他们的踪迹，
不过，有时会从他的嘴里
透露出一些同样的音响，
同样深沉的奇特的呻吟，
连斯基听到了这种声音，
像见到不息痛苦的征象，
的确如此：这是一种感情，
他白费气力去掩饰它们。

同一页手稿上，这几行诗后边，还有三个诗节：

在他受尽折磨的胸腔里，
有哪一种情感不曾沸腾？
毋需多久，它们就会平息。
而等着瞧，它们终将苏醒。
幸运啊，经受情感的波澜。
最后终于能甩开了它们，
幸运啊，根本不知道爱情，
还会用别离来冷淡热爱，
也会用咒骂来排遣仇怨。
宁可陪朋友、老婆打呵欠，

而不为忌妒的痛苦伤害。
至于我呢——那热情的火焰
我也多少曾尝到过一点，

赌博狂！不论自由的赠礼，
不论是福玻斯、光荣、酒宴，
在过往的年代里都无力
把我引开，不让我去赌钱，
聚精会神，从黑夜到天亮，
在那些年里，我总是这样
随时准备求命运来指点：
杰克是不是会落在右边？①
已经响过了弥撒的钟声，
庄家拥着那散乱的纸牌，
他已经累得眼都睁不开，
我皱着眉，苍白却有精神，
闭着我的眼睛、希望满怀，
把第三张A在桌上摊开。②

而今，我，谦卑的退隐的人，
即使那卢杰已被我看出，③
对吝啬的幻想失去信任，
不去未知的牌上下赌注；
我把赌债丢向一边不管，

① 扑克牌中的第十一。
② 扑克牌中的第一或第十四。
③ 旧日欧洲赌牌时的一种行话，指某张屡次赢钱的牌。原文为“恐怖的卢杰”。

阿丹捷——这个祸害的字眼，①
我也不再老是挂在嘴上——
我把诗韵也早忘得精光。
有什么可干？在我们中间——
这一切东西我都已厌弃。
过几天，我要写无韵诗句，
朋友，写一点来作作试验，
不过 quinze et le va 这个东西②
对于我仍拥有很大权利③。

第二十一节　最初这节诗的结尾几行是：

于是弗拉基米尔已习惯
把奥尔加当自己的情侣，
很小时，不见她便感孤寂，
心爱的奥尔加不在身边
他便到青草地百花丛里
埋着头去寻找她的足迹。

这节以后，手稿中还有两节：

那一位是谁呀，她的眼睛

① 也是欧洲赌场的行话，源于法文的 attendez（等一等），意为：别押多了，等等再看。

② 法语。正确的写法应为 quinze et le va 读作昆赛里瓦——也是旧日欧洲赌场的行话，意为比原来大 16 倍的赌注。

③ 描写赌博的这几节，普希金曾打算把它们修改后用于奥涅金身上。“赌博狂啊！……”这一节的第 3、4 行，普希金曾这样修改过：“在那些过往的年代里都无力拉住奥涅金不让他去赌钱。”第 6 行也改为：“在那些年里，他总是这样。”第 12 行也改为：“他皱着眉头，苍白有精神。”

不须做作便能把他迷住，
他日日夜夜地对这个人
把心头的思虑一一托出？
这是他穷邻居的小姑娘。
远离城市中有害的游逛，
她浑身弥漫天真的美丽，
她在自己双亲的眼睛里
似一朵偷偷开放的铃兰，
隐藏在茂密的草丛当中，
瞒过蝴蝶，也瞒过了蜜蜂，
小花啊，也许致命的草镰
将轻轻一挥，便把它砍伤，
还不等露珠洒在它脸上。

英国种族的那一位傻瓜，
法国籍贯的任性女教师——
按俄国时髦风习的律法，
一个也少不了，直到今日——
不曾糟蹋可爱的奥尔加，①
只有那一个法捷耶芙娜
用双老手摇床催她安睡，
是她每天给她铺床叠被，
是她给她以亲切的照护，
给她讲波瓦王子的故事，
替她梳理她鬈发的金丝，
甚至——天晓得——还教她读书，

① 第21节之后的这些诗节中最后一节（英国种族的那一位傻瓜……），普希金曾打算把它用于达吉雅娜，因此这一行曾打算写成："没糟蹋可爱的达吉雅娜"等等。

早起便给她倒一杯热茶
有意无意地在娇惯着她。

第四十节 手稿中这节之后还有收尾的一节：

然而，这样一种命运，也许，
还要一百倍地可靠真实：
残缺不全，沾满灰尘、污泥，
我的这篇没讲完的故事
被女仆抛出更衣室小门，
在过道结束可耻的一生，
如同一本去年的旧历书，
或一本破烂的启蒙读物。
这有啥：在客厅或过道内，
读者都一样无知和愚蠢，
对于书，他们是权利均等，
我非第一位，也非末一位，
听到他们对自己的评判——
既忌妒，又挑剔，而且短见。

第三章

第五节 这节之后，草稿中接下去的几行诗预示着事态的另一种发展：

我们的奥涅金躺在床上，
他两只眼睛正读着拜伦，
然而全部黄昏时的冥想，
在心头向达吉雅娜献呈。
清晨他醒得比黎明还早，

达吉雅娜依然充满头脑。
他想到了一件新鲜事情——
难道说我对她动了爱情?
说真的，要这样，倒是挺美，
我应该为这个感谢自己;
你瞧着吧——于是他便立即
决定认真地去拜访几回，
去得愈勤愈好——哪怕每天，
反正他们有空，我不偷懒。

决定了，叶甫盖尼便马上
像连斯基似的……………
………………………………
奥涅金他已经确确实实
爱上了……………………

第十节　这节之后手稿中是:

十一

唉!朋友们!年代一闪而过——
轻浮的时髦也一闪一闪
随年代一起，一个接一个，
花样翻新地在交替更换。
自然界一切都变幻不停;
点痣和撑骨裙一度时兴，
高利贷商人和宫廷阔少
也都戴过那扑粉的发罩;

往常，温柔的可爱的诗人
为荣耀、夸奖的希望所迫，
便去钻研那精致的情歌，
或是那机智的讽刺作品，
往常，英勇而善战的大官
身居要职，但却只字不辨。

第十八节　手稿中对这节有一段注释：

有人问一位老太婆：老妈妈，你嫁人的时候害怕不害怕呀？——害怕呀，亲爱的——她回答说：——管家和地保还说要把我打个半死呢。——早先结婚也像打官司一样徇私舞弊。

第二十一节　手稿中这节之后还有一节：

要为达吉雅娜辩白一下，
现在我应该说有了空闲——
忌妒的讲时髦的批评家，
我早看出，会来大肆责难；
难道善思索的达吉雅娜，
她不能在事先考虑一下
那历来待人处世的条规？
再说，诗人也描写得不对：
难道说，只是头一次见面，
她就可能爱上了奥涅金，
什么东西让她一见倾心？
他有哪些思想，哪些言谈，
能这样突然地把她吸引？
别忙，朋友，我来跟你争论。

第二十三节　这节之后，最初写的是：

然而你们，出名的荡妇们，
我爱你们——虽然这是罪过。
你们把做作的微笑、殷勤，
对每个人都去随意散播，
都送去你们讨好的眼神，
并且还不妨给他一个吻，
如果他不相信你的话语——
谁愿意，请来吧：定能胜利。
从前，只要你的眼睛一瞟
我就已经感到心满意足，
现在我对你们只有佩服，
冰冷的经验已让我病倒，
我本人随时为你们助威，
但却加倍吃饭，彻夜熟睡。

第二十四节　手稿中这节之后还有两节：

你们，你们这些大姑娘们，
你们曾瞒着父母去恋爱，
并且还保存着多情的心，
为希望、甜蜜的享乐、愁怀
和年轻的印象。——这些姑娘，
假若一封信的神秘图章，[①]
也许，曾要你去偷偷撕开；

① 当时的书信都用封缄条封口，条上盖有发信人的图章。

从里面取出一封情书来，
或者，你曾羞怯地把鬈发
当信物，交在大胆的手里，
你甚至还曾默默地容许，
当他和你伤别的一刹那，
给一次颤栗的爱的亲吻，
含着眼泪，怀着血的沸腾，——

那么你们就别尽情责难，
说达吉雅娜她过于轻浮，
别把苛刻的法官的判断，
不讲情义地一再去重复。
你们，哦，无可指责的少女，
对你们，一丝罪恶的痕迹
今天也像蛇一样地可怕，
我也想同样劝你们一下。
谁知道呢？那火热的苦痛
可能突然烧到你们身边，
明天流言的轻率的评判
便会为某位时髦的英雄
庆贺他的新获得的胜利；
爱神啊他也会搜索到你。

第二十六节　最初这一节的后面还有两节。它们被勾掉了。其中的部分诗句普希金又移入《奥涅金的纪念册》中。

为了外国人的吵吵嚷嚷，
我们竟会也狂妄地小看
我们祖国的语言的宝藏
（权威学者们持这种意见）。

我们爱外国缪斯的玩物，
爱外国方言的叽哩咕噜，
而不读我们自己的书刊。
我们的书在哪？拿来看看。
的确，北国的语言的音响
令习惯的听觉感到亲近，
是我的斯拉夫气质爱听，
它们的音乐使心头忧伤
得到平息……可是你这诗人
所看重的就是一些声音。

我们从哪最初获得知识，
又从哪有了最初的思想，
从哪儿我们去经受考试，
知道大地的命运的史章——
并非是在那生硬的翻译里，
也不是在老朽的文章里，
那儿俄国智慧、俄国精神
成倍地撒谎，说些旧事情。
我们的诗人都在搞翻译，
散文没人写。有些杂志上
堆满着令人作呕的捧场，
平庸的咒骂。只能够引起
无聊的呵欠——即使没睡觉。
俄国的赫利孔① 倒是真好！

第三十二节　第5—14行原先是：

① 希腊神话中缪斯居住的山名。

已经不早，月亮失去辉光，
静静的清晨把它的闪亮，
透过菩提树射进她窗里，
我们的姑娘全都不在意，
呆呆地，手肘支撑着面颊，
床铺………她浑身发烫，
从她一只优美的肩头上，
薄薄的衬裙滑落在地下，
鬈发垂下来把眼睛遮住，
眼眶里正滚出一滴泪珠。

以下接着是：

达尼娅激动地坐在床上，
她的呼吸都已几乎停止，
她对这封信——的确是这样——
不敢重读，不敢写上名字，
她想着：人们该怎样议论，
于是她便写下了：Т．Л.①

第三十六节　手稿中原来是：

她的心怎样地跳动不停，
仿佛面临灾祸，喘不过气，
可能吗？我出了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写信，我的上帝！……
她不敢抬眼把母亲瞧瞧，

① 从字面看，似为“达吉雅娜·拉林娜”的缩写，俄文全集编者考证，认为应读作“放勇敢点，人们！”

时而面色苍白，全身发烧，
整天垂着眼睛，沉默不语，
几乎哭出来，不停地颤栗……
奶妈的孙子回来得很晚。
他见到了邻居，那一封信
他已经亲手交给了本人。
邻居怎样呢——他没下马鞍，
他把信往衣裳袋里一装——
哎，这恋爱总算有个收场！

同一节诗的前五行的另一稿是：

奶妈才刚刚走开了不远，
仿佛面临着大祸，一颗心
在可怜姑娘的胸中打颤。
她喊：天哪，出了什么事情！
她起床了。不敢对母亲瞧。

《姑娘们的歌》草稿中原是：

杜娘走上大路去，
　　祷告求上帝。
杜娘哭啊大声哭，
　　送爱人上路。
爱人动身去他乡。
　　遥远的远方，
啊，你害人的他乡——
　　真叫我心伤！……
他乡尽是好儿郎，
　　和漂亮姑娘，

丢下年轻轻的我，
　　孤寡受折磨。
我还年轻你记住，
　　别叫我忌妒，
眼不见我心惦念，
　　哪怕是顺便。

第四章

这一章的开头几节未列入正文，却单独发表过，刊于1827年10月号的《莫斯科导报》杂志上：

女　　人

《叶甫盖尼·奥涅金》片断

美妙、狡猾又柔弱的女性，
在我生命的早年统治我；
我一心遵守她们的任性，
好像法律，不敢丝毫怠惰。
当我心头的火刚刚燃起，
那时候，女人在我的心里
恰好似一种纯净的神灵。
掌握着人类智慧和感情，
发射出尽善尽美的光波。
我静静消融在她们面前，
那时候，我把她们的爱怜
看作是不可企及的快乐。

在可爱的脚边生活、死去——
我不再企望更好的东西。

* * *

突然间我开始恨起她们，
我颤栗着，眼泪抑制不住，
痛苦地、恐怖地开始认清，
她们是恶毒、神秘的造物，
她们那沁人肺腑的视线，
那笑容，那语调，以及言谈——
她们的一切都浸满毒液，
都浸透凶恶险诈的变节，
她们的一切都渴求呻吟，
眼泪都喝足了我的血浆……
突然我看出，如那块石像，
面对皮格马利翁的恳请，①
她们虽仍旧是冰冷、沉默，
但是立即变得热情、活泼。

* * *

我被允许也来说几句话，

① 希腊神话中一位著名的雕刻艺术家，爱上了一座他亲手雕制的美人像，他向爱神祷告，请求给这座雕像以生命，他的至诚感动了爱神，有一天雕像真的活了，从此便与他相伴终生。不过据说这雕像不是大理石的，而是白象牙的。

用有预见的诗人的口吻;[1]
忒弥斯[2]、达佛涅[3] 和黎列塔——
像是早被我遗忘的梦境。
然而，她们当中还有一个……
我曾经长久被她俘虏过——
而我被爱过吗？被哪个人！
在哪儿，爱得久吗？……这事情
何必您知？问题不在这里！
过去的已过去，都是胡诌，
问题在于，打从这个时候，
我的一颗心已僵冷死去，
它已经对爱情关上大门，
那里的一切都空虚阴森。

*　　*　　*

我才明白了，女士们本人
由于凭良心估价过自己，
也是泄露了内心的私情，
对我们的表现惊讶不已。
我们欢腾雀跃，随心所欲，
她们却认为是滑稽有趣：
的确，从我们这方面来看，
是无可饶恕的丢丑现眼。
我们粗心大意，自作自受，

① 指杰尔维格。接着两行引自他的作品《法尼》。
② 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
③ 希腊神话中的月桂树，它是河神的女儿因逃避阿波罗求爱而变成的。

竟会期望她们爱的奖励，
竟在颤痴地向爱情呼吁，
好像我们竟然可以要求
一朵百合花或翩翩粉蝶，
也有深情厚意，爱得热烈！

这四节诗曾长期推敲。第一节之后普希金最初是这样开始的：

要不要向你承认，那时间
我只把一件事当作享乐，
我陷入一种缭乱的迷恋，
事后想起来又懊悔不过。

第三节本来写成另一种样子（缺前四行）：

然而那个诱惑人心的谜，
没有偷偷折磨我多少时……
帮我解脱的是她们自己，
她们悄悄地说了那个字，
这个字人们早记得很熟，
并且啊，真是没有一个人
不觉得它是可笑的事情。
就这样，我拆穿这闷葫芦，
我说，这只怪，我的朋友们，
我的脑袋竟是这样蠢笨！

第四节后开始的一节与定稿中的本章第八节同。第四节本身有另一种写法：

骄傲的时髦人当然可笑——
那种人，不倦的福布拉斯，

擅长向出名的美人讨好，
他使你痛苦是意料中事，
可怜那种人，他不耍手段
就把心头的崇高的情感，
托付给美丽、动人的幻影，
白白地给美人作了牺牲，
并且，在糟蹋过感情之后，
还一心期望着爱的奖励，
还如醉如痴向爱情呼吁，
好像我们竟然可以要求
一朵百合花或翩翩粉蝶，
也有深情厚意！爱得热烈。

接下去还有几行：

幸福者把欢乐与人共享，
聪明者独自去体验感情，
对那令你难自制的欲望，
他却是洁身自爱的主人，
他接受时并不倾心入迷，
抛开时也不会留恋惋惜，
每当那长着翅膀的爱情
和…………又重新倾心。
……………………………

这几行以后，又有一节：

情欲的骚动不安的烦扰
都已经逝去，永不再回头！
心灵在无知无觉地睡觉

爱情已不再来搅起忧愁，
我曾过早地炫耀并欢喜
淫乱的肥皂泡样的美丽。
是时候了，年轻时的罪行，
我该用整个生命来烫平！
我的生命的最初的年华，
被谎言戏弄，染上了墨渍，
而诽谤，取笑过我的友谊，
又跑来从一旁在帮助它。
而幸亏盲目的流言评判，
有时候也竟会不推自翻！……

第十七节 它后面本来还有一节，被作者删去：

然而你啊你——普斯科夫省，
年轻时我享过你的温暖，
这片荒凉地方！有什么人
比你的小姐更惹人讨厌？
她们既没有——我顺便提到——
千金小姐的细致的礼貌，
也没有娼妇的风骚品性。
我，由于尊重俄罗斯精神，
能原谅她们的傲慢、胡说、
尖酸的祖辈相传的笑话，
间或还有不干净的黄牙，
以及那粗野无礼和做作，
但怎能原谅时髦的梦呓，
和他们俗不堪耐的礼仪？

第二十四节 第5—14行曾有另一种写法。从这节诗的初稿看，普希金曾想过就

此转向达吉雅娜莫斯科之行，而不写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决斗：

亲戚们大家都摇头不已；
邻居们彼此间窃窃私议；
是时候了，她已应该出嫁。
母亲也想去找个朋友家，
悄悄地请人出一个主意。
朋友们劝她在今年冬天
全家都动身往莫斯科搬——
也许，花花世界的人堆里，
能给她找一个求婚的人，
比这些更可爱或更走运。

这一节后，最初还草拟过另一节，其中一部分普希金移入第七章第二十七节，其余的部分移入第四章四十节：

老太太心里非常地爱听
他们的好心好意的劝告，
她决定要动身前往京城，
只等冬天的脚刚一踏到。
天空已经泛起秋的气息，
已很少阳光绚丽的天气，
以及其他等等。

接下去原先还有两节：

当春风向我们迎面吹起，
天空顷刻间已活跃起来，
我喜欢赶快把手伸过去
把那防寒的双层窗打开。

怀着那一种忧愁的快活，
沉醉于早春新凉的吹拂；
然而，在我们这一片地方，
春天并不令人心情欢畅；
它多的不是花，而是污垢。
贪婪的目光在白白搜寻
草原的迷人的锦绣图景；
湖上也没个吟唱的歌手。
没紫罗兰，被践踏的粪堆
正布满田野，代替了玫瑰。

北国的夏天是什么样子？
是南方冬天的一幅漫画。
一闪即逝，这点尽人皆知，
虽然我们都不肯承认它。
没阴凉、玫瑰、橡树的喧声——
命运只把严寒给予我们，
风雪，头顶是铅灰色苍穹，
四周是秃的、银白的树丛，
旷野上盖着耀眼的雪层——
橇刃呼啸着滑行在上面，
尽是些阴沉而冷的夜晚，
帐棚、一阵阵豪放的歌声、
浴室的蒸气、双层玻璃窗、
长袍、煤烟味儿，还有热炕。

第三十六节　第一版的第四章中曾经刊印过：

我向更远处把他们寻找，
偷偷地走过树林的射手，

他诅咒着诗歌，打着口哨，
小心地抬起了他的枪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都有他自己心爱的操劳；
有人瞄准鸭子举起猎枪，
有人胡诌些诗，像我一样，
有人拍打那蛮横的苍蝇，
有人在头脑中统治群众，
有人把快乐放在战争中，
有人缠绵于哀愁的感情，
有人为杯中的美酒入迷：
善恶就这样混淆在一起。

在一本第一版印出的诗中，普希金曾亲手把第 8 和第 9 两行改为：

有人写讽刺诗，像我一样，
对杂志上的野鹬们瞄准。

第三十七节　这一节的最后两行和第三十八节手稿中都有：

于是穿好衣服——这类衣衫
你们诸位大概未必肯穿。

*　　*　　*

他穿一件俄罗斯的衬衫，
腰带是丝织的宽绸条子，
鞑靼式的上衣敞向两边，
还戴顶镶遮檐的大帽子，

像座死屋，这装束真古怪，
它是既不庄重，又不正派；①
普斯科夫的杜林娜夫人
对他这种服装深感痛心，
米希尼奇可夫也是同道。
叶甫盖尼蔑视这些议论，
或者就根本不知道它们，
他仍然不为向他们讨好，
便去更改掉自己的习惯，
因此邻居们觉得他讨厌。

第五章

第三十节最初是以描写达吉雅娜的昏厥结束的：

两个人的祝贺她没听见，
泪珠正要涌出她的眼帘；
这时她突然间跌倒在地，
可怜的女孩子她昏迷了，
人们马上把她抬出去了。
一片纷乱，客人窃窃私议，
大家都用眼盯着奥涅金，
好像这全都怪他一个人。

第三十七、三十八两节在这一章的第一版中刊印过：

① 奥涅金衣着的描写是以作家本人为原型的。他在 1826 年 5 月 27 日写信给维亚泽姆斯基说："在奥涅金的第四支歌中，我描写了自己的生活。"

三十七

描写筵席我并不想屈服，
要和你的灵气比赛一场，
然而我也要慷慨地认输，
在另一点上你确比我强，
你写的暴跳的英雄好汉，
你写的那些不义的争战，
你的吉普里达，宙斯天神，
比起我冷冰冰的奥涅金，
比起我笔下烦闷的田地，
比起我写的伊斯妥米娜，
比起我们的时髦的教化，
有很多地方都更为可取；
但达吉雅娜（我敢赌咒说）
比你那个海伦可爱得多。①

三十八

这一点谁都没有话可讲，
尽管墨涅拉俄为了海伦
对弗里基那可怜的地方②
惩罚了一百年也没有停。
尽管在普里阿摩斯周围

①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美女。此处原文为“比你的令人作呕的海伦。”
② 小亚细亚的古国，特洛伊城就在那里。

彼尔加姆长老开过会,①
望她一眼，便重新决定说，
墨涅拉俄、帕里斯都没错。
至于说到厮杀吗，我请你
稍微等一会儿再作结论：
劳驾你再去读一读下文；
而不要对开篇过于挑剔，
会有厮杀的，我决不骗人，
我敢用我名誉来作保证。

第四十三节誊清的手稿中是有的。第一版中曾经刊出过，但缺前四行：

如鞭子赶着竞技的母马
在练马场里沿着绳圈跑，
男人赶着姑娘扯扯拉拉，
在乱纷纷、闹嚷嚷地蹦跳。
彼杜什科夫（退职办事员）
那鞋掌和马刺响声不断；
布雅诺夫的一只鞋后跟
把周围的地板震出裂纹：
噼啪、踏脚、哄笑——接连不住：
愈深入树林，愈不缺柴烧；②
现在又轮到年轻人来跳；
纵情跳，只差没跳曲膝舞。
哎呀！你们可要轻点，轻点！
别踩伤太太们的小脚尖！

① 特洛伊城的中心城堡，普里阿摩斯的宫室在这里。
② 俄谚，这里的意思是：既来到舞会上，愈往后愈有好舞可看。

第六章

第十五、十六两节普希金略去了，在一本别人的手抄本中保存有这两节：①

的确，的确，忌妒发作这事
真是一种恶病呀，像伤寒，
像黑色忧郁症，像打摆子，
也很像是一种神经错乱。
它能把热病火一样引发，
会引起高烧，让你说胡话，
会造成梦魇和种种幻影。
上帝饶恕吧，我的朋友们！
世上没比它伤人的折磨，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苦刑。
相信我……谁能受得了它们，
那么即使跳进熊熊烈火，
即使把头放在刀斧之下，
也一定不会有半点害怕。

十六

我不想再用无理的责难
去打搅她的墓中的安静；

① 根据雅·格洛特提出的材料，又由有关专家对个别明显的错误（记述的错误）作过订正。雅·格洛特又是从沃·伏·奥多耶夫斯基的一个手抄本中抄来的，该抄本已经遗失。现在很难断定这第十六节中所指的人是谁。

你啊，你已经离开了人间，
风暴日子里，当我还年轻，
你使我有过可怕的经历，
享受过天堂般甜美瞬息。
像人们教导幼弱的儿童，
你虽曾使柔嫩心灵受窘，
却也教会我深沉的悲哀。
你用欢乐使我血液奔涌，
你使爱情在我血中激动，
并且燃起残酷的妒火来；
而这沉重日子已经过去：
恼人的幽灵啊，祝你安息！

第三十四节　普希金遗稿中还保存有两节诗的草稿，大概可以放在这里：

勇敢地厮杀这值得夸奖，
勇敢的世纪中谁不勇敢？
都在拚命挣扎无耻撒谎；
英雄，首先该作为人来看。
感情丰富这是时髦的事，
在北国大地也正是如此。
一当滚烫的火热的霰弹
使朋友的脑袋脱离双肩，
哭，战士，别怕羞，哭它一场：
连恺撒也曾经哭哭啼啼，①
当听到朋友死去的消息，
并且他自己还受了重伤

① 关于这一点没有准确的历史根据。

（不记得伤得怎样，伤在哪），
他当然不会是一个傻瓜。

* * *

而没受伤也能为他痛哭，
如果这位朋友值得爱惜，
不曾轻率地使我们激怒，
还曾满足过我们的怪癖。
而如果祸害中得利的人，
两手血腥，瞎着两只眼睛，
硝烟烈火中，当着父亲面
把一只突飞的小鸟摧残！
啊，悲哀的一瞬！啊，可怕！
斯特罗干诺夫①，儿子死去，
他倒下了，只留独自的你，
你竟忘掉了光荣和厮杀，
放弃荣誉，让别人去胜利，
虽然鼓舞他获胜的是你。

* * *

如沉郁的呻吟、阴森、坟墓……
……………………………………

① П·А·斯特罗干诺夫，俄国将领。1814年初他在对法军作战的时候，突然得到自己儿子的死讯，便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把军队的领导权交给了沃隆佐夫，以致被后者窃去了这次战功。

第三十八节根据遗存的一份抄本还可以看出，缺结尾两行：

有益的事他并没做多少，
还给自己一生灌饱毒素，
唉，他也能以不朽的荣耀，
填满那一张报纸的篇幅。
让人们领教，让同伴上当，
听着雷鸣般的咒骂、鼓掌，
他走完威严的人生旅程，
便可以最终去休息一阵，
做出副光辉凯旋的样子，
像库图佐夫①，或像纳尔逊②
或是像被流放的拿破仑，
或像雷列耶夫③ 被人绞死。
………………………………
………………………………

第七章

第八、九两节出版时被作者略去了，手稿中有：

八

然而某一天的黄昏时候，

① 库图佐夫，俄国名将。大败拿破仑的就是他。死于刚刚胜利的时候。
② 纳尔逊，英国海军名将，1805 年大败拿破仑海军，自己也战死疆场。
③ 雷列耶夫，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家，诗人，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绞死的 5 个人之一。

姑娘中的一个来到这里。
似乎有一种沉重的忧愁
正在那扰乱着她的心曲；
仿佛在恐惧波涛里激荡，
对情人的尸骨含泪凝望，
她站在那里，低低垂着头，
紧捏着她两只颤栗的手；
而年轻骁骑兵恰在这时
急忙奔跑着向她追过来；
好身段，红脸膛，紧束腰带，
炫耀着两撇浓黑的胡子，
他宽阔的两肩倾向前方，
马刺还发出威武的声响。

九

她朝着这军人望了一望，
他目光中苦恼燃烧似火，
面色苍白的她，一声长叹，
但却一句话儿也没有说。
默默地，连斯基的未婚妻，
随着这个人远远地离去，
离开这孤独地方——从今天
她身影不在山那边出现。
就是这一种淡漠的忘却
正在那坟墓中等待我们。
仇敌、朋友、和情人的声音
都将在顷刻间悄然寂灭——
只有继承人的可耻吵嚷

谱成一曲不光彩的合唱。

普希金在略去第九节之后，又把这一节的末几行移入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原先的结尾是：

至少在这个悲痛的一天，
他的为忌妒所苦的幽灵，
决不可能走出他的坟茔，
不会在许门珍爱的夜半，
用他坟墓中鬼影的形象
来吓唬年轻的新郎新娘。

誊清的手稿中第二十一节以后是关于奥涅金的纪念册的描述，还有从其中抄下的几段记事，这些在出版时被略去：

二十二

四周全镶着镀金的银边，
装饰得很端正而又美丽，
密密麻麻地已经被涂满，
到处都是奥涅金的笔迹。
在无法辨识的涂抹中间，
一些思想、见解隐隐可见，
还有人像、姓名、一些数目，
和无法了解的代号、字母、
片言只字，几页起草的信，
总之，是本真诚的记事簿，
奥涅金的心灵在此流露，
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人。
这是幻想和游乐的日记；

让我从其中抄几段给你。

奥涅金的纪念册

一

人们不爱我而且毁谤我，
男人圈子里我不被容忍。
姑娘在我面前畏畏缩缩，
太太们瞧我总斜着眼睛。
为什么？——因为我们爱说话，
时常拿说话来代替实行，
荒谬人的荒谬也很伟大，
而愚蠢本来就轻浮、恶狠，
热情的心一时用心不到，
对于那洁身自爱的渺小
便会去侮辱或取笑一场，
智者爱自由，否则憋得慌。

二

你怕公爵夫人××瓦娅？
——爱丽莎·K对他们这样讲。
——怕，严肃的NN顶撞她说，
我怕公爵夫人××瓦娅，
就好像你怕那蜘蛛一样。

三

古兰经许多思想很合理，
譬如：每天睡觉前要祷告，
别走到狡猾的道路上去，
敬神，并且别跟傻瓜争吵。

四

田野的花朵，橡树的绿叶，
高加索溪水中会成顽石。
就这样，躁动、温情的性格
在生活浪涛中也会僵死。

五

六号在B家中。跳舞会上。
大厅里边是那样地空敞；
R. C. 美得像是一个天神：
她的举止，还有她的笑容，
沉郁的眼神多自在轻松，
怎样的欢乐，怎样的心灵！

下面抹掉了两行：

她说过，(nota bene[1])
明天她和色里曼纳[2] 相会。

六

明天晚上 R. C. 她对我说：
我很早就希望能看见你。
为什么呢？——人家都告诉我，
说我以后一定会讨厌你。
为什么？——因为尖酸的谈笑，
因为对一切的轻率意见；
因为对一切的刻薄冷眼；
然而这不过是胡说八道。
你可随意把我嘲笑一阵，
但你却不是个可怕的人；
有个简单道理，直到现在
你是否知道？——你善良可爱？

七

为了外国人的嘟嘟囔囔，
我们竟然会狂妄地小看
我们的祖国语言的宝藏，
权威的学者是这种意见。
我们爱外国缪斯的玩物，
爱外国方言的叽哩咕噜，

① 拉丁语：要注意才对。
② 莫里哀喜剧《恨世者》中的主人公，当时著名女演员科洛索娃常演此剧。

而不读我们自己的书刊。
我们的书在哪？拿来看看。
我们从哪初次获得知识，
从哪里有了最初的思想，
从哪里接受各种的考试，
从哪里知道大地的史章？
并非在那生硬的翻译里，
也非在那老朽的作品里，
那儿俄国的智慧和精神
成倍地撒谎，说些旧事情。

八

严寒和阳光！多美的天气。
可是我们的女士们显然
懒得为炫耀冰冷的美丽
走下台阶，走向涅瓦河边，
她们坐在家里，铺沙石堤
并不能够吸引她们前去。
还是东方人的办法聪明，
老年人的风俗也都很对：
他们生下来便是闺中人
或者为了在楼阁中受罪。

九

昨天从B家离开了酒宴，

R. C. 像仄费洛斯[1] 般飞去，
不理会人们的责备、抱怨，
而我们，踏着光滑的楼梯，
喧闹着的一群，健步如飞。
追上去跟着年轻的后妃。
我正好赶上从她的嘴里
捉住末句话的一点声响，
我在她光彩焕发的肩上
披上了那张黑色的貂皮，
在她那可爱的鬈发上边
我为她蒙上绿色的纱巾，
在涅瓦河的维纳斯面前
我推开了一群迷恋的人。

第十节笔记没抄下来，只这样表示：

————————我爱你……

这一行以后是最末一节笔记：

十一

今天人家把我向她介绍，
有半小时，我把她丈夫瞧；
他非常之神气，头发染过，
他凭官爵，并不需要头脑。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西风神。

普希金遗留的草稿中还有"奥涅金的纪念册"中的几段笔记：

S. L. 公爵夫人我不喜欢。
她那种迫不得已的卖俏，
我看还是当作目的更好，
可是她却拿它当作手段。

她所想望的到底是什么？
说的可是那头三个字吗？
克一里一尤……可能？克里尤克瓦！

第四段笔记原来是这样接下去的：

就这样，鼓起坚强的决心
我们使疯狂的情欲平息，
用高傲的心灵承受不幸，
并且用希望来安慰悲戚。
然而怎样…………排解
痛苦，排解那疯狂的痛苦。
………………………………

第二十四节　本节之后最初是：

祝贺我可爱的达吉雅娜，
祝贺她明白了这点道理，
我们该把路稍为拐一下，
我们歌唱谁，这不能忘记。
伤害了没经验的朋友后；
奥涅金他实在不能忍受
乡村的闲散生活的沉闷，

他去牧民帐篷里住一阵，
听响亮的驼铃怎样飞过，
豪迈的马夫怎样吹口哨；
于是奥涅金骑马去寻找
慰藉他无聊生活的欢乐——
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去，
去哪儿？他心里也没有底。

第三十五节草稿中这一节后边接着是：

婴儿时，奶妈对达吉雅娜
凭想象讲述过莫斯科城，
并且把快乐预先许给她，
使尽她炫耀言词的本领。
生动地给她描写莫斯科，
真枉费一番夸张的口舌。
…………………………………

第三十六节最初是以这几行诗结尾的：

莫斯科，在俄罗斯人心头……
有多少东西在这里交融！
强烈地回响在这声音中！
当流放、悲伤、别离的时候，
我是多么地爱你，莫斯科！
你正是我的神圣的祖国！

第五十一节　有一段草稿和这一节有关：

格里鲍耶多夫冷嘲热讽,①
把儿孙描写得多么传神,
冯维辛描写他们的祖宗,
舞会上集合全莫斯科人。
……………………………

第八章

准备把第八章(《奥涅金的旅行》)和第九章(定稿的第八章)合并一次出版时,普希金为它们写过一篇序言②:

在我们这儿,作家本人是很难知道他的作品在群众中引起的印象的。从杂志编辑部那里他只能得到杂志出版人的意见,这些意见由于种种原因,是不足为训的。朋友们的意见自有偏袒,而陌生人又当然不会当面骂你的作品,即使这部作品应该挨骂。

奥涅金的第七章出现时,杂志一般都很不赏识。我本来倒还是愿意听信它们的,如果这些判决和他们对我小说的前几章所说的话不是那么过分矛盾的话。同一部作品的第六章曾经蒙受过高的、受之有愧的赞扬,那么再读到,比如说,这样的评论,我自然会感到惶然:

"对于这种作品,比如,像《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这种作品,难道可以要求大家去注意它吗?我们最初以为,这是故弄玄虚,是开玩笑,或者是一篇拙劣的模仿,直到书商为我们证实说,这个第七章确实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作者所写的作品,我们才相信它。和这个第七章——小小的两

① 此处原为"刻薄的格里鲍耶多夫"。

② 这里引用的一大段"批评"是当时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在《北方蜜蜂》杂志上写的。后半段中作家所驳斥的意见是H·波列沃依在他的《莫斯科电讯》上写的。

个印刷页——中的诗相比，似乎《叶甫盖尼·维尔斯基》倒还像回事情①，这两个印刷页全部都被那种所谓诗句和插科打诨的胡扯糟蹋了。在这水渍渍的第七章里，丝毫没有值得一顾的思想、感触、画面！……彻底的堕落，chute Complète②。我们的读者问道：这洋洋 57 页的第七章说了些什么东西？奥涅金里面的诗句让我们入了迷，并且迫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也用几行诗来作答：

“嗷，达尼娅如何排遣悲痛？
咋办！把姑娘放在雪橇中，
并把她从那可爱的地方
运到莫斯科未婚妻市场！
妈妈痛哭流涕，女儿心烦；
七章就此结束——来个句点。③

“正是如此，诸位敬爱的读者，这一章的全部内容仅在于：达尼娅被从乡下运到莫斯科去！”

我们有一家杂志还说，第七章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因为时代和俄国都前进了，可是诗人却还停在原先的地方。这种断语是不公正的（也就是说，它的结论不公正)。如果说时代可以前进，科学、哲学以及文明可以不断完善和变革——那么诗歌却正是应该留在同一个地方，既不衰老，也不改变。它的目的始终如一，手段也总是那些。当古代天文学、物理学、医学和哲学的伟大代表们的种种概念、著作，发现已经衰老并且日渐被其他东西代替的时候，真正的诗人所写的作品则是始终清新、永远年轻的。

---

① 普希金原注：如果这种粗暴行为也不得不由我在这里重复一下的话，我谨向这位不认识的诗人请求原谅。从他的长诗的某些片断看，要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不如《叶甫盖尼·维尔斯基》，我一点也不认为是辱没了自己。

② 法语：彻底的堕落。

③ 普希金原注：这几行诗很不坏，不过其中包含的批评却缺乏根据。诗人可以选择最最微不足道的对象来描写；批评家并不需要去管诗人描写些什么，而只需要看他描写得怎样。

一篇诗可能是贫弱、失败和错误的——那么罪过必然在于诗人的才能，而不在于跑到了诗人前面的时代。

批评家大概是想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它的全部泣哭号叫对于读者大众已经不新鲜了，人们已经像办杂志的先生们一样在讨厌它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决定再来考验一下他们的耐性。瞧，又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两章——最后的，至少是最新发表的两章……那些想在其中找寻有趣事件的人们将会发现，这两章比起以前各章来，情节故事都要更少些。第八章我本来是打算根本毁掉而用一个罗马数目字来代替的，但是由于对批评家的惧怕才没这样做。再说其中好些片断也都发表过了。由于想到开玩笑的拙劣模仿可能被认为是对于伟大而神圣的作品的失礼——这也制止了我没去毁掉它。然而《恰尔德·哈罗尔德》的地位是如此之高，因此无论用什么口气提到它，在我都不会产生可能去玷辱它的念头。

1830年11月28日

于鲍尔金诺

第一、二节　普希金在刊印的正文里标明了第二节中10行诗的省略，实际上省掉的是描写学堂生活的一连几节：

一

记得那时，在学堂花园里，
我安逸地绽开，像一朵花，
那时候我爱读《叶丽赛伊》①，
而对西塞罗我却诅咒他，
那时候我对珍贵的诗篇，
并不比射球门更为喜欢，

① 俄国诗人迈科夫的一部自称为“滑稽长诗”的作品，写于1771年。

认为繁琐哲学胡说八道，
我翻过篱墙往花园里跳，
那时候我间或也很用功，
间或也懒惰，间或也固执，
间或也狡猾，间或也正直，
间或也安静，间或也好动，
间或也悲伤，也默不作声，
间或又由衷地唠叨不停。

二

间或，恍惚地站在课堂前，
我的眼神迷离，两耳不清，
说话声音尽量放低一点，
把唇边初生的茸毛剃尽，
那时候……那时候当我刚刚
开始留心一位漂亮姑娘，
她的容貌动人，于是爱情
便使我年轻的血液沸腾。
我毫无希望地痛苦一场，
热烈梦想骗我，让我心疼，
到处都在寻找她的脚印，
我深情地对她念念不忘，
整天期待着一分钟约会，
尝幸福的秘密痛苦滋味。

三

记得那时，在茂密的树丛，

在静静淌着的溪水旁边，
在学堂走廊各个角落中，
缪斯开始出现在我面前。
学生宿舍里我那间禅房，
一向都被欢乐抛在一旁，
顷刻间明亮——缪斯在那里，
摆开她花样翻新的筵席；
别了，早年的最初的嬉戏！
别了，那些冷冰冰的学问！
我变了，如今我是个诗人，
只有声音，它在我心灵里
活跃着、彼此不停地融合，
汇集成一篇篇甜美诗歌。

四

到处伴随我，似不知疲乏，
缪斯一再把歌唱给我听，
(Amorem canat aetas prima.)①
她总是对我唱爱情、爱情。
我迎声起和——年轻的朋友
在做完功课的闲暇时候，
全都爱听一听我的歌声。
他们，以一颗偏爱着的心，
也因对兄弟友谊的重视，
给我送来了第一个花冠，
让他们的诗人用来装扮

① 拉丁语：让年轻人去歌唱爱情吧。

他的胆怯而怕羞的缪斯。
呵，天真日子享受的得意！
你的梦在心头多么甜蜜。

五

世界满含笑意将她欢迎，
最初的成功为我们添翼，
杰尔查文老人发现我们，
祝福我们，自己走向墓地。
德米特里耶夫没骂我们；
那位保存俄国风习的人①
丢开史册，倾听我的歌子
慈爱地抚摸羞怯的缪斯。
还有你，被一切美好东西
深深地激起灵感的歌手②，
你，偶像般活在处子心头，
不是你？为偏爱之情所迷，
不是你？把手伸在我面前，
把我向纯洁的光荣召唤。

草稿中还留存一些诗节，其中部分地和誊清的手稿吻合，但基本上是普希金另一些学堂生活细节的描述：

记得那时，在学堂花园里，
我安怡地绽开，像一朵花，

---

① 指卡拉姆津，他的《俄国史》是俄国19世纪初叶的名著。
② 指茹科夫斯基。

我偷偷地读着阿普列依，
对维吉尔却只把哈欠打。
那时候我偷懒而且淘气，
我爬出窗户，爬上屋顶去，
为两片红唇，一对黑眼睛，
我有时会忘记上拉丁文；
那时候，一种朦胧的哀伤
开始走来搅扰着我的心，
那时候，一片神秘的远景
正吸引着我的种种想象，
夏天……当白昼来临，
人们高兴地来把我喊醒，

记得那时，好惹事的伙伴
竟然把我叫做个法国佬，
那时冬烘先生曾经预言
说我一辈子是个淘气包，
那时，遍开玫瑰的田野上，
我们纵情地在奔跑游荡，
那时，踏上阴凉的林阴道，
我去听一群天鹅的呼叫，
目光停在明亮的水面上，
或者，那时，在一片旷野里
……………………………
拜访卡古尔大理石雕像
……………………………

第二十三节结尾的两行原先是：

没一个字，在他们谈话里

提到小帽子，或提到下雨。

接下去有两节：

在真正的贵族客厅里面，
没有人去卖弄花言巧语，
没有杂志上苛求的法官，
那种小市民的迂阔拘泥。
上流社会自由的客厅里，
谈话都采用通俗的语句，
它的活泼中的稀奇古怪，
不会把任何人耳朵吓坏，
（当他着手要写一篇评论，
某一位深刻的杂志编辑
一定会对此事惊讶不已；
然而，世界上有多少事情，
很可能，我们的这些杂志
没一家会想到写这些事！）

没有人对待一位老人家
会想到使用冰冷的嘲笑，
当发现他领巾的花结下
那一条衣领并不很时髦。
一位外省陌生人的傲慢
也不令女主人感到厌烦；
她对待客人是一视同仁，
都那么大方，都那么亲近；
只有位天外飞来的旅客，
那服饰华丽的伦敦无赖，
引逗得人们都笑逐颜开。

由于他装腔作势的神色，
人们迅速传递着的视线，
就是大家对他作的评判。

第二十四节　本节以后誊清的手稿中是：

这一位，适逢她美妙年华，
像一朵春花儿正在开绽；
这一位，看起来雄心大发，
竟想把公众的舆论掌管，
好一位上流妇女代表人；
这一位，在一生某个时辰，
她的卑微而谦恭的命运
会显露温存幸福的光轮；
这一位，她正在无声无息
承受着疯狂情欲的刑罚，
正在饱尝着忌妒和惧怕；
她们被偶然结合在一起，
彼此间——灵魂上格格不入，
在这儿紧挨着坐在一处。

第二十五节　誊清的手稿中这一节是：

这有位对警句十分喜欢、
讨厌一切的公爵布罗丁：
嫌女主人的茶（嫌它太甜）、
太太的愚蠢、男人的话音、
赐给两孤女的绣字花章、
人们谈混乱小说的印象。
他自己老婆的空虚无聊，

以及女儿们的笨手笨脚；
这儿有位跳舞会的导演，
一个公务员，粗野，爱蹦跳；
墙边还站立着一位阔少，
他在那，像杂志插图一般。
像柳树节的红脸赫鲁宾，
穿件紧身衣，不动，不出声。

第二十六节　誊清的手稿中第5—14行是：

这有位叫K.M.的法国人，
娶个削瘦、驼背的傻婆娘，
同时也娶到七千个魂灵；
这有位严正检查署官长，
星状勋章全挂在他胸前，
(威武的卡东①，刚因为受贿
让人家撤除了他的职位)；
这儿还有个惺忪的议员，
和纸牌一同度过了一生，
是一位政权缺不了的人。

第二十六节以后，手稿中是：

瞧吧，尼娜她走进了大厅，
她先在厅门口站了一站，
又向四周用淡漠的眼睛
把看她的客人看了一看，

① 卡东（公元前234—前149年），罗马元老院的议员，历史上严肃认真的长者形象。

她的酥胸起伏，两肩闪亮，
头在那珠宝饰品间发光，
围绕她细腰飘浮颤动着
花边组成的透明的网络，
丝织的锦绣像蛛丝一般
滑落在她玫瑰色的脚上；
全场一片欢腾，望着天上，
面对这富有魔力的画面……

后来普希金又想用下面一节诗来代替这一节：

在间富丽堂皇的大厅里，
人们停止说话、挤成一群，
宛如一朵百合生了羽翼，
拉拉-卢克① 婀娜地走进门，
在这俯首顶礼的人群上，
这位女皇的头颅闪着光，
美人中的美人，这位明星②
静静地、飘然地、穿过人群，
各种年岁的人们的眼睛。
都燃烧着嫉妒，像飞一样，
一会朝着她，一会朝沙皇——
只有奥涅金不去看他们；
他唯一倾心于达吉雅娜。

① 英国作家莫尔（1779—1852）的长诗《拉拉-卢克》的主人公，一位美丽的印度公主。

② 原句为“卡里忒斯中的卡里忒斯”。卡里忒斯为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

他眼里仅只有达吉雅娜。①

第二十七节　原稿中本节以后还有一节：

许多星期，许多日子过去，
奥涅金只有一件事在心，
他不知道还有别的目的，
只求能够见到公爵夫人，
公开或是暗中，任何地点，
哪怕是焦虑，哪怕是愤懑，
只求在她脸上看见东西。
他克制自己粗野的脾气，
到处——在晚会上，跳舞场中，
时装师家中，或是在剧院，
或在冰封的河道的两岸，
大街上，客厅里，和穿堂中，
他紧紧追逐她，影子一样。
他的懒惰早已不知去向！

① 这里的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节是普希金全部作品结束后，于1831年6月间写下的。草稿中还有另外几行诗，也是描写彼得堡上流社会的：

身后另一位舞场美男子
像杂志插图般走进舞池；
他的女儿丽莎也在这里，
她不讲究整洁，尖声尖气，
那样地做作，那样地娇小，
以致不由自主，每个客人
都猜想她既聪明，又恶狠……

这里，从草稿中用过的几个不同名字来判断，普希金指的是奥列宁和他的女儿。"在间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这一节所写的，是尼古拉一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她在没出嫁的时候，曾经扮演过拉拉-卢克，茹科夫斯基还为此写过诗。

奥涅金的旅行

《奥涅金的旅行》即原来的第八章。原稿中保存得不全。其中：

第一节和现在的正文末章（即第八章）第十节相同：

谁从年轻时候就很年轻，
……………………………
……………………………

第二节至第十二节条理是清晰的：

二

谁懂得必然的严格声音，
谁就算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的人生道路宽阔平坦，
他有着阳关大道的前程——
他知道为什么活在世上，
他有目标，专心为它奔忙，
他把他的心奉献给神灵，
如同一个包税官或将军，
"我们生来——桑涅加这样说——
是为给亲人和自己造福"——
(不能说得比这简单、清楚)。
然而，当半辈子已经度过，

回首往事：见虚度的年岁
留下的脚印，多令人伤悲。

第三节除第一行以外，都和第八章第十一节相同：

而想起来真是不能容忍，
(我们已把青春白白费掉，)
…………………………

第四节与第八章第十二节相同：

你变成嚣杂评论的对象，
…………………………

五

或对缪莫斯的名声厌倦，
或厌倦再显摆别的面具，
有一次，是烦闷的阴雨天，
一觉醒来，奉行爱国主义。
先生们，俄罗斯转瞬之间
便让他特别地感到喜欢，
毫无疑问，他已沉入爱情，
只有罗斯让他念念于心，
他已经开始恨起欧罗巴，
恨她的枯燥无味的政治，
恨她的虚浮的荒淫无耻。
于是奥涅金乘车启程；他
见到神圣罗斯：她的农田，

她的荒漠、她的海洋、山峦。

六

谢天谢地，他已准备停当，
是在六月三号的这一天，
一辆轻便马车在大路上
载着他沿驿站奔驰向前。
在半开化的平原上前进，
伟大的诺夫哥罗德古城。
那儿的广场上已经沉寂——
叛乱的钟声已不再敲起，
巨人的幽灵已不再出现：
包括雅罗斯拉夫的幽灵，
他征服斯堪的纳维亚人，
还有那两位恐怖的约翰，
围绕一座座衰微的教堂，
过去时代的人吵吵嚷嚷。

七

苦闷，苦闷！叶甫盖尼连忙
加快着脚步向前走：如今
他面前闪过，像影子一样，
瓦代、朵尔若克、特维尔城。
找个好纠缠的乡下女人，
他买下了三串小圆面饼，
在这里，他又买双便鞋穿，
再去骄傲的伏尔加岸边

昏沉沉驾车奔跑。他的马
有时飞驰登山、沿河疾行，
一里又一里闪过，车夫们
唱着歌，打口哨，互相叫骂，
尘土飞扬。叶甫盖尼睡醒：
特维尔大街，进莫斯科城。

八

莫斯科以她傲慢的浮华
来欢迎奥涅金这次光临，
用自己的姑娘来迷惑他，
用一盆鲟鱼汤为他洗尘，
在英国俱乐部的大厅内
（这是个实验性人民议会），
他听着关于稀饭的辩论，
他一声不响，正忧思沉沉。
这时他终于被人们发现，
他成了各种是非的话题，
莫斯科在为他奔忙不已，
人们把他称作一个密探，
并且还编了诗把他颂赞，
把他列进未婚夫的名单。

九

苦闷，苦闷！去尼日尼看看，
想去米宁的家乡。他看到
马卡列夫集市一片忙乱

接下去和《奥涅金的旅行》片断中的正文相同。

十

苦闷！叶甫盖尼在等好天。
伏尔加，河湖美景的精华，①
已在召唤他，去张起风帆，
去她绮丽的水面上玩耍。
这位爱好者不难被吸引：
租上条商人运货的小艇，
他顺流而下迅速地游去。
伏尔加为他把风帆鼓起：
纤夫们手撑着一条铁棍，
用那沉郁的调子唱着歌，
歌唱那强盗出没的场所，
歌唱那些勇敢的侦察兵，
和斯金卡·拉辛在古时候
用血染红了伏尔加水流。

十一

歌唱那杀人纵火的儿郎。
那些不速之客。但是你看，
在那一汪咸水的湖岸上，
一片布满砂砾的草滩边，

① 这里德米特里耶夫的诗句，引自他的《致伏尔加河》。本节末尾及下节开头写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

阿斯特拉罕展现在眼前。
正当奥涅金他依然沉湎
在他过往岁月的回忆里，
中午阳光的一阵阵热气，
还有一群群蛮横的蚊虫，
吱吱嗡嗡地从四面八方
飞来欢迎他——他气得发狂，
于是马上，就在一小时中，
便抛开里海松软的海岸。
苦闷——他要去高加索看看。

十二

他见到，任性的捷列克河

接下去和《奥涅金的旅行》片断中（第十二、十三、十四节）相同。

草稿中第十二节以后还有三节，其中第一节缺前四行：

一条路通向高加索群山，
跨过它垒垒峰峦的阻拦，
冲破它层层的天然屏障，
战争长驱直入，直捣心脏。
也许，它们那种野性的美，
偶然也能够打动他的心。
这时，围绕一队护送士兵，
跟随草原的野战炮兵队
……——奥涅金突然走进
这座阴暗的群山的大门。

他看见：愤怒的捷列克河
在翻腾激荡，冲刷着河岸，
河面上空，一只鹿两角垂落，
像在突兀的山崖上倒悬；
两岸岩石碎落，闪闪烁烁，
湍急的瀑布飞溅着水沫，
高峻的壁立的两山当中，
是条深沟大壑，一条小径
十分地险峻，它越走越窄，
头顶几乎只有一线青天；
大自然一副阴沉的容颜，
到处呈现出同样的粗野。
白发的高加索，你该称赞，
他生平第首次被打动心弦。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你认识了我，高加索，
你要我走进空旷的神殿，
你不止一次地召唤过我。
我疯狂地对你产生爱情。
你以你的雄强的风暴声
闹嚷嚷地欢迎我的来到。
我倾听过你溪流的咆哮，
和你雪崩时雷样的轰鸣，
苍鹰的唳啼、姑娘们的歌，
狂暴怒吼着的捷列克河，
和回音响彻千里的笑声，
我，你的软弱歌手，曾看见
卡兹别克山尖上的皇冠。

第十六节　其中一部分普希金放在《奥涅金的旅行》片断中，原稿中这一节是完整的：

“老年人幸福！病人也幸福，
幸福的是命运光顾的人！
而我健康、年轻、无拘无束。
我在等待什么？苦闷，苦闷！……”
别了，这白雪皑皑的峰峦，
和你们，无边的库班平原；
他已向另一片海岸进发……
他从塔曼来到克里米亚，
人们想象中神圣的地方：
希腊两神在那儿吵过架，
米特里达特曾在那自杀，
一位放逐者曾在那歌唱，
在岸边崖石中，满怀灵感，
他思念他的祖国立陶宛。

接下去是“片断”中已经发表的几节（第十七节至二十九节）。这以后在手稿中我们读到：

三十

就这样，我在敖德萨，那时
在一群新交的朋友当中，
忘掉了这位阴沉的浪子，
忘掉了我小说的主人公。
奥涅金不曾在任何时候
拿我和他通信之谊夸口，

而我，作为一个幸运的人，
也从来不给任何人写信。
请你想想，我该多么惊惶，
当我发现，只是忽然之间，
他便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像不请自来的鬼魂一样，
朋友们大声地啊呀不停，
而我呢也是多么地高兴！

三十一

神圣的友谊！人性的声音！
后来我们便互相瞧了瞧，
如西塞罗笔下的占卜人，
我们一同低声地笑了笑……
……………………
……………………
……………………

三十二

不久前我们曾一同漫游，
在埃夫克辛① 的大海之滨。
命运使我们又重新分手，
我们被安排去各奔前程。
奥涅金已经对世事冷淡，
过去经历把他心房挤满，

① 里海的古称。

他于是便来到涅瓦河滨。
而我却抛开年轻太太们，
抛开里海的肥嫩的牡蛎，
抛开昏暗的包厢、歌剧院，
上帝保佑，还有贵人达官，
来到三山村树林阴凉里，
来到边远的北方城镇上；
我的来临显得多么凄凉。

三十三

啊，无论那命运之神的手
安排我在哪片无名地方，
无论，无论我卑微的方舟
被命运漂浮到哪个方向，
无论让我晚年在哪度过，
无论坟墓将在哪等待我，
我在我的心中，到处，到处，
都要为我的朋友们祝福。
不，不！无论在哪也不忘记
他们那亲切、动听的言谈，
远远地，独自个，在人海间，
我将永远在我的想象里
看见你们，岸傍垂柳浓阴，
三山村田头睡梦与安宁，

三十四

和索罗基河① 缓斜的河岸，
隐藏在小树林中的道路，
和岸边一条一条的小山
那间我们畅饮过的小屋——
你，缪斯照耀的幽静天地，
雅济科夫也曾歌唱过你，
当他走出了学问的庙堂
来到了我们的这片村庄，
他歌颂索罗基山林女神，
他，又对四周的广阔农田，
高声朗诵了迷人的诗篇；
而我也在那里留过踪影，
那儿，我在浓密的松林中
挂上我的芦笛，赠给春风。

下面这一节用“奥涅金诗节”写下的诗可能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有关。它是作家早年的一篇草稿。但是它到底应和小说的哪一个章节相联系，很难确定：

“娶妻吧。”——谁？——“维拉·恰兹卡娅。”
她太老了。——“罗金娜。”——太简单。
“哈尔斯卡娅。”——笑得像傻瓜。
“西坡瓦娅。”——她又胖，又没钱。
“明斯卡娅。”——呼吸重得要死。
“朵尔宾娜。”——她太爱写情诗，

①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和三山村附近的一条河流。

爱吻母亲，父亲又那么蠢。
“娶林斯卡娅吧。”——这怎么行！
那我就是跟奴才攀亲家。
“格利莎·利普斯卡娅。”——怎么？
她有百万套媚态和做作。
“利金娜。”——这算个什么人家！
这家人准会让你吃苦头，
他们在戏院也要喝啤酒。

鲍里斯·戈都诺夫

谨以崇敬和感激之情将此剧献给

俄罗斯人珍贵怀念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

本剧是在他的天才启示下写作的

亚历山大·普希金

冀　刚译

作于1824年11月—1825年11月。1831年初首次发表。

普希金读了1824年出版的卡拉姆津所著《俄国史》的第10、11卷，对16世纪末至17世纪这一时期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584年伊凡四世（雷帝）去世，其子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即位，不久即娶大臣鲍里斯·戈都诺夫之妹为后。费多尔昏庸无能，在位的最后几年，大权已落入戈都诺夫手中。1598年，费多尔死，鲍里斯·戈都诺夫被贵族会议选为皇帝。早在1591年伊凡四世9岁的幼子季米特里在玩耍时不幸身死，民间盛传季米特里是由戈都诺夫派人害死的。数年之后有一僧人自称是季米特里皇太子，在波兰的支持下，利用俄国国内对皇帝戈都诺夫的不满情绪起兵讨伐戈都诺夫，于1605年当了皇帝。普希金根据这一段历史以及民间传说写了这一悲剧。

卷首题词是普希金应卡拉姆津女儿之请写的。

克里姆林宫议会厅

(1598年2月20日)

舒依斯基[1] 和伏罗丁斯基公爵

伏罗丁斯基

我们奉命一起来管理这座城市,
但看来这里已无人可以管理:
莫斯科成了一座空城;
市民们随着主教去了修道院。
你看这混乱的形势将是个什么结局?

舒依斯基

什么结局?要想知道倒也不难:
人们还要哭号,还要流泪,
鲍里斯还要皱皱双眉,
就像酒徒望着酒杯,
到头来终究会回心转意,

① 舒依斯基,即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舒依斯基,公爵(1552—1612)。曾因参与反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活动于1587年被流放,不久即返回莫斯科。鲍里斯·戈都诺夫死后,宣布承认伪季米特里为伊凡四世之子。一年后又反对伪王季米特里。后舒依斯基被宣布为皇帝。1610年被推翻,死于波兰。

顺从地答应登上王位；
然后，然后他依旧照原样统治我们。

伏罗丁斯基

自从他和妹妹① 隐居修道
似乎抛弃了尘世的荣华权势，
一个月已经过去。
无论是主教还是杜马的贵族
迄今没能使他回心转意，
他既不听苦苦的央求和劝谏，
也不听全莫斯科百姓的号啕痛哭
和贵族会议的祈祷恳求。
他们哀求他妹妹恩准他执掌权柄，
但这也是白费口舌；
这位悲伤的遁入空门的皇后
和他一样固执一样强硬。
也许是鲍里斯自己把这种精神赋予了她，
万一他这位统治者
真的厌倦了国事朝政，
不肯登上这个空有其名的王位，
你看又将如何？

舒依斯基

我看小太子② 的血完全白流；
如果是这样，季米特里本可以活命。

---

① 即伊利娜·费多罗夫娜，费多尔皇帝的遗孀，鲍里斯·费多罗维奇·戈都诺夫（1551—1605）之妹。

② 小太子指伊凡四世（雷帝）与第七位皇后生的季米特里太子。

伏罗丁斯基

多可怕的暴行!
莫非鲍里斯真的害死了太子?

舒依斯基

还会有谁?
谁会无缘无故地收买契普楚科夫[①]?
是谁暗中派去了比佳戈夫斯基父子和卡恰洛夫?
我曾受命前往乌格利奇
就地调查这桩案情:
我看到了鲜明的罪迹;
全城的人都目睹了这桩暴行,
全体市民都异口同声地作证,
我回来之后只要一句话
便可揭露这个暗藏的恶人。

伏罗丁斯基

那你为什么不要他的命?

舒依斯基

说实话,当时他出奇地无耻和镇静
使我发懵。
他仿佛清白无辜,望着我的眼睛:
他问这问那,问得仔仔细细——
在他面前我只得又重复了一遍
他悄悄告诉我的那一通胡言乱语。

伏罗丁斯基

这可不好呀,公爵。

① 据史料记载,鲍里斯·戈都诺夫曾暗中唆使契普楚科夫杀害季米特里太子。

舒依斯基

我有什么办法可想？
难道这一切都禀告费多尔皇上？
他用戈都诺夫的眼睛观察一切，
用戈都诺夫的耳朵听周围的声音。
即使我让他完全相信我的话，
鲍里斯也立刻会使他不相信，
然后把我投进大牢，
弄不好还会像干掉我叔父[①] 那样，
在严严实实的牢房里悄悄把我干掉。
当然，我不是夸口，只要值得，
怎么死都吓不倒我，
我并不胆小，可也不是没有头脑，
决不愿白白把命送掉。

伏罗丁斯基

这种暴行令人发指！
良心的谴责一定会使凶手心惊肉跳：
无辜太子的血
自然会妨碍他登上宝座。

舒依斯基

这一关他可以跨过，鲍里斯没那么胆小！
一个昨天的奴隶，一个鞑靼人，
刽子手马留他[②] 的女婿，自己也有颗刽子手的心，

① 指安德列·伊凡诺维奇·舒依斯基，1587年因组织反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活动被流放并处死。

② 马留他，即马留他-斯库拉托夫（斯库拉托夫-别尔斯基〔？—1573〕的绰号），伊凡雷帝的亲信，沙皇特种军警的首领。

他将攫取莫诺马赫的皇冠[1] 与皇袍……
这可真是我们全俄罗斯的莫大荣耀！

伏罗丁斯基

是的，他出身并非显贵，我们比他高贵得多。

舒依斯基

看来是没错。

伏罗丁斯基

那还用说，舒依斯基，伏罗丁斯基
那可非同一般，乃是出身显贵的公爵。

舒依斯基

出身显贵，而且是留立克家族[2] 的血亲。

伏罗丁斯基

所以我说，公爵，费多尔的王位
我们也有权继承。

舒依斯基

不错，比戈都诺夫
更有权继承。

伏罗丁斯基

的确是如此！

舒依斯基

那怎么办？
要是鲍里斯继续耍花招，
我们就想法煽动百姓，

---

① 莫诺马赫，指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1053—1125），是弗谢伏洛德（1030—1093）与拜占庭国王康斯坦丁·莫诺马赫之女所生之子。1113年起为基辅大公。

② 据史料记载，留立克乃留立克王朝的始皇，最后一个皇帝为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留立克族支系甚多。

让他们抛开戈都诺夫，
反正他们自己的公爵多得很，
让他们任选一个做皇帝。

伏罗丁斯基

我们这些瓦兰人[①] 的后裔并不少，
只是难同戈都诺夫较量：
百姓已不把我们看做
骁勇善战的王公的后裔。
我们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封邑，
成了皇帝的臣民，
他善用恩威兼施的手段
和他的声名来迷惑百姓。

舒依斯基（望窗外）

他不过只是胆大——而我们……不要再说了。
你看见了吧，
人们已经散开后退，
我们快去打听一下有什么结果。

红　　场

百　　姓

甲

他真不近情理！

---

① 指留立克，他是瓦兰人。

赶走了身边的高僧、贵族和主教。
这些人徒然朝他俯伏在地，
他对皇位的光辉感到恐惧。

乙

啊，我的天，谁来治理我们的国家？
唉，我们真是不幸！

丙

瞧，最高书记官出来
向我们宣布杜马的决议。

众百姓

安静！安静！杜马的书记官要说话了，
嘘—嘘——你们听呀！

谢卡洛夫（站在红场台阶[①]上）

议会决定最后一次尝试一下
请愿对执政者悲伤的心灵是否产生效力。
明天早上最圣明的大主教
在克里姆林宫做庄严的祈祷，
以神圣的旗帜作先导
举着弗拉基米尔[②]、顿斯科依[③]的圣像出发，
随同大主教的有杜马成员、世袭显贵，
贵族和杰出的人士，
还有全莫斯科东正教的信徒，
我们大家再去祈求皇后，

① 皇宫正门。
② 即莫诺马赫。
③ 德米特里·顿斯科依（1350—1389），莫斯科大公与弗拉基米尔大公。

她会怜悯孤苦无依的莫斯科，
祝福鲍里斯戴上皇冠。
你们各自回家祷告——
让教徒们虔诚的祈祷
通达上天。

（众人散开）

处女广场　新圣女修道院

百　　姓

甲

现在他们到修道室去见皇后，
有鲍里斯和大主教，
还有一大群贵族。

乙

听见他们说什么没有？

丙

她执意不肯，
不过还有希望。

一个女人（怀抱婴儿）

噢—噢！别哭，别哭，妖精来了，
妖精要来抓你了！噢—噢！别哭！

甲

我们能不能钻到围墙里去？

乙

不行。到那里去！不要说那里挤，
就连广场上也挤得要命。谈何容易？
全莫斯科的人都聚在这里。你瞧：围墙，房顶，
还有教堂的圆顶和十字架上
都挤满了人。

丙

真好看！

甲

那边怎么吵吵嚷嚷？

乙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人们喊叫起来，有人像波浪似的倒下去，
一排跟着一排……又是一排……又是……哎，老兄，
轮到我们啦；快点！跪下！

众人（跪着。哭号）

啊，开开恩吧，我们的父亲！来治理我们！
做我们的皇上，做我们的父亲！

甲（轻声）

他们哭什么？

乙

我们怎么知道？知道的只有大贵族，
他们和我们可不是一路人。

女人（抱着孩子）

你怎么搞的？现在应该哭，
可你却没有声音！看我来揍你！妖精来啦！
哭呀，你这淘气鬼！

（将孩子丢在地上。孩子尖声哭叫）

这就对啦。

甲

大家都在哭，
我们也哭吧，老兄。

乙

我使劲哭，老兄，
可就是哭不出。

甲

我也哭不出。有没有葱头？
用它来擦擦眼睛。

乙

没有。我在眼上抹点口水。
那里又出了什么事？

甲

谁搞得清？

众人

他接受了皇冠！他答应啦！他当了皇帝！
鲍里斯是我们的皇帝！鲍里斯万岁！

克里姆林宫议会厅

鲍里斯，大主教，大贵族

鲍里斯

你，主教大人，你们，全体贵族们，
我向你们吐露心声：

你们看到，我怀着惶恐与恭顺的心情
接受伟大的权柄。
我的责任是多么沉重！
我要继承威震四方的历代伊凡皇帝的伟业，
也要继承仁慈贤明的君王的德行！……
啊，圣明的主！啊，我全权的上帝！
请你从上天看看你忠实仆人的眼泪，
降福于你所爱的人，
降福于你如此倚重的人，
有了你对国政的神圣祝福：
我将像你一样慈祥公正，
光荣地治理我的臣民。
大贵族们，你们要像当我还没由百姓的意志推举
与你们共同操劳侍奉先皇那样
来侍奉我。

众贵族

我们绝不背弃我们的誓言。

鲍里斯

现在我们去拜谒
长眠的俄罗斯先王们的神灵[①]，
然后——宴请我们全体百姓，
从要饭的瞎子到王公大臣；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人都是贵宾。

（下。贵族们跟在他身后）

---

①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阿尔汉格尔大教堂。

伏罗丁斯基（叫住舒依斯基）

你猜对了。

舒依斯基

猜对什么？

伏罗丁斯基

刚才，就在这里，
你不记得啦？

舒依斯基

不记得，一点也不记得。

伏罗丁斯基

百姓到处女广场去的时候
你说……

舒依斯基

现在不是要记住的时候，
我劝你有时候也要忘记。
不过当时我有意说了些恶言恶语，
只是想要试探试探你的心意，
好更确切地了解你。
可现在——百姓们都在向皇帝朝贺，
人们会发现我不在场——
我要跟他们一起去。

伏罗丁斯基

真是个奸臣！

夜　楚多夫修道院[①] 中的修道室

（1603 年）

比勉神父　睡着的格里高里

比勉（在圣像前灯下写）

还有最后一个故事，
我的编年史就可以结束，
上帝交待给我这个罪人的责任
也可以完成。
上帝没白叫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见证，
也没白指点我学会写字的本领。
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哪一位勤奋的僧人
会发现我这本苦心孤诣的无名作品，
他也会跟我一样点燃明灯，
拂去手本上数百年的灰尘，
重新抄写这些真实的故事，
让正教徒们的子子孙孙
了解祖国大地以往的命运，
缅怀历代伟大君王的
功绩、光荣和善举——
至于他们的罪行和劣迹

①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建于 14 世纪。

会虔诚地恳求救世主宽恕。
如今到了晚年我仿佛重新生活
往事在我眼前闪现——
那么多的事件如同海洋汹涌的浪涛
不是早已奔腾而过？
现在它们默默无言，安详平静，
有几个人我还记得，
有些话我也听到过，
其余的一切都已消逝……
但是明灯熄灭的时刻即将到来——
还有最后一个故事。
（写）

格里高里（醒）

我老做那个梦！这怎么可能？已经第三次了！
可恶的梦！……我梦见明灯前
有个老头一直坐着在写——连打盹时也没停，
看来他一整夜没合眼。
我爱看他全神贯注于往事
写编年史时的沉着安详，
我常常在猜想
他在写些什么？
是写鞑靼人的黑暗统治，
还是写伊凡滥施杀戮？
是写诺夫哥罗德沸腾的市民大会，
还是写祖国的威名？但我猜不出。
无论是在他高高的前额上，还是在他的目光里
都看不出他内心的秘密，

看到的总是那温和庄重的面容，
就像衙门里一位须发斑白的文书
安详地注视着无辜者和罪人，
冷漠地倾听着善与恶，
既不愤怒，也不怜悯。

比勉

你醒啦，老弟。

格里高里

祝福我吧，
尊敬的神父。

比勉

上帝会赐福予你
今天以至永生永世。

格里高里

你不停地写，觉也不睡，
可我的平静却被恶魔般的梦幻搅乱，
仇人把我弄得心神不定
我梦见一架陡直的长梯
把我引到一座塔楼；
从高处我看到莫斯科就像个蚁窝，
下面广场上人声鼎沸，
人们笑着指点我，
我觉得既难堪又可怕——
猛地摔下来，我吓醒了……
这个梦我做了三次。
你说奇怪不奇怪。

比勉

这是青春的血在沸腾，
可以祷告吃斋来使自己平静，
你的梦就会充满轻快的幻景。
直到现在——要是我
因困乏打盹而浑身无力，
睡前无法做长时间祷告——
我这个老人的梦也不平和正经，
不是觥筹交错的盛宴，
就是战时的营房，厮杀搏斗，
还有少年时代荒唐的欢乐情景！

格里高里

你的青春时代过得多么快乐！
你曾在喀山城堡的塔楼下战斗[1]，
又在舒依斯基麾下[2] 抵御过立陶宛的士兵，
你还见过伊凡皇帝豪华的宫殿！
多有福气！可我这个可怜的修士
从少年时代起就在修道室里兜来转去！
为什么我就没享受过战斗的欢乐，
为什么就没品尝过皇家宴会上的甘食美酒？
我本来也可以跟你一样，
在晚年摆脱尘世的奔忙，
关在安静的修道室里，
诵念出家人的经文。

---

① 指伊凡四世（雷帝）攻克喀山（喀山鞑靼汗国中心）的战斗。

② 指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舒依斯基之父伊凡·彼得罗维奇·舒依斯基统帅，他参加了利沃尼亚战争，因保卫被立陶宛人围困的普斯科夫而闻名。

比勉

老弟，别抱怨这么早就离开了罪恶的尘世，
别抱怨至尊的上帝给你的诱惑太少。
请你相信我的话：
荣耀、奢华和女人诡谲的爱情
总在远处引诱着我们。
我活了很久，也有过不少享受，
自从上帝把我引进了修道院，
我才品尝到至高的幸福。
孩子，你想想，那些伟大的帝王，
有谁在他们之上？只有上帝。
谁敢反抗他们？
没有任何人。可结果怎样？
他们头上的金冠愈来愈沉重，
于是他们便把金冠换成了僧帽。
伊凡皇帝也曾在类似修道的活动中
去寻求安宁。
他那满是不可一世的宠信的宫殿
竟变成了一个新式的修道院：
禁卫兵头戴圆帽身穿粗毛服，
变成了温顺的修道士，
暴君成了谦恭的长老。
我在这里，就在这间修道室里
(当时住的是历尽苦难的基里尔，
一个正直的男子汉。
那时上帝赐福使我懂得了尘世的空虚)，
在这里我见到了皇帝，

他由于愤激的沉思和精神折磨疲惫万分。
暴君满腹心事坐在我们中间，
我们一动不动肃立在他面前，
他在和我们低声交谈。
他对长老和我们这些修士说：
“我的神父们，盼望已久的日子就要到来，
我来这里，渴求解脱，
你，尼克季姆，你，谢尔盖，你，基里尔，
请你们大家听取我真诚的誓言：
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来到你们这里，
俯伏在你的脚下，神父，
诚心接受这里的苦修戒律。”
全国之尊的皇帝这样说，
他流着泪，话说得那样柔和。
我们也含泪祈祷，
愿上帝将爱与平静
赐给他历经苦难饱受风雨的灵魂。
他的儿子费多尔呢？他在位的时候
就盼着过上缄默不语的修士生活。
他把帝王的殿堂变成祷告室，
为国操劳的忧伤
并没惊扰他圣洁的灵魂。
上帝垂怜皇上的温顺，
整个罗斯在皇上的治理下四海安宁——
可是在他西归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闻所未闻的怪事：
一个只有皇帝自己看得见的神采奕奕的男子

来到皇帝的卧榻前，
费多尔便同他交谈，
称他是伟大的主教，
左右的人都感到惊恐，
明白这是上天的神明，
因为当时大主教
根本不在宫殿里的皇帝面前。
当皇帝升天的时候，
宫殿里洋溢着圣洁的芳香，
他的面容如同太阳一样闪光——
这样的皇帝我们见不到了，
啊，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悲伤！
我们犯了罪，触怒了上帝：
把弑君的叛逆
奉为君王。

格里高里

敬爱的神父，
我早就想问你，
季米特里王子是怎么死的；
听说那时你正在乌格利奇。

比勉

哦，我都还记得！
我真没想到会看到这个毒辣的勾当，
这桩血腥的罪恶。
当时我奉命前往遥远的乌格利奇办事，
我到达的时候正是夜里。
第二天早祷时忽然听到了钟声、喊叫与喧闹，

王妃们都朝外面跑去，
我也急忙跑去——全城的人都已聚在那里。
我一看：被杀的太子躺在地上；
皇后——他母亲昏倒在他身上，
乳母在绝望地号啕大哭，
狂怒的人们拖过那个
伤天害理忘恩负义的保姆……
忽然人群中出现了脸色苍白
凶神恶煞的犹大比佳戈夫斯基。
"就是他，他就是凶手！"大家高喊，
霎时间他就失去了踪影。
人们朝三个逃跑的凶手追去①，
抓住了躲藏起来的凶手，
带到尚有余温的太子尸体前②，
真是奇迹——死人战栗起来。
"交代吧！"人们朝凶手们大喊。
凶手们在利斧下惊恐万状，作了交代——
供出了鲍里斯。

格里高里

被害的王子当时多大？

比勉

大概七岁；要是活到现在

---

① 米哈伊洛·比佳戈夫斯基被鲍里斯·戈都诺夫派往乌格利奇经管伊凡四世（雷帝）的第七位皇后的行宫。他与其子达尼洛及其甥卡恰洛夫因被怀疑杀害季米特里太子而被百姓打死。

② 中世纪的一种迷信，认为当凶手在场时，死者会复苏一些时候，从而揭露凶手。

（这事已经过了十年……不，
不止：是十二年）——
他和你同年，并且做了皇帝，
但命中注定不是如此。
我就用这个悲惨的故事
来结束我这部编年史。
从那时起我就很少关心尘世的事。
格里高里老弟，你已经识字，通晓事理，
我把我这本著作交给你，
你在修道的闲暇，
把你在生活中所见的一切：
战争与和平、帝王的业绩、
上帝侍者的神迹
以及上天预示的征兆——
如实记录，不要自作聪明。
时候到了，我该去休息，
并把明灯吹熄……
早祷的钟声响了……上帝，请祝福你的奴隶……
把拐杖给我，格里高里。

（下）

格里高里

鲍里斯，鲍里斯！
所有的一切在你面前都会发抖，
谁也不敢跟你提起
那个不幸的孩子的遭遇，——
然而有一位隐士却在这间黑暗的修道室里
书写一份可怕的文书去告发你：

你逃脱不了世上的审判，
正如你逃脱不了上帝的惩处。

大主教宅邸

大主教　楚多夫修道院院主

大主教　他跑啦，院主？

院主　他跑了，大主教。已经三天了。

大主教　这个该死的东西！他是哪里人？

院主　他是奥特列彼耶夫家的人，加里茨贵族的子孙。小时候他不知在哪里出的家，曾在苏兹达利的叶菲姆修道院呆过，后来离开那里，又去过几所寺院，最后到了我楚多夫修道院。我看他年纪轻轻，又不通晓事理，就叫他随比勉神父修道，比勉心地温和，为人谦恭，而且学识渊博：他读过我们的史书，给圣徒们编写经文；不过他识字读书不是受之于上帝……

大主教　这些读书人我真没办法！亏他想得出！**我要当莫斯科的皇帝**！啊，去他的，这个鬼迷心窍的家伙！不过这件事也不必禀告皇帝，为什么要去惊动皇帝？只要把他潜逃的事报告一下书记官斯密尔诺夫或者书记官叶菲姆耶夫就可以了。真是胡说八道！**我要当莫斯科的皇帝！**……要把这个坏蛋抓住，一定要抓住，放逐到索洛维茨基[①]去，叫他终身忏悔。这真是胡说八道，院主。

院主　是胡说八道，主教，是胡说八道。

---

① 15世纪20—30年代建在白海索洛维茨基岛上的修道院。

皇　宫

两个侍臣

甲

皇上在哪里?

乙

他和一个术士
躲在寝宫里。

甲

是啊，他最喜欢
同那些巫师、神汉、术士们交谈。
就像一个待嫁的红颜少女老是问卦，
我倒想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乙

他来了。可不可以问问他?

甲

他的脸色多么阴沉!
（二人下）

皇帝（上）

自从我执掌了最高权力
太太平平已经当了五年多的皇帝，
但我心里却没感到幸福。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醉心爱情，
渴望着爱的乐趣，

一旦瞬间的拥有满足了心灵的饥渴，
我们随之又感到苦闷、烦腻？……
术士徒然向我预言，
说我会长期执政，四海安宁，
然而权柄、生活都不使我快乐。
我预感到上天震怒，大难将临，
没有幸福可言。
我本想用富足、美名安抚百姓，
用慷慨、宽宏赢得民众——
但我打消了这无谓的用心：
百姓憎恶活着的皇上，
只喜欢死去的帝王。
当百姓的掌声或怒号震动着我们的心，
我们就晕头转向！
上帝将饥饿降给我们大地[1]，
人们哀号着在痛苦中挣扎，
我给他们打开粮仓，
把黄金撒给他们，
还给他们寻找工作——
可他们却暴跳如雷，咒骂我！
大火[2] 烧毁了他们的房舍，
我给他们建造了新房，
他们却将火灾加罪于我！

① 指1601—1603年间国内发生的饥荒。

② 指1591年6月莫斯科发生的大火。传说是当时的大臣鲍里斯·戈都诺夫放的火，然后以救火来赢得居民的好感。

这就是庶民的良心：有什么爱戴可言。
我也曾想在家里找到欢乐，
想给女儿成家，使她幸福——
可死神却像风暴一般把新郎卷走[1]……
于是流言纷起
说我，这个倒霉的父亲
是女儿丧夫的祸首！……
不论谁死去，我都是背后的凶手：
是我促使费多尔[2]早死，
是我毒死了我一心修道的妹妹——皇后……
什么都是我！
唉！我觉得人世间伤心事太多，
什么也不能使我们宽心；
什么也不能，什么也不能……
只有良心，正直的良心，
才能战胜凶恶，战胜昧心的诽谤。
但是良心上要是有污点，
哪怕是偶然留下的污点，
那可就完啦！
就像灵魂染上了瘟疫，
心里灌满了毒汁，
责难在耳中声声作响，
叫人感到恶心，头晕脑胀，

① 克谢尼娅·戈都诺娃的未婚夫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弟弟，到达俄罗斯不久即死去。

② 指费多尔皇帝。

眼前是血淋淋的孩子……
我真想跑开，但又无处可去……可怕呀！
做了亏心事的人真可怜。

立陶宛边境上的小酒店

四方云游的修士米萨伊尔与瓦尔拉姆，
俗人装束的格里高里·奥特列彼耶夫，女店主

女店主 我用什么款待你们呀，尊敬的长老们？

瓦尔拉姆 有什么就吃什么吧，老板娘。有酒吗？

女店主 怎么会没有，我的神父们！我这就拿来。(下)

米萨伊尔 你为什么还愁眉不展，朋友？这里就是你想来的立陶宛边境。

格里高里 我一天不到立陶宛，就一天不会安心。

瓦尔拉姆 你为什么这样喜欢立陶宛？你瞧我们，米萨伊尔神父和我这个罪人，一溜出修道院，就什么也不想了。立陶宛也好，俄罗斯也好，三弦琴也好，七弦琴也好，对我们都无所谓，只要有酒就行……瞧酒来了！……

米萨伊尔 说得好，瓦尔拉姆神父。

女店主 (上) 你们的酒来啦，我的神父，请用吧。

米萨伊尔 谢谢，亲爱的，愿上帝赐福给你。

(两人饮酒；瓦尔拉姆唱道："喀山城里……")

瓦尔拉姆 (向格里高里) 你怎么不跟着唱，也不喝点呀？

格里高里 我没有那个兴致。

米萨伊尔 那就随你的便吧……

瓦尔拉姆 这里是醉酒人的天堂，米萨伊尔神父！我们来为老板娘干一杯……不过，米萨伊尔神父，我喝酒的时候，就不喜欢看到不喝酒的人；醉了是一回事，摆臭架子是另一回事；要是想和我们一样生活，那我们欢迎——不然，就走开，滚蛋：走江湖的和神父可坐不到一块。

格里高里 你喝你的，不过可别喝糊涂，瓦尔拉姆神父！你瞧，有时我的话也能说得在理吧。

瓦尔拉姆 我怎么会糊涂？

米萨伊尔 别理他，瓦尔拉姆神父。

瓦尔拉姆 他吃什么斋？是他自己死乞白赖跟我们搭伙，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什么来历，——还目中无人；说不定还吃过官司呢……

（饮酒，唱：小和尚落了发。）

格里高里（向女店主）这条路通哪里？

女店主 通立陶宛的路易山。

格里高里 到路易山远吗？

女店主 不远，要不是有沙皇的哨卡和边防警卫，傍晚就可以赶到。

格里高里 怎么，有哨卡！这是怎么回事？

女店主 有人从莫斯科逃走了，命令把所有过往的人都扣下来检查。

格里高里（自言自语）真是糟糕透顶。

瓦尔拉姆 哎，伙计！你居然跟老板娘搭上了。可见得你想要的不是伏特加，而是小娘儿们。好哇，老弟，好哇！真是各有所爱；我和米萨伊尔爱的只有一样：喝个痛快，等喝完了，把杯子翻过来，敲底玩。

米萨伊尔 说得对，瓦尔拉姆神父……

格里高里 他们要抓什么人？谁逃离了莫斯科？

女店主 天晓得，也许是小偷，也许是强盗——不过现在这里就是好人也过不去，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没用，根本没用，好像到立陶宛只有这条大路可走，别的路就没有了！瞧，从这里出去，往左拐，顺着一条小路经过一片树林走到一座小教堂，旁边有条小河，叫切岗河，从那里穿过一片沼泽地可以一直走到赫洛皮诺，然后再从那里奔扎哈尔耶沃村，到了那里随便哪个小孩都可以带你到路易山。这些哨卡只会欺压过路的人，抢夺我们穷人的财物。（听到喧闹声）那里又出了什么事？哎呀，这些可恶的家伙又来了！是来搜查的。

格里高里 老板娘！有没有别的地方躲一躲？

女店主 没有，亲爱的。我自己也想躲一躲呢。搜查不过是说说罢了，只要给他们酒喝，给他们面包，再来点别的什么——让他们这些十恶不赦的家伙断气才好！让他们……

（边防警上）

警员甲 好啊，老板娘！

女店主 欢迎，贵客们，请进。

警员甲 （向警员乙）哈！这里有人喝酒；可以捞一点。（向修道士）你们是干什么的？

瓦尔拉姆 我们是侍奉上帝的出家人，老实巴交的修道士，在各个村子里给修道院化缘。

警员甲（向格里高里）你呢？

米萨伊尔 跟我们一起的……

格里高里 是附近的俗人，送长老们到边境，然后就回去。

米萨伊尔 你变卦啦……

格里高里 （轻声）别吱声。

警员甲 老板娘，再来点酒——我们在这里同长老们一起喝两杯，

说说话。

警员乙（轻声）看样子那小子是个穷光蛋，没什么油水；不过这两个老家伙……

警员甲 别吱声，马上收拾他们。——怎么样，我的长老们？化缘化得怎么样？

瓦尔拉姆 不行，孩子，不行啊！现在基督徒都变得小气了；爱财如命，奉献给上帝的太少。世人的罪孽深重呀。人们都去做生意，骗人，只想发财，不想拯救灵魂。我们转来转去，央告又央告；有时三天还讨不到三个小钱。真是罪过！一个礼拜，又是一个礼拜，一看化缘袋，里面的钱少得可怜，简直没脸回修道院，怎么办？心里一难受，就把剩下的钱都买酒喝掉。倒霉呀，没说的。——啊，太糟了，看来我们的末日到啦……

女店主（哭）上帝开恩，上帝保佑！

（瓦尔拉姆说话时，警员甲仔细端详着米萨伊尔）

警员甲 阿廖哈！皇帝的告示在你身上吗？

警员乙 在我身上。

警员甲 拿过来。

米萨伊尔 你干什么这样死盯着我？

警员甲 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凶恶的邪教徒，名叫格里什卡·奥特列彼耶夫的，从莫斯科逃走了，你听说过吗？

米萨伊尔 没听说过。

警员甲 没听说过？好吧。皇帝下令把那个邪教徒抓住吊死。你知道这事吗？

米萨伊尔 不知道。

警员甲（向瓦尔拉姆）你识字吗？

瓦尔拉姆 小时候学过，后来忘了。

警员甲 （向米萨伊尔）你呢？

米萨伊尔 不大行。

警员甲 瞧，这就是告示。

米萨伊尔 我看它干什么？

警员甲 我看这个逃跑的邪教徒、小偷、坏蛋——就是你。

米萨伊尔 我？得了吧！你说些什么呀？

警员甲 别忙！把门守好。我们马上就可以查清。

女店主 哎呀，这些该死的家伙，就是折磨人！连长老都不叫人家安宁！

警员甲 这里谁识字？

格里高里（向前一步）我识字。

警员甲 你来念。你跟谁学的？

格里高里 跟我们圣堂杂役学的。

警员甲 （将告示给他）大声念。

格里高里 （念）“查楚多夫修道院违犯清规的修士格里高里，姓奥特列彼耶夫，崇信异端，为魔鬼所惑，竟敢对圣徒百般蛊惑，为非作歹。现查明负罪在身的格里高里已逃往立陶宛边境……”

警员甲（向米萨伊尔）怎么不是你？

格里高里 “皇帝降旨捉拿此人……”

警员甲 并且吊死。

格里高里 这里没说吊死。

警员甲 胡说。又不是每个字都写进去的。你就念：捉拿并吊死。

格里高里 “并吊死。贼人格里高里年已……（看瓦尔拉姆）五十开外，中等身材，秃顶，花白胡子，大肚皮……”

（众皆朝瓦尔拉姆张望）

警员甲 弟兄们！格里高里在这里！抓住他，把他捆起来！真没

想到，没料到。

瓦尔拉姆 （夺过告示）别胡闹啦，你们这些狗崽子！我怎么是格里高里？——怎么！五十岁，花白胡子，大肚皮！不对，兄弟！拿我开心你还太嫩。我好久没看书了，看不大清楚，可现在是要命的事，我可得要看了明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年已……二十”，——怎么搞的，老弟？哪里是五十？你看到了吧？是二十。

警员乙 对，记得是二十。对我们是这样讲的。

警员甲 （向格里高里）老弟，看来你倒挺会逗乐。

（读告示的时候，格里高里垂首站立，一只手揣在怀里）

瓦尔拉姆 （继续念）“身材不高，宽胸脯，手臂一长一短，蓝眼睛，棕红头发，腮上有一颗疣，额上也有一颗。”朋友，这不就是你吗？

（格里高里突然抽出短剑，众闪开，他纵身跳出窗外）

众警员 抓住他！抓住他！

（众人慌忙跑开）

莫斯科　舒依斯基官邸

舒依斯基　众多宾客　晚宴

舒依斯基

再来点酒。

（站起，众人随之站起）

诸位尊贵的客人，

最后一壶酒！读祈祷文吧，孩子。

男孩

我们无所不在永世长存的天父，
请听你的奴仆们的祷告：
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祈祷，
为你挑选的虔诚的皇帝祈祷，
为一切基督徒的全权的皇帝祈祷。
无论在宫殿，在战场，
还是在旅途，在寝床——请你保佑他。
保佑他战胜敌人，
让他名扬五洲四海，
让他全家健康安宁，
让皇族的金枝玉叶
荫庇整个人世——
让他对我们这些奴仆
如同往昔那样赐福施恩，
慈悲宽大并且体恤容忍，
让他那永无穷尽的贤明智慧
如泉水般流遍我们全身；
为此我们高举皇帝的琼杯
向你祈祷，我们天上的父。

舒依斯基（饮酒）

伟大的皇帝万寿无疆！
尊贵的宾客，请你们原谅；
感谢你们不嫌弃我的面包和盐，
请原谅，晚安。

（客下，送到门口）

普希金[1] 好不容易都走了；哎，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公爵，我还以为我们谈不成了呢。

舒依斯基（向众仆人）你们干什么都咧着嘴？你们总要偷听老爷们谈话。——去收拾桌子，给我出去。——什么事，阿法纳西·米哈伊洛维奇？

普希金

简直是怪得出奇。
今天，我的侄儿加夫里拉·普希金[2]
从克拉科夫[3] 派人送来一封信。

舒依斯基

哦。

普希金

侄儿报告我一个奇怪的消息。
雷帝的儿子……等一等。
（走到门口，左右张望）
就是鲍里斯授意害死的太子……

舒依斯基

这已经不是新闻。

普希金

你别急：
季米特里还活着。

---

① 即阿法纳西·米哈伊洛维奇·普希金。普希金家谱中没有此人。这个人物的原型可能是欧斯塔菲·米哈伊洛维奇·普希金，伊凡四世时代的将领。1601 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② 加夫里拉·普希金，即杜马贵族加夫里拉·格利戈里耶维奇·普希金。诗人普希金称他是祖先，说他有才华。

③ 克拉科夫在 1319—1610 年间曾是波兰首都。

舒依斯基

这可想不到！这可真是新闻！
太子还活着！这可真是奇迹。
就是这点吗？

普希金

听我把话说完。
无论他是什么人，是获救的太子，
还是附在他身上的什么鬼魂，
或是个胆大包天的骗子，无耻冒名的人，
反正那里又冒出了一个季米特里。

舒依斯基

这不可能。

普希金

我侄儿亲眼看到了他，
看到他第一次来到皇宫的情景，
他穿过肃立两侧的立陶宛贵族，
径直走进国王的深宫。

舒依斯基

他是什么人？来自何方？

普希金

没人知道。
只知道他当过
维什涅维茨基[①] 的仆人，

① 维什涅维茨基，指亚当·维什涅维茨基，立陶宛贵族，率先承认自称王为伊凡四世之子，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亲戚K·K·维什涅维茨基，后者又将自称王介绍给自己的连襟姆尼舍克。

他在病榻上向听取忏悔的神父吐露身世，
有一位高贵的贵族得知他的秘密，
就去找他，把他从病榻上拖起，
然后便同他一起去见西吉兹蒙德。[1]

舒依斯基

人们对这个亡命之徒有什么议论？

普希金

听说他聪明伶俐，彬彬有礼，
很讨众人的欢喜。
他迷惑了那些莫斯科的流亡者[2]，
天主教神父同他谈得十分投机。
国王对他十分宠爱，答应为他出力。

舒依斯基

老弟，这些事简直乱七八糟，
听得叫人不由得摸不着头脑，
这无疑是个冒名顶替的无耻之徒，
不过说实话危险的确不小。
这个消息十分重要！
要是百姓知道，一场大灾祸就免不了。

普希金

灾祸一旦发生，
鲍里斯就难保住他聪明脑袋上的皇冠。
这也是他自作自受！
他统治我们就像皇帝伊凡

---

① 西吉兹蒙德（1566—1632），1587年起为波兰国王。
② 指逃往波兰的世袭贵族。

(夜里可不该提起这个名字)。
虽说没有像坐血淋淋的木橛
这种众目睽睽下公开的死刑，
虽说我们不会因皇帝没用权杖去添加炭火
在广场上烧死我们
而为耶稣唱赞歌——这又怎么样？
对这种可怜的生活我们怎能放心？
我们天天都可能被贬黜，
还可能坐牢、流放、出家或戴上脚镣手铐。
在那荒无人烟地方饿死吊死。
我们中间那些最显赫的名门贵族在哪里？
西茨基、舍斯图诺夫、罗曼诺夫公爵
这些祖国的希望又在什么地方？
都在流放中被监禁、虐杀。
你等着吧：你也会轮到这样的下场。
你会说，怎么会这样容易！
我们在家像在立陶宛一样
被那些靠不住的奴隶包围，
到处都准备出卖你的奸细，
还有被当局收卖的蟊贼。
我们只要打算惩处哪个奴仆，
我们就会被哪个奴仆捏在手里。
你看他想要废除尤里节，

我们在领地里就失去权力[1]。
懒鬼你可别想撵走！
你反正得养着他，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也别想招雇新工人！
不然你就得进农奴事务衙门。
伊凡皇帝在位的时候，
听说过这样的荒唐事没有？
问问老百姓，他们的日子是不是好过？
冒名为王的人只要答应恢复古时的尤里节，
那就要热闹了。

舒依斯基

你说得很对，普希金。
可你知道吗？
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能走漏风声。

普希金

那还用说，要保守这个秘密。
你是个聪明人，
我一向喜欢找你谈心，
要是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
就忍不住要告诉你。
何况今天你的蜜糖和美酒
使我谈起来无拘无束……

① 废除尤里节对中小地主有利。大地主在废除尤里节之前能以较好的条件吸引农民。所以废除尤里节并不受贵族欢迎，以普希金与舒依斯基为代表的贵族就反映了这种态度。

尤里节是在旧俄历 11 月 26 日。1497 年法典规定此日前后各一周间，农奴有权选择封建地主。

再见吧，公爵。

舒依斯基

再见，老弟，再会。

（送普希金）

皇　　宫

画地图的太子公主　公主的乳母

克谢尼娅（吻画像）我亲爱的未婚夫，英俊的王子，得到你的不是我，不是你的未婚妻——而是远在异乡的阴暗坟墓。我永远没有欢乐，永远为你哭泣。

乳母　好啦，公主！少女的眼泪，就像滴滴的露珠，太阳一出，露珠就会晒干。你会另外有一个未婚夫，又英俊，又可亲，亲爱的孩子，你会爱上他，忘掉你的王子吧。

克谢尼娅　不，奶妈，他虽然死去，我也要忠实于他。

（鲍里斯上）

皇帝

怎么啦，克谢尼娅？怎么啦，我的宝贝？
还没成亲就成了苦命的寡妇！
你总在哭你死去的未婚夫。
我的孩子！命运并没注定我
成为毁掉你们幸福的罪人，
也许是我触怒了上天，
没能使你得到幸福。
你是无辜的，为什么伤心难过？

你呢，我的儿子，在做什么？这是什么？

费多尔

我在画莫斯科的大地[1]，
我们帝国辽阔的国土：
这是莫斯科，这是诺夫哥罗德，
这是阿斯特拉罕，这是大海，
这是彼尔姆茂密的森林，
这是西伯利亚。

皇帝

这条弯弯曲曲的花纹
又是什么？

费多尔

是伏尔加河。

皇帝

多好呀！这是学习的甘美成果！
你仿佛从云端一眼便可以鸟瞰整个帝国：
国界、城市、河流。
好好学吧，我的儿子，
学问会加快我们对飞驰流逝的生活的认识——
有一天，也许为时不久，
那些你今天在纸上精心描绘的各省区
全都会交到你手中。
好好学吧，我的儿子，
你将会更轻易更清楚地认识
治国的艰辛。

① 指当时的俄罗斯国家——莫斯科罗斯。

（谢苗恩·戈都诺夫[1] 上）

戈都诺夫来向我禀报了。

（向克谢尼娅）

我的宝贝，回自己房间去吧，

请原谅，我的朋友，愿上帝让你快乐。

（克谢尼娅与乳母下）

谢苗恩·尼基季奇，有什么事？

谢苗恩·戈都诺夫

今天，天刚亮

瓦西里公爵的管家和普希金的仆人

就来向我报告。

皇帝

说吧。

谢苗恩·戈都诺夫

先是普希金的仆人报告

说昨天早上他们家

从克拉科夫来了一个信使，

一小时后信使便被打发回去，没带回信。

皇帝

应该抓住那送信的人。

谢苗恩·戈都诺夫

已经派人去追。

皇帝

舒依斯基呢？

---

① 谢苗恩·戈都诺夫是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亲戚，政治侦察机构的头目。后被自称王流放至佩列亚斯拉夫利，1605年被处死。

谢苗恩·戈都诺夫

昨天晚上他宴请朋友，
有米洛斯拉夫斯兄弟、
布屠林兄弟、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1]，
还有普希金和另外几个朋友；
散席时已经很晚。
只有普希金一个人留下来，
和主人又谈了很久。

皇帝

马上派人去传舒依斯基。

谢苗恩·戈都诺夫

陛下，
他已经来了。

皇帝

叫他进来。

（戈都诺夫下）

皇帝

同立陶宛勾搭！这是什么话？……
我厌恶普希金这一家叛逆分子，
对舒依斯基也不能信任：
他虽然随和，却又狂妄狡猾……

（舒依斯基上）

公爵，我要和你谈谈。
不过看来你自己有事要禀报，

---

① 萨尔蒂科夫，指米哈伊尔·格列伯维奇·萨尔蒂科夫。他在鲍里斯·戈都诺夫死后投靠伪王。

所以我先听你的。

舒依斯基

是的，陛下：
我有责任向你报告一个重要的消息。

皇帝

说吧。

舒依斯基（轻声，指费多尔）

可是，陛下……

皇帝

舒依斯基公爵知道的事
太子都可以知道。你说吧。

舒依斯基

陛下，立陶宛传来一个消息……

皇帝

是不是
昨天信使给普希金送来的那个消息。

舒依斯基

他全都知道！——
我原以为陛下还不知道这个秘密。

皇帝

这算什么，公爵：
我想把这两个消息作个比较，
不然我们就无法弄清真情。

舒依斯基

我只知道
克拉科夫冒出了一个自称为王的人，
皇帝和贵族对他表示支持。

皇帝

他们说些什么?
这个自称为王的人是什么人?

舒依斯基

不知道。

皇帝

那……他有什么危险?

舒依斯基

皇上，你的国家当然强大，
你的仁慈、恩泽和宽容
赢得了奴仆的心。
但你自己也知道，那些愚昧的平民
既反复无常，好作乱，又讲迷信，
会轻易向往无谓的希望，
听从一时的意气，
对于真情不闻不问，漠不关心，
他们相信的是无稽的传闻，
他们喜欢的是蛮横的骁勇。
要是这个来历不明的流浪汉
越过立陶宛的边境，
这个死而复生的季米特里的名字
就会吸引大批狂人投奔。

皇帝

季米特里!……怎么，是这个小皇子!
季米特里!……太子，你出去。

舒依斯基

他脸发红：要发火了吧!

费多尔

父王，
你能不能同意……

皇帝

不行，我的儿，你走吧。
　　（费多尔下）
季米特里！……

舒依斯基

原来他什么也不知道。

皇帝

你听我说，公爵：要立刻采取措施，
在俄罗斯和立陶宛的边界派驻哨卡，
不让任何一个人越出国界，
不让一只兔子从波兰跑过来，
不让一只乌鸦从克拉科夫飞到这里。
你去吧。

舒依斯基

是。

皇帝

等一等。这个消息是不是太离奇？
你是否听说过
死人会从棺材里爬出来
审问皇帝，审问合法的，
由全国百姓选出、任命，
并且由大主教加冕的皇帝？
是不是太荒唐？嗯！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觉得可笑？

舒依斯基

我，陛下？

皇帝

你听我说，瓦西里公爵：
当我得知那个孩子被……
那个孩子不知怎么死去，
我曾派你去调查此事，
现在我以十字架和上帝的名义
要你凭着良心告诉我实情：
你是不是认出了被害的太子，
还是有人使用了调包计？请你回答。

舒依斯基

我向你起誓……

皇帝

不用，舒依斯基，你不用起誓，
你只要回答：死的是不是太子？

舒依斯基

是他。

皇帝

公爵，你考虑考虑。我保证对你宽大，
如果过去说了假话我决不再追究，
但如果现在你还同我要阴谋诡计，
那我用儿子的脑袋发誓：
你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惩罚的严厉就连伊凡·瓦西里奇皇帝
在棺材里也会吓得魂不附体。

舒依斯基

惩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对我不信任；
在你面前我怎敢弄虚作假？
我怎能闭着眼睛受人欺骗，
以致认不出季米特里？
我曾由乌格利奇的全体百姓陪同，
到教堂去了三天看他的尸体。
周围被人弄得血肉模糊的尸体还有十三具，
这些尸体已经明显地开始腐烂，
但是太子那稚气的面容十分清晰，
像熟睡那样安详红润，
深深的伤口上的血还没凝结，
面容丝毫没有改变。
陛下，毫无疑问：
季米特里已在棺材里安息。

皇帝（放心地）
好啦，你去吧。
（舒依斯基下）
哎呀，真受不了！……让我喘口气……
我觉得浑身的血冲到脸上，
然后又沉重地退去……
这就是十三年来
我一直梦到这个被害死的孩子的原因！
不错，不错——现在我才明白！
但这个可怕的敌手是谁？
谁会来和我作对？一个空名，一个幽灵——
莫非幽灵会扯下我的皇袍，
声音会不让我的孩子继承王位？

我疯啦！为什么我这样惊恐？
只要向这个幽灵吹口气——它就会消失。
就这样决定：我勿须害怕，——
不过对什么事都不应疏忽大意……
唉，皇冠，你实在太沉重！

克拉科夫　维什涅维茨基的家

自称王和切尔尼科夫斯基神父

自称王

不，我的神父，不会有问题，
我熟悉我的百姓的脾气，
他们对皇帝历来虔诚：
对皇帝以身作则十分敬重，
而且向来不肯忍气吞声。
我可以担保，不出两年，
我的全体百姓，整个北方教会[1]
都会承认彼得继承者的权柄[2]。

神父

一旦时机成熟，
圣伊格纳吉[3] 便会来协助你。

---

① 北方教会，指俄罗斯东正教会。

② 指罗马教皇，天主教会首领的权力。

③ 圣伊格纳吉，指伊格纳吉·罗依奥拉，1540年建立了天主教耶稣僧团，旨在全球传播天主教，反对基督教。

不过，王子，你要把上天恩惠的种子
藏在心底。
有时内心的责任
会吩咐我们在那些愚昧的世人前伪装自己；
人们会议论你说的话，你办的事，
了解你心意的只有上帝。

自称王

阿门。外面是谁？
（仆人上）
告诉外面：我接见他们。
（门开启，一群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上）
弟兄们！我们明天从克拉科夫出发。
姆尼舍克，我要到桑波尔你家呆三天。
我知道你那殷勤好客的宅邸高雅华丽，
还有一位年轻的女主人。
希望在那里能见到
娇美的玛丽娜。
我的立陶宛和俄罗斯的朋友们①，
你们高举手足情谊的旗帜
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
和残害我的那阴险狠毒的凶犯。
斯拉夫的儿女们，
我很快就要率领你们威武雄壮的部队
投入盼望已久的战斗。

① 立陶宛，指立陶宛公国，与莫斯科罗斯西北部接壤。1569年并入波兰。此处的立陶宛与俄罗斯是指波兰人与俄国人。

然而在你们当中我看到一些新面孔。

加夫里拉·普希金

他们来求你赐给他们刀剑，

为你效力。

自称王

孩子们，欢迎你们来投奔。——

普希金，告诉我

这位英俊的青年是什么人？

普希金

他是库尔勃斯基公爵。

自称王

大名鼎鼎！

（向库尔勃斯基）

你可是喀山英雄① 的亲人？

库尔勃斯基

我是他儿子。

自称王

他还健在吗？

库尔勃斯基

不，已经去世。

自称王

他才智超群！有勇有谋！

---

① 喀山英雄是自称王对安德列·米哈依洛维奇·库尔勃斯基（1528—1583）的称呼。安·米·库尔勃斯基深受伊凡四世宠信，他参加了攻占喀山的战斗。后来反对伊凡四世的中央集权政策，逃至波兰，并率领波兰军队与俄军作战。库尔勃斯基确有一子名季米特里，生于1591年，但并未投靠自称王。

自从他为报仇雪耻，
与立陶宛人同往古城奥尔金[①] 之后，
就再没听到他的音讯。

库尔勃斯基

我父亲在伏雷尼亚[②]、
巴陀里王[③] 赏赐的领地里度过余生。
他与世隔绝，默默无闻，
在书本里寻找乐趣；
但是这宁静的生活并未使他高兴：
他怀念少年时代的祖国，
直到生命结束也未忘怀。

自称王

不幸的统帅！
他那叱咤风云的一生如旭日般光辉。
门第高贵的勇士，我为他的血
同祖国和解感到高兴。
父辈的过错勿须再提；
让他们在九泉下安息！
过来，库尔勃斯基，伸出手来！——
怪也不怪！库尔勃斯基的儿子
辅佐谁登上王位？竟是伊凡的儿子……
人心和天意，全都拥护我。——
你又是谁？

---

① 古城奥尔金，指普斯科夫。
② 伏雷尼亚，古俄罗斯的一个省，在16世纪时由波兰管辖。
③ 巴陀里（1533—1586），波兰国王。

波兰人

索班斯基，一个自由的小贵族。

自称王

我要赞美你，颂扬你，自由之子！
预支给他三分之一的饷金。——
这些是什么人？
我认出他们穿的是我们故乡的衣裳。
是我们自己人。

赫鲁肖夫（叩首）

是的，我们的陛下和父亲。
我们是受迫害的忠于你的奴仆。
我们从莫斯科逃出
前来投奔你，我们的皇上——
为了你我们愿意舍身捐躯，
让我们的尸体成为你登上皇位的阶梯。

自称王

振作起精神，无辜受难的弟兄——
只要让我打到莫斯科，
鲍里斯的账就一笔笔算清。
你是谁？

卡列拉[①]

哥萨克。我受自由的队伍，骁勇的首领，
从上到下的哥萨克弟兄们的派遣，
从顿河前来见你，
看看你皇上明亮的眼睛，

---

① 卡列拉是顿河哥萨克的一个首领，投靠自称王。

代表他们向你叩首致敬。

自称王

我熟悉顿河上的人。
相信会在我的军队里看到哥萨克的权杖[1]。
谢谢我们顿河的队伍。
我知道，目前哥萨克
正无端受迫害，受排挤；
如果上帝帮助我登上父辈的皇位，
我就依照老规矩
褒奖忠心自由的顿河人。

诗人（走近，深深躬身行礼，捧起格里高里的长袍前襟）

伟大的王子，最贤明的王子！

自称王

你要做什么？

诗人（呈上一张纸）

请你恩准收下
我这诚惶诚恐写作的绵薄成果。

自称王

这是什么？拉丁文写的诗！
这宝剑与竖琴的结合真是神圣无比，
只有胜利的桂冠才能把它们和谐地环抱在一起。
我虽然生在北方的天穹下，
但我熟悉拉丁缪斯的声音，
我爱帕纳塞斯之花[2]，

---

① 权杖为土耳其、哥萨克等长官所用，形如锤矛，顶上悬有马鬃。
② 帕纳塞斯之花寓指诗歌。

我相信诗人的远见。
不，他们火热的胸中喜悦欢腾并非偶然：
他们今天赞颂的
正是他们先前赞颂过的功绩！
过来，朋友。请收下这份礼物
作为纪念。

（将一枚戒指给他）

当我实现命运的安排，
当我戴上祖先的皇冠，
愿我能再次听到你那热情洋溢的颂歌，
缪斯为光荣加冕，光荣又为缪斯戴上桂冠[1]。
好吧，朋友们，明天见，再见。

众人

进军，进军！季米特里万岁！
莫斯科大公万岁！

桑波尔总督姆尼舍克的官邸

（一排灯火通明的房间。音乐）

维什涅维茨基　姆尼舍克

姆尼舍克

① 此行原文为拉丁文。

他只同我的玛丽娜一个人说话，
只围着玛丽娜一个人转……
看来很像要娶她。
怎么样——维什涅维茨基，你说实话，
你想没想到我的女儿会成为皇后？啊？

维什涅维茨基

是呀，这可真是怪事……姆尼舍克，
那你可曾想到我的奴仆会登上莫斯科的王位？

姆尼舍克

你说，我的玛丽娜漂亮不漂亮？
我只告诉她：要留神！
别放过季米特里！……现在
已经分晓。他已经落入情网。

（乐队奏起波兰舞曲。第一对舞伴自称王和玛丽娜上。）

玛丽娜（低声向季米特里）

好，明天晚上十一点，
我在喷泉旁的菩提树林阴道上等你。

（各自下。另一对上）

男伴

季米特里看上她什么？

女士

这还用问！她是个美人。

男伴

不过是个石雕女神：
眼睛、嘴唇既没有生气，又没有笑容……

女士

他并不英俊，不过模样倒讨人欢喜，
而且看得出他是出自皇家门第。
(换了一对)

女士

什么时候出发？

男伴

我们都准备就绪，只等王子令下；
看来姆尼舍克小姐和季米特里
会扣下我们。

女士

扣下来，那多叫人开心。

男伴

那当然，要是您……
(各自下。各室渐空)

姆尼舍克

如今我们老了，不再跳舞，
轰鸣的乐曲已经不再召唤我们。
我们不再握也不再吻那纤纤的玉手——
啊，我还没忘记好久以前的荒唐！
如今已经不是从前：
说真的，年轻人不那么大胆，
美人们也不那么快活——
朋友，你瞧，一切都变得无精打采。
不管他们啦：我们走，我的朋友，
让人弄一瓶埋在草丛地下的
陈年匈牙利美酒，
我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啜饮那油脂般浓稠喷香的美酒，
再顺便商量点事情。
我们走吧，老兄。

维什涅维茨基

好，走吧，朋友。

夜 花园 喷泉

自称王（上）

这儿就是喷泉，她就要来到这里。
我似乎生来就无所畏惧；
我亲眼见过死亡，
在死亡面前，心不曾战栗。
我时时有被囚禁的危险，
人家追捕我——我毫不在意，
凭着勇敢逃避了囹圄。
可为什么此刻我的呼吸如此急促？
这无法平静的心又说明什么？
是不是由于抑制不住的情欲？
不是——这是恐惧。
这一整天我都在等待着和玛丽娜幽会，
琢磨着对她说些什么，
怎样才能打动她高傲的心，
怎样称呼她是莫斯科皇后，——
可时间已到，我却已经全都忘记。
我想不出已经背熟的话语；

爱情把我的头脑搞得糊里糊涂……
什么东西突然闪过……窸窣声……轻点……
不对，这是叫人上当的月光，
是飒然而过一缕微风。

玛丽娜（上）

王子！

自称王

是她！……我浑身的血都凝固了。

玛丽娜

季米特里！是您吗？

自称王

多么甜蜜迷人的声音！
（朝她走去）
这究竟是不是你？在这静悄悄的夜幕下，
这个独自和我在一起的人难道就是你？
寂寞的一天过得多慢！
晚霞消逝得多么迟缓！
我在夜色中等待的时间多么漫长！

玛丽娜

时间飞逝，这时间我十分珍惜——
我约你在这里相会
不是要听情人那温柔的话语。
你不用多说，我相信你爱我；
但你听我说：我已决意把我的命运
同你动荡不定的命运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有权要求你，季米特里，
要求你现在把暗怀在心头的希望、

意图甚至顾虑向我吐露，
好让我能勇敢地和你携手生活——
而不是像孩子一样盲目，
我不当满足丈夫轻浮欲望的奴隶，
也不当默默无声的小妾，
而是作一个堂堂正正的夫人，
作莫斯科皇帝的助手。

自称王

啊，对命运的担心和忧虑
哪怕让我丢开一个小时！
你也忘记在你眼前的是名王子。
玛丽娜！请你只把我看成是你自己选择，
为你的一瞥而感到幸福的情人。
啊，请你倾听我爱情的祈祷，
让我把心里的一切都告诉你。

玛丽娜

现在不是时候，公爵。
你要是迟疑——手下人的忠心就会变冷，
眼下的危险和困难
会慢慢与日俱增。
已经流传着可疑的流言蜚语，
还不断有新的传闻出现；
戈都诺夫就会采取措施……

自称王

戈都诺夫有什么了不起？
你的爱情，我的全部幸福难道在他手里？
不，不，现在我对他的皇位王权

并不感到兴趣。
你的爱情……如果失去你的爱情，
那么生命、荣耀和俄罗斯帝国对我又有何用？
即使在荒漠的草原，贫困的土窖——
你就可以代替皇冠，
你的爱情……

玛丽娜

你真不害羞；
你可不能忘记崇高神圣的使命：
你的皇位应该比生活中的
一切欢乐荣华都要珍贵。
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相比。
你要知道：我以身相许的那个人
不应是痴迷于我美色的浮躁少年，
而是由命运拯救的王子，
是莫斯科皇位的继承人。

自称王

美丽的玛丽娜，不要让我难过，
你不要说你选择的是帝王而不是我。
你不知道你的话是多么刺痛了我的心——
怎么！假如……啊，太可怕了，
你怀疑我！——请告诉我：
假如不是命运让我投生在帝王之家，
假如我不是伊凡的儿子，
不是那个被世人遗忘的少年，——
那你……那你还爱不爱我？……

玛丽娜

你是季米特里，不会是别人；
我也决不会另外爱一个人。

自称王

好了！别说啦：
我不愿和一个死人
争夺属于他的情人。
好啦，我用不着再伪装自己，
把全部实情都告诉你：
你要知道，你的季米特里早已不在人世，
埋在地下，永远不会复生；
你想知道我是什么人？
好，我告诉你：我是一个贫苦的出家人；
我耐不住头戴僧帽的出家人那无奈的寂寞，
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谋
让世人瞠目结舌——
最后我逃离了修道室，
来到了乌克兰。
在剽悍勇猛的士兵中间
学会了骑马和刀剑，
然后来到你们这里，自称是季米特里，
诓骗了没有头脑的波兰人。
你有什么话要说，高傲的玛丽娜？
是不是满意我的自白？
你为什么沉默？

玛丽娜

啊，真不害羞！啊，我的命真苦！
（沉默）

自称王 （轻声）

一时的冲动弄得我糊里糊涂！
说不定我永远葬送了
好不容易安排好的幸福。
我这个疯子都干了些什么？
（大声）
我看得出，看得出，
你并不因公爵爱你感到耻辱。
那请你说句话来决定我的祸福；
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
你来决定吧，我等着。（下跪）

玛丽娜

起来，可怜的自称王，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轻信柔弱的小女子，
想用你的双膝
来打动我慕好虚荣的心？
你看错人啦，朋友：
我在我脚下见过高贵的骑士和伯爵；
我冷冷地拒绝了他们的苦苦哀求，
并不是为了一个逃亡的出家人……

自称王

请你不要蔑视自称为王的年轻人；
也许他那高贵的品德
使他无愧登上莫斯科的王位，
无愧你对我求婚的珍贵应允。

玛丽娜

你只配登上可耻的绞架，胆大包天的东西！

自称王

我认罪：傲慢冲昏了我的头脑，
我欺骗了上帝和诸位先王，
向世人撒了谎；
但你不该惩罚我，我可没欺骗你，玛丽娜。
不，我不能欺骗你。
你对我是唯一神圣的人，
我不敢在你面前作假。
爱情，爱情是自私的，盲目的，
只是爱情才迫使我道出全部实情。

玛丽娜

还说什么大话，你这个丧失理智的人！
谁要你作这样的自白？
如果你这个无名的流浪汉
能够巧妙地瞒过两国人民，
那你总应该要取得成功，
永远顽强地保住内心的秘密，
不泄露这个大胆的骗局。
你说说，你竟然这样糊涂，
随随便便说出自己可耻的秘密，
难道我能信赖你，
难道我能忘掉门第和少女的羞耻，
把我的命运同你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他是由于爱我才同我胡扯一气！
可我感到奇怪的是：
你为什么到现在没出自友谊向我父亲，
没出自欢欣向我们的国君，

没出自奴仆的忠心向维什涅维茨基老爷
吐露自己的秘密。

自称王

我向你起誓，
只有你一个人能使我吐露内心的秘密。
我向你起誓，
无论是在开怀痛饮的宴席上，
还是在知交密谈之际，
或是在刀剑下遭受严刑拷打之时，
我的舌头都不会说出这重大的秘密。

玛丽娜

你起了誓！那我应该相信你——
啊，我相信！——但能不能告诉我
你用什么起誓？是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
用上帝的名义起誓？
还是作为一个高贵的骑士用名誉起誓？
或是作为太子只用皇帝的金口玉言起誓？
不是吗？你说。

季米特里 （傲慢地）

伊凡雷帝的阴魂收我做儿子，
在棺材里给我起名叫季米特里，
它煽动我周围的百姓起来暴动，
它把鲍里斯给我做供品。
我是皇太子。在高傲的波兰女人面前
低三下四，已经丢尽了脸。
永别了。但愿血腥的战争
和命中注定的那么多操心事，

能把爱情的烦恼除去。
啊，待令我面红耳赤的耻辱感消失，
我就将十分憎恨你！
现在我走了——
无论在俄罗斯等待着我的是灭亡还是胜利，
是像一个战士在这场光明正大的战斗中死去，
还是像一个暴徒在断头台上丧命，
你再也不是我的情侣，
你也不会分担我的命运，
不过——你也许会因此而悔恨。

玛丽娜

要是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骗局
向所有的人揭穿呢？

自称王

你以为我会怕你？
以为人家更相信的不是俄国的皇太子，
而是一位波兰少女？
不过你要知道，无论是国王、教皇、
还是大臣——谁都不会想我的话是真是假。
我是不是季米特里——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但我却是纷争和打仗的借口，
他们需要的也只是这个。
你这个捣乱的女人！
请你相信，他们会叫你沉默。
再见。

玛丽娜

别急呀，皇太子。我终于听到了

不是孩子而是堂堂男子汉说的话。
这些话能使我同你和好如初。
我要忘却你糊涂一时的冲动，
重新看到季米特里。
不过你要听我说：
时候到了，时候到了！醒醒，别再迟疑；
赶快率领部队进攻莫斯科，
清理克里姆林宫，登上莫斯科王位，
然后派迎亲使者来接我；
不过——上帝可以作证——
在你登上皇位的台阶推翻戈都诺夫之前，
我不要听你表白爱情。
（下）

自称王

吃不消——我情愿同戈都诺夫作战，
或者同宫廷的奸佞斗智，
也不同女人周旋。去她们的，实在受不了。
头脑不清，胡搅蛮缠，
一放开她，她就又咝咝作响，吓你，咬你。
简直就是蛇！蛇！——怪不得我吓得发抖，
她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已决定：明天就率领大军踏上征程。

立陶宛边境

（1604年10月16日）

库尔勃斯基、自称王，两人骑着马，部队迫近边境

库尔勃斯基（先上）

到了，到了！这就是俄国边境！
神圣的罗斯，祖国！我是属于你的！
我轻蔑地拂去身上异邦的尘土，
贪婪地吸饮着这清新的空气：
这是家乡的空气！……
啊，我的父亲，你的灵魂可以安息，
棺中的遗骸也应欣喜！
我们祖上的宝剑重放光芒，
这光荣的剑是黑暗喀山的克星，
这锋利的剑是莫斯科帝王们的仆人！
此刻它将为自己的希望和帝王
大显威风！……

自称王　（低头不语上）

他多么幸运！
他纯洁的心溢满欢欣和光荣！
啊，我羡慕你，我的勇士！
库尔勃斯基虽在流放中长成，
但你已不再耿耿于怀父亲受过的屈辱，

你赎抵了棺中父亲的罪孽，
正准备为伊凡的儿子流血；
准备把合法的皇帝送归祖国……
你做得对，你的心里应该燃起欢欣。

库尔勃斯基

你心里难道不高兴？
瞧，这是我们的罗斯：它是你的，太子。
那里企盼着你的是你的百姓们的心：
那是你的莫斯科，你的国家，你的克里姆林。

自称王

啊，库尔勃斯基，俄罗斯人就要流血！
你是为皇帝作战，你清白无辜，
是我率领军队进攻自家的兄弟；
让立陶宛攻打罗斯，
给敌人指出进军美丽的莫斯科的秘密道路！……
但愿我这些罪孽不要我来承担，
而由你这弑君的鲍里斯来担负！……
前进！

库尔勃斯基

前进！戈都诺夫大难临头！

（驰下。队伍穿过边界）

皇帝杜马

皇帝　大主教　大贵族

皇帝

这怎么可能？一个叛逃的修士，
免去教职的出家人，
竟带领鹰犬般的队伍向我们进攻，
还向我下了战书！
够了，现在该把这个疯子制服！——
你去，特鲁别茨科依，你也去，巴斯马诺夫，
我忠心的将校们需要协助，
切尔尼戈夫城被敌人包围，
你们去解救这座城市和百姓。

巴斯马诺夫

陛下，
从今天起不出三个月，
就让伪王无声无息；
我们把他关进铁笼运到莫斯科，
就像一头海外的野兽。
我以上帝的名义向你发誓。

（与特鲁别茨科依下）

皇帝

瑞典国王陛下通过使臣
提出和我们结盟，

但我们无须别人的援助。
我们自己有足够的兵力
击溃这些叛逆和波兰人，
所以我谢绝了。
谢尔卡洛夫！
向各地长官下令，
要他们上马出战，
并且依据成规征招士兵入伍。
修道院里原本也应挑选一些教士，
以往国家有难，
出家人也都自动参加战斗。
不过现在我不想去惊扰他们，
让他们为我祈祷——
这就是皇帝的旨意和贵族的决定。
现在我们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
你们知道，这个无耻的伪王
到处散布居心险恶的流言蜚语；
他四处分送函件
播撒惊恐和怀疑的种子；
广场上有人悄悄谋反，
群情激愤……现在要让人们冷静；
我想要对他们加以严惩，
但如何惩处？我们现在来决定。
神父，请你先发表意见。

大主教

伟大的皇上，
至高无上美好的神明，

在你的心中注入了仁慈和宽容，
你不愿让罪人灭亡，
那你就静静地等待——人们将会清醒。
到那时永恒真理的太阳
便又会将万众照亮。
忠心为你祈祷的我
无法对世事作明智的裁判，
今天不揣冒昧向你表示我自己的意见。
这个魔鬼的儿子，被革去教职的出家人，
花言巧语，居然使百姓相信他是季米特里；
他把皇太子的名义像偷来的袈裟披在身上，
但一旦把它扯破，
他就会被剥去画皮，现出原形。
为此上帝送给我们一个妙策：
陛下，你记得，六年之前，
就是上帝祝福你登上王位的那一年，
一天晚上有位年事已高的
普通的牧人来找我，
他告诉我一个神奇的秘密。
他说："我小时候就瞎了眼睛，
既不知道黑夜，也不知道天明，
这样一直到老年。
我求助过药草和符咒，
到修道院拜求过大神仙，
还以圣泉为药涂抹漆黑的双眼，
但这一切都是枉然，
上帝没治好我的眼，

最后我失去了复明的希望。
我已习惯了眼前的黑暗，
熟悉的东西不再入梦，
梦见的只有声响。
有一次我在熟睡中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
它对我说：‘起来，公公，
你到乌格利奇城的基督变容大教堂，
在我的坟墓上祈祷，
上帝慈悲——我也会宽恕你。’
‘你是谁?’我问这个稚气的声音。
‘我是王子季米特里。
上帝收我当了天使，
于是我也成了大神仙！去吧，老人。’
我醒来思忖：
怎么回事？也许过不久
上帝真的要治好我的眼。
我去——接着我就踏上了遥远的旅程。
我来到了乌格利奇，
走进神圣的教堂祷告，
我那颗真诚的心异常激动，
竟流下了甘甜的泪珠，
黑暗仿佛随着泪水流出了双眼。
当人们离开教堂的时候，
我对孙儿说：‘伊凡，
领我到季米特里王子的坟前。’
他领我去了——在王子的坟前
我轻声祷告，

这时我的眼睛复明，
我看到了世界、孙儿和王子的坟墓。”
陛下，这就是老人讲给我听的故事。
（众窘。在他讲话时鲍里斯数次用手帕擦脸）
当时我还特意派人去乌格利奇，
得知有许多遭灾遭难的人
都在王子的墓旁解脱了苦难。
所以我建议：把圣骸移到克里姆林，
安放在阿尔汉格尔教堂；
众百姓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个无耻恶棍制造的骗局，
魔鬼的声势也就会如烟尘一样消失。
（沉默）

舒依斯基公爵

神父，谁知道
至尊的上帝有哪些本领？
这无须我来判定。
上帝有可能让这个孩子的遗骸
长眠不醒，具有神奇的作用，
不过对于百姓间的传闻
应该仔细冷静地加以追究。
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
我们怎能采取如此重大的举动？
人们会不会指责我们，
说我们肆意把圣地当作
解决世俗事务的工具？
人们本已失去了理智，

早就沸沸扬扬，议论纷纷，
现在贸然用这种重大的新举动
去惊扰民心可太不识时务。
我自己也明白：这个革去教职的出家人
散布的谣言必须清除。
为此可另想办法，很简单。
陛下——如果你俯允，
我就亲自到百姓集聚的广场上
开导他们，使他们对自己的狂暴感到内疚，
把那个流浪汉的险恶骗局揭穿。

皇帝

就这样办！
大主教，请你到宫里，
今天我要和你谈谈。
（下。众贵族随下）

贵族甲 （轻声向贵族乙）
你看到没有，皇上脸色发白，
脸上滴下豆大的汗珠？

贵族乙

说实话，我眼睛也不敢抬，
大气也不敢出，更不要说动一动。

贵族甲

舒依斯基帮了他一把。真有一套！

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附近平原

（1604 年 12 月 21 日）

会　战

众士兵　（溃逃）糟糕，糟糕！皇太子！波兰人！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马尔热列特和瓦特·罗森[1] 大尉上）

马尔热列特　往哪里跑，往哪里跑？喂[2] ……回来！

逃兵甲　你要是愿意，那你自己回去，该死的邪教徒。

马尔热列特　你说什么，说什么[3]？

逃兵乙　呱！呱！你这洋蛤蟆，你朝俄国皇太子去呱呱叫好啦；我们可是正教徒。

马尔热列特　什么正教徒？……你这个该死的下流坯，可恶的混蛋！真他妈见鬼，先生，我简直气疯啦：看来他们没有手打仗，只有两条腿逃命[4]。

罗森　真不要脸。[5]

马尔热列特　岂有此理！反正我一步也不离开这里——既然开了头，就得干到底。你看怎么样，先生？[6]

---

① 马尔热列特是戈都诺夫雇佣的外国骑兵部队首领，法国人。罗森是德国雇佣军的司令，利沃尼亚贵族。

② ③④⑥原文为法文。

⑤ 原文为德文。

罗森 你说得对。[①]

马尔热列特 见鬼，打得愈来愈凶了！这个魔鬼就是伪王，人们都叫他亡命徒。你说对不对，先生[②]？

罗森 哦，没错[③]！

马尔热列特 你瞧，你瞧！敌人背后打起来了。这一定是巴斯马诺夫这条好汉开始进攻啦[④]。

罗森 我看是这样[⑤]。

（德国人上）

马尔热列特 看我们德国人来了！——先生们！……先生，你让他们排好队，见他妈的鬼，我们来冲锋[⑥]！

罗森 太好了。立正！[⑦]

（德国兵列队）

开步走！[⑧]

德国兵 （走动）上帝保佑！[⑨]

（厮杀。俄国士兵溃逃）

波兰人 胜利啦！胜利啦！光荣归于季米特里王。

季米特里 （在马上）击鼓收兵！我们胜利了。好啦，要爱惜俄国人的性命。收兵！

（吹号，击鼓）

---

① ③⑦⑧⑨原文为德文。

② ④⑥原文为法文

莫斯科大教堂前面的广场

民　众

甲　皇上马上就要从教堂里出来了吧？
乙　弥撒已经结束，现在在作祈祷。
甲　怎么，把那个人骂了一通？
乙　我刚才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听到一个助祭大叫：格里什卡·奥特列彼耶夫——要让他下地狱！
甲　随他们去骂吧；皇太子和奥特列彼耶夫没关系。
乙　现在他们给皇太子唱永垂不朽的颂歌。
甲　让活人永垂不朽！这些坏蛋就等着瞧吧！
丙　听！有喧嚷声。是不是皇上呀？
丁　不，是一个疯僧。

（疯僧上，头戴铁帽，身披枷锁①，四周围着一群儿童）

众儿童　尼科卡，尼科卡——铁帽子！……得勒……
老妇　你们这些小鬼，别去跟人家圣僧捣蛋。——尼科卡，为我这个罪人祷告祷告吧。
疯僧　给，给，给一个戈比。
老妇　给你一戈比；可你要记住我。
疯僧　（坐在地上，唱）

月儿明，

① 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苦修形式。

猫儿哭，
疯僧快起来，
祷告上帝！

（众儿童又把他围住）

儿童甲 你好，尼科卡，你怎么连帽子也不摘下？（敲他的铁帽）这帽子真响亮！

疯僧 我有了一戈比。

儿童乙 瞎说！给我看看。

（抢过一戈比，逃走）

疯僧 （哭）抢走了我一戈比，他们欺侮尼科卡！

民众 皇上，皇上来了。

（皇帝自教堂出。一贵族走在前面向众乞丐施舍。众贵族随后）

疯僧 鲍里斯，鲍里斯！孩子们欺侮尼科卡。

皇帝 给他施舍一点。他哭什么？

疯僧 小孩子们欺侮尼科卡……你叫人把他们杀掉，就像你杀小太子一样。

众贵族 滚开，混账东西！把这个混账东西抓起来！

皇帝 放开他。你为我祷告吧，可怜的尼科卡！

（下）

疯僧 （朝他背后）不行，不行！不能为暴君祷告——圣母不答应。

谢夫斯克

自称王 周围是自己人

自称王

俘虏在哪里？

波兰人

在这里。

自称王

叫他来见我。

（一俄国战俘上）

你是什么人？

俘虏

罗日诺夫，莫斯科贵族。

自称王

你入伍很久了吗？

俘虏

快一个月了。

自称王

罗日诺夫，你同我为敌，不觉得问心有愧？

俘虏

没办法，这并不是我们的心意。

自称王

你在谢韦尔斯基城下打过仗吗？

俘虏

我从莫斯科来，
打仗打了两个礼拜。

自称王

戈都诺夫怎么样？

俘虏

作战失利，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又受了伤，
弄得他十分惊恐，他派舒依斯基
去指挥军队。

自称王

他为什么
把巴斯马诺夫调回莫斯科？

俘虏

皇上嘉奖他的功绩，赏赐他荣誉和黄金，
如今巴斯马诺夫在御前会议里任职。

自称王

其实部队里倒更需要他。
现在莫斯科怎么样？

俘虏

谢天谢地，一切太平。

自称王

怎么？是不是在等我？

俘虏

天知道。
现在那里不大敢提起你，
因为不是割舌，就是砍头——
这可真是怪事！
天天杀人，监牢里也人满为患。

广场上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瞧——
马上就会过来一个密探，
皇帝要是得空，
还会亲自询问告密的。
真是倒霉，最好还是不言不语。

自称王

鲍里斯手下那些人过得倒不错！
部队怎么样？

俘虏

他们怎么样？吃得饱，穿得暖，
什么都不缺。

自称王

兵力多不多？

俘虏

天知道。

自称王

有没有三万人？

俘虏

五万人也可以招到。

（自称王沉默不语。周围的人面面相觑）

自称王

喂！你们那边是怎样议论我的？

俘虏

他们议论说，
你（你别生气）虽然是个贼，
却是个好样的。

自称王（笑）

那我就用事实向他们证明。
朋友们，我们不用等舒依斯基；
我要向你们祝贺：
明天就去战斗。

（下）

众人

季米特里万岁！

波兰人

明天去战斗！他们五万人，
我们总共不过一万五。
他疯啦。

另一个

不要紧，朋友：
一个波兰人向五百个俄国佬挑战。

俘虏

对，挑战可以。可一交上手，
你们就会跑得一个不剩。真会吹牛。

波兰人

你这狂妄的俘虏，
你要是带着刀上了战场，
我就用这家伙

（指自己的马刀）

把你撂倒。

俘虏

我们俄国兄弟不用刀也行：
你是不是想尝尝这玩意的味道。

（伸出拳头）

没头脑的蠢货！

（波兰人傲慢地看着他，一声不响地走开。众人笑）

森　　林

自称王　普希金

（远处躺着一匹马，已奄奄一息）

自称王

我可怜的马啊！
今天最后一仗中你跑得多欢，
虽然受了伤，依然驮着我飞驰，
我可怜的马啊！

普希金（自言自语）

亏他想得出！
为一匹马伤心！
可我们的军队
已经化为灰烬！

自称王

喂，它也许是因为受了伤，
精疲力竭，
现在要躺一躺。

普希金

哪里的话！它就要毙命。

自称王（朝马走去）

我可怜的马啊！……怎么办？
把笼头卸下，鞍带松开，
让它死个痛快。

（卸下笼头，解开鞍带。几个波兰人上）

你们好，先生们！
为什么在你们中间看不到库尔勃斯基？
我见到他今天冲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数不清的刀剑像摇晃的麦穗，
把这位好汉围在中间；
但他的刀举得最高，
他那威严的吼声压住了所有的叫喊。
怎么看不到我的勇士的身影？

波兰人

他已经在沙场捐躯献身。

自称王

勇士光荣，愿他灵魂安宁！
我们的人幸存的为数不多。
叛徒！这些扎波罗什的恶棍，
畜生！你们毁了我们——
连三分钟都没抵挡住！
看我给他们颜色！
我要把他们这些家伙吊死一批，
这些强盗！

普希金

不管是谁的错，
反正我们完全失利，

全军覆没。

自称王

这都怪我们；
眼看我就要打垮先头部队——
德国人却打退了我们。
他们真行！实在行，
所以我喜欢上了他们——
我一定用他们这些人
建立一支享有盛名的队伍。

普希金

今天我们在哪里过夜？

自称王

就在林子里。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宿营？
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中午可以到雷利斯克。
晚安。

（躺下，以马鞍为枕，入睡）

普希金

太子，愿你做个好梦！
虽然他吃了败仗，逃脱保全了性命，
却像个傻乎乎的孩子无忧无虑，
保佑他的自然是神明，
朋友们，我们也用不着灰心消沉。

莫斯科　皇宫

鲍里斯　巴斯马诺夫

皇帝

他战败了，但这有什么用？
我们的胜利不过是徒有虚名。
他重新招集了溃散的部队，
从普季夫利城威胁着我们。
我们那些英雄此时在干什么？
驻扎在克罗梅城下，
那里有一小撮哥萨克
在破旧的城墙下取笑他们。
这算什么光荣！我很不满意，
派你去指挥他们。
我选派战将不是看出身门第，而是看才能；
让他们的傲气为门第伤心吧，
现在该把名门贵族的埋怨
和致命的习俗统统除净。

巴斯马诺夫

啊，陛下，
这互相倾轧、讲究门第出身的职官录
哪天能付之一炬，
哪天会百倍地受到赞许。

皇帝

这一天已为时不远，
只要先让我把民众的骚乱平定。

巴斯马诺夫

民众心里对骚乱向来欢喜：
就像骏马爱啃嚼子，
儿子不满父亲的权力。
那有什么？骑士依旧放心地驾驭骏马，
父亲依旧可以管束儿子。

皇帝

马有时可以摔下背上的骑手，
儿子也不会永远听从父亲。
我们只有始终采用严厉的手段
才能压制住民众。
明智的君王、镇压暴乱的伊凡皇帝[1]
就是这样的观点，
他那暴虐的孙儿[2] 的看法也和他相同。
不，民众不会感恩：
你施恩行善——他们不会感谢你，
你抢掠杀戮——你也不会有更坏的名声。

（一贵族上）

有什么事？

贵族

来了几位外国客人。

皇帝

---

① 伊凡皇帝，指伊凡三世。
② 指伊凡四世（雷帝）。

我去接见他们；
巴斯马诺夫，你在这里等一等，
我还有话要和你谈。
（下）

巴斯马诺夫

好一种雄才大略的治国精神。
愿上帝保佑，
让他收拾掉奥特列彼耶夫这个贼人，
他还能为俄国做许多许多善行。
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
不能让他的热情变冷，
等他杀掉贵族门第的威风，
我面前便会展现美好的前程！
战场上我没有敌手，
御座旁我将成为首席重臣。
也许还会……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
（一片惊恐。贵族、侍卫们来回乱跑，相遇时交头接耳）

甲

快去请医生！

乙

快去找大主教！

丙

皇上叫太子，叫太子！

丁

还有听忏悔的神父！

巴斯马诺夫

出了什么事？

戊

皇上病倒了。

己

皇上不行了。

巴斯马诺夫

天啊！

戊

他坐在宝座上，突然倒下——
嘴里耳朵里血直流。

（众人用椅子将皇帝抬出，皇帝全家和所有贵族上）

皇帝

你们都走开——太子一个人留下，
让他和我在一起。

（众皆走开）

我不行啦；
让我们拥抱一下，我的儿，永别了：
现在要由你来治理国家……啊，天哪，天哪！
此刻我在你面前——
已经没有时间忏悔并洗净我的灵魂。
但我觉得——我的儿，
你对我比灵魂超度更为珍贵……是这样！
我生来是一个臣子，
所以应当像臣子一样默默死去；
可我是……怎样取得了最高权力？
你无须多问。反正你清白无辜，

登上王位是名正言顺。
一切由我来对上帝负责……
啊，我的爱儿，你不可徒慕虚幻，
也不可自甘昏庸。
你是在动乱的时候接掌国家：
这个自称为王的妖人十分险恶，
他以可怕的名义招摇撞骗……
我治理国家已有多年的经验，
能够镇压骚动与暴乱；
他们在我面前吓得发抖，
不敢公然反叛。
但你还年轻，处理国政还缺少经验，
你怎样在危难中治理国家，
平定暴动，制止叛乱？
不过上帝是伟大的！能使少年聪慧，
使弱者强大……你听我说：
首先你要挑选一个谋士，
他要忠诚可靠，成熟冷静，
既为民众爱戴——
出身与名望在贵族中又受人尊崇——
比如舒依斯基就行。
军队现在需要一位精干的统帅：
可以选派巴斯马诺夫。
对贵族们的闲言碎语不要理睬。
你从小就陪我参加杜马，
熟悉处理国政的程序，
办事的规矩不要违背。

习惯乃是治国的灵魂。
如今我不得不恢复了谪贬与死刑，
你可以把它们废除；
人们会感激你的恩典，
就像感激当年继承雷帝皇位的
你的姑父①。
以后再慢慢收紧
治国的缰绳。
目前可以放松，但不能放手……
对外国人要和蔼可亲，
放心让他们供职。
教会的规章要严格遵守；
要少言寡语；
君王无戏言；
要像那神圣的钟声，
只应该宣布大喜或大忧。
啊，我的爱儿，你已经到了年龄，
红颜美色已能激荡我们的心，
你要洁身自好，
不要丢掉高尚的羞耻心：
少年沉湎于淫逸之乐，
成人便会暴虐消沉，
才智亦将过早耗尽。
家里你永远是一家之长，
要孝敬母亲，但也要自律。

① 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皇帝（伊凡四世之子）。

你是个男子汉，是皇帝，
要爱姐姐，你始终是她的支柱。

费多尔（跪）

不，不——你要活着，永远为王，
没有你，百姓和我们就要遭殃。

皇帝

不行了——我的眼前发黑，
感到像在坟墓中一样冰凉。

（大主教，众圣僧上，随后是众贵族。皇后由人搀扶上，公主大哭）

谁来啦？
啊！是举行受戒礼……好，神圣的落发礼……
时候到了，皇帝要落发出家——
黑洞洞的棺材将是我的修道室……
主教大人，请等一等，
我现在还是皇帝：
诸位贵族，请你们注意听：
我命他为皇位的继承人；
你们向费多尔宣誓效忠……巴斯马诺夫，
我的朋友们……在我即将入棺时恳求你们，
恳求你们赤胆忠心辅佐他！
他还如此年轻、纯真。
你们能宣誓吗？

众贵族

我们宣誓。

皇帝

我很高兴。

请宽恕我的过失和罪孽，
宽恕我对你们当面与暗中的欺辱……
神父，请过来，我准备好了。

（落发礼开始。将昏厥的妇女抬下）

大　本　营

巴斯马诺夫引普希金上

巴斯马诺夫

请进，你尽可无拘无束地说。
是他派你来见我？

普希金

他愿和你交朋友，
还请你担任莫斯科公国的首席职务。

巴斯马诺夫

费多尔对我如此倚重，
让我统率全军。
为了我，他置职官录和贵族的愤懑于不顾，
我已向他宣誓效忠。

普希金

你向皇位的合法继承者宣誓效忠；
但要是另一个，
最合法的那一个还活着？

巴斯马诺夫

哎，普希金，算啦。

废话你别再跟我多说；
我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

普希金

俄罗斯和立陶宛
早就承认他是季米特里，
不过我并不这样想。
也许他真是季米特里，
也许他冒名顶替，
不过我知道鲍里斯的儿子
迟早会把莫斯科让给他。

巴斯马诺夫

只要幼主不放弃皇位，
我就拥戴这位年幼的皇上；
谢天谢地！我们有足够的部队！
我将用胜利鼓舞他们，
你们能派什么人同我交战？
是派那个哥萨克卡列拉？还是姆尼舍克？
你们有多少人，总共不过八千。

普希金

你说得不对：连八千都不满——
我可以说，我们的军队都是些废物蛋，
哥萨克只会打家劫舍，
波兰兵只会酗酒吹牛，
至于俄国兵……那就用不着多说……
在你面前我不耍什么花招；
不过你，巴斯马诺夫，知道不知道
我们的威力靠什么？

不是靠军队，不是，也不是靠波兰的支援，
而是靠民心，对！是民心。
你是否记得季米特里的胜利
和他不流血取得的土地，
所到之处，一座座城市
不放一枪一弹向他降顺，
那些顽固的将校一个个被百姓捆起？
你自己明白，你们的部队
愿不愿和他作战；
什么时候？是鲍里斯在位的时候！
可现在呢？……不行啦，巴斯马诺夫，
再来争论并且扇起战场上冷却的灰烬
当时已晚：
任你何等足智多谋，意志坚强，
你也无法抵挡，
是不是最好首先做出一个明智的榜样，
宣布拥戴季米特里为帝，
彻底帮他一个大忙？
你看怎么样？

巴斯马诺夫

你们明天听我的回音。

普希金

你要当机立断。

巴斯马诺夫

再见。

普希金

巴斯马诺夫，你考虑考虑。（下）

巴斯马诺夫

他说得对，说得对；到处都蕴酿着叛乱——
我怎么办？莫非我也等着叛乱分子
把我捆绑起来送给奥特列彼耶夫？
我是不是最好赶在这洪流之前……
但这是对自己誓言的背叛！
那会遗臭万年！
年轻的皇上信任我，
我怎能负义食言……
一个被贬的逃犯策划阴谋、
图谋暴乱并不是难事，
可我是皇帝的宠臣，怎么能……
但是死亡……政权……还有民众的苦难……
（沉思）
来人！谁在外边？
（打口哨）
备马！吹号集合。

宣 谕 台

普希金在民众的簇拥下走来

民众

皇太子派来一位贵族 。
我们来听听他对我们讲些什么。
这边来！这边来！

普希金（站在高台上）

莫斯科的市民们，
皇太子命令我向你们致敬。
（鞠躬）
你们知道，
上天救了皇太子，使他免遭凶手杀害；
他前来惩处这个凶手，
但上天已经处置了鲍里斯。
俄罗斯归顺了季米特里；
巴斯马诺夫怀着深深的悔恨，
率领部队向他宣誓效忠。
季米特里怀着爱心与善意来看望你们。
你们会不会为了讨好戈都诺夫家族
同合法的皇帝、莫诺马赫的子孙对抗？

民众

当然不会。

普希金

莫斯科的市民们！天下都知道
你们在国贼残酷的统治下备受苦难：
贬逐、处死、凌辱、捐税、
艰辛、饥饿——这一切你们都经受过。
季米特里却看重你们这些大臣、贵族、
文武官员、外宾、商贾
和一切可敬的百姓。
莫非你们还会顽固不化，
傲慢地拒绝他的恩德？
他就要率领大军来继承先帝们的皇位。

你们不可触怒皇上，不可胡作非为，
要向合法的皇上宣誓效忠。
要心平气和，立刻派主教、
贵族、官员和选出的代表
到行辕去见季米特里，
向慈父和皇上叩首。

（走下高台。民众议论纷纷）

民众

有什么说的？他讲得有理。
我们的父亲季米特里万岁。

站在高台上的农民

乡亲们！乡亲们！到克里姆林宫去！
到皇宫去！走吧！把鲍里斯的狗崽捆起来！

民众（蜂拥而去）

捆起来！把他踩死！季米特里万岁！
让鲍里斯·戈都诺夫家族灭亡！

克林姆林宫

鲍里斯家门前的看守
费多尔站在窗前

乞丐　看在基督面上，行行好吧！

看守　走开，不许和囚犯说话。

费多尔　走吧，老头，我比你更可怜，你还有自由。

（克谢尼娅戴着头巾也走到窗前）

百姓甲 这是姐弟俩！可怜的孩子，像是笼子里的小鸟。

百姓乙 你可怜他们？这该死的一家！

百姓甲 父亲是坏蛋，可孩子是无辜的。

百姓乙 苹果落地总离苹果树不远。

克谢尼娅 弟弟，弟弟，那几位贵族好像朝我们这里走来。

费多尔 那是戈利岑、莫萨尔斯基。另外几个我不认识。

克谢尼娅 哎，弟弟，我的心好像都不跳了。

（戈利岑、莫萨尔斯基、莫恰诺夫、舍列费季诺夫[1] 上。他们后面跟着三个武士）

民众 闪开，闪开，贵族们来了。

（他们走进房子）

百姓甲 他们来干什么？

百姓乙 一定是要费多尔·戈都诺夫起誓。

百姓丙 真的吗？——听到吗，里面这么大的声音！惊叫，厮打……

民众 听到了吗？尖叫声！——这是女人的声音。我们进去看看！——门上了锁——喊叫声没有了。

（门启。莫萨尔斯基出现在门口）

莫萨尔斯基 百姓们！玛丽娅·戈都诺娃和她儿子费多尔服毒自尽了。我们已见到了他们的尸体。（百姓惊恐沉默）你们怎么不说话？快喊：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皇帝万岁！

（百姓默不作声）

——**剧终**

---

① 指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戈都诺夫死后戈利岑投靠伪称王，并与莫萨尔斯基、莫恰诺夫、舍列费季诺夫一起杀害了戈都诺夫的妻子玛丽娅、儿子费多尔。

未发表的片断

1. 修道院的庭院[①]

格里高里和恶修士

格里高里

我们这清贫的日子过得多无聊，多令人伤心！
夜尽昼来——听见的总是一种声音：
只看见黑色的长袍，只听见教堂的钟声。
白天打着呵欠转来转去；无事可做——昏昏入睡；
长夜漫漫，修士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即便入睡，那黑色的梦幻也弄得你昏昏沉沉；
情愿被钟声唤起，情愿被禅杖击醒。
不，我受不了！再也挺不住，要跳出围墙逃命。
天广地阔：四面八方到哪里都行。
可以逃得无影无踪。

恶修士

① 应接在《夜楚多夫修道院中的修道室》之后。

你说得对：你们的日子真难熬。
你们这些修士年纪轻轻，豪放勇猛。

格里高里

让那可汗再来进犯！让那立陶宛起来造反！
来好了！我一定会用刀剑同他们清算！
不论我们的皇太子什么时候忽然复活
并且呼唤："孩子们，我忠诚的奴仆们，
你们在哪里？快去讨伐鲍里斯这个害死我的恶棍，
把这个坏蛋抓来见我！……"
那……

恶修士

好啦！别胡言乱语：我们怎能让死者复生！
不，皇太子显然另有天命——
不过你听我说：要是能动动脑筋，那就动动……

格里高里

什么意思？

恶修士

如果我像你那样年轻，
如果不是斑白的发鬓……
你明白吗？

格里高里

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

恶修士

听我说：我们糊涂的百姓十分轻信，
喜欢怪事和奇闻；
大臣们都知道戈都诺夫是跟他们一样人；
古代瓦兰人的子孙到现在也为人们敬重。

你和皇太子同年……如果你机灵并且有决心……
你明白吗？
(沉默)

格里高里

明白了。

恶修士

你看怎么样？

格里高里

就这样决定！
我就是季米特里，我就是皇太子。

恶修士

把手给我：你就是未来的皇帝。

2. 桑波尔总督姆尼舍克的官邸[①]

玛丽娜的梳妆室
玛丽娜，卢霞为她梳妆，使女

玛丽娜（坐在镜前）

怎么样？好了吗？能不能快点？

卢霞

别急呀；您先想想好，拿定主意：
是戴珍珠项链

① 应接在《克拉科夫 维什涅维茨基的家》之后。

还是戴半月形玛瑙挂件？

玛丽娜

戴我那顶钻石环冠。

卢霞

漂亮极了！您还记得吗？
您进宫的时候戴过它。
人家说您在舞会上像太阳一样光彩夺目。
男人们惊叹，美人们窃窃私语……
那个后来开枪自尽的青年赫特凯维奇
当时好像是头一次见到您。
人家说得没错：
谁看您一眼，谁就会爱上您。

玛丽娜

难道不能快一点？

卢霞

马上就好。
今天您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
皇太子没白见到您，
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狂喜，
他已经失魂落魄，
应当给他最后一击。
小姐，他真的爱上了您。
他离开克拉科夫已有一个月，
把作战、莫斯科的皇位忘得一干二净，
他在我们这里饮酒作乐，
使俄国和波兰的将士恼怒万分。
啊，我的上帝！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我的话对不对？
等季米特里把莫斯科的皇后接到京城，
那时您会不会将我抛弃？

玛丽娜

难道你认为我会成为皇后？

卢霞

除了您，还会有谁？
谁敢同我美丽的小姐相比？
姆尼舍克家族比任何家族都不逊色；
至于才智——更是拔萃超群……
受到您青睐
又赢得您的心的人是何等幸福——
不论他是谁：
是我们的国王还是法国的皇太子——
岂止是您乞丐般的王子，
虽然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是什么来历。

玛丽娜

他可真是皇帝的儿子，为天下所承认。

卢霞

可是去年冬天，
他毕竟还是维什涅维茨基的仆人。

玛丽娜

他是化名躲藏在那里。

卢霞

这一点我不和您争论——
不过您是否知道
百姓对他怎样议论？

说他是从莫斯科逃跑的一个教堂执事，
是他那个教区里出名的骗子。

玛丽娜

真是一派胡言乱语。

卢霞

啊，这些话我也不信
我只是说您真心垂青于他，
他当然得要感谢命运。

使女（跑上）

客人都到齐了。

玛丽娜

瞧你：
你准备闲扯到天亮，
可我还没穿好衣裳。

卢霞

马上就好。

（使女们来回奔忙）

玛丽娜

我一定要全都问个清楚。

吝啬的骑士

摘自申斯通的悲喜剧

《The Covetous Knight》①

冀　刚译

该剧完成于1830年10月。首次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36年第1期。

普希金在卷首称《吝啬的骑士》是申斯通的悲喜剧。据专家考证，18世纪的英国作家申斯通并没有这样一部作品，完全是普希金本人的作品。

① 英文：吝啬的骑士。

第　一　场

（塔楼上）

阿贝尔与伊凡

阿贝尔

我无论如何要去比武。
你把头盔给我看看，伊凡。
　（伊凡将头盔递给他）
头盔上扎了个窟窿，已经不成样，
无法再戴。给我弄一顶新的。
他这一下真厉害！这个该死的德洛什伯爵！

伊凡

您给他的报复也不轻，
把他从马背上击下，
他昏迷了一天一夜——
恐怕到现在还没苏醒。

阿贝尔

可他并没什么损失。
他的威尼斯胸甲完好无损，

胸膛反正是自己的：对他不值分文；
他总不会去另买一个。
当时我为什么没摘下他的头盔！
要不是当着女士和公爵的面觉得难为情，
我就扯下了他的头盔。该死的伯爵！
蛮好让他刺穿我的脑袋。
我也需要衣裳。上一次所有的骑士
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只有我一个
穿得破破烂烂坐在公爵桌旁。
我推说我是无意间来到比武场，
可今天我能说些什么？啊，贫寒，贫寒！
贫寒让我们丧失尊严！
当德洛什那沉重的铁矛
戳穿了我的头盔并且从我身旁驰过，
我光着头，催着我的艾米尔向前飞奔，
把伯爵像小孩子一样抛出二十步远，
克洛蒂尔达捂住脸不由得发出惊叫声，
女士们全都从位子上抬起身，
比武大会的主持人都称赞我身手不凡，——
可那时谁也没想到我为什么这样勇敢矫健！
我是为我被刺破的头盔发火，
勇敢的原因是什么？——是吝啬。
不错！和父亲住在一起
沾染上吝啬的毛病倒也不难。
我那可怜的艾米尔怎么样啦？

伊凡

它的腿还是跛，

您要骑它出门可不行。

阿贝尔

没有办法：我去买一匹枣红马。
人家要的价也不多。

伊凡

贵是不贵，可我们没有钱。

阿贝尔

索洛蒙那个混蛋怎么说？

伊凡

他说没有东西抵押，
再也不会借给您钱。

阿贝尔

抵押！我哪里有东西抵押，这个恶魔！

伊凡

我说过。

阿贝尔

他怎么说？

伊凡

不答话，只打哈哈。

阿贝尔

你应该告诉他，说我父亲
像犹太人一样有钱，
我迟早会继承他的财产。

伊凡

我也说过。

阿贝尔

那他怎么说？

伊凡

还是不答话，只打哈哈。

阿贝尔

真糟！

伊凡

他想自己来。

阿贝尔

那再好不过。
他不给钱，就不放他走。（敲门声）
谁？（犹太人上）

犹太人

是您卑贱的仆人。

阿贝尔

啊，朋友！
该死的犹太人，尊敬的索洛蒙，
请进：我听说
你不相信我会还你的钱。

犹太人

哎，亲爱的骑士，
我向您发誓：我本愿意……可我没办法。
我到哪里去弄钱！我都彻底破了产，
我一直尽心帮助那些骑士。
可谁也不还我钱。我正想求您，
能不能还我哪怕一部分……

阿贝尔

你这强盗！
我要是有钱，

还跟你打什么交道？好啦，
你别那么顽固，我亲爱的索洛蒙，
趁现在还没搜你身，
快把钱拿出来，
给我一百金卢布。

犹太人

一百金卢布！
我什么时候有过一百金卢布！

阿贝尔

喂：
不肯帮助朋友，
你羞也不羞？

犹太人

我向你发誓……

阿贝尔

好啦，好啦。
你是不是要抵押？亏你想得出！
我拿什么抵押？猪皮？
要是有东西，
我早就换成了钱。骑士的一句话
你还嫌不够？你这条狗。

犹太人

您活着的时候，
您的话还能作数。
它可以像符咒一样

打开佛兰芒[1] 财主们的钱箱。
要是您把这句话给了我这个可怜的犹太人、
接着就死去（愿上帝保佑您长寿），
那我手里您这句话
就像钱箱的钥匙丢进大海里。

阿贝尔

难道父亲会比我长寿？

犹太人

谁知道？我们的寿命不由我们作主。
有个少年昨天还活泼乱跳，今天送了命，
他的四个老人
弯着腰把他抬进了坟墓。
男爵身体好。只要天老爷答应——
他可以再有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三十年好活。

阿贝尔

你胡扯，犹太佬：
再过三十年我就将五十岁，
到那时我还要钱干什么？

犹太人

干什么？——
不论多大年龄钱都永远用得着；
只是年轻人把钱看做麻利的奴仆，
任意差使毫不心疼。

---

① 佛兰芒人是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居住在比利时、法国、荷兰。

老人将钱看成是可靠的朋友，
爱惜它像爱惜眼睛。

阿贝尔

啊！我父亲把钱既不看做奴仆，
也不当成朋友，却当成主人来伺候。
怎么伺候？就像个下贱的黑奴，
像一条看家狗。住在冰凉的狗窝里，
喝冷水，啃干硬的面包，
整夜不睡，转来转去，吠叫个不停。
那黄金却安安静静地躺在箱子里。
你别声张！以后它要为我效力，
不会再躺在那里。

犹太人

对，以后在男爵的葬礼上，
流下的钱比眼泪多。
愿上天赶快把遗产赐给你。

阿贝尔

阿门[1]！

犹太人

也许能……

阿贝尔

什么……

犹太人

依我看
有一个办法……

---

① 原文为英文。

阿贝尔

什么办法？

犹太人

听我说——我认得一个老头，
是个犹太人，一个穷苦的药房主人……

阿贝尔

跟你一样放高利贷，
还是比你有点良心？

犹太人

不是，骑士，托维干的是另一种买卖——
他会配制一种药水……那真是好药，
药效非常神奇。

阿贝尔

我要这药水有什么用？

犹太人

往杯子里滴几滴……三滴就行，
它无色无味；
人喝了，肚子不痛，也不恶心，
毫无痛苦地死去。

阿贝尔

你那位老头朋友做毒药生意。

犹太人

不错——也做毒药生意。

阿贝尔

怎么？
你是想把二百瓶毒药作价借给我，
每瓶算一个金卢布，是这样，对不对？

犹太人

随您怎样取笑我都行，——
不对；我是想……也许您……依我看
男爵已经到了归天的时候。

阿贝尔

什么！毒死父亲！你竟敢对……做儿子的……
伊凡！抓住他。他居然有这个胆！
你知道吗，你天良丧尽，
你这条狗，毒蛇！我马上把你
吊死在门口。

犹太人

对不起！
请原谅：我是跟您闹着玩。

阿贝尔

伊凡，去给我弄根绳子。

犹太人

我……我是闹着玩。
钱我已经给您带来了。

阿贝尔

给我滚，狗东西！（犹太人下）
瞧我吝啬的生身父亲把我弄到了什么地步！
犹太佬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给我倒一杯酒，
我浑身发抖……伊凡，
可我还是需要钱。
你去追该死的犹太佬，拿他的卢布。
把墨水瓶拿来，

我给这个混蛋写张借条。
不过别把他再带回来。
要不就算了吧，
他的卢布散发着毒药味，
就像他那个祖宗的银币一样……
刚才我不是叫你倒杯酒吗？

伊凡

我们的酒——
一滴也没有。

阿贝尔

雷蒙从西班牙
给我捎来的酒呢？

伊凡

昨天我把最后一瓶
拿给了生病的铁匠。

阿贝尔

对，我记得，我知道……
那就给我倒杯水吧。这叫什么日子！
不行，我打定了主意——去找公爵，
要他主持公道：让他迫使父亲
供养我，我是儿子，
可不是地窖里的老鼠。

第　二　场

（地窖）

男爵

我就像个少年公子哥儿
盼望着同风骚的荡妇
或上了钩的傻姑娘幽会，
整天期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好走下我的地下密室，
去看那些锁得严严实实的箱子。
今天真叫人高兴！
我可以把攒下来的金币
倒进第六口箱子（那口箱子还没满）。
看起来不算多，不过
财宝就是这样一点点变多。
我曾在哪本书里读到过，
说有一天皇上命令士兵
每人抓一把土堆成一堆，
一座神气的高岗便高高耸起——
皇上站在高岗上，
洋洋自得地眺望满是白色尖顶的山谷
和漂着点点白帆的海面。
我也一样，
每当我把一点不起眼的财宝送到地窖，

便会使我的土岗增高——
从顶端上我可以傲视一切,
一切都听命于我。
有什么不服从我的支配?
我可以像恶魔一样从这里统治世界;
只要我愿意——巍峨富丽的宫殿便平地而起;
女神们载歌载舞,欢聚在我瑰丽的花园里;
缪斯会献上她们的厚礼,
自由之神也会俯首听命,
美德与通宵达旦的操劳
都会恭敬地等待着我的犒赏。
我只要打声呼哨,血淋淋的暴行
便会畏怯顺从地溜到我身边,
舔我的手,注视着我的双眼,
从眼神里揣摸我的心意。
一切都顺从我,而我——什么也不放在眼里;
我再没有别的愿望;十分舒心;
我熟知我的威力:认识这一点
我已经心满意足……(望着金币)
看起来不算多,
可却有力地代表了多少人的艰辛、
欺诈、眼泪、诅咒和祷告!
有一枚古代的杜勃隆① ……这就是。
是一个寡妇今天给我的。起先
她哭号着带着三个孩子

① 法国及西班牙的古代金币,含金 7.5 克。

在窗前跪了有半天。
正下着雨，后来停了，接着又下起来，
这个假惺惺的女人动也不动；
我本可把她赶走，但有个声音告诉我
她是来还她丈夫欠我的债，
她不想明天进监牢。
这一枚呢？是蒂伯给我的——
这个懒鬼、坏蛋，他从哪里弄来的？
肯定是偷的，要不就是在大路上，
夜间的丛林里……
唉！要是为这里的一切所流出的
眼泪、鲜血和汗水
突然从地下涌出，
这里将是一片汪洋——
我准会在这密不透风的地窖里丧命。
谁动手啦。

（欲开箱）

每当我要开箱时，
我就脸上发烧，浑身发抖。
这不是恐惧（啊，不是！我怕谁？
我身上带着宝剑：它保护着财宝），
但我心头却压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医生们说：
有些人以杀戮为乐，
当我把钥匙插进锁孔，
我就像那些人将刀刺进被害者身上一样
又高兴又恐惧。

（打开箱子）
这就是我最大的欢乐！
（将金币倒入）
进去吧，你们不必再在世上奔波，
无须再为人的欲望和需求效力。
跟那些在蓝天深处安眠的神明一样，
在这里尽情安睡歇息……
今天我想给自己摆一场宴席：
每口箱子前点燃一支蜡烛，
打开全部箱子，
独自欣赏里面那一堆堆闪光的金币。
（点燃蜡烛，将箱子一一打开）
我是皇帝！……多么神奇的光辉！
我的国家又强大，又听我的话；
它是我的幸福，是我的声名与光荣！
我是皇帝！……但在我身后
谁来执掌国家的权力？是我那个不肖之子！
他糊涂透顶，挥金如土，
和那些浪荡子结伴为伍！
我一死，他，他！
他就会带着那些贪得无厌奉迎拍马的臣子
钻到这平静沉默的屋顶下，
偷走我身上的钥匙，
嬉笑着打开箱子，
我那些财宝
便流进破烂的缎子衣兜。
他打碎珍贵的瓶罐，

用贵重的橄榄油灌那些败类——
毫不吝惜……凭什么？
难道这一切我都是平白得到的，
像耍骨牌的赌徒不费气力捞钱那么容易？
有谁知道，为了这一切我如何节衣缩食，
克己制欲，用尽心机，日日奔忙，
夜不成寐？儿子会不会说
我的心变成了泥土，不知道享受，
说我的良心从不感到愧疚？
这良心就像头尖牙利爪的野兽抓挠着我的心，
像喋喋不休的不速之客，
像个蛮横的债主，又像个妖婆，
这妖婆搅得月亮暗淡无光，
搅得坟墓不安，把死人赶走……
不，还是先忍受艰辛，先挣得财富，
以后再看那个惹是生非的家伙
会不会挥霍我用血汗换来的财富。
啊，但愿我能不让那些败类的眼睛
看到我的地窖！
但愿我能从坟墓里出来
像个卫士的阴魂跟现在一样
坐在箱子上，不让活人来盗窃我的财富！……

第　三　场

（宫中）

阿贝尔　大公

阿贝尔

殿下，请相信，
我很久就忍受着一贫如洗的耻辱。
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会向您申诉

大公

我相信，相信：像您这样高贵的骑士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责怪父亲。
这样的忤逆并不多……
请放心：我一定毫不声张，
单独同令尊谈谈，让他感到羞惭。
我等他。我和他已经好久没见面。
他是我祖父的朋友。我记得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他把我抱上他的马背，
给我戴上他那顶沉重的头盔，
仿佛就像扣上一口钟。（望窗外）
这是谁？
是不是他？

阿贝尔

不错，是他，殿下。

大公

您到那个房间去，
过一会我会叫您。
（阿贝尔下，男爵上）
男爵，
见到您精神焕发，身体健康，十分高兴。

男爵

殿下，我能奉召前来，
深感荣幸。

大公

男爵，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
您是否还记得我？

男爵

我怎么不记得，殿下？
就像现在见到您一样。啊，
那时您还是个活泼的孩子。
已故大公常说：菲利普，
（他总叫我菲利普）你说怎么样？啊！
再过二十年，真的，你和我
在这个小家伙面前会显得糊里糊涂……
他说的就是您……

大公

现在让我们重新结识，
您已经忘记了我的宫廷。

男爵

殿下，我现在老啦：来宫廷
有什么事可干？您年轻，喜欢
比武，玩乐。可我已经力不从心。
不过一旦发生战争，
那我拼命也要重跨战马；
我有足够的力气
用颤抖的手抽出古老的战剑为您战斗。

大公

男爵，我深知您的忠诚；
您是我祖父的知己；我父亲
对您也十分敬重。我也一向认为
您是位忠诚英勇的骑士——我们坐下谈。
男爵，您可有子女？

男爵

有一个儿子。

大公

为什么他不跟您在一起？
您对宫廷已经厌倦，
但他在这个年龄，又是这种身份，
应当在我们身边。

男爵

我的儿子不喜欢熙熙攘攘的社交场；
他的性格古怪寡欢——
总爱在城堡四周的树林里漫步，
就像一头小鹿。

大公

他不见世面可不好。

我们马上可以教会他玩乐、跳舞、比武。
您叫他来找我；
您给他一笔合乎他身份的开销……
您怎么皱眉呀，是不是
走得累啦？

男爵

殿下，我不累；
您弄得我十分为难。
在您面前我本不想道出实情。
可您却迫使我说出
我本不想告诉您我儿子的事情。
殿下，十分遗憾，他既不配得到接济，
也不配您对他的关心。
他寻衅滋事，行为不端。
虚度他的青春……

王公

男爵，这是因为
他是只身一人。
孤独无聊往往会害了年轻人。
您叫他到我们这里来：
他会把在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戒除。

男爵

请您原谅，殿下，
我确实不能同意这一点

大公

为什么？

男爵

请您别让我老头为难……

大公

我要您告诉我
您拒绝的理由。

男爵

我是生
儿子的气。

大公

因为什么事！

男爵

因为他犯了严重的罪行。

大公

说给我听听，什么事？

男爵

免了吧，大公……

大公

这着实奇怪，
您是不是为他感到羞耻？

男爵

是的……羞耻……

大公

他都干了些什么？

男爵

他……他想
杀死我。

大公

杀您！那我要把他这个没良心的凶犯
送上法庭。

男爵

我用不着找什么证据，虽然我知道
他真的想要我的命。
知道他企图
把我……

大公

把您怎么样？

男爵

把我的财产吞没。
（阿贝尔冲进房间）

阿贝尔

男爵，你胡说。

大公 （对阿贝尔）
您怎么能？……

男爵

你在这里啊！你，你竟敢对我无礼！……
对父亲说这种话！……
我胡说！在我们殿下面前胡说！……
这样对我，这样对我……难道我不是骑士？

阿贝尔

您是胡说。

男爵

老天怎么不惩罚你，公正的上帝！
你捡起来，让剑来给我们评理！

（将一只手套掷地，阿贝尔迅速捡起）

阿贝尔

谢谢。这是父亲的第一件厚礼。

大公

这是什么事？这算什么？
儿子接受了老父的挑战，准备决斗！
我什么时候戴上了
大公的枷锁！你们住嘴：你这个疯子，
还有你这小子！好啦（对阿贝尔）。
别胡闹；把这只手套给我（夺手套）。

阿贝尔 （扭头）

可惜。

大公

爪子都抠进了手套！——败类！
您走开，我不叫您，
您就别出现在我眼前。（阿贝尔下）
您啊，不幸的老头，
不觉得羞惭……

男爵

请原谅，殿下……
我站不住了……两腿发软……
胸口闷得慌！……闷得慌！……钥匙在哪里？
钥匙，我的钥匙！……

大公

他死了。天啊！
可怕的时代，可怕的人心！

莫扎特和萨利耶里

冀　刚译

完成于 1830 年 10 月。

普希金生前此剧曾上演过两次：第一次在 1832 年 1 月 27 日，第二次在 1832 年 2 月 1 日。

这一短剧是根据莫扎特被他的朋友、作曲家萨利耶里毒死这一传说写成的。

第 一 场

（室内）

萨利耶里

人家都说：世上没有真理。
但上天同样也没有真理。
这一点就像平常的音阶，我十分清楚。
我生来就喜爱艺术，
小时候，当我听到古老的教堂里
响起嘹亮的琴声，
我侧耳细听，听得入了迷——
不由得潸潸淌下甜蜜的泪水。
我很早就抛掉了无聊的游戏；
与音乐无关的学科我也感到讨厌；
执意轻蔑地将它们放弃；
只有音乐使我入迷。尽管起步艰难，
初程乏味，但我战胜了
开始时的艰辛。
我把刻板的操练当成艺术的基础，
我成了一个工匠师傅：把手指的动作，
练得灵活娴熟，

把耳朵练得辨音准确无误。
我使声音失去生机，
对乐曲像尸体一般解剖。
我用代数的方法来分析和声。
当我学会了熟练的弹奏，
便放胆忘情于创作天地中的欢乐。
我悄悄地动手作曲，没让人知晓，
更不敢想去博取声名。
我在静悄悄的斗室里一坐便是两三天，
忘却了饮食和睡眠，
品尝了灵感给我的快乐和泪水，
我烧过我的作品，冷冷地注视着
我的灵感和我写下的音符
冒着轻烟化成灰烬。
我能说什么？当伟大的格鲁克①
出现并向我们揭示了新的秘密
（深刻诱人的秘密），
我难道不该抛弃我从前熟悉的一切，
不该像个经人指点的迷路人
毅然转身精神抖擞地追随他前进？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终于在这无边无际的艺术天地里
达到很高的境地。
荣誉向我绽开了笑容；我的作品
在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共鸣。

① 18世纪德国歌剧作曲家。

我感到幸福：我静静地欣赏
自己的作品、成就、光荣；也欣赏
我那些美妙艺术的同行、朋友们的
作品与成功。
不！我从未嫉妒过别人，
啊，从来没有！——即使当皮契尼[1]
迷住了古怪的巴黎市民，
即使当我头一次听到伊菲格尼亚[2] 的开首曲。
谁会说高傲的萨利耶里是个
嫉妒成性的卑鄙小人，
是一条被踩死的蛇，它活着的时候
连沙土灰尘都无法啃动？
谁也不会说！……可是现在——我自己承认——
现在我嫉妒别人。我嫉妒，
深深地、痛苦地嫉妒别人。——啊，天啊！
你不是把旷世的才华、不朽的天才用来褒奖
炽烈的爱情、献身精神、
劳作、祈祷与勤奋——
却去给一个疯子、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的头脑
增光添彩。正义何在？……
啊，莫扎特，莫扎特！

（莫扎特上）

莫扎特

---

① 皮契尼（1728—1800），意大利歌剧作曲家。1781 年完成歌剧《伊菲格尼亚在陶里德》。他的歌剧创新为莫扎特所采用。

② 《伊菲格尼亚在陶里德》一剧中的主人公。

啊哈！你看到我了！我是想
告诉你一件意外可笑的事情。

萨利耶里

你在这里！——早就来了吗？

莫扎特

刚到。我来找你
是想给你看点东西；
可是我路过饭店门口时
忽然听到了有人拉琴……
哎，我的朋友萨利耶里！
你生来还没听到过比这更好笑的事情……
一个盲人在饭店里拉琴，
拉的是“啊，您呀，谁知道……”① 真妙极了！
我忍不住把他领来，
用他的琴技款待你。
请进！

(一盲老人携提琴上)

请给我们拉莫扎特的随便哪部作品！

(老人奏唐璜的咏叹调，莫扎特大笑)

萨利耶里

你还能笑得出来？

莫扎特

哎，萨利耶里！
难道你自己不笑？

萨利耶里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费加罗的婚礼》第三场中的咏叹调。

不笑。
当我看到一个蹩脚画家模仿拉斐尔
乱涂乱抹圣母像，我不觉得好笑，
当我看到一个拙劣的卖艺者
模仿糟蹋阿利基耶里我不觉得好笑。
你走吧，老头。

莫扎特

等等：这是给你的。
请为我的健康喝两杯。
（老人下）
萨利耶里，
你今天心情不好。
我下一次再来看你。

萨利耶里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莫扎特

没——没什么；一点小东西。
前两天夜里失眠，把我搞得苦不堪言，
我头脑里产生了一些灵感，
今天我把它们写了下来，
本想听听你的意见，
不过你现在没心思听我的曲子。

萨利耶里

哎，莫扎特，莫扎特！
我什么时候没心思听？
你坐下弹，我听。

莫扎特 （坐到钢琴旁）

你设想一下，有一个人……谁呢？
那就是我吧——稍稍比我年轻些，
正在谈恋爱——爱得不算深，稍稍有点——
和一个美女，或者老朋友——
就算和你吧——在一起，
我十分快乐……忽然，冒出一个阴森森的幽灵，
接着便是一片黑暗或者别的什么类似情景……
好，你听。

（弹奏）

萨利耶里

你是为此而来，
却在饭店旁止步，
听一个瞎老头拉琴！——我的天！
莫扎特，你有失身份。

莫扎特

怎么样，还可以吗？

萨利耶里

多么深刻！
多么大胆，多么严谨！
莫扎特，你是神，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
但我知道，我知道。

莫扎特

哎呀！真的吗？也许是……
可我这位神肚子饿了。

萨利耶里

好吧：我俩一起

到金狮饭店吃饭。

莫扎特

就这样办；
我很高兴。不过要让我回趟家，
跟妻子说一声，
免得她等我吃饭。
（下）

萨利耶里

我等你；你可别来迟。
不，我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
上天选中我来阻止他前进——
否则不只是我一个名气不大的人……
我们所有这些献身艺术、
为艺术效力的人全都完蛋。
让莫扎特活下去
并且达到新的高峰，有什么好处？
那一来，他能不能发展艺术？
不会；他一消失，艺术就又会衰落：
他不会给我们留下继承他事业的人。
这有什么好处？他只会当个天使，
给我们送来几支天堂的歌，
让我们这些凡尘儿女想入非非，
然后飞走！
那你就飞走吧！愈快愈好。

这包毒药是我的伊左拉最后的赠物，
十八年来我一直带在身上——

从那时起我就常常觉得
生活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创伤，
我常常同这个无忧无虑的仇人一起进餐，
但从未为娓娓动听的话语动心，
虽然我不是胆小鬼，
虽然我深深地感到委屈，
虽然我对生活不大喜欢。
但我一直犹豫不决。
死的渴望折磨着我，
可死又怎么样？我在想：也许生活
会带给我意外的礼品；
也许欢乐、创作的夜晚和灵感
会降临；
也许一个新的海顿① 会创作出
伟大的作品——它会给我欢乐……
当我和可恶的客人共饮，
我想也许能找到一个最凶恶的敌人；
也许最难消除的怨恨
会从高高的天际进入我胸中——
那一来，伊左拉，你的赠品就会大显身手。
我做得对！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仇人，
新的海顿使我无限欢欣！
现在——时候到了！我那珍贵的爱情礼物啊，
今天要投入友谊的酒杯中。

① 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第　二　场

（小酒馆中的雅座，钢琴）

莫扎特与萨利耶里坐在桌旁

萨利耶里

今天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阴沉？

莫扎特

我？没有呀！

萨利耶里

莫扎特，看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不顺心？
菜肴可口，酒香醉人，
可你一言不发，双眉紧锁。

莫扎特

说实话，
我的安魂曲① 使我心神不定。

萨利耶里

啊！
你在写安魂曲？早就动笔了吗？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莫扎特

早就动笔了，已经有三个星期。
但有一件怪事……
我没告诉过你？

萨利耶里

没有。

莫扎特

那你听我说。
三个来星期前有一天我回家很晚。
家里人说，有个人找我。
有什么事——我不知道。
我想了一整夜：这人是谁？
找我干什么？第二天
他又来了，我又没在家。
第三天，我和孩子在地板上玩耍。
有人喊我。我出去一看，
一个穿黑衣的人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个躬，
要我写一首安魂曲，然后就走了。
我马上坐下来写——以后这个黑衣人
就再没来找我；
我倒也高兴；舍不得丢下
我的作品，虽然安魂曲已经完成，
可我……

萨利耶里

怎么？

莫扎特

我真不好意思说……

萨利耶里

怎么回事？

莫扎特

这个黑衣人
白天黑夜都不让我安宁。
像个影子一样处处跟着我。
就是现在我也觉得他和我俩
坐在一起。

萨利耶里

别说啦！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胆小？
别再胡思乱想了。博马舍[①]
对我说过："萨利耶里兄弟，听我说，
要是你心里有什么不快，
就打开一瓶香槟酒，
或者再看一遍《费加罗的婚礼》。"

莫扎特

不错，博马舍是你的朋友，
你给他写过《塔拉勒》[②] 这样的名作。
里面有一段旋律……
每当我高兴的时候，我总要哼个不停……
拉-拉-拉-拉……啊，萨利耶里，
博马舍是不是毒死过一个人？

萨利耶里

我看不会；他哪里像

---

①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费加罗的婚礼》是他的喜剧代表作。
② 是萨利耶里为博马舍的《塔拉勒》谱写的歌剧。

干这种荒唐事的人。

莫扎特

他是个天才，
跟你我一样。天才与恶行——
这两样可互不相容。是不是？

萨利耶里

你这样认为？
（将毒药倒入莫扎特的酒杯中）
来喝吧。

莫扎特

为你的健康，朋友。
为莫扎特和萨利耶里
这两个音乐之子的
真诚友谊。
（饮酒）

萨利耶里

你别急，
等等，等等！……你喝光啦！……怎么不等我？

莫扎特 （将餐巾掷在桌上）
好啦，我已经酒足饭饱。
（向钢琴走去）
你听，萨利耶里，
我的安魂曲。
（弹琴）
你哭啦？

萨利耶里

这是我

头一次流泪：又难过，又高兴，
我似乎履行了一样重大的责任，
仿佛一把手术刀割下了伤残的肢体！
我的朋友莫扎特，你不要在意
我这些眼泪……你接着弹，
赶紧将乐曲灌满我的心……

莫扎特

但愿天下的人都感受到音乐的威力！
但是不行：那一来世界就无法生存；
人们全都醉心于自由的艺术，
谁也不去为日常生活的需求操心。
所幸我们这些得天独厚、无所事事，
不把鄙俗利益放在眼里，
献身唯一美好事物的幸运儿并不多。
对不对？我现在觉得不舒服，
有点难受；我走啦，去睡一觉。
再见吧！

萨利耶里

再见。
（单独一人）
你永远入睡了，莫扎特！
莫非他说得有理，我不是天才？
天才与恶行
二者不能相容。不对：

那巴纳罗蒂[1] 呢？要不就是
愚钝无知的群众编造的神话——
梵蒂冈的创造者也不是凶手？

① 巴纳罗蒂，即米开朗琪罗（1475—1564），传说他为了更逼真地表现耶稣基督临终时的神态，曾杀死过一个模特儿。

石　客

列波雷洛：啊，伟大的骑士团长的
可爱雕像！……哎呀，主人！
《唐璜》

冀　刚译

完成于1830年11月。普希金生前未曾发表。

关于唐璜这个西班牙民间传说的主人公已有不少戏剧作品，如莫里哀的剧作（普希金在世时曾在俄国演出，剧名为《唐璜，或石客》）以及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普希金这部剧作只采用了人物名字及邀请石雕客人的一场，其余皆为作者创作。

第　一　场

唐璜和列波雷洛

唐璜

我们就在这里等到天黑。
哈，我们终于来到了马德里城！
我用披风盖住胡子，用帽子遮住双眉，
将在我熟悉的街道上飞奔。
你看我会不会被人认出？

列波雷洛

不会！要认出唐璜那可不容易！
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太多！

唐璜

你在开玩笑？
谁会认出我？

列波雷洛

任何一个巡夜的、
吉卜赛女郎、醉醺醺的琴师，
或者是夹着短剑、身披斗篷的蛮横骑士。

唐璜

认出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只要不碰上皇帝。
不过我在马德里谁也不畏惧。

列波雷洛

要是明天皇帝得知
唐璜擅自离开流放地，
来到了马德里，——请告诉我
他会如何处置您？

唐璜

他最多把我遣回，
肯定不会叫我的脑袋落地。
我又不是国事犯。
他是爱护我才把我撵走，
免得死者的家人
找我的麻烦……

列波雷洛

是呀！
您蛮好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

唐璜

那怎么行！我在那里闷得要命。
那里都是些什么人。什么样的土地……
天空呢？是一片烟雾。
女人呢？你知道，
我的傻列波雷洛，
我绝不会丢下安塔露西亚一个丑陋的农妇，
看上那里的绝色美女——真的。
起初我很喜欢她们那
湛蓝的眼睛，雪白的肌肤，

还有朴实——特别是她们举止的新奇；
幸好我很快就看出，
和她们来往毫无情趣——
她们没有生气，不过是些蜡制的木偶，
可我们的女人呢！……哎，这地方我们来过，
你可认出这是何地？

列波雷洛

怎么认不出：这是安东尼修道院，
我记得很清楚。您常到这里来，
我把马拴在这片树林里等你。
说实话，这是个讨厌的差使。
您在这里消磨时光
可比我快活。

唐璜　（沉思）

可怜的伊涅莎！
她已不在人世！我多么爱她！

列波雷洛

伊涅莎！——那个黑眼睛姑娘……哦，我记得。
您追求了她三个月；
总算魔鬼帮了您。

唐璜

那是七月……一个夜里。
我看到她忧伤的目光里和苍白的嘴唇上
浮现着一种奇怪的欢欣。真怪。
你好像并不认为她美丽。
的确，她身上很少动人之处。
眼睛，只有那一双眼睛。可是那目光……

这样的目光我可从来没见过。
她的声音又轻又弱——就像个病人，
她丈夫是个无情无义的恶汉，
这是我后来听说的……可怜的伊涅莎！……

列波雷洛

那有什么，在她之后您还爱过别的女人。

唐璜

不错。

列波雷洛

只要我们活着，就会爱别的女人。

唐璜

这话也不错。

列波雷洛

那现在我们在马德里
要去找哪个女人？

唐璜

噢，去找劳拉！
我直接跑去找她。

列波雷洛

对。

唐璜

我直接上她的门——
要是她那里有人——那我就要求跳进窗户。

列波雷洛

那当然。好，我们现在真开心。
死去的女人没有长时间烦扰我们。

走过来的是什么人？（一僧人上）

僧人

她马上就要到了。
谁在这儿？是不是唐娜·安娜的仆人？

列波雷洛

不是，我们自己就是老爷，
在这里散散心。

唐璜

您在等谁？

僧人

唐娜·安娜马上就来
祭扫丈夫的墓。

唐璜

唐娜·安娜·德索里瓦！是她！
就是那个被害的骑士团长的夫人，
我记不得凶手……是谁？

僧人

是那个道德败坏，
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唐璜。

列波雷洛

哎呀！原来是这样！
唐璜的传闻居然传进了安静的修道院，
出家人还会为他唱赞歌。

僧人

说不定你们认识他？

列波雷洛

我们？根本不认识。

他现在在哪里?

僧人

他不在此地,
流放到很远的地方。

列波雷洛

太好了。
愈远愈好。这些道德败坏的家伙
就都应该装进麻袋,抛入大海。

唐璜

什么,你胡诌些什么?

列波雷洛

别吱声:我是故意这样说……

唐璜

原来团长葬在这里?

僧人

就葬在这里。夫人给他立了石像,
每天都来这里,
为他的亡灵祈祷,
伤心哭泣。

唐璜

怎么有这样古怪的寡妇?
她长得很美?

僧人

我们这些出家人
不该眷注女人的姿色,
但不说实话也是罪过;
就连上帝的使者

也不能不说她是位绝色佳丽。

唐璜

难怪死者有那么大的醋劲，
把唐娜·安娜锁在深院里，
我们谁也没见过她。
我倒想同她谈上两句。

僧人

啊，唐娜·安娜向来不跟
男人交谈。

唐璜

我的神父，跟您谈吗？

僧人

跟我那是另一回事；我是出家人。
她来啦。（唐娜·安娜上）

唐娜·安娜

神父，请开门。

僧人

就来，夫人；我在等您。
（唐娜·安娜随僧人上）

列波雷洛

她美不美？

唐璜

她披着寡妇穿的黑袍，
根本看不清她的面容，
只看到她一只小巧的脚跟。

列波雷洛

您别说了。您的头脑

一下子就可以想象出其他的部分；
比我们的画家更手巧，
无论从哪里下笔都行：
眉毛，或者双脚。

唐璜

听我说，列波雷洛
我想同她结识。

列波雷洛

亏您想得出！
这有什么必要！打死了人家丈夫，
还想要看看寡妇的眼泪。
真没有良心！

唐璜

暮色降临，
月亮还没升到我们头顶上空，
趁着夜色沉沉、月色朦胧，
我们赶快溜进马德里城。

列波雷洛

西班牙的贵族就像贼。
盼着黑夜，却又惧怕月光——哎呀！
这过的叫什么日子？
还要陪着他跑多久？
我可真已经精疲力竭。

第　二　场

（室内。劳拉家的晚宴）

客甲

我敢赌咒，劳拉，
你的演唱还从来没有这样精彩，
对角色的理解十分准确！

客乙

你发挥得多好，多么传神！

客丙

多么高明！

劳拉

不错，今天我每个动作，
每句话都十分出色。
我的灵感自由驰骋，
一句句唱词仿佛不是来自死板的记忆，
而是从内心泻出。

客甲

是的。
你的眼睛直到现在还闪烁着光芒，
双颊绯红，欣喜之情未尽，
劳拉，别让这欣喜之情徒然冷却。
再唱一曲，劳拉，
再唱一曲给我们听听。

劳拉

把吉他递给我。

（唱）

众宾客

啊，好！妙！妙！精彩之极！

客甲

谢谢，你这位仙女。
你的歌唱迷住了我们的心。
生活的欢乐中
唯有爱情胜过乐声；
就连爱情也是一首悦耳的乐曲……
你看：你那位忧郁的客人唐卡洛斯也为之动容。

客乙

多美的乐曲！多丰富的感情！
谁写的词，劳拉？

劳拉

唐璜。

唐卡洛斯

什么？唐璜！

劳拉

作词的是我从前的一个忠实的朋友，
我的一个玩世不恭的情人。

唐卡洛斯

你的唐璜是个没有良心的坏蛋。
哎，你呀，你真蠢。

劳拉

你是不是在说疯话？

我可以马上吩咐我的仆人宰了你，
别看你是西班牙的大公。

唐卡洛斯　（站起）

叫他们来。

客甲

劳拉，别这样。
唐卡洛斯，别生气，她忘了……

劳拉

忘了什么？是忘了唐璜在决斗中
光明正大地杀死了唐卡洛斯的亲兄弟？
不过很可惜：杀死的不是唐卡洛斯本人。

唐卡洛斯

我太糊涂，竟生了气。

劳拉

那好！你自己承认糊涂。
那就让我们讲和吧。

唐卡洛斯

是我不好，劳拉，
请你原谅。不过你知道：
我听到这个名字就沉不住气……

劳拉

我时常提起这个名字，
能说我有什么不对？

客人

好啦，为了表示你已不再生气，
劳拉，再唱一曲。

劳拉

好，已经入夜，快要告别。
那我唱什么呢？
请听吧。（唱）

众宾客

妙极了，真是无与伦比！

劳拉

再见吧，诸位。

众宾客

再见，劳拉。
（众人下，劳拉把唐卡洛斯留下）

劳拉

你这个疯子！别走。
我喜欢你；
你咬牙切齿地骂我，
那样子真像唐璜。

唐卡洛斯

我真走运！
那你是爱过他。
（劳拉点头）
很爱吗？

劳拉

很爱。

唐卡洛斯

现在还爱？

劳拉

你是说这时候？
不，不爱。我总不能同时爱两个人。

现在我爱的是你。

唐卡洛斯

劳拉，你告诉我
你多大？

劳拉

十八。

唐卡洛斯

你正届妙龄……还有五六年的青春。
还有五六年的时间他们会围着你打转，
向你献殷勤，抚爱你，讨好你，
夜晚在窗下为你吟唱情歌，
为了你深夜在十字路口互相残杀。
但你的青春一旦逝去，
双眼凹陷，
眼皮起皱、发暗，
发辫里露出银丝，
人家将称你老妪，
到那时——你可怎么办？

劳拉

到那时？
为什么想这些？讲这些做什么？
是不是你一直有这样的念头？
你过来——把阳台的门打开。
天空寂静；暖暖的空气停滞不动，
黑夜散发着柠檬和月桂的清香，
明月在深邃浓重的蓝空泛着银光，
更夫们拖长声音高喊：“明白！……”

在遥远的北方——巴黎——
也许天空布满乌云，
下着冷雨，刮着寒风。
可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
哎，唐卡洛斯，我要你向我笑笑……
——这样多好！

唐卡洛斯

可爱的精灵！（有人敲门）

唐璜

喂！劳拉！

劳拉

谁呀？这是谁的声音？

唐璜

开门……

劳拉

难道是他！……天呀！……
（开门，唐璜入）

唐璜

你好……

劳拉

唐璜！……
（劳拉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唐卡洛斯

是你！唐璜！……

唐璜

劳拉，亲爱的！……（吻她）
我的劳拉，谁在你这里？

唐卡洛斯

我。

唐璜

真是不期而遇！
明天我将为你效力。

唐卡洛斯

不行！
要现在——马上。

劳拉

唐卡洛斯，你们别这样！
这不是在街上——是在我家里——
那请出去。

唐卡洛斯　（置之不理）

我等着。你怎么啦，
你不是有短剑在身。

唐璜

你要是等不及，
那就来吧。（决斗）

劳拉

哎！哎！璜！……

（扑到床上。唐卡洛斯倒地）

唐璜

起来，劳拉，解决啦。

劳拉

什么事？
他死啦！好极了！死在我屋里！
现在我怎么办？你这浪荡子，魔鬼！

我把他丢到哪里去?

唐璜

也许
他还没死。

劳拉 （察看躯体）

对! 活着! 看呀，你这个鬼东西，
你刺进了他的心窝——肯定是正中要害，
三棱形的伤口上看不到血，
可他已停止了呼吸——你怎么搞的?

唐璜

有什么办法?
是他自己找的。

劳拉

哎，唐璜，
真糟糕。你总是惹事闯祸——
还死不认错……
你从哪里来? 早就到了这里?

唐璜

我刚到，
而且是偷偷摸摸——我还没被宽赦。

劳拉

你马上就想起了你的劳拉?
你该说实话。算了吧，
我不相信你的话。
你只是偶然经过，看到了我的房子。

唐璜

不是，我的劳拉，

你可去问列波雷洛。
我住在城外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客栈，
到马德里来找劳拉。
（吻劳拉）

劳拉

我亲爱的！……
别急……怎能当着死人的面！
我们把他怎么办？

唐璜

别动他：明天一早，天快亮的时候，
我把他蒙上斗篷背出去，
丢到十字路口。

劳拉

只是得小心仔细，
别让人看到你。
好在你来得晚！
你的朋友们在这里用的晚餐。
他们刚走，
不然你就会碰上他们！

唐璜

劳拉，你早就爱他了么？

劳拉

爱谁？你明明是胡扯。

唐璜

你说实话，
我不在的时候
你有几次背叛了我？

劳拉

那你呢，浪荡子？

唐璜

你告诉我……算啦，以后再说。

第　三　场

（骑士团长的石像）

唐璜

一切都平安无事：
我失手杀死了唐卡洛斯，
躲在这里装成一个安分守己的修士——
每天都看到我那美貌的寡妇，
她似乎也注意到了我。
迄今我们一直以礼相待；
不过今天我想要同她攀谈；正是时候。
我怎样开口？“冒昧问一声”……还是
“夫人”……不管它！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思前顾后，
就像即兴唱一支情歌……
她早就该到了。她不来——
我看团长会感到寂寞。
他在这里俨然是一个魁梧的勇士！
宽阔的肩膀！简直就像赫耳库勒斯[①]！……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然而死者本人又小又弱，
如果他站在这里踮起脚，
扬起手连石像的鼻子也够不到。
我们在埃斯库里阿交手，
他撞上我的剑便送了命，
就像别针尖上的一只蜻蜓——
可他本来即傲慢又勇敢——而且十分威严。
啊！她来了。

（唐娜・安娜上）

唐娜・安娜

他又在这里。我的神父
请原谅——
我打断了您的沉思。

唐璜

是我应该请求您宽恕，夫人。
也许我会妨碍您尽情倾诉悲伤。

唐娜・安娜

不会，我的神父，我的忧伤在我心里，
有您在，我的祈祷可以平安地升达上天——
我请您同我一起祷告。

唐璜

我，我和您一起祷告，唐娜・安娜！
我可当不起这样的荣幸。
我不敢用罪孽的双唇
重复您圣洁的祷词——
我只能怀着仰慕的心情
在远处望着您。

当您安详地俯身
将一头乌发垂散在灰白的大理石上，
我仿佛看到一位天使
悄悄地降临这个墓地，
这时我惶惶不安的心里没有祷词，
只是默默地感到惊奇，我想——
他多有福分，因为他那冰冷的石墓
由她那天仙般的气息所温暖，
并且洒满了她爱情的泪花……

唐娜·安娜

这番话——
真令人惊奇！

唐璜

夫人？

唐娜·安娜

我觉得……您忘记了。

唐璜

忘记了什么？忘记了我是一个卑微的修士？
忘记了我的罪恶的声音
不该在这里响起？

唐娜·安娜

我觉得……我不明白……

唐璜

啊，我看得出：您全都，全都已经打听清楚！

唐娜·安娜

清楚什么？

唐璜

好吧，我不是僧人——
我要跪在您脚下求您宽恕。

唐娜·安娜

哎，天哪！起来，起来……那您是什么人？

唐璜

我是个不幸的人，是不可救药的情欲牺牲品。

唐娜·安娜

啊，我的天！这里，在这座墓前！
请你走开。

唐璜

等等，唐娜·安娜，
等等！

唐娜·安娜

万一有人过来！……

唐璜

栅门已经锁上。等等！

唐娜·安娜

怎么样？什么事？您要干什么？

唐璜

我要死。
我情愿马上死在您脚下，
情愿把我的遗体也葬在这里，
不是在您亲爱的人的身边，
不是——不要这么近——找个远点的地方，
就在门口那边——紧挨着门口，
当您来到这座高贵的墓地
俯身披下您的秀发哭泣的时候，

好让您那轻捷的脚步和衣裙
掠过我的墓石。

唐娜·安娜

您的精神不大正常。

唐璜

唐娜·安娜，难道想死
就是精神不正常的标记？
我要是真的发了疯，
也希望活在人世，
盼着用柔情打动您的心；
我要是真的发了疯，
也夜夜守在您阳台下，
吟唱着情歌惊扰您的睡梦，
不会躲躲藏藏，
想方设法到处让您看见；
我要是真的发了疯，
就不会默默无言，暗自痛苦……

唐娜·安娜

您就这样
默默无言？

唐璜

唐娜·安娜，是偶然的相遇
给了我力量。——
不然您永远不会了解我内心的悲伤。

唐娜·安娜

你早就爱着我？

唐璜

早不早，我自己也说不清。
只是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生命苦短的涵义，
明白了什么才叫“幸福”。

唐娜·安娜

您走开吧——您是个险恶的人。

唐璜

险恶！怎么险恶？

唐娜·安娜

我怕听您的言谈。

唐璜

我可以沉默，只要您不赶走我这个
见到您只感到欢欣快乐的人。
我没有非分之想，
也没有什么要求，
只求能看到您，因为
我已获罪终生。

唐娜·安娜

您走吧——这里不是
胡言乱语的地方。
明天您到我那里去。
要是您发誓对我尊重，
我就接待您；不过
我自从守寡之后，
夜晚深静的时候
我谁也不见……

唐璜

亲爱的唐娜·安娜！

愿上帝安慰您，
就像今天您安慰了一个不幸的受苦人一样。

唐娜·安娜

您走吧。

唐璜

再等等。

唐娜·安娜

不行，看来我也该走了……
祷告我已经没有心思。
您那些世俗的言词扰乱了我的心，
我已很久很久没听到过。——
明天我会接待您。

唐璜

我还不敢相信，
不敢忘情于自己的福分……
明天我将看到您！——不在这里，
也不再偷偷摸摸！

唐娜·安娜

好吧，明天，明天，
您的姓名？

唐璜

杰戈·德卡里瓦多。

唐娜·安娜

再见，唐杰戈。（下）

唐璜

列波雷洛！

（列波雷洛上）

列波雷洛

有什么事？

唐璜

亲爱的列波雷洛！
我福星高照！……“明天——夜晚深静的时候……”
我的列波雷洛。明天——你准备一下……
我跟孩子一样快乐！

列波雷洛

您同唐娜·安娜谈过？
她是不是跟您说了几句温存的话，
您对她也说了些甜言蜜语。

唐璜

没有，列波雷洛，没有！
是她订下的约会！

列波雷洛

有这种事！
哎，你们这些寡妇都是一丘之貉。

唐璜

我多么幸福！
我要歌唱，我要拥抱整个宇宙。

列波雷洛

骑士团长呢？他对此会说些什么？

唐璜

你以为他会吃醋？
肯定不会；他是个理智的人
死后就不会嫉妒。

列波雷洛

不对；您看看他的石像。

唐璜

怎么？

列波雷洛

它好像在盯着您，
气呼呼地盯着您。

唐璜

列波雷洛，
你请它明天到我那里——
不对，不是我那里——是到唐娜·安娜家里。

列波雷洛

请石像去做客！为什么？

唐璜

当然不是要它同她谈心——
你请石像明天夜晚
到唐娜·安娜家门口
站岗。

列波雷洛

你怎么想起来
寻石像开心！

唐璜

你倒去呀。

列波雷洛

可是……

唐璜

去吧。

列波雷洛

壮美无比的石像！
我家老爷唐璜恭请您光临……
真的，我无法再说下去，
只觉得胆战心惊。

唐璜

胆小鬼！看我收拾你！……

列波雷洛

对不起。
我家老爷唐璜请您明天晚上
到尊夫人家里
在门口站岗……
（石像点头同意）
哎呀！

唐璜

什么事？

列波雷洛

哎呀，哎呀……可吓死我啦！

唐璜

您怎么啦？

列波雷洛　（点头）
那石像……哎呀！……

唐璜

你在鞠躬！

列波雷洛

不，
不是我，是石像！

唐璜

你胡说什么？

列波雷洛

那您自己去。

唐璜

你给我当心，懒鬼。

（向石像）骑士团长，我明天

要去看你的遗孀，请您也去，

站在门旁。怎么？你去不去？

（石像又点头）

哎哟，天哪！

列波雷洛

怎么样？我说过……

唐璜

我们走。

第四场

（唐娜·安娜的房间）

唐璜和唐娜·安娜

唐娜·安娜

我接待了您，唐杰戈；

只怕我伤心的话语

会使您烦腻：

我一个可怜的寡妇永远忘不了丧夫的痛苦，

我的泪水和微笑搅和在一起，就像四月的雨水。

您为什么沉默不语？

唐璜

我在默默地享受欢愉，
和可爱的唐娜·安娜单独在一起。
在这里——而不是在那个已故的幸运儿墓前——
见不到您跪在
丈夫的大理石像前。

唐娜·安娜

唐杰戈，
原来您这样嫉妒。——莫非我丈夫
在棺材里
也会使你难受？

唐璜

我不该嫉妒。
他是您选中的。

唐娜·安娜

不是，
是母亲叫我嫁给唐阿瓦尔，
因为我们家穷，唐阿瓦尔富。

唐璜

他多走运！
他把微不足道的财宝
献到女神脚下，
就品尝了天堂般的欢乐！
假如我从前认识您，
我就会以极大的欢欣把我的一切：
官职、财产都献给您，

以博得您的青睐；
我会听从您的神圣意志的支配，
揣摸您所有的古怪刁钻的脾气，
好让您称心如意；
使您的生活始终充满神奇。
唉！——命运给我注定的却是另一种遭遇。

唐娜·安娜

杰戈，别再说了：听您这些话，我感到惭愧——
我不能爱您，
寡妇对棺材也应该忠贞。
您知道唐阿瓦尔是多么爱我！
啊，要是他成了鳏夫，
他决不会接受一个爱恋他的女子——
他一定会忠于
夫妇的爱情。

唐璜

唐娜·安娜，请不要老是提起您的丈夫，
免得我的心受到折磨。
即使我该受这样的惩罚，
你也不要再这样折磨我。

唐娜·安娜

这怎么会折磨您？
您没同任何人结合。——是不是？
您爱上我，
对我、对上天都无罪无错。

唐璜

对您！天哪！

唐娜·安娜

莫非您有什么事对不起我？
快告诉我。

唐璜

不！
我不说，永远不说。

唐娜·安娜

杰戈，是怎么回事？
您对不起我？告诉我是什么。

唐璜

我不说！无论如何也不说。

唐娜·安娜

杰戈，真是怪事：
我求您，我要您告诉我。

唐璜

我不说，不说。

唐娜·安娜

噢！您就这样听从我的意志！
刚才您对我说什么？
说您愿意当我的奴仆。
我要生气啦，杰戈：请您回答，
您有什么事对不起我？

唐璜

我不敢说。
您会恨我。

唐娜·安娜

不会，不会。我答应宽恕您，

不过我想知道……

唐璜

这可怕的吓人的秘密
您无须知道。

唐娜·安娜

可怕的秘密！您是在折磨我。
我非常好奇——是怎么回事？
您又怎么能欺侮了我？
我以前不认识您——
过去和现在我都没有仇人。
只有一个杀害我丈夫的凶手。

唐璜 （自言自语）

事情快要摊牌了！
请告诉我：不幸的唐璜
您可认得？

唐娜·安娜

不认得，
我从来没见过。

唐璜

那您心里对他
恨不恨？

唐娜·安娜

那也是为了维护名声。
但您总是回避我的问题，
唐杰戈——
我要求您……

唐璜

要是您遇上了唐璜，
您会怎样？

唐娜·安娜

那我就把利剑
刺进凶手的心窝。

唐璜

唐娜·安娜，
你的剑在哪里？这就是我的胸口。

唐娜·安娜

杰戈！
您怎么啦？

唐璜

我不是杰戈，我就是唐璜。

唐娜·安娜

啊，天哪！不，不可能，我不信。

唐璜

我就是唐璜。

唐娜·安娜

这不是实情。

唐璜

是我杀害了你丈夫；
但我并不觉得遗憾，也不感到悔恨。

唐娜·安娜

您说些什么？不，不，这不可能。

唐璜

我是唐璜，我爱你。

唐娜·安娜　（昏倒）

我这是在哪里？……在哪里？
我头晕，头晕。

唐璜

天啊！
她怎么啦？你怎么啦，唐娜·安娜？
起来，起来，醒醒，醒醒！你的杰戈，
你的奴仆在向你哀求。

唐娜·安娜

别碰我！
（无力地）
啊，你是我的仇人——你毁了
我的一生……

唐璜

亲爱的！
我愿意用一切来赎我一剑的罪恶，
跪在你脚下，听从你发落，
只要你说一声死——我就去死；
只要你说一声活——我就将为你而活……

唐娜·安娜

这么说你真是唐璜？

唐璜

你是不是听说
他是一个凶手，一个恶魔？唐娜·安娜，
这种说法也许未必全错，
他疲惫的良心上也许是压积着不少罪恶。
我很早就信奉放荡的生活，
但自从看到了您，

我觉得我仿佛获得了新生。
我爱上了您，同时也爱上了高尚的品德，
我平生第一次向着它
甘心屈下我颤抖的双膝。

唐娜·安娜

啊，唐璜伶牙俐齿——我知道，
从前我也听说；他心术不正，勾引妇女。
听说您是个伤天害理的淫棍，
是个十足的恶魔。
您糟蹋了多少可怜的女人？

唐璜

迄今为止
我不曾爱过一个。

唐娜·安娜

我怎能相信
唐璜恋爱是第一次，
他不会把我当作他新的牺牲品！

唐璜

如果我要欺骗您，
我怎么还会说实话，说出那个
您无法入耳的名字？
您又从哪里看出来我狡诈奸宄？

唐娜·安娜

那谁知道？——
您怎么会来到这里；
要是这里有人认出您，
您就难免一死。

唐璜

死算什么？为了这短暂甜美的相见，
我付出性命也无怨言。

唐娜·安娜

您又怎么从这里出去，
您这个鲁莽的人！

唐璜 （吻她的手）

您还为可怜的唐璜的性命操心！
看来您高尚的心里并没有仇恨，
对不对，唐娜·安娜？

唐娜·安娜

我要是能恨您就好了！
不过现在我们该分手啦。

唐璜

那我们何时再见？

唐娜·安娜

不知道。
以后会见面的。

唐璜

明天怎么样？

唐娜·安娜

在哪里？

唐璜

这里。

唐娜·安娜

哎，唐璜，我的心多软啊。

唐璜

为了表示对我的宽恕，请给我一个平静的吻……

唐娜·安娜

该走了，走吧。

唐璜

给我一个冷冰冰平静的吻……

唐娜·安娜

你怎么这样缠人！好，吻吧。

有人敲门？……哎，你快走吧，唐璜。

唐璜

再见吧，再见，我亲爱的人。

（下，随又上）

啊！……

唐娜·安娜

你怎么啦？啊！……

（骑士团长石像上。唐娜·安娜昏倒）

石像

我应召前来。

唐璜

天哪！唐娜·安娜！

石像

别叫她，

一切都结束了。你在发抖，唐璜。

唐璜

我？没有。是我邀请你来的，见到你我很高兴。

石像

把手给我。

唐璜

好吧……
他这石手握起来多么重！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的手……
我完啦——一切都完啦——啊，唐娜·安娜！
（一起倒下）

瘟疫流行时的宴会

（威尔逊悲剧片断）

冀　刚译

本剧是普希金翻译的英国诗人约翰·威尔逊的诗剧《鼠疫城》中的一场。其中玛丽与主席唱的歌是普希金创作的。

翻译于 1830 年 11 月完成。

1831 年发表于《昴宿六》丛刊，后收入普希金《诗集》第 3 卷。

（大街　宴席　几个饮宴的男女）

年轻人

尊敬的主席！我要提起
一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
他的诙谐、逗笑故事、
尖刻的回答和故作严肃
又如此辛辣的插话，
给宴席上的交谈增添了欢乐，
驱散了瘟疫这位贵客今天给
最出色的聪慧脑袋蒙上的阴云。
两天前我们大家用笑声
赞美了他讲述的故事；
在这欢乐的宴席上
我们决不会忘记杰克逊。
他这里的坐椅是空的，
仿佛在等待这位生性快乐的人——

但他已经去了冰冷的地下寓所……
尽管那如簧的巧舌
并未在棺中沉默，
但我们有许多人还活着，所以
我们没有理由难过，因此
我提议举杯相碰，
欢呼着为他干杯，
仿佛他还活在我们之中。

主席

他是头一个
离开了我们。让我们
默默地为他干杯。

年轻人

好。

（众默饮）

主席

亲爱的，你的歌喉
能吐出美妙悦耳的歌声；
玛丽，请为我们曼声唱支忧伤的歌，
让我们比那个被幽灵从地面上拖走的人
更加恣情欢乐。

玛丽（唱）

我们的家乡
在世上曾经繁荣兴旺；
礼拜天
人们挤满教堂；
热闹的学校里

我们孩子们的欢笑声飞扬，
阳光灿烂的田野里，
长短镰刀欢快闪亮。

如今教堂空无一人；
学校也紧闭着大门；
庄稼熟过了头；
黑暗的树林也寂静无声；
村子像火神光临过的房屋，——
处处一片荒凉。
只有墓地没有沉寂空荡。

不时有死人抬过，
活人长吁短叹，
胆战心惊地祈求上帝
让死者的灵魂安息。
要不停地寻找空地，
那座座土坟
像受惊的羊群，
紧紧地挨在一起。

如果我的青春
注定要早早埋葬，我恳求你——
我曾如此深爱你，
你的爱就是我的欢愉——
不要靠近你的珍妮，
不要吻她死去的双唇，

只须远远地送她到坟场。

然后就离开村庄
随便去个什么地方
抚慰你那痛楚的心，
让身心得以歇息。
待瘟疫过去，
你再来看望我那可怜的遗骸；
珍妮即便升了天，
也不会离开爱德蒙。

主席

谢谢您，沉静的玛丽，
谢谢你唱的这支哀怨的歌。
从前也有过这样一次瘟疫，
光临过你们的山丘谷地，
从你故乡苍茫的乐土上
如今欢快平静流过的
湍流和小溪两岸，
传来悲惨的哀鸣；
在那悲惨的一年中
多少英勇、善良、优秀的人丢了性命，
但未必会有哪首平常的牧歌——
不论是忧伤的还是欢快的——
会提到那一年……不过，
什么也不会像痛苦的心声
使欢笑的我们感到悲伤。

玛丽

啊，但愿我从未在我父母的
茅屋外面歌唱！
他们爱听自己的女儿玛丽的歌声；
我好像在倾听
自己在家门口唱歌。
那时我的声音更加甜美；
那是纯真无邪的声音。

路易丝

现在这种歌已经不受欢迎。
但依旧有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爱
陶醉于女人的眼泪，盲目相信泪水。
她相信她闪着泪花的目光会令人倾倒——
要是她认为她的笑也有这样的魅力，
那她一定会始终挂着笑容。
瓦尔辛汉姆称赞喜欢喊叫的北方美人：
她就又使劲哼叫起来。我讨厌这些
黄头发的苏格兰女人。

主席

你们听：我听到辘辘的车轮声。
（一辆载满尸体的马车驶来。车夫是黑人）
哎呀！路易丝晕倒啦；
听她的谈吐，我原以为她有一颗男人的心。
可不知为什么——嘴硬心软，
激愤的心中也有惊恐。
玛丽，往她脸上洒点水。她会慢慢苏醒。

玛丽

我悲伤和受辱的姐妹，

快贴在我的胸口上。

路易丝（渐苏醒）

我梦见了一个可怕的魔鬼：
两眼翻白，全身乌黑……
要我坐上他的马车。
车上都是死人——嘴里嘟嘟哝哝，
都是些莫名其妙吓人的话语……
请告诉我：我这是不是做梦？
马车是不是已经驶去？

年轻人

好啦，路易丝，
别不高兴——虽说我们这条街
是躲避死神的一个安静场所，
是摆设酒宴的好地方，
但你知道这辆黑色的马车
有权到处驶来驶去，
我们理应让它经过。
你听我说，瓦尔辛汉姆：
不要再争下去，不要再让女士昏倒，
你来给我们唱支欢快活泼的歌，
不是那充满苏格兰人的忧伤，
而是一支让我们开怀畅饮的颂扬酒神的歌。

主席

这样的歌我不会唱，
我给你们唱一首鼠疫的赞歌，——
这是昨夜我们分手后我写的。
说来也真怪，我生平第一次

对诗韵发生了兴趣，
请听我唱：
我嘶哑的声音正好适合。

众人

鼠疫的赞歌！让我们来听听！
鼠疫的赞歌！**精彩！真妙！真妙！**①

主席（唱）

当强劲的严冬
如同威风凛凛的首领，
亲自率领着密密麻麻由严寒和白雪
组成的大军向我们进攻，——
壁炉朝着它劈啪作响，
热烈的冬天酒宴上正嬉笑欢畅。

鼠疫这个威严的女皇
如今亲自向我们进攻，
觊觎我们的丰收；
白天与黑夜
举着阴森的铁锹敲击我们的门窗。
我们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想？

我们锁上房门，既抵御肆虐的冬神，
又躲避鼠疫女皇，
我们点起烛火，斟满酒杯，
高高兴兴地唱得昏昏沉沉，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然后安排好酒宴与舞会
来歌颂鼠疫女皇的降临。

战斗是一种欢乐，
就是在阴暗的无底深渊的边缘，
在咆哮着狂风恶浪的黑暗海洋上，
在阿拉伯海上的飓风里，
在徐徐降临的鼠疫中同样也有欢乐。

凡是能带来死亡的万物，
对一颗死去的心来说
都蕴藏着无法形容的喜悦——
也许这就是永生的保证，
只有在激荡中能获得并品尝欢乐的人
才感到幸福。

所以，——应该赞颂你，鼠疫女皇，
我们不畏惧坟墓的黑暗，
我们不因你的召唤而不安，
我们一起斟满酒杯，
饮下这玫瑰香的美酒——
也许……美酒中浸满鼠疫。

（老神父上）

神父

伤天害理的酒宴，伤天害理的疯子！
你们竟用糜烂的饮宴和歌声
辱骂死亡散布的

阴暗寂静，
我置身于凄惨可怖的葬礼上，
面对坟场上那些苍白的面容祈祷，
但你们那令人作呕的欢乐
惊扰了棺柩的安宁——
震动了尸骨上的泥土。
如果老人和妇人的祈祷没能除去墓穴的灾邪，——
我就可以认为，
那是今天魔鬼在折磨伤天害理的坏蛋的阴魂，
并且笑着将它拖向阴曹地府。

数人

他谈地狱谈得十分精彩。
你走吧，老头，走你的路。

神父

我以替我们受难的救世主的圣血
向你们祈求：
如果你们想在天上见到
死去的亲人的灵魂，
那就离开这荒谬绝顶的酒宴，
返回自己家中。

主席

我们的家已惨不忍睹——
青春不能没有欢乐。

神父

你就是瓦尔辛汉姆？是你
三个礼拜前跪在母亲墓前哭喊，浑身颤抖，
搂着母亲的遗体

悲号痛哭？
也许你以为
此刻你母亲望着荒唐宴会上欢饮的儿子，
听着你那疯狂的歌声，
在神圣的祷告和沉重的叹息之时
不在哭泣，
不在天上伤心地哭泣？
跟我走！

主席

你为什么来打扰我？
我不能也不应该
跟你走。让我留在这里的是
绝望与可怕的回忆，
是对荒唐行为的自忏
和对在家里看到的
那死一般空虚的恐惧——
还有这别出心裁的发疯般的欢乐
和这杯中天赐的毒液，
还有死去的亲爱人儿的
厚意（饶恕我，上帝）……
母亲的阴魂也无法叫我
离开这里，——时间虽晚，我还是听到
你呼唤我的声音，——我知道
你是设法救我……老头，祝你一路平安；
但谁要跟你走，就叫谁倒霉。

众人

说得好，说得好[1]！可敬的主席！
这就是给你听的道理！走吧！走吧！

神父

马蒂尔达纯洁的神灵在召唤你！

主席

请你把苍白干枯的手举向苍天
向我起誓——不再去
惊扰棺中已经永远沉默的人！
啊，但愿她那双永世不眠的眼睛
看不到这幅情景！当年
她说我纯洁、高傲、爱好自由——
把我的拥抱视为至高的幸福……而今
我却在何处？圣洁的大地之子啊！
我看到你在我那堕落的灵魂
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

一女声

他疯了，——
他在讲他那已经埋葬的妻子。

神父

我们走吧，我们走……

主席

我的神父，看在上帝面上
让我留下。

神父

愿上帝保佑你。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别了，我的儿子。

（下。酒宴在继续。主席仍在深深沉思。）

美 人 鱼

冀 刚译

普希金构思此剧于 1826 年初。1829 年写了其中的《正房》及《第聂伯河 夜》的开头部分（公爵第一段独白、众美人鱼的歌）。1832 年又着手写作，但未完成。

此剧原无名称。《美人鱼》乃是后来出版者所加。

第聂伯河岸　磨坊

磨坊主　他的女儿

磨坊主

唉呀，你们这些年轻姑娘呀，
全都不明白事理。要是你们
碰上一个难得的好人，
就应该把他抓在手里。
靠什么？靠聪明正派的举止；
要软硬兼施拉住他。
有时要一步步转弯抹角地提起婚事，——
不过更重要的是保住自己处女的名誉——
这是无价的珍宝；一失去，就像
说出口的话一样，无法挽回。
要是没有结婚的希望，
那至少也要给自己
弄点好处，——或者给自己的亲人
搞点油水；心里应该有数：
“他总不会一辈子爱我宠我。”
可你们不这样！尽想好事！这怎么行？
你们马上就变蠢；

甘心情愿枉自满足他非分的要求；
只想整天缠住
亲爱的人不放，——可他
一下子便踪影全无，不知去向；
你们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哎，你们太蠢！
我难道没上百次告诉你：
哎，女儿，要小心；可别犯傻，
别误了自己的幸福，
别放掉公爵，
也别平白地毁了自己。——可结果怎么样？……
现在只好坐着不停地哭泣，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女儿

你凭什么认为
他抛弃了我？

磨坊主

怎么凭什么？
从前他一个礼拜到磨坊来多少次？
啊？天天来，有时
一天来两次——可后来来的次数愈来愈少——
我们已经是第九天不见他的面。
你还能说什么！

女儿

他没空。他忙的事还少吗？
要知道他不是磨坊主——水帮不了他的忙。
他常说，
他干的活最重。

磨坊主

好，你就相信他的话吧。公爵什么时候干活，
他们的活又是什么？给狐狸兔子下毒，
饮酒作乐，欺压四邻，
还勾引你们这些傻丫头。
他要是自己干活，那太可怜了！
说什么我有水帮忙！……可我
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你一瞧就知道：
不是这里要修，就是那里要补，
不是这里烂，就是那里漏。你要能
向公爵要几个钱
重修一下，那倒不错。

女儿

哦！

磨坊主

怎么啦？

女儿

别说话！我听到了
他的马蹄声……是他，是他！

磨坊主

你可要记住，女儿，
别忘记我的嘱咐，记住……

女儿

他来了，他来了！

（公爵入。马夫将马牵走）

公爵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

你好，磨坊主。

磨坊主

仁慈的公爵，
欢迎。我们已经好久
没看到你那双明亮的眼睛。
我去给你准备酒食。

（下）

女儿

啊，你总算想起了我！
你让我苦苦空等这么久，
你害羞不害羞？
什么念头我没有过？
想过多少可怕的事情？
有时以为马把你驮进了
泥潭，或是掉进了深渊，
有时以为老林里的大熊把你吃了，
要么你生了病，要么不再爱我——
太好啦！你活着，平安无事，
而且还像从前一样爱我，
对不对？

公爵

像从前一样，我的天使，
不，是比从前更爱你。

磨坊主女儿

可我看你愁容满面，
你怎么啦？

公爵

我愁容满面？
这不过是你的感觉。——没有的事。
我只要见到你，就感到快乐。

磨坊主女儿

不对。你高兴的时候，
老远就三步变两步朝我走来，口里还喊：
“我的心肝宝贝在哪里，她在做什么？”
接着就又吻，又问我见到你高兴不高兴，
是不是早就在等你。
可今天：你听我讲话，却默默不语，
既不拥抱我，也不吻我的眼睛，
你一定是有什么心事。是什么事？
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公爵

我不想假装高兴。
你说得对：是有一件伤心的事
压在我心头——你无法用爱抚将它驱散、
化解，也无法为我分忧。

磨坊主女儿

不能和你一起分担忧伤，
我感到难过——请把心事告诉我。
你要是愿意——我就哭，要是不——
我就一滴眼泪也不流，免得你恼火。

公爵

我为什么要磨磨蹭蹭？愈快愈好。
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
世上没有永恒的幸福：显贵的门第、

美貌、权势、财富，
什么也无法避免灾祸。
我们，——对不对，我亲爱的？
我们曾经幸福；至少
我为你，为你的爱感到幸福。
无论今后我有什么事，
无论我到何处，我将永远
记得你，我的朋友；我失去的东西
世上没有什么可以弥补。

磨坊主女儿

你的话我虽然没听明白，
可我已经觉得害怕。命运威胁着我们，
正在给我们准备一场尚不知晓的痛苦，
说不定是分手。

公爵

你猜对了。
命运注定我们分离。

磨坊主女儿

谁能拆散我们？难道我就不能
处处跟着你？
我可以扮成一个童仆，一心一意服侍你，
不论是路上、外出、打仗——
我不怕打仗——只要见到你就行。
不，不，我不信。
你是想试探我有什么想法，
要不就是跟我乱开玩笑。

公爵

不，今天我没心思开玩笑，
也用不着试探你有什么想法，
我既不出门远游，
也不去打仗。——我就呆在家里，
但却要永远同你分手。

磨坊主女儿

等等，现在我全明白了……
你是要结婚。

（公爵沉默）

你要结婚了？

公爵

有什么办法？
你自己瞧。当公爵的人就和姑娘一样
没有自由——他们娶亲不是凭自己的心意，
而是依照别人的打算，为了别人的好处。
上帝和时间会消除你的悲伤。
别忘记我，把这头巾拿去做纪念——
让我给你戴上。
我还带来一根项链——
拿去吧。还有：我答应了你父亲。
把这个交给他了。

（给她一袋金币）

再见。

磨坊主女儿

别急，我还有点事想对你说，
可一时想不起是什么。

公爵

你想想。

磨坊主女儿

为了你
我一直想要……不是这个……等等——
你怎么也不能真的离开我……也不是……
对！……我想起来了：今天
你的孩子在我心口下动了一下。

公爵

你真可怜！怎么办？为了孩子
你一定要保重自己，我不会丢下
你的孩子，也不会丢下你。
说不定我以后会亲自来看望你们。
不要难过，不要伤心。
让我最后一次拥抱你。

（欲下）

哈！没事啦——我的心里仿佛轻快了许多。
我原以为她会大吵大闹，可事情
竟会悄悄了结。

（下。她原地不动）

磨坊主（上）

您是不是光临一下
磨坊……他在哪里？
告诉我，我们公爵在哪里？
哎呀呀！多漂亮的头巾！
上面缀满了贵重的宝石！
闪闪发光！还有珍珠项链！……嗬，我说，
这可是贵重的礼物。哎，他真是个大好人！

这是什么？钱袋！里面是不是有钱？
你怎么一动不动，不答理我，
也不说一句话？你是不是
高兴得突然发呆，
就像只木鸡？

女儿

我不信，
这不可能。我那样爱他。
是他无情无义？还是他的心
变成了石头？

磨坊主

你说谁？

女儿

你告诉我，父亲，
我怎么会惹他生气？难道才一个礼拜
我就变成了丑八怪？还是有人
给他灌了毒药，弄得他糊里糊涂？

磨坊主

你怎么啦？

女儿

父亲，他走了。瞧他的马在飞奔！——
我真糊涂，竟放走了他，
怎么就没拽住他的衣襟，
怎么就没拉住马笼头！
我情愿让他在气头上砍断我的手臂，
情愿让他的马踏烂我的身躯！

磨坊主

你在胡言乱语！

女儿

你知道，公爵们像姑娘一样
没有自由，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
娶妻……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诱骗妇女，还赌咒发誓，痛哭流涕，
说什么：我把你带到我明亮的宅邸、深屋密室，
让你穿锦缎丝绒。
他们可以任意要可怜的姑娘
半夜一听到他的口哨就起床
陪他在水磨旁一直坐到天亮。
他们喜欢用我们的痛苦
使他们开心，然后就说声：再见，
亲爱的，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愿意爱谁就爱谁。

磨坊主

原来是这样。

女儿

你说，是哪个女人拆散了我们？
我去找她。我要告诉这个缺德的女人：
你别去缠公爵，——你知道，
一条沟里容不下两只母狼。

磨坊主

你真傻！
公爵自己娶新娘，
谁能去干涉？这是明摆着的，
难道我没跟你讲过……

女儿

他居然还能
假仁假义和我告别，
还送给我这些礼物——倒很像样！——
还有钱！他是想赎自己的罪，
想以此封住我的嘴，
免得他年轻的老婆
知道他的丑事。
对，我想起来了——他还要我
把这些钱给你，因为
你对他好，因为
你听任女儿跟他胡搞，因为
你对女儿没有严加管教……
我遭了殃，你倒沾了光。（**将钱袋给他**）

磨坊主（**泪流满面**）

我怎么竟活到这步田地！
竟会听到这些话！
你不该这样狠心责怪生身父亲。
世上我只有你一个女儿，
你是我晚年唯一的慰藉。
我怎么能不宠爱你？
上帝惩罚我，因为
我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女儿

哎呀，我闷得难受！
一条冷冰冰的蛇缠着我的脖颈……
他明明是用蛇缠住我，

哪里是什么珍珠。（扯下项链）

磨坊主

要冷静。

女儿

我要
把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撕烂，
是你拆散了我们。

磨坊主

你在胡言乱语，真的，在胡言乱语。

女儿（摘下头巾）

这是我的婚礼冠，
丢人的婚礼冠啊！如今我已抛弃了
我曾经珍惜的一切，
狡猾的仇人却用它来给我们举行婚礼！
我们不结婚啦。——滚你的，我的婚礼冠！
（将婚礼冠投入第聂伯河中）
现在一切都完结了。
（纵身跳入河中）

磨坊主（昏倒）

哎呀，叫人伤心，伤心！

公爵宅邸

（婚礼。新人坐在桌旁）

众宾客　合唱的少女

媒人

我们举行了欢乐的婚礼。
你们好，公爵和年轻的公爵夫人。
愿你们相亲相爱，
愿我们能常来你们家开怀畅饮。
美丽的姑娘们，为什么不歌唱？
浑身雪白的美人儿，为什么没有声音？
是不是所有的歌儿都已唱完？
是不是已经唱得嗓子发干？

少女齐唱

媒人，媒人，
糊涂的媒人！
你们去接新娘，
却跑进了菜园，
倒光了一桶啤酒，
浇完了一棵棵白菜，
向木板墙弯腰，
又向门柱祷告，
门柱呀，门柱，
我们去迎新娘，
请给我们指路。
媒人，你要聪明些，
赶快掏钱袋，
袋里的钱哗哗响，
想找美丽的姑娘。

媒人

你们这些丫头太刻薄，唱这样的歌！

拿去，拿去，别数落我这个媒人。

（赏众少女）

一个声音

一条湍急的小河
在石子黄沙上流过，
湍急的小河里有两条小鱼，
两条小鱼，那是两条河鲤。
小鱼妹妹，你可曾听到
我们小河的消息？
昨夜有个美丽的姑娘投河自尽，
一边下沉，一边诅咒负心人。

媒人

美人儿们！这是什么歌？
好像不该是婚礼上唱的；不对。
是谁唱的？啊？

众少女

不是我——
不是我——不是我们……

媒人

那是谁？

（众少女窃窃私语，惊慌）

公爵

我知道是谁。

（从桌旁站起，轻声对马夫）

她溜到这里来了。
快把她找出来。快去查一查，
是谁大胆把她放进来。

(马夫走到众少女跟前)

公爵 (坐下,自言自语)

看来,
她要在这里大吵大闹,
让我无地自容,不知
往哪里躲藏。

马夫

没找到她。

公爵

再给我找。我知道她在这里,
那歌就是她唱的。

一宾客

哎,这蜜酒呀!
直往头上和腿上钻——
可惜还是苦[1]:该加点糖让它更甜。

(新人接吻。传来低弱的叫声)

公爵

是她!这是她嫉妒的叫喊。(对马夫)
怎么样?

马夫

什么地方也没有。

公爵

笨蛋。

伴郎 (醒悟)

现在是不是该把公爵夫人交给丈夫,

---

① 婚礼上来宾要求新婚夫妇接吻便喊:苦啊。

把新人送到门口，向他们撒酒花？

媒人

对，时候到了。把鸡端过来。

（让新人吃烤鸡，然后往他们身上撒酒花，送入新房）

亲家母

公爵夫人，我的心肝，不要哭，不要怕，

你要依着他。

（新人入洞房，众宾客离开，剩下媒婆与伴郎）

伴郎

酒杯呢？

我要整夜在窗下走来走去，

该来点酒提提精神。

亲家母（给他斟酒）

请用吧。

伴郎

哦！谢谢。

万事大吉，是不是？

婚礼办得可没说的。

亲家母

是呀，感谢上帝，

万事大吉，——只有一样不大如意。

伴郎

什么事？

亲家母

那支歌不是婚礼上唱的歌，

天晓得是什么。这可不是好兆头。

伴郎

这些姑娘——他们不调皮就难受。
可也不会有意搅乱婚礼。
我得上马啦。
再见，大嫂。(下)

亲家母

哎呀，我心神不安！
这婚礼办得不是时候。

正 房

公爵夫人和乳母

公爵夫人

你听——好像是号角声；不，他不会走。
啊，奶妈，自从他定了亲，
他就未曾离开我一步，
总盯着我看，没移开过眼睛。
自从成了亲，一切都变了样。
一清早就叫醒我，
吩咐给他备马；
天晓得他到哪里游荡，直到夜深。
回到家，只有一句稍稍亲热的话，
稍稍亲热地摸摸我白皙的面颊。

乳母

公爵夫人，男人就跟公鸡一样，
咕咕叫两声！扇两下翅膀就跑到一旁。

可女人就像可怜的抱窝的母鸡，
只知道蹲着孵小鸡。
结婚前——时时守在你身边，
不吃、不喝，盯着你，看个没完。
等到一成亲——他的事就来了。
一会儿要拜访四邻，
一会儿带上鹰去打猎，
一会儿又心血来潮去跟人家吵架，
跑来跑去——家里总也坐不住。

公爵夫人

你怎么想？他会不会背着我
有什么私情？

乳母

好啦，别作孽：
他丢下你去找谁？
你处处胜过别人：美貌出众，
通情达理又聪明。你想：
除了你，还有谁能占据他的心？

公爵夫人

但愿上帝能听到我的祷告，
赐给我孩子！到那时
我就可以把丈夫拴在我身旁……
啊！院子里这么多猎人。
丈夫回来了。怎么看不到他的身影？

（捕猎手上）

公爵呢，他在哪里？

捕猎手

公爵吩咐我们
回来。

公爵夫人

他本人呢？

捕猎手

他一个人
留在第聂伯河畔的树林里。

公爵夫人

你们竟敢把公爵一个人留下，
你们这些仆人可真尽心！
马上回去，马上骑马去找他！
就说是我派你们去的。

（捕猎手下）

哎，我的天！夜间树林里
有野兽，有歹人，
还有妖精——弄不好就会出事情。
快把神像前蜡烛点燃。

乳母

我就去，亲爱的，我就去。

第聂伯河　夜

众美人鱼

我们这快活的一群
在这夜深时分
从深深的河底浮起，

明月温暖着我们的身躯。
我们喜欢趁着夜色
离开河底。
喜欢用自由的头
划破河面，
相互传送讯息，
震动清亮的夜空，
把湿漉漉的绿色发丝
晾干，抖净。

甲

轻些，轻些！
灌木丛的暗处有什么东西。

乙

在月亮和我们之间
有个人在地上走动。

（众藏匿）

公爵

这个熟悉的地方真令我伤心！
我认得出四周的一切——
这是磨坊！它已经坍倒；
快乐的磨轮声已经停息；
磨盘不再转动——看来老头已不在人世。
他为可怜的女儿伤心并没有多久。
这里曾是一条小路——它已经杂草丛生，
早就没人在这里走动；
这里曾有座围着篱笆的小花园，
怎么也长满了蓊郁的树丛？

啊，这就是那棵我朝思暮想的橡树，
她在这里搂着我，低头无声……
怎么可能？……

(往树丛走去，树叶纷纷落下)

怎么搞的？
树叶失去了光泽，突然打卷，
像灰烬一样唰唰落在我身上。
树身光秃秃黑糊糊矗立在我面前，
犹如被逐出了家门。

(一老人上，衣衫褴褛，半裸)

老人

你好呀，
你好，女婿。

公爵

你是谁？

老人

我是这里的乌鸦。

公爵

怎么可能？这是磨坊主。

老人

什么磨坊主！
我已经把磨坊卖给了炉灶后面的魔鬼，
把钱交给了美人鱼，
就是我那未卜先知的女儿。
钱埋在第聂伯河的沙底，
有一条单目小鱼在守卫。

公爵

不幸的人，他疯了。
他神志不清，像暴风雨过后的乌云。

老人

昨天你为什么没来？
我们摆了酒宴，等了你好半天。

公爵

谁等我？

老人

谁等你？当然是我女儿。
你知道，我对什么都装聋作哑，
不问你们的事：即使她
和你坐一整夜，直到天明，
我也没说一句话。

公爵

可怜的磨坊主！

老人

我是什么磨坊主，不是已经告诉你，
我是乌鸦，不是磨坊主。说来也怪：
当她（你记得吗?）投入河中，
我也跟着她跑去，
想从那个悬崖跳下，
这时我突然觉得
有两只有力的翅膀忽然
从我的腋下伸出，
于是我便悬在半空。从那时起
我就飞来飞去，忽东忽西，
有时啄死去的牛，

有时停在坟上呱呱叫两声。

公爵

真可怜！
谁在照顾你？

老人

对，我是该有人照顾。
我老了，又不安分。幸好有人照顾我——
一条小美人鱼。

公爵

谁？

老人

我的外孙女。

公爵

他这些话
真叫人听不懂。老头，你在森林里
不是饿死，就是被野兽吃掉。
你愿不愿意到我家
和我住在一起？

老人

去你家？谢谢！我不去！
你把我哄去，说不定以后
会用项链把我勒死。我在这里又有吃，
又无拘无束，活得好好的。
我不想去你的宅第。

（下）

公爵

这都是我的错！人疯了太可怕，

真不如死去。
对死人我们十分尊敬，
为他祷告。人人和他一样，都会死去。
可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理智，就不再是人。
对他说话没用，他自己又不会言语，
只有野兽才把他当成自己人。
他嘲弄人，人家也可以嘲弄他，
上帝绝不会怪罪。不幸的老人！
看到他，我心里感到痛楚与悔恨。

捕猎手

他在这里，找到他真不容易！

公爵

你们来干什么？

捕猎手

夫人派我们来找你，
她放心不下。

公爵

她的关切
叫人难以容忍！难道我是个孩子，
离开保姆就无法迈步？

（下。众美人鱼出现在水面上）

众美人鱼

怎么样，姊妹们？在这空旷的田野上
能不能赶快追上他们？
水声、笑声和口哨
会不会使他们的马匹受惊？

已经晚了。树丛变暗，
水的深处变冷，
村子里的雄鸡已经报晓，
月亮已经落下。

美人鱼甲

再呆一会，妹妹。

美人鱼乙

不行，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
我们严厉的女王姐姐
在等着我们。
（遁去）

第聂伯河河底

美人鱼宅第

（众美人鱼在女王旁纺纱）

美人鱼王

别纺啦，姊妹们，太阳已落。
月光像光柱一般在我们的上空闪亮。
好啦，你们浮上去，在苍穹下玩耍，
不过今天你们谁都不许去碰，
不许逗弄行人，
不许把水藻杂草弄到渔夫的网上，
也不许讲小鱼的故事
引诱孩子们下水。

（小美人鱼上）

你到哪里去啦？

女儿

我上岸去找外公。
他一再要我
把他从前扔到河里的钱捡起。
我找了好久，
可钱什么样，我没见过。
不过我给他捧了一把
五颜六色的贝壳。
他见了非常高兴。

美人鱼王

真是个发了疯的守财奴！
听我说，女儿。今天我要你办件事。
今天有个男人要来到我们河岸。
你要等着他，朝他走去。
他是我们的亲人，
是你的父亲。

女儿

就是他抛弃了你，
并娶了另外一个女人？

美人鱼王

就是他；你对他要温柔，
把我告诉你的身世讲给他听；
我的情况你也告诉他。
他要是问我是否忘了他，
你就说，我一直念着他，爱着他，

等着他来找我。
你听明白了吗?

女儿

啊，明白啦。

美人鱼王

你去吧。
（独自一人）
我这个受尽轻侮走投无路的丫头
昏昏沉沉地投身河中，
到了第聂伯河底清醒过来，
变成了一条冰冷健壮的美人鱼。
从那以后我天天都在想报仇，
看来今天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

岸 边

公爵

一股神奇的力量
把我吸引到这凄凉的河岸。
这里的一切使我想起了往事
和我自由美好的青春时代那段
令我伤心却又亲切的恋情。
我在这里曾经品尝了
自由炽烈的爱情。
我感到幸福，幸福得发疯！……
可我却如此轻率地抛弃了这份幸福。
昨天的相遇

又勾起了令人神伤的幻想。
可怜的父亲！他的样子多么吓人！
说不定今天能与他再次相见，
也许他愿意离开森林
搬到我们家中……

（小美人鱼上岸）

是你呀！
你从哪里来，美丽的小东西？

骑士时代的几个场景

冀　刚译

《骑士时代的几个场景》是一篇未完成的剧本，作于1835年8月。标题是出版者加的。

马丁　听我说，弗朗茨，我作为父亲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胡作非为，我已忍耐了很久，再也忍不下去了。你要给我安分守己，不然没你的好。

弗朗茨　得了吧，爸爸；你为什么对我发火？我好像什么事都不做。

马丁　什么事都不做！坏就坏在你什么事也不做。你懒得要命，白吃饭，游手好闲。你指望什么？指望我的财产？难道我光坐着，只写些无聊的歌曲发的财？我刚满十四岁，过世的父亲就给了我两个克里泽①，朝我屁股踢了两脚，说：马丁，去自己找饭吃吧，没有你我就已经够苦的了。从那以后，我跟他就没再见面。谢天谢地，我挣了房子、金钱和清白的名声，——靠什么？靠的是节约、吃苦和勤劳。我已经五十出头，也该歇着了，把账册和整个家都交给你。可我能这样办吗？我怎么能相信你？你只知道和那些瞧不起我们，赊账拿货的老爷们在一起鬼混。你的心思我知道，你是为自己的身份难为情。不过你听着，弗朗茨，要是你不改，还跟那些贵族来往，又不肯正正经经干活——那么，老天爷有眼，我就

① 克里泽，德国旧辅币，流通至19世纪末。

把你赶出家门，让我的徒弟做我的继承人。

弗朗茨　随你的便，爸爸，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

马丁　那好，你可要当心……

（兄弟贝托德上）

马丁　又来一个疯子。你来干什么？

贝托德　你好，邻居。我有事找你。

马丁　有事！又是要钱？

贝托德　对……能不能借给我一百五十盾？

马丁　那怎么行——我哪里有这么多钱？我又不是金库。

贝托德　这话也是——可你别舍不得。你知道，这钱是不会白丢掉的。

马丁　怎么不白丢？我给你的钱还少吗？到哪里去啦？

贝托德　都派了用处。不过我现在是最后一次求你啦。

马丁　你这“最后一次”我听到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贝托德　不对，真的。我最近一次的试验因为一点小问题没搞成——现在我全都计算好了。我的试验不会不成功。

马丁　哎，贝托德神父！你要不是把那些经过你手的钱都丢到炼金炉里，早就发财了。你答应给我财宝，可自己却找我要钱。这是干什么？

贝托德　金子我不要，我只是寻找真理。

马丁　真理对我有鬼用，我要的是金子。

贝托德　那你是不愿意相信我？

马丁　我不能相信也不愿意相信。

贝托德　那就再见吧，邻居。

马丁　再见。

贝托德　我去找劳尔男爵，他也许会借给我。

马丁　劳尔男爵？他哪里有钱？他手下那些人都穷得要命。啊，谢

天谢地，现在靠剪径发财可没那么便当了。

贝托德 我看他有钱，因为大公想搞比武大会，男爵要去参加。再见。

马丁 你看他会给你钱吗？

贝托德 可能会给。

马丁 你把钱用在最后一次试验上？

贝托德 肯定是这样。

马丁 万一试验失败呢？

贝托德 那就没办法啦。要是这次试验再失败，那就说明炼金术是场骗局。

马丁 要是成功呢？

贝托德 那……我就把跟你借的钱连同利息一起还你，还向你表示谢意，把这个重大的秘密告诉劳尔男爵。

马丁 为什么告诉男爵，不告诉我？

贝托德 我倒愿意，可我不能：你知道我向圣母发了誓，把秘密告诉帮助我进行最后一次关键试验的人。

马丁 哎，贝托德神父，你是愿意倾家荡产呀！你到哪里去？——等等！好，就这样办，这次我就借给你钱。上帝保佑！不过你要当心不能食言。但愿这次是最后一次关键的试验。

贝托德 你放心，用不着第二次……

马丁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给你拿来——你要多少来着？

贝托德 一百五十盾。

马丁 一百五十盾……我的天！这是多么困难的时候！

贝托德和弗朗茨

贝托德 你好，弗朗茨，什么事不高兴？

弗朗茨 我怎么会高兴？刚才父亲还说要把我赶出家门，不让我继承遗产。

贝托德 为什么？

弗朗茨 就因为我同骑士们交朋友。

贝托德 他这样做不大好，可是也不全错。

弗朗茨 难道一个普通的市民就没资格同贵族过一样的生活？难道我们不都是亚当的子孙？

贝托德 不错，不错。不过你知道，弗朗茨，这种情况早就有了：该隐和亚伯也是兄弟[①]，可该隐就是不能同亚伯平起平坐——他们在上帝面前就不平等。在第一个家庭里我们已经看到不平等和嫉妒。

弗朗茨 我不喜欢我的身份，认为荣誉比金钱更重要，这就不对啦？

贝托德 每种身份都有各自的荣誉和好处。贵族会打仗，能出风头。市民会干活，可以致富。贵族只是在塔楼里神气，商人——则是在店铺里……可他要是去比武就会出丑。

（马丁上）

马丁 这是给你的一百五十盾——你要注意，我这是最后一次满足你的要求。

贝托德 谢谢，非常感谢。你放心，你肯定不会后悔的。

马丁 别忙！要是你的试验成功，名利双收，那时你就会安安逸逸享福了吧？

贝托德 我还要搞一项研究：想办法发明永动机[②]……

马丁 永动机[③]是什么？

---

① 出自《旧约》。该隐与亚伯是亚当之子。后该隐杀死了亚伯。

②③ 原文为拉丁文。

贝托德 永动机就是**永恒运动**。如果我搞出了永动机，那我就能证明人类的创造力没有什么止境……我的好马丁，你知道：炼金术这种事很诱人，这种发明也许使人感到新奇——但要是发明永动机……啊！……

马丁 你和你那永动机见鬼去吧！……贝托德神父，你真把人弄得不耐烦了。你要钱是干正事，可嘴里不知胡诌些什么。这可不行。真是个疯子！

贝托德 他真唠叨！

（各自下）

弗朗茨 我们这种身份见鬼去吧！——我父亲有钱，——关我什么事？贵族什么也没有，只有缺口的宝剑和生锈的头盔，可他们却比我父亲幸福，受人尊敬。我父亲见了贵族要脱帽，贵族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钱！因为父亲的钱来之不易，所以他就以为钱最有威力——怎么可能！如果他真有这样的威力，那就让他送我去男爵的城堡试试！钱！骑士用不着钱，要钱的是市民——骑士一压他们，血就变成钱喷出来！……我们这种身份见鬼去吧！——依我看，情愿当个最蹩脚的吟游歌手：这种人起码可以在城堡里受到款待……夫人听他唱歌，亲手给他斟酒……商人翻着账册，算个没完，不论对什么顾客都花言巧语，糊弄人："先生，这可真是最好的货色，您到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了。""你胡说，犹太佬。""没有的事，我可以拿人格担保"……人格！……什么人格！可是骑士呢——像鹰一样自由自在……从来不算什么账，总是昂首阔步，他说什么，人家都相信……

难道这也算生活？见它的鬼！——我情愿当个吟游歌手。

不过，刚才那个出家人说什么来着？N地方那个比武大会男爵也去——哎呀，我的天！克洛蒂尔达也去。太太们坐

成一圈，为自己的骑士提心吊胆。号吹响了，主持人上场，骑士们绕场一周，经过自己的美人座位前面时，便按下长矛……号又响了，骑士们散开，互相冲去……太太们哎呀哎呀地惊叫……我的天！我却永远不会在比武场上扬起尘土，主持人永远不会高喊我的名字，这个被人瞧不起的市民的名字，克洛蒂尔达永远不会为我惊叫……

钱！该让我父亲知道，尽管我们有钱，骑士们还是瞧不起我们……

阿贝尔 哎！是弗朗茨，你在骂谁呀？

弗朗茨 哦，先生，您听见啦……我是在自言自语……

阿贝尔 你自言自语些什么？

弗朗茨 我刚才想怎样能去参加比武。

阿贝尔 想参加比武？

弗朗茨 是啊。

阿贝尔 那再简单不过了：我的马夫死了——你愿不愿意来顶他的位子？

弗朗茨 什么！您可怜的雅可夫死了？怎么会死的？

阿贝尔 我真不知道。礼拜五还好好的。晚上我回家很晚（我在莱蒙家做客，喝了不少酒）——雅可夫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我十分恼火，打了他，——好像是打了他的脸，也许是太阳穴，——不对，是脸，没错。雅可夫倒了——就没再起来。我没脱衣服就躺下睡了，第二天我才知道我可怜的雅可夫死了。

弗朗茨 哎呀，骑士！看来您的手很重呀。

阿贝尔 我戴着铁皮手套。——怎么样，愿意不愿意给我当马夫？

弗朗茨 （挠头）给您当马夫？

阿贝尔 你挠什么头？同意好啦。——我带你去参加比武，住在我的城堡里。给像我这样的骑士当仆从可不是开玩笑：这就

是个台阶。说不定我们以后封你当骑士——好多人就是这样起家的。

弗朗茨 我父亲会说什么？

阿贝尔 他怎么管得着你？

弗朗茨 他会不让我继承遗产……

阿贝尔 别睬他——你反而更轻松。

弗朗茨 那我也住在您的城堡里？……

阿贝尔 那当然。——好，同意不同意？

弗朗茨 您不会打我耳光？

阿贝尔 不会，不会，放心好啦。即使发生这样的事——那有什么了不起？——总不会把所有的马夫都打死。

弗朗茨 这倒也是：要是发生这样的事——还说不定谁打死谁呢？……

阿贝尔 什么？你说什么，是我没听懂？

弗朗茨 没什么，我是在自言自语。

阿贝尔 那好——你就同意来吧……

弗朗茨 好——我同意。

阿贝尔 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去弄匹马，到我家去。

贝尔塔和克洛蒂尔达

克洛蒂尔达 贝尔塔，讲点什么给我听听，实在太无聊。

贝尔塔 跟您讲什么呢？——是不是讲讲我们的骑士？

克洛蒂尔达 哪位骑士？

贝尔塔 讲那个比武得胜的。

克洛蒂尔达 罗丹菲尔德伯爵。不，我不想听。我们回来已经两

个礼拜了，——可他就不打算来看我们，太没有礼貌。

贝尔塔 别急呀——我相信他明天会来……

克洛蒂尔达 你为什么这样想？

贝尔塔 我做梦梦见了他。

克洛蒂尔达 哟，我的天！这梦没用。我天天夜里梦到他。

贝尔塔 这是另一码事——您是爱上了他。

克洛蒂尔达 我爱上他！请你别瞎说……再说他也没什么好讲的。你另外讲一个。

贝尔塔 那讲谁呀？讲您哥哥的马夫弗朗茨怎么样？

克洛蒂尔达 也行，就讲弗朗茨吧。

贝尔塔 小姐，您知道，他为您可是神魂颠倒呀。

克洛蒂尔达 弗朗茨为我神魂颠倒？谁告诉你的？

贝尔塔 没人告诉我，是我自己看出来的。您上马的时候，他总是替您扶住马镫；在伺候用餐时，他眼睛看到的只有您，没有别人；您要是弄掉了餐巾，他马上给您捡起来，比谁都快——对我们连看也不看一眼……

克洛蒂尔达 要么你是傻瓜，要么弗朗茨是个色胆包天的坏蛋……

（阿贝尔·罗丹菲尔德和弗朗茨上）

阿贝尔 妹妹，我向你介绍你的骑士，伯爵到我们城堡做客来了。

伯爵 高贵的小姐，请允许您卑微的骑士再一次吻您的玉手，我曾从这只手里接过珍贵的奖品……

克洛蒂尔达 伯爵，我非常高兴，有幸在家里招待您……哥哥，我在北塔楼等你们……（下）

伯爵 她真美！

阿贝尔 她心肠可好啦。伯爵，您怎么不把外衣脱掉？您的仆人在哪里？弗朗茨！给伯爵把鞋脱掉。（**弗朗茨迟疑**）弗朗茨，

你聋啦？

弗朗茨　我又不是人人都得服侍的奴仆，给每个人脱鞋……

伯爵　嘀，真是一条好汉！

阿贝尔　太放肆！（挥手）我叫你滚蛋！

弗朗茨　我自己早就想走了。

阿贝尔　乡下佬，下贱货！对不起，伯爵，我来收拾他……滚！……（推他的背）再也不要见到你。

伯爵　算啦，犯不着；说实话，他也不配……

克洛蒂尔达　哥哥，我有件事求你。

阿贝尔　什么事？

克洛蒂尔达　把你的马夫弗朗茨辞了吧，他竟敢对我粗暴无礼……

阿贝尔　有这种事！对你？……可惜我已经把他赶走了，真便宜了他。他都干了些什么？

克洛蒂尔达　没什么。既然已经把他赶走了，那就用不着再说啦。哥哥，你告诉我，伯爵在我们家住很久吗？

阿贝尔　妹妹，我想，这全都要看你啦。你脸红什么？……

克洛蒂尔达　你老是开玩笑……那他不打算……

阿贝尔　不打算？什么事？

克洛蒂尔达　哎，哥哥，你真讨厌！我是说，伯爵根本就不想着我……

阿贝尔　看看再说，看看再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弗朗茨　到家啦……我怎么竟为了那神气十足的城堡就离开了家？在家里我是主人，在那边——我是奴仆……为的什么？……为了那个厚颜无耻的贵族小姐一副盛气凌人的目光。我

受尽了屈辱，自己也太不自重，竟给过去的伙伴当了仆人，对那个娇生惯养的浪荡子的欺侮已经习以为常……什么也不在乎……我本来不想依赖父亲，——现在却依靠起外人来……结果呢？——我的天……我满腔怒火——双拳紧握……哼，我要找他们报仇，报仇……

父亲总会收留我！（叩门）

卡尔 （走出）是谁用这么大的劲敲门呀？——哦！弗朗茨，是你！（轻声）他怎么来啦！

弗朗茨 你好，卡尔，我父亲在家吗？

卡尔 哎呀，弗朗茨，——你好久没来啦……你父亲过世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弗朗茨 我的天！你说什么？……我父亲死啦！——不可能！

卡尔 怎么不可能，埋都埋了。

弗朗茨 可怜呀，可怜的老父亲！他生了病，都没人告诉我一声！说不定他是伤心死的——他爱我，非常爱我。卡尔，你也不叫人去叫我！他一定会原谅我……

卡尔 他生了管家的气，气头上喝了三瓶酒，就死了。他就是这样死的。你知道吗，弗朗茨？他不让你继承遗产——把全部财产给了……

弗朗茨 给了谁？

卡尔 我不敢说——你性子太暴躁……

弗朗茨 我知道：给了你……

卡尔 天老爷有眼，这不能怪我。——我情愿把全部财产还给你……因为你知道，虽然法律可以帮我，——不过凭心而论，我觉得儿子总该是父亲的继承人，而不是徒弟……你瞧，弗朗茨……我一直等你，你不来——我就结了婚……现在已经有了家，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怎么才好……

弗朗茨 你尽管把我的财产拿去好了，卡尔，我不跟你讨。你娶的是谁？

卡尔 我的好弗朗茨，我娶的是尤莉娅·福斯特，我们邻居约翰·福斯特的女儿……我叫她来见见你。你要是愿意住下来也行，我还有空地方……

弗朗茨 不，多谢啦，卡尔。请向尤莉娅问好——把这根银链给她——送给她作个纪念……

卡尔 弗朗茨，你真好！——和我们一道吃饭好吗？——我们刚刚坐下……

弗朗茨 不行，我要赶着去……

卡尔 去哪里？

弗朗茨 我自己也不知道——再见。

卡尔 再见，愿上帝保佑你。（欲下）真是个好人，——他这样不务正业，太可惜！——好，我现在完全放心啦：用不着打官司，也不会有麻烦事了。

手执镰刀和棍棒的家奴

弗朗茨 他们要经过这片草地——你们要留神，别害怕。你们只管割草，尽量让他们走近些，等骑士们朝你们大声吆喝冲过来，——你们就挥起镰刀砍马腿，我们便从树林里冲出来揍他们……瞧！他们来啦。

（弗朗茨带着一部分家奴躲进树林）

割草人 （唱）

镰刀在田里划过，

一片片碧绿的青草

就随着镰刀躺倒，

啊，你划吧，我的镰刀，

我的心儿在欢笑。

（几个骑士上，其中有阿贝尔和罗丹菲尔德）

众骑士 喂，你们——让开！

（家奴们摘下帽子，在原地不动）

阿贝尔 走开，你们没听见！……怎么搞的，罗丹菲尔德？他们动也不动。

罗丹菲尔德 那好吧，我们催马冲过去，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割草人 伙计们，别害怕……

（砍伤的马匹连同骑手倒下，其余的惊叫）

弗朗茨 （从隐蔽处冲出）冲啊，伙计们！杀！杀……

骑士甲 （对骑士乙）不好，老兄，——他们的人有一百多……

骑士乙 没关系，我们在马上的还有五个……

众骑士 混蛋，狗东西，看我们来收拾你们！

众家奴 杀！杀！杀！

（厮杀。骑士们一一倒下）

众家奴 （用棍棒、镰刀击打）我们得胜啦！……吸血鬼！强盗！让你们神气！现在你们落在我们手里啦……

弗朗茨 他们中间谁是罗丹菲尔德？——朋友们！掀开头盔，——阿贝尔在哪里？

（又来一批骑士）

其中之一 先生们！瞧，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厮打……

另一个 这是造反——下贱的百姓居然殴打骑士……

众骑士 先生们！先生们！刺他们心窝！冲过去！……

（新来的骑士向家奴冲去）

众家奴 糟啦！糟啦！又来一批！……（四处逃散）

弗朗茨 跑什么！你们回头看看，他们还不到十个人！……

（弗朗茨受伤；一骑士揪住他的衣领）

骑士甲 别急！老兄……你还有时间教训他们。

骑士乙 这些下贱的东西也能打败高贵的骑士！你们看呀：一个、两个、三个……有九个骑士被打死。这太不像话。

（躺在地上的骑士一一站起）

众骑士 怎么回事！你们没死？

阿贝尔 亏了铁甲在身……（众皆笑）啊吖！弗朗茨，是你呀，朋友！非常高兴见到你……骑士先生们！感谢你们仗义相助。

骑士甲 不必客气；换了你们，也会这样做。

罗丹菲尔德 能不能请你们到我的城堡里小住两三天，作战后好好休息休息，亲亲热热地喝几杯……

一骑士 请原谅，我们无法享用您高雅的盛情款待。我们要赶着去参加艾斯贝尔格亲王的葬礼——担心赶不上……

罗丹菲尔德 怎么也要请诸位赏光到我家用晚餐。

一骑士 十分高兴。——可你们没有马，——请骑我们的马……我们像遇救的美人儿一样坐在你们后面。（上马）这一位好汉，一找到地方就把他吊死……先生们，请帮个忙，把他捆在我的坐骑的尾根上。

罗丹菲尔德的城堡

（众骑士进晚餐）

一骑士 好酒！

罗丹菲尔德 这酒已经有一百多年……我的曾祖父把这酒放进地

窖之后，去了巴勒斯坦，就没回来。这次出门他花费了两座城堡和罗丹菲尔德家一片小树林的代价，他把树林卖给了一位主教，卖价非常便宜。

一骑士 好酒！为高贵的女主人的健康干杯！……

众骑士 为美丽高贵的女主人的健康干杯！……

克洛蒂尔达 谢谢你们，诸位骑士……为诸位的太太们的健康……

（饮酒）

罗丹菲尔德 为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的健康干杯！

众骑士 为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的健康干杯！

一骑士 罗丹菲尔德！您今天的酒宴十分丰盛；可是还缺点什么……

罗丹菲尔德 我知道，没有塞浦路斯酒，没法子——上个礼拜全喝光了。

一骑士 不，不是塞浦路斯酒；是缺少一个歌手……

罗丹菲尔德 不错，不错……这附近有没有歌手；去到旅店看看……

阿贝尔 那还不方便？弗朗茨还没吊死——把他叫来……

罗丹菲尔德 果然不错，把弗朗茨叫来！

一骑士 这个弗朗茨是什么人？

罗丹菲尔德 就是今天你们抓到的那个混蛋。

一骑士 原来他是个歌手？

阿贝尔 啊！随你们说他是什么都行。他来了。

罗丹菲尔德 弗朗茨，骑士们想听你唱歌，要是你没吓破胆还能唱的话，你就唱。

弗朗茨 我怕什么？我给你们唱一支我自己编的歌。我的嗓子不会发抖，舌头也没僵硬。

罗丹菲尔德 我们听听看，听听看。好——开始吧……

弗朗茨 （唱）

世上有个穷骑士，
少言寡语，为人老实，
满面愁容，脸色苍白，
勇敢又耿直。

他看到过一个
奇怪的幻影。
这个奇怪的幻影
深深铭刻在他心中。

从那时起他像丢了魂，
不再看别的女人，
到死也没想和哪一个女人
言语过一声。

他脖子上没戴围巾，
却戴了一串念珠，
在任何人面前
也没露出过一丝笑容。

他满怀纯真的爱情，
没忘却那个甜蜜的幻梦，
在自己的盾牌上

用鲜血写下了 A. M. D.①。

在巴勒斯坦的荒漠里，
骑士们跨过悬崖，
驰往战场，——
高声呼唤着心爱女人的姓名。

他高喊，圣洁的玫瑰啊，你就是天国②！
声音充满激情。
这威严的喊声像雷鸣一样
令穆斯林震惊。

他回到自己遥远的城堡
再也没离开家门，
只是沉默，只是悲戚，
像疯子一样死去。
（喝彩声）

众骑士 唱得好；只是太凄凉了。有没有欢快些的？

弗朗茨 有，请听。

罗丹菲尔德 我就喜欢他不垂头丧气！来，给你一杯酒。

弗朗茨

磨坊主半夜回到家……
老婆，这皮靴是哪里来的呀？
哎呀，你这个懒汉、酒鬼！

---

① 意即"赞美你，圣母。"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皮靴？
是不是中了魔，懵懵懂懂？
这是两只水桶。“水桶？当真？”
我活了四十年，
无论是白昼还是梦里，
都没见过
带铜马刺的水桶。

众骑士 好歌！真好听！这个歌手唱得真带劲！

罗丹菲尔德 说什么我也要绞死你。

众骑士 那当然——歌归歌，绳子归绳子。这是两码事。

克洛蒂尔达 诸位骑士先生！我求你们——先答应我，不要拒绝。

一骑士 您有什么吩咐？

另一骑士 我们都听您的。

克洛蒂尔达 能不能饶了这个可怜的人？……他受了伤，又听说要把他吊死，对他的惩罚已经不轻啦。

罗丹菲尔德 饶他！……您还不了解这号下贱货。要是不好好地给他们点厉害看。饶了他们的头子，那他们明天还会造反。

克洛蒂尔达 不会，我可以为弗朗茨担保。弗朗茨！要是饶了你，你就再也不造反了，是吗？

弗朗茨 （十分尴尬）夫人……夫人……

一骑士 好吧，罗丹菲尔德……女士提出的要求，骑士不能拒绝。应该饶了他。

众骑士 应该饶了他。

罗丹菲尔德 那就这样办：我们不绞死他，——不过要把他关起来，叫他插翅难逃，除非我的城堡炸成碎片……

众骑士 那好吧……

克洛蒂尔达 不过……

罗丹菲尔德 夫人，我已经决定了。

弗朗茨 怎么，关一辈子！我情愿死。

罗丹菲尔德 人家又没问你的意见……把他押到塔楼里去……

（弗朗茨被押下）

弗朗茨 我还是要感谢她救命之恩！

片断及草稿

冀　刚译

一①

瓦　吉　姆

瓦吉姆

我在等你，罗戈代，告诉我
你能带给我哪些有关故乡的消息。
你去过诺夫哥罗德，听到了民众的声音，
告诉我，罗戈代，斯拉夫人还有没有自由，
异族公爵那些驯服的奴隶
是不是决意接受命运的折磨？

罗戈代

瓦吉姆，大有希望，民众不会甘受欺凌，
崇尚自由传统的高傲子孙
背着可耻的枷锁悲愤万分，
我如同一个陌生的异乡来客，
访问了人家，去了广场，参加了集会，
每次集会我都看到人们对政府的仇恨……
到处是苦闷，听不到商贩的叫卖声，
人心骚动，压着怒火。

① 这是悲剧《瓦吉姆》的开始部分。写于1822年。

年轻的公民们义愤填膺——
瓦吉姆，他们都满怀希望呼唤你……

瓦吉姆

这些疯子！不久前他们不是还当着我的面
洋洋得意迎接外来的统治者，
甘受压迫，低下自由的头？
对放逐我不是还拍手赞成？
现在他们又呼唤我，——明天或许又……
他们的仇恨不可信！他们的爱也不忠诚！
不过我绝不会背叛他们——……

二①

“你说，是什么风把我们吹到了一起？
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却有一个月没见。
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我去找你，妹妹，想看看你。”
“是该见面了。”
“说真的，我一直没空。”
“忙什么：是私事还是公务?”
“我真心珍惜你的情谊。
一心一意爱你，盼着得空和你相聚……
可你瞧，——你在家，我做客，我在家，
你又坐在马车里。怎么也碰不到一起。”
“不过我们本可以天天在上流社会相遇。”
“当然！我也可以和你一样
去上流社会。不，不，不能去！
幸好那批出风头的现在已经过时。
你知道我们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
不去参加社交，不认识我们的女士。

① 这一喜剧片断写于1821年6月。

把她们让给了那些老头儿——
十八世纪可爱的宠儿。
精华荟萃的社交场上
其实没有一个活人。”
“你有什么好自夸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可以原谅那些
十五岁就追求自由的人，
他们只看惯了——有什么办法？——火药和战场。
他们更喜欢兵营而不是我们的大厅。
可你一辈子没去过军营，
从小就没见过行军路上的烟尘……
为什么要学他们那无聊的时髦？
有什么必要？”
“他们在一起都是谈正事，读若米尼①。”
“你生来就没读过书。
只爱烟斗和睡衣。
你无法在穿着整齐的地方生活。
那里永远没人抽烟，那里缺的只是赌场——
……”

① 若米尼（1779—1869），法国将领、军事评论家、军事史学家，著有：《论大战》、《战略学原理》、《法国革命战争史》等。

三①

“您总算下了决心离开莫斯科。”
“身体好吗，我的宝贝？”
“您好吗，先生？”

“真滑稽：信封上既没写姓名地址，也没有签名——
写给谁的？给寡妇的？不会！那谁是我的情敌？
哦！一定是给索纽什卡的！一个柔顺的女人。
是该想法给她找个丈夫。”

“喂，您在莫斯科乡下过得怎么样？
奥尔加·巴甫洛夫娜可好？”
“我一直在等您。以为您的情火
　　　　已经熄灭……
我从望楼上不停地眺望远方，
　　　　不见马车驰来……
　　　　心焦未免太怪——
　　　　我不是情人，已经是未婚夫。

① 这一片断似为1827年的作品。

她妹妹怎么样?”“她好像并不寂寞:
　　　　艾尔维罗夫同她形影不离。”
“哦。”“昨天他来过，今天我在等他。
没错，信是他写的。您怎么啦?”“没什么。”
　　　　“说真的，总是不放心。”
“亲爱的，是不是把这封信
不声不响塞给她。”“给谁?”“给我的未婚妻。
对，就是奥尔加·巴甫洛夫娜——你盯着我干什么?
　　　　当然不要直接交给她。
　　　　也不要多嘴，我亲爱的。”
　　　　“真弄不透您的心思。
　　　　她可熟悉您的笔迹。”
　　　　“这信不是我写的。”
　　　　“有这种事! 您是瞎说!
您是想试探一下未婚妻?”“怎么会呢!
　　　　我? 会吃醋! 别乱说。
我可不是孩子，更不是傻瓜。”
　　　　“那是什么?”
“我买了一副手镯——要是想看，就给你看。”
　　　　“这是给奥尔加·巴甫洛夫娜新买的礼物。”
“你知道，我要告诉你:
把它送给你，你这个谁也比不了的淘气鬼。”
“您算了吧，给我——我想也不敢想。
　　　　我的心不安……脸发烧。
　　　　打心里感谢您。
　　　　我没什么……”听我说! ——她跑了。
　　　　……

四[1]

译自卡·蓬儒的作品

“她要我去：我去好还是不去好？
她老是流泪、抱怨、责备……真叫人受不了——
不再去求她了，该分手了——我对她已经烦透。
再说本来我的事已经够多。
如今我在石桥旁边
找了一个与侄女同住的寡妇；
我假装随便散步去找她。
哎呀！……妈妈来了……她一定会训斥我……
啊，您好，妈妈[2]……”
　　　　　　　　　　“等等，你这是去哪里。
我来找你，我的朋友，要和
你
谈一件要紧的事情……”

① 这一片断是普希金据卡齐米尔·蓬儒的法国喜剧《好追逐妇女的丈夫》(1824)编译的。

② 原文为法文。

“我就知道。”

“你要有耐心。

我的朋友，你的做法我可不称心。”

“什么事?”

“所有的事——第一，你

从不把妻子放在眼里——你们像是离了婚……

阿黛儿总是孤身一人——老是呆在家里——

你乘马车、赛马、看戏、跳舞，出入上流社会——

难道就不能陪妻子坐坐?”

“真的没有时间……”

“那你总可以在家吃饭，过夜——

总该向别人介绍你的妻子……也该改正

原来的习惯。——难道就不能慢慢

最终抛弃光棍生活?

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

……

五①

伯爵夫人 （一人，拿着一封信）“过一个礼拜我一定去巴黎……”信是十二号写的，今天是十八号他明天就要到了！我的天，怎么办？

（多维尔上）

多维尔 您好，我亲爱的，今天怎么样？您听我跟您说——有件滑稽的事情……怎么？您哭啦？

伯爵夫人 您这个人真怪。

多维尔 又来了！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事不会有人知道。上帝保佑，谁也不会起疑心：人家都以为得了水肿。过两天就会好的。为了遮人耳目，您在屋里再呆上六七个礼拜，然后去参加上流社会的活动，人家见了您一定会十分高兴。

伯爵夫人 您伶牙俐齿，我真佩服。我丈夫呢？

多维尔 伯爵什么也不会知道。做丈夫的也永远不会去打听。三四个月之后他才会从部队回来，我们像没事一样接待他；我只担心一件事：他又会迷上您——那一来……

伯爵夫人 您看看这封信。

① 似为1834年至1835年的作品。

多维尔 哎呀，我的天！

伯爵夫人 用不着瞪眼睛。我完了——您害苦了我。

多维尔 我的天使！我是走投无路。我们可糟了！

伯爵夫人 我们！您什么事也不会有，可伯爵会把我打死。

多维尔 是谁叫他来的？真糟糕。

伯爵夫人 糟糕！您觉得糟糕是因为您还没找到新情妇（像德奥弗列男爵夫人，讨厌的骚货），（学她的样，取笑她）没办法去参加晚会。您瞧，您真狠心：我完了，您还笑。

多维尔 我不让他来巴黎，我去迎伯爵，同他吵一通，我要他同我决斗，宰了他。

伯爵夫人 太可怕了！我不许您伤害我丈夫。他一向对我好。可我一点也对不起他。我居然忘记了我的义务，背叛他……为了谁？……是为了那个恬不知耻的恶棍……别缠我，听到没有，别缠我。

多维尔 您到自己乡下去，去布列塔尼。

伯爵夫人 去干什么？难道伯爵就不会来找我？

多维尔 那就到我的城堡里躲起来。

伯爵夫人 亏您想得出！人家就不会议论？不会乱套？也许这正是您的需要。您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的丑事：是您的脸面要我这样做。

多维尔 您说得太过分了！我们怎么办？

伯爵夫人 您把我弄到了这种田地！哎呀，多维尔！我跟您说过，可您不相信我的话，什么都照您自己的意思办，瞧，落得这种结果……用不着来对我亲热，走开。多维尔，多维尔！别来这一套。您疯啦。啊呀！……您等等；多好的主意！

多维尔 什么？

伯爵夫人 我只有羞死，别无选择。

多维尔 怎么回事？

伯爵夫人 以后您会知道。

六①

这些贵族老爷把我们这些狱卒都弄得不得安宁。我们每个礼拜五都要吊死普通百姓，谢天谢地，从来不会有什么麻烦。把判决书向他们宣读，接着神父授给他们圣餐，给他们一瓶酒，要是有老婆孩子，要是爹妈还活着，就放他们进去呆一会儿，只要稍稍有点哭喊声或者聊得忘了时间，马上就请他们出去。天亮时刽子手雅克来提他们——就一切万事大吉了。现在我们监牢里关进来一位康拉德伯爵，我的日子就难过了，成了他的听差。什么东西给我拿来，什么事告诉谁，把谁给我叫来。长官不时问我：你那里一切都顺当吗？他没跑吧？他会不会自杀？他是不是满意？叫这帮贵族老爷见鬼去吧！自从法官判决他死刑之后，我这监牢就变成了客店，一点不错，就是客店。什么朋友、亲戚、熟人——全都跑来同他告别，——什么人敲门都得开，对来的人都得小心伺候，对谁都不能怠慢；要是能弄到点好处倒也算了，没有，这些来的人都十分高贵——什么都不给你。说真的，太不像话！谢天谢地，早上就要砍他的脑袋了，我们就再受这一夜的罪吧……（有人叩门）

① 写于1835年。

这是谁敲门（走到门口，打开小窗）您有什么事？

仆人 （在门外）开门，——伯爵夫人和女儿来了。

狱卒 探监证呢？

仆人 （抛给他一张纸）你看！快！麻利点！

狱卒 就来，就来！真受罪！

（开门。伯爵夫人和女儿上，二人皆着丧服。狱卒向她们低首行礼。）

七[1]

女教皇约安娜[2]

第 一 场

一个安分守己的工匠的女儿。工匠对女儿的学识深为惊诧，母亲憨厚，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日贝尔邀请一位学者看看女儿——家里的怪事。母亲准备接待客人，但她不愿见到任何人。

热爱知识。

学者（**知识化身**）应日贝尔邀请出现在来客之中。——他只同让娜交谈，然后离去。妇女们议论，父亲的喜悦——女儿的忧虑与自豪。她逃离家门，去英国读大学。

她在圣西门面前，贪图虚荣。

① 这是一个写作提纲。是根据中世纪一个传说写成的。传说利奥四世死后（855年）曾由一名叫约安娜的女子任教皇。这位女教皇在出行时在科洛西姆斗兽场和圣克利门特之间的路上突然分娩并死去。

② 本篇原文为法文。

第二场

故事：让娜化名约安娜·迈因茨基进了大学。同一个年轻的西班牙贵族交好。爱情、嫉妒、决斗。让娜通过了论文答辩，成为博士。让娜充任修道院长；她制定了严格的规章。众修道士怨声载道。

让娜去了罗马，任红衣主教，教皇去世——选举教皇的会议——她成为教皇。

第三场

让娜开始感到寂寞。大学的那个同学作为西班牙公使到来。彼此认出。她扬言要送他去宗教法庭，而他则以揭露真相相逼。他潜入让娜房中。让娜成为他的情妇。她在科洛西姆斗兽场和修道院之间一个地方分娩……魔鬼将她掠走。

如写成戏剧，则与《浮士德》十分相似——最好写成如《克里斯特贝尔》[1] 风格的长诗或八行诗。

① 《克里斯特贝尔》是一首哥特谣曲，作者为19世纪英国诗人柯尔律治（1772—1834）。

八[1]

“你也在那里？你说说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好吧：我刚同主人把账结清，正打算出门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吓人的喧嚷声；伯爵带着他的随从进了门。我连忙摘下帽子，紧贴着墙钻到门口，他看到了我，问我是什么人。‘我叫贾斯珀·笛克，房顶工，愿意为您效劳，伯爵大人。’我鞠了躬回答道——便向门口退去，但他又同我说起话来，没有一句责骂的话。‘你一天挣多少钱，贾斯珀·笛克？’我想：他问这个干什么？是不是又要加税？我怕出事所以便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伯爵大人，每天都不一样；有时五六戈比，有时一戈比也没有。’‘成家了么，贾斯珀·笛克？’我又思忖了一会儿，他为什么要知道我成家没有？不过我还是大胆回答：‘成家了。’‘有孩子吗？’‘有孩子。’（我决心照实说，毫不隐瞒。）伯爵转身对随从们说：‘诸位，我看这天气要变；我在阿贝维尔留下的伤口又痛起来了。——我们要在雨下来之前赶到；吩咐快点备马。’”

① 这段对话写于1835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普希金全集　４　诗体长篇小说　戏剧
作者＝肖马　吴笛主编　智量　冀刚译
页数＝６４４
ＳＳ号＝１０３４９３６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